葉紫創作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葉紫創作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本書出版說明

這本創作集，收入作者的短篇小說十二篇、中篇小說一篇、散文九篇，共分四輯。第一輯根據上海奴隸社刊行的短篇集『豐收』第四版（作者修訂本）；第二輯根據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的中篇『星』第三版；第三輯根據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刊行的短篇集『山村一夜』初版；第四輯則選自未曾出版過的『葉紫散文集』（這散文集係由作者自己在一九三六年編定，收散文十六篇，曾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打好紙型，因抗日戰爭爆發未能出版，我們現在即根據商務印書館的紙型）。以上各輯的作品，我們在編輯時曾改正了一些錯字和標點，添補了個別漏字，並加了幾處必要的註釋。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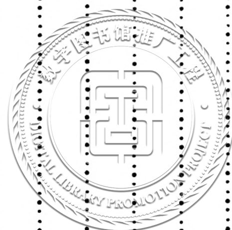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作　者　像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目次



第四輯



作者小傳

葉紫，原名俞鶴林，一九一二年生於湖南益陽縣的月塘湖鄉。六歲進小學，十二歲進中學。一九二六年，湖南掀起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葉紫的父親、姐姐和叔父也都參加了革命鬥爭。他的父親原是一個小公務員，這時担任了當地鄉農民協會的秘書；他的姐姐担任了本鄉婦女會的會長；他的叔父這時則是益陽縣農民協會的秘書長。北伐革命軍佔領武漢後，葉紫也離開了當地的中學，到武漢去進一個軍事學校。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地主武裝重返益陽，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這年五月，葉紫因聽到父親、姐姐被捕，從武漢趕回家鄉；到家時，父親、姐姐已遭殺害。當時年僅十五歲的葉紫，也爲反動派所搜捕，幸爲親友掩護，得以逃出白色恐怖的家鄉。

離開家鄉後，所過的是流亡生活。其間曾經當過兵，但隨即又逃出。一九二八年流浪到南京，靠給報紙寫稿度日。約一年後到上海，先後作小學教員、報館編輯，並曾一度在西林寺爲和尚抄寫籤條，以得糊口之資。

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在上海『無名文藝』上發表短篇小說『豐收』，引起文藝界的重視。此後即主要的以一九二七年家鄉的事變和自身的經歷爲題材，寫了不少小說和散

文，發表在『文學』、『現代』、『文藝』、『文學新地』等刊物上。一九三五年出版了短篇集『豐收』，魯迅曾爲之作序。此後又出版了中篇『星』和短篇集『山村一夜』。

在長期困苦的生活中，葉紫得了肺病。一九三八年病勢轉劇，即由上海回益陽休養，一方面開始寫構思已久的長篇小說『太陽從西邊出來』，這也是以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爲題材的。但由於病勢日益沉重，長篇僅寫出了四萬餘字（此稿在葉紫死後不久即散失，現在尚未找到），即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逝世。死時尙未及二十八歲。

葉紫有子女各一人：女兪蒂麗，現在廣東某陸軍醫院工作；子兪雪駒，現在中學讀書。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第一輯

豐收

一

時間是快要到淸明節了。天，下着雨，陰沉沉的沒有一點晴和的徵兆。

雲普叔坐在『曹氏家祠』的大門口，還穿着過冬天的那件破舊棉袍；身子微微顫動，像是耐不住這襲人的寒氣。他抬頭望了一望天，嘴邊不知道念了幾句什麼話，又低了下去。鬍鬚上倒懸着一線一線的涎沫，迎風飄動，剛剛用手抹去，隨即又流出了幾線來。

『難道再要和去年一樣嗎？我的天哪！』

他低聲地說了這麼一句，便回頭反望着坐在戲台下的妻子，很遲疑地說着：

『秋兒的娘呀！「驚蟄一過，棉褲脫落！」現在快淸明了，還脫不下袍兒。這，莫非是又要和去年一樣嗎？』

雲普嬸沒有回答，在忙着給懷中的四喜兒餵奶。

天氣也眞太使人着急了，立春後一連下了三十多天雨沒有停住過，人們都感受着深沉的恐怖。往常都是這樣：春分奇冷，一定又是一個大水年歲。

『天啦！要又是一樣，……』

857.63
990.5

雲普叔又掉頭望着天，將手中的一根旱烟管，不住地在石階級上磕動。

『該不會吧！』

雲普嬸歇了半天功夫，隨便地說着，臉還是朝着懷中的孩子。

『怎麼不會呢？春分過了，還有這樣的寒冷！庚午年，甲子年，丙寅年的春天，不都是有這樣冷嗎？況且，今年的天老爺是要大收人的！』

雲普叔反對妻子的那種隨便的答復，好像今年的命運，已經早在這兒卜定了一般。關帝爺爺的靈籤上曾明白地說過了：今年的人，一定是要死去六七成的！

烙印在雲普叔腦筋中的許多痛苦的印象，湊成了那些恐怖的因子。他記得：甲子年他吃過野菜拌山芋，一天衹能撈到一頓。乙丑年剛剛好一點，丙寅年又喊吃樹根。庚午辛未年他還年少，好像並不十分痛苦。祇有去年，我的天呀！雲普叔簡直是不能作想啊！

去年，雲普叔一家有八口人吃茶飯，今年就祇剩了六個：除了雲普嬸外，大兒子立秋二十歲，這是雲普叔的左右手！二兒子少普十四歲，也已經開始在田裏和雲普叔幫忙。女兒英英十歲，她能跟着媽媽打斗笠。最小的一個便是四喜兒，還在吃奶。雲普爺爺和一個六歲的虎兒，是去年八月吃觀音粉❶吃死的。



❶ 觀音粉是一種白色的細泥土。

395104

這樣一個熱鬧的家庭中，吃呆飯的人一個也沒有，誰不說雲普叔會發財呢？是的，雲普叔原是應該發財的人，就因爲運氣太不好了，連年的兵災水旱，才把他壓得抬不起頭來。不然，他也不會那麼示弱於人哩！

去年，這可怕的去年啦！雲普叔自己也如同過着夢境一樣。爲了連年的兵災水旱，他不得不拼命地加種了何八爺七畝田，希圖有個轉運。自己家裏有人手，多種一畝田，就多一畝田的好處；除納去何八爺的租穀以外，多少總還有幾粒好撈的。能吃一兩年飽飯，還怕弄不發財嗎？主意打定後，雲普叔就賣掉了自己僅有的一所屋子，來租何八爺的田種。

二月裏，雲普叔全家搬進到這祠堂裏來了，替祖宗打掃靈牌，春秋二祭還有一串錢的賞格。自家的屋子，也是由何八爺承受的。七畝田的租穀仍照舊規，三七開，雲普叔能有三成好到手，便算很不錯的。

起先，眞使雲普叔歡喜。雖然和兒子費了很多力氣，然而禾苗很好，雨水也極調和，祇要照拂得法，收穫下來，便什麼都不成問題了。

看看地，禾苗都發了根，漲了苞，很快地便標線❶了，再刮二三日老南風，就可以看到黃金色的穀子擺在眼前。雲普叔眞是歡喜啊！這不是他日夜辛勞的代價嗎？

他幾乎歡喜得發跳起來，就在他將要發跳的第二天哩，天老爺忽然翻了臉。蛋大的雨點由西南方直向這壟上撲來，祇有半天功夫，池塘裏的水都起膨漲。雲普叔立刻就感受着有些不安似的，恐怕這好好的稻花，都要被雨點打落，而影響到收成的不豐。午後，雨漸漸地停住了，雲普叔的心中，

像放落一副千斤擔子般的輕快。

半晚上，天上忽然黑得伸手看不見自家的拳頭，四面的鑼聲，像雷一般地轟着，人聲一片一片地喧嚷奔馳，風刮得呼呼地叫吼。雲普叔知道又是外面發生了什麼意外的事變，急急忙忙地叫起了立秋兒，由黑暗中向着鑼聲的響處飛跑。

路上，雲普叔碰到了小二疤子，知道西水和南水一齊暴漲了三丈多，曹家壠四圍的堤口，都危險得厲害，鑼聲是喊動大家去擋堤的。

雲普叔吃了一驚，黑夜裏陡漲幾丈水，是四五十年來少見的怪事。他慌了張，鑼聲越響越厲害，他的脚步也越加亂了。天黑路滑，跌倒了又爬起來。最後是立秋扶住他跑的，還不到三步，就聽到一聲天崩地裂的震響，雲普叔的脚像彈棉花絮一般戰動起來。很快地，如萬馬奔馳般的浪濤向他們撲來了。立秋急急地背起雲普叔返身就逃。剛才回奔到自己的頭門口，水已經流到了堦下。

新渡口的堤潰開了三十幾丈寬一個角，曹家壠滿垸子的黃金都化成了水。

於是雲普叔發了瘋。半年辛辛苦苦的希望，一家生命的泉源，都在這一刹那間被水冲毀得乾乾淨淨了。他終天地狂呼着：

『天哪！我粒粒的黃金都化成了水！』

現在，雲普叔又見到了這樣希奇的徵兆，他怎麼不心急呢？去年五月到現在，他還沒有吃飽過

㊀ 標線是稻的穗子從禾苞中長出來。

一頓乾飯。六月初水就退了，壟上的饑民想聯合出門去討米，剛剛走到寧鄉就被認作了亂黨趕出境來，以後就半步大門都不許出。縣城裏據說領了三萬洋錢的賑款，鄉下沒有看見發下一顆米花兒。何八爺從省裏販了七十擔大豆子回壟濟急，雲普叔祇借到五斗，價錢是六塊三，月息四分五。一家有八口人，後來連青草都吃光了，實在不能再挨下去，才跪在何八爺面前加借了三斗豆子。八月裏華家堤掘出了觀音粉，壟上的人都爭先恐後地跑去挖來吃，雲普叔帶着立秋挖了兩三擔回來，吃不到兩天，雲普爺爺升天了，臨走還帶去了一個六歲的虎兒。

後來，壟上的饑民都走到死亡線上了，才由何八爺代替饑民向縣太爺擔保不會變亂黨，再三地求了幾張護照，分途逃出境來。雲普叔一家被送到一個熱鬧的城裏，過了四個月的饑民生活，年底才回家來。這都是去年啦！苦，又有誰能知道呢？

這時候，壟上的人都靠着臨時編些斗笠過活。下雨，一天每人能編十隻斗笠，就可以撈到兩頓稀飯錢。雲普叔和立秋剖篾；少普，雲普嬸和英英日夜不停地趕着編。編呀，盡量地編呀！不編有什麼辦法呢？祇要是有命挨到秋收。

二

春雨一連下了三十多天了，天氣又寒冷得這麼厲害，滿壟上的人，都懷着一種同樣恐怖的心境。

『天啦！今年難道又要和去年一樣嗎？……』

天畢竟是晴和了，人們從蟄伏了三十多天的陰鬱底屋子裏爬出來。菜青色的臉膛，都掛上了欣歡的微笑。孩子們一件一件地跑來跑去，赤着脚在太陽底下踏着稀泥兒耍着。

水全是那樣滿滿的，無論池塘裏，田中或是湖上。遍地都長滿了嫩草，沒有晒乾的雨點掛在草葉上，像一顆一顆的小銀珠。楊柳發芽了，在久雨初晴的春色中，這壟上，是一切都有了欣欣開展的氣象。

人們立時開始喧嚷着，活躍着。展眼望去，田畦上時常有赤脚來往的人羣，徘徊觀望；三個五個一夥的，指指池塘又查查決口，談這談那，都準備着，計劃着，應該如何動手做他們在這個時節裏的功夫。

斗笠的銷路突然地阻塞了，爲了到處都天晴。男子們白天不能在家裏剖篾，婦人和孩子的工作，也無形中鬆散下來，生活的緊箍咒，隨即把這整個的農村牢牢地套住。努力地下田去工作吧，工作時原不能不吃飯啊！

鎮日祈禱着天晴的雲普叔，他的目的總算是達到了。然而微笑是很吝嗇地祇在他的臉上輕輕地拂了一下，便隨着緊蹙的眉尖消逝了。棉袍還是不能脫下，太陽晒在他的身上，祇有那麼一點兒辣辣的難熬，他沒有放在心上。他祇是擔心着，怎樣地才能够度過這緊急的難關——飽飽地撈兩餐白米飯吃了，補一補精神，好到田中去。

斗笠的銷路沒有了，眼前的稀飯就起了巨大的恐慌，於是雲普叔更加焦急。他知道他的命苦，生下來就沒有過過一時舒服的生涯。今年五十歲了，苦頭總算吃過不少，好的日子却還沒有看見過。

算八字的先生都說：他的老晚景很好；然而那是五十五歲以後的事情，他總不能十分相信。兩個兒子又都不懂事，處在這樣大刼數的年頭，要獨立支持這麼一家六口，那是如何困難的事情啊！

『總得想個辦法啦！』

雲普叔從來沒有自餒過，每每到了這樣的難關，他就把這句話不住地在自己的腦際裏打磨旋，有時竟能想到一些很好的辦法。今天，他知道這個難關更緊了，於是又把這句話兒運用到腦裏去旋轉。

『何八爺，李三爹，陳老爺……』

他一步一步地在戲台下踱來踱去，這些人的影子，一個個地浮上他的腦中。然而那都是一些極難看的面孔，每一個都會使他感受到異樣的不安和恐懼。他祇好搖頭嘆氣地把這些人統統丟開，將念頭轉向另一方面去。猛然地，他却想到了一個例外的人：

『立秋，你現在就跑到玉五叔家中去看看好嗎？』

『去做什麼呢，爹？』

立秋坐在門檻邊剖篾，漫無意識地反問他。

『明天的日脚很好啦！人家都準備下田了，我們也應當跟着動手。頭一天做功夫，總得飽飽吃一餐，兆頭來能好一些，做起功夫來也比較起勁。家裏現在已經沒有了米，所以……』

『我看玉五叔也不見得有辦法吧！』

『那末，你去看看也不要緊的嘍！』

『這又何必空跑一趟呢？我看他們的情形，也並不見得比我們要好！』

『你總歡喜和老子對來！你能知道他們和我們一樣嗎？我是叫你去一趟呀！』

『這是實在的事實啊！爹，他們恐怕比我們還要困難哩！』

『廢話！』

近來雲普叔常常會覺得自己的兒子變差了，什麼事情都歡喜和他抬槓。爲了家中的一些瑣事，不知道發生過多少次齟齬。兒子總是那樣懶懶地不肯做事，有時候簡直是個忤逆的，不孝的東西！玉五叔的家中並不見得會和自己一般地沒有辦法。因爲除了玉五嬸以外，玉五叔的家中沒有第三個要吃閒飯的人。去年全壟上的災民都出去逃難了，玉五叔就沒有同去，獨自不動地支持了一家兩口的生存。而且，也從來沒有看見他向人家借貸過。大前天在渡口上曹炳生肉鋪門前，還看見了他提着一隻籃子，買了一點酒肉，搖頭提腦地過身。他怎麼會沒有辦法呢？

於是雲普叔知道了，這一定又是兒子發了懶筋，不肯聽信自己的吩咐，不由的心頭冒出火來：

『你到底去不去呢？狗養的東西，你總喜歡和老子對來！』

『去也是沒有辦法啦！』

『老子要你去就去，不許你說這些廢話，狗入的！』

立秋抬起頭來，將篾刀輕輕放下，年輕人的一顆心裏蘊藏着深沉的隱痛。他不忍多看父親焦急的面容，回轉身子來就走。

『你說：我爹爹叫我來的，多少請玉五叔幫忙一點，過了這一個難關之後，隨即就替五叔送還

來。』

『唔！……』

月亮剛從樹椏裏鑽出了半邊面孔來，一霎兒又被烏雲吞沒。沒有一顆星，四圍黑得像一塊漆板。

『玉五叔怎樣回答你的呢？』

『他沒有說多的話。他祇說：請你致意你的爹爹，眞是對不住得很，昨天我們還是吃的老南瓜。今天，嘍！就祇有這一點點兒稀飯了！』

『你沒有說過我不久就還他嗎？』

『說過了的，他還把他的米桶給我看了。空空的！』

『那麽，他的女人哩？』

『沒有說話，笑着。』

『媽媽的！』雲普叔在小桌子上用力地擊了一拳。隨即憤憤地說道：『大前天我還看見了他買肉吃，媽媽的！今天就說沒有米了，鬼才相信他！』

大家都沒有聲息。雲普嬸也圍了攏來，孩子們都豎着耳朶，聽爹爹和哥哥說話。偌大的一所祠堂中，連一顆豆大的燈光都沒有。黑暗把大家的心緒，脅迫得一陣一陣地往下沉落……

『那麽明天下田又怎麽辦呢？』

雲普嬸也非常躭心地問。

『媽媽的，祇有大家都餓死！這雜種出外跑了這麼大半天，連一顆米花兒都弄不到。』

『叫我又怎麼辦呢，爹？』

『死！狗入的東西！』

雲普叔狠狠的駡了這句之後，心中立刻就後悔起來：『死！』啊，認眞地要兒子死了又有什麼辦法呢？心中祇感到一陣陣酸楚，撲撲地不覺吊下兩顆老淚！

『媽媽的！』

他順手摸着了旱烟管兒，返身朝外就走。

『到哪兒去呢，老頭子？』

『媽媽的！不出去明天吃土！』

大家用了沉痛的眼光，注視着雲普叔的背影，漸漸被黑暗吞蝕。孩子們漸次地和睡魔接吻了，在後房中像猪狗一般地橫七豎八地倒着。堂屋中祇剩了雲普嬸和立秋，在嚴厲的恐怖中，張大那失去了神光的眼睛，期待着雲普叔的好消息回來。心上的弦，已經重重地扣緊了。

深夜，雲普叔帶着哭喪的臉色跑回來，從背上卸下來一個小小的包袱：

『媽媽的，這是三塊六角錢的蠶豆！』

六條視線，一齊投射在這小小的包袱上，發出了幾許饑餓的光芒！雲普叔的眶兒裏，還飽藏着

一包滿滿的眼淚。

三

在田角的決口邊，立秋擧着無力的鋤頭，懶洋洋地揮動。田中過多的水，隨着鋤頭的起落，漸漸地由決口溢入池塘。他渾身都覺得酥輭，手腕也那樣沒有力量，往常的勇氣，現在不知跑到哪裏去了。

一切都渺茫喲！他悵望着原野。他覺得：現在已經不全是要下死力做功夫的時候了；誰也沒有方法能夠保證這種工作，會有良好的效果。歷年的天災人禍，把這顆年青人的心房刺痛得深深的。眼前的一切，太使他感到渺茫了，而他又沒有方法能把自己的生活改造，或是跳出這個不幸的圈圍。

他拖着鋤頭，邁步移過了第三條決口，過去的事件，像潮水般地湧上他的心頭。每一鋤頭的落地，都像是打在自家的心上。父親老了，弟妹還是那麼年輕。這四五年來，家中的末路，已經成爲了如何也不可避免的事實。而出路還是那樣的迷茫。他不知道要用什麼方法，才可以開拓出這條迷茫的出路。

無意識地，他又想起不久以前上屋癩大哥對他鬼鬼祟祟說的那些話來，現在如果細細地把牠回味，眞有一些說不出來的道理：在這個年頭，不靠自己，還有什麼人好靠呢？什麼人都是窮人的對頭，自己不起來幹一下子，一輩子也別想出頭。而且癩大哥還肯定地說過：不久的世界，一定是我們窮人的！

這樣，又使立秋回想到四年前農民會當權的盛況：

『要是再有那樣的世界來喲！』

他微笑了。突然地有一條人影從他的身邊掠過，使他吃了一驚！回頭來看，正是他所繫念的上屋癩老大。

『喂！大哥，到哪裏去呢？』

『呵！立秋，你們今天也下了田嗎？』

『是的，大哥！來，我們談談。』

立秋將鋤頭停住。

『你爹爹呢？』

『在那邊挑草皮子，還有少普。』

『你們這幾天怎樣過門的呀？』

『還不是苦，今天家裏已經沒有人編斗笠，我們三個都下田了。昨晚，爹爹跑到何八那裏求借了一斗豆子回來，才算是把今天下田的一餐弄飽了，要不然……』

『還好還好！何八的豆子還肯借給你們！』

『誰願意去借他的東西！媽媽的，我爹爹不知道說了多少好話！磕了頭！又加了價！……唉！大哥，你們呢？』

『一樣地不能過門啊！』

沉靜了一剎那。癩大哥又恢復了他那種經常微笑的面容，向立秋點頭了一下：

『晚上我們再談吧，立秋！』

『好的。』

癩大哥匆匆走後，立秋的鋤頭，仍舊不住地在田邊揮動，一條決口又一條決口。太陽高高地懸在當空，像是告訴着人們已經到了正午。大半年來不曾聽見過的歌聲，又悠揚地交響着。人們都拖着疲倦的身子回來，很少的屋頂上，能有縷縷的炊烟冒出。

雲普叔渾身都發痛了，雖然昨天祇挑了二三十擔草皮子。肩和兩腿的骨髓中間，像着了無數的針刺，幾乎終夜都不能安眠。天亮爬起來，走路還是一陣陣地酸輭。然而，他還是鎮靜着，儘量地在裝着沒事的樣子，生怕兒子們看見了氣餒！

『到底老了啊！』他暗自地傷心着。

立秋從裏面捧出兩碗僅有的豆子來擺在桌子上，香氣把雲普叔的口水都饞得欲流出來。三個人平均分配，一個祇吃了上半碗，味道却比平常的特別好吃。半碗，究竟不知道塞在肚皮裏的哪一個角角兒。

勉强跑到田中去掙扎了一會，渾身就像馱着千斤閘一般地不能動彈。連一柄鋤頭，一張耜，都提不起來了，眼睛時時欲發昏，世界也像要天旋地轉了一樣。兜了三個圈子，終於被肚子驅逐回來。

『這樣子下去，怎麼得了呢？』

孩子和大人都集在一塊，大大小小的眼睛裏通通冒出血紅的火燄來。互相地悵望了一會，都覺得沒有什麼好說的話。

『天哪！……』

雲普叔咬緊牙關，鼓起了最後的勇氣來，又向何八爺的莊上走去。路上，他想定了這一次見了八爺應當怎樣地向他開口，一步一步地打算得妥貼了，然後走進那座莊門。

『你到底有什麼事情呢，雲普？』

八爺坐在太師椅上問。

『我，我，我……』

『什麼？……』

『我想再向八爺……』

『豆子嗎？那不能再借給你了！壟上這麼多人口，我單養你一家！』

『我可以加利還八爺！』

『誰希罕你的利，人家就沒有利嗎？那不能行呀！』

『八爺！你老人家總得救救我，我們一家大小已經……』

『去，去！我那裏管得了你這許多！去吧！』

『八爺，救救我！……』

雲普叔急的哭出聲來了。八爺的長工跑出來，把他推到大門外。

『號喪！你這老鬼！』

長工惡狠狠地駡了一句，隨即把大門掩上了。

雲普叔一步挨一步地走回來，自怨自艾地嘟噥着：爲什麼不遵照預先想定的那些話，一句一句地去說出來，以致把事情弄得沒有一點結果。目前的難關，還有什麼方法能够度過呢？

走到四方塘的口上，他突然地站住了脚，望了一望這油綠色的池塘。要不是丟不下這大大小小的一羣，他眞想就是這麼跳下去，了却他這條殘餘的生命！

雲普嬸和孩子們倚立在祠堂的門口，盼望着雲普叔的好消息。飢餓燃燒着每個人的內心，像一片狂闊的火燄。眼睛紅得發了昏，巴巴地，還望不見帶着喜信回來的雲普叔。

天哪！假如這個時候有一位能够給他們吃一頓飽飯的仙人！

鏡淸禿子帶了一個滿面鬍鬚的人走進屋來，雲普叔的心中，就像有千萬把利刀在那兒穿鑽。手脚不住地發抖，眼淚一串一串地滾下來。讓進了堂屋，隨便地拿了一條板櫈給他們坐下，自己另外一邊站着。雲普嬸還躲在裏面沒有起來，眼睛早已哭得紅腫了。孩子們，小的兩個都躺着不能爬起來，臉上黃瘦得同枯萎了的菜葉一樣。

立秋靠着門邊，少普站在哥哥的後面，眼睛都溼潤潤的。他們失神地望了一望這滿面鬍鬚的人，隨即又把頭轉向另一方面去。

沉寂了一會，那鬍子像耐不住似地：

『鏡清，那孩子現在在哪裏呢？』

『還在裏面啊！十歲，名叫英英姐。』禿子點點頭，像叫他不要性急。

雲普嬸從裏面踱出來，脚有一千斤重，手中拿着一身補好了的小衣褲，戰慄得失掉了主持。一眼看見禿子，剛剛喊出一聲『鏡清伯！……』便哇的一聲，迸出了兩行如雨的眼淚來，再說不出一句話了。雲普叔用袖子偷偷地揩着臉。立秋和少普也垂頭嗚咽地飲泣着！

禿子慌張了，急急地瞧了那鬍子一眼，回頭對雲普嬸安慰似地說：

『嫂嫂！你何必要這樣傷心呢？英英同這位夏老爺去了，還不比在家裏好嗎！吃的穿的，說不定還能落得一個好主子，享福一生。桂生家的菊兒，林道三家的桃秀，不都是好好地去了嗎？并且，夏老爺……』

『伯伯！我，我現在是不能賣了她的！去年我們討米到湖北，那樣吃苦都沒有肯賣。今年我更加不能賣了，她，我的英兒，我的肉！嗚！……』

『哦！』

夏鬍子釘了禿子一眼。

『雲普！怎麼？變了卦嗎？昨晚還說得好好的。……』禿子急急地追問雲普叔。話還沒有說完，雲普嬸連哭帶罵地向雲普叔撲來了：

『老鬼！都是你不好！養不活兒女，做什麼雞巴人！沒有飯吃了來設法賣我的女兒！你自己不

死！老鬼，來！大家拚死了落得一個乾淨！想賣我女兒萬萬不能！』

『媽媽的！你昨晚不也說過了嗎？又不是我一個人作主的。禿子，你看她潑不潑！』雲普叔連忙退了幾步，臉上滿糊着眼淚。

『走吧！鏡清。』

夏鬍子不耐煩似地起身說。禿子連忙把他攔住了：

『等一等吧，過一會她就會想清的。來！雲普，我和你到外面去說幾句話。』

禿子把雲普叔拉走了。雲普嬸還是嗚嗚地哭鬧着。立秋走上來扶住了她，坐在一條短櫈子上。他知道，這場悲劇構成的原因並不簡單，一家人足足的有三天沒有吃東西了。斗笠沒有人要，田中的耕種又不能荒蕪。所以昨晚鏡清禿子來遊說的時候，他並沒有表示如何激烈的反對。雖然他傷心妹子，不願意妹子賣給人家，可是，除此以外，再沒有方法能夠解救目前的危急。他在沉痛的矛盾心理中，懂憬一終夜，他不忍多看一眼那快要被賣掉的妹子，天還沒有亮，他就爬起來。現在，母親既然這樣地傷心，他還有什麼心肝敢說要把妹子賣掉呢？

『媽媽，算了吧！讓他們走好了。』

雲普嬸沒有回答。禿子和雲普叔也從頭門口走進來，大家又沉默了一會。

『嫂嫂！到底怎麼辦呢？』禿子說。

『鏡清伯伯呀！我的英英去了她還能回來嗎？』

『可以的，假如主子近的話。並且，你們還可以常常去看她！』

『遠呢？』

『不會的喲！嫂嫂。』

『都是這老鬼不好，他不早死！……』

英英抱着四喜兒從裏面跑出來了，很驚疑地接觸了這個奇異的環境！隨手將四喜兒交給了媽媽，瞪着一雙圓溜溜的眼睛四圍張望。

大家又是一陣心痛，除了鏡清禿子和夏鬍子以外。

『就是她嗎？』夏鬍子被禿子拌了一下，望着英英說。

幾番談判的結果，夏鬍子一歲祇肯出兩塊錢。英英是十歲，二十塊。另外雙方各給禿子一塊錢的介紹費。

『啊啊！這是一個什麼世界喲！』

十九塊雪白的光洋，落到雲普叔的手上，他驚駭得同一隻木頭雞一樣。用袖子盡力地把眼淚擦乾，仔細地將洋錢看了一會。

『天啊！這洋錢就是我的寶寶英英嗎？』

雲普嬸把掛好了的一套衣褲給英英換上，告訴她是到夏伯伯家中去吃幾天飯就轉來，然而英英的眼淚究竟沒有方法止住。

『媽媽，我明天就可以回來嗎？我不要一個人吃飽飯啊！』

大家都目不轉睛地噙着淚水對英英注視着。再多看一兩眼吧，這是最後的相見啊！

禿子把英英帶走，雲普嬸眞的發了瘋，幾回都想追上去。遠遠地還聽到英英回頭叫了兩聲：

『媽媽呀！我不要一個人吃飽飯！』

『我明天就要轉來的呀！』

『…………』

生活暫時地維持下來了，十九塊錢，祇能買到兩擔多一點穀，五個人，可够六七十天的吃用。新的出路，還是欲靠父子們自己努力地開拓出來。

淸明跑種期祇差三天了，壟上都沒有一家人家有種穀，何八爺特爲這件事親自到縣庫裏去找太爺去商量。不及時下種，秋季便沒有收成。

大家都佇望着何八爺的好消息，不過這是不會失望的，因爲年年都借到了。縣太爺自己也明白：『官出於民，民出於土！』種子不設法，一年到了頭大家都撈不着好處的。所以何八爺一說就很快地答應下來了。發一千擔種穀給曹家壟，由何八爺總管。

『媽媽的，種穀十一塊錢一擔，還要四分利，這完全是何八這狗雜種的盤剝！』

每個人都是這樣地憤罵，每個都在何八爺莊上挑出穀子來。

生活和工作，加緊地向這農村中搥擊起來。人們都在拚命地掙扎，因爲他們已將一切的希望，完全寄託在這偉大的秋收。

四

插好田，剛剛扯好二頭草，天老爺又要和窮人們作對。一連十多天不見一點麻麻雨，太陽懸在空中，像一團烈火一樣。田裏沒有水了，僅僅祗泥土有些溼潤的。

賣了女兒，借了種穀，好容易才把田插好，雲普叔這時候已經忙碌得透不過氣來，肥料還沒有着落，天又不肯下雨了，實在急人！假如眞的要鬧天乾的話，還得及早準備一下哩！

他吩咐立秋到戲臺上把車葉子取下，修修好。再過三天沒有雨，不車水是不可能的事啊！

人們心中都祈禱着：天老爺啊，請你老人家可憐我們降一點兒雨沫吧！

一天，兩天，天老爺的心腸也眞硬！人們的祈禱，他竟假裝沒有聽見，仍舊是萬里無雲。火樣的太陽，將宇宙的存在都逗引得發了暴躁。什麼東西，在這個時候，也都現出了由乾熱而枯萎的象徵。田中的泥土乾涸了，很多的已經綻破了不可彌縫的裂痕，張開着，像一條一條的野獸的口，噴出來陣陣的熱氣。

實在沒有方法再挨延了，張家坨，新口渡都有了水車的響聲，禾苗垂頭喪氣地在向人們哀告牠的苦况。很多的葉子已經捲了筒。去年大水留下來的苦頭還沒有吃了，今年誰還肯眼巴巴地望着牠乾死呢！就拼了性命也是要掙扎一下子的啊！

吃了早飯，雲普叔親自肩着長車，立秋抗了車架，少普提着幾串車葉子，默默地向四方塘走來。太陽晒在背上，祗感到一陣熱熱的刺痛，連地上的泥土，都燙得發了燒。

『媽媽的！怎麼這樣熱。』

四面都是水車聲音，池塘裏的水，儘量在用人工轉運到田中去。雲普叔的車子也安置好了。三個人一齊踏上，車輪轉動着，水都由車箱子裏爬出來，爭先恐後地向田中飛跑。

汗從每一個人的頭頂一直流到脚跟。太陽看看移到了當頂，火一般地燎燒着大地。人們的口裏，時常有縷縷的青烟冒出。脚下也漸漸地沉重了，水車踏板就像一塊千斤重的巖石，拚性命都踏不下來。一陣陣的酸痛，由脚筋傳佈到全身，到腦頂。又像是有人拿着一把小刀子在那裏割肉挖筋一般的難過。尤其是少普，在他那還沒有發育得完全的身體中，更加感受着異樣的苦痛。雲普叔又何嘗不是一樣呢？衰老的幾根脚骨頭，本來踏上三五步就有些挨不起了的，然而，他不能氣餒呀！老天爺叫他吃苦，死也得去！兒子們的勇氣，完全欲靠他自己鼓起來。況且，今天還是頭一次上緊，他怎麼好自己首先叫苦呢？無論如何受罪，都得忍受下來喲！

『用勁呀，少普！……』

他常常是這樣地提醒着小的兒子，自己却咬緊牙關地用力踏下去。眞是痛的忍不住了，才將那含蓄着很久了的眼淚流出來，和着汗珠兒一同滴下。

好容易雲普嬸的午飯送來了，父子們都從車上爬下來。

『天啊！你爲什麼偏偏要和我們窮人作對呢？』

雲普叔撫摸着自己的腿子。少普哭喪臉地望着他的母親：

『媽媽，我的這兩條腿子已經沒有用了呢！』

『不要緊的喲！現在多吃一點飯，下午早些回來，憩息一會，就會好的。』

少普也沒有再作聲，順手拿起一隻碗來盛飯吃。

連日的辛勞，雲普叔和少普都弄得同跛脚人一樣了。天還一樣的狠心！一天功夫車下來的水，僅僅祇够維持到一天禾苗的生命。立秋算是最能得力的人了，他沒有感到過父親和弟弟那般的苦痛。然而，他總是懶懶地不肯十分努力做功夫，好像車水種田，並不是他現在應做的事情一樣。常常不在家，有什麼事情要到處去尋找。因此使雲普叔加倍地惱恨着：『這是一個懶精！忤逆不孝的雜種！』

月亮從樹尖上湧出來，在黑暗的世界中散佈了一片銀灰色的光亮。夜晚並沒有白天那般炎熱，田野中時常有微風吹動。外面很少有納涼的閒人，除了婦人和幾個孩子。

人們都趁着這個風清月白的夜晚來加緊他們的工作。四面水車的聲音，雜和着動人的歌曲，很清晰的可以送入到人們的耳鼓中來。夏夜是太適宜於農人們的工作了，沒有白晝的囂張，炎熱，喧擾……

雲普叔又因爲尋不着立秋，暴躁得像一條發了狂的蠻牛一樣。吃晚飯時曾好好地囑附他過，今夜天氣很好，一定要做做夜工，不許再跑到外面去。誰知一轉眼就不看見人，眞把雲普叔的肚皮都氣破了。近來常有一些人跑來對雲普叔說：立秋這個孩子變壞了，不知道他天天跑出去，和癩老大他們這班人弄做一起幹些什麼勾當。個個都勸他嚴厲地管束一下，以免弄出大事。雲普叔聽了，幾回硬恨不得把牙門都咬碎下來。現在，他越想越暴躁，從上村叫到下村，連立秋的影子都沒有看到。

他回頭吩咐少普先到水車上去等着他，假如尋不到的話，光老小兩個也是要車幾線水上田的。於是他重新地把牙根咬緊，準備去和這不孝的東西拚一拚老性命。

又兜了三四個大圈子還沒有尋到，祇好氣憤憤地走回來。遠遠地，忽然聽到自己的水車聲音響了，急忙趕上去，車上坐的不正是立秋和少普嗎？他憤恨得說不出一句話來，半晌，才下死勁地駡道：

『你這狗入的雜種！這會子到哪裏收屍去了？』

『噎！我不是好好地坐在這裏車水嗎？』立秋很莊重地回答着。

『媽媽的！』

雲普叔用力地釘了他一眼，隨即自己也爬上來，踏上了輪子。

月亮由樹尖昇到了樹頂，漸漸地向西方瀉落！田野中也慢慢地慢慢地沉靜了下來。

東方已經浮上了魚肚色的白雲，幾顆疏散的星兒，還在天空中擠眉弄眼地閃動。雄雞啼過兩次了，雲普叔從黑暗裏爬起來，望望還沒有天亮，悠長地舒了一口冷氣。日夜的辛勞，眞使他有些感到支持不住了。週身的筋骨，常常在夢中隱隱地作痛。但他無論如何也不肯懈怠一刻功夫，或說幾句關於疲勞痛癢的話。因爲他怕給兒子們一個不好的印象。

生活鞭策着他勞動，他是毫不能怨尤的喲！現在他算是已經把握到一線新的希望了：他還可以希望秋天，秋天到了，便能實現他所夢想的世界！

現在，他不能不很早就爬起來啦。這還是夏天，隔秋天，隔那夢想的世界還遠着哩！孩子們正睡得同猪玀一樣。年青人在夢中總是那麼甜蜜喲！他眞是羨慕着。爲了秋收，爲了那個夢想的世界，雖然天還沒有十分發亮，他不得不忍心地將兒子們統統叫起來：

『起來喲，立秋！』

『…………』

『少普，少普！起來喲！』

『什麼事情呀？爹！天還沒有亮哩！』少普被叫醒了。

『天早已亮了，我們車水去！』

『剛剛才睡下，連身子都沒有翻過來，就天亮了嗎？唔！……』

『立秋！立秋！』

『…………』

『起來呀！……』

『唔！』

『喂！起來呀！狗入的東西！』

最後雲普叔是用手去拖着每一兒子的耳朵，才把他們拉起來的。

『見鬼了，四面全是黑漆漆的！』

立秋揉揉眼睛，才知道是天還沒有光，心中老大不高興。

『狗雜種！叫了半天才把你叫起來，你還不服氣吧！媽媽的！』

『起來！起來！不知道黑夜裏爬起來做些什麼事？拚死了這條性命，也不過是替人家當個奴隸！』

『你這懶精！誰作人家的奴隸？』

『不是嗎？打禾下來，看你能够落到手幾粒撈什子？』

『鬼話！媽媽的，難道會有一批强盜來搶去你的嗎？你這個咬爛雞巴橫嚼的雜種！你近來專在外面抛屍，家中的什麼事情都不要管！祇曉得發懶筋，你變了！狗東西！人家都說你專和癩老大他們在一起鬼混！你一定變做了什麼××黨！……』

雲普叔氣急了，恨不得立刻把兒子抓來咬他幾口出氣。聲音愈罵愈大了。雲普嬸也被他驚醒來：

『半夜三更鬧什麼呀，老頭子？兒子一天辛苦到晚，也應該讓他們睡一睡！你看，外邊還沒有天亮哩！』

『都是你這老猪婆不好，養下這些淘氣雜種來！』

『老鬼！你駡誰啊？』

『駡你這偏護懶精的猪婆子！』

『好！老鬼，你發了瘋！你惡他們，你把他們一個一個都拿去殺掉好了，何必要這樣地來把他們慢慢地磨死呢？要不然，把他們統統都賣掉，免得刺痛了你的眼睛。半夜裏，天南地北的吵死！』

雲普叔暴躁得發了瘋，他覺得老婆近來更加無理地偏護着孩子，絲毫不顧及到家中的生計：

『你這猪婆瘋了！你要吃飯嗎？你！……』

『好！我是瘋了！老鬼，你要吃飯，你可以賣女兒！現在你又可以賣兒子。你還我的英英來！老鬼，我的命也不要了！……啊啊啊！……』

『好潑的傢伙，你媽媽的！……』

『老忘八！老賊！你自己沒有能力就不要養兒女，養大了來給他們作孽。女的好賣了，男的也要逼死他們，將來祗剩了你這老忘八！我的英英！老賊，你找回來！啊啊啊！……』

她連哭帶駡地向着雲普叔撲來，想起了英英，她恨不得把雲普叔一口吞掉。

『媽媽的！英英，英英，又不是單爲了我一個！』

雲普叔連忙躲開她，想起英英來，眼淚也不由自主地掉下了。

『還我的英英，你這老鬼！啊啊！……』

『…………』

『啊啊啊！……』

『…………』

東方發白了。兒子木雞一般地站着。聽見爹爹媽媽提及了妹子，也陪着流下幾陣酸痛的眼淚來。

天色又是一樣的晴和。立秋偷偷地扯了少普一下，提起鋤耙就走。雲普叔也帶着懊惱傷痛的面容，一步一拖地跟出了大門。

『啊啊啊！……』

晨風在田野中掠過，油綠色的禾苗，掀起了層層的浪濤，人們都感到一陣淸晨特有的涼意。

『今天車哪一方呢？』

『媽媽的，到華家堤去！』

五

『立秋！你的心不誠，不要你抬！』

『雲普叔頂萬民傘，小二疤子打鑼！』

『吹嗩吶的沒有，王老大你的嗩吶呢？』

『媽媽的！好像是哪一個人的事一樣，大家都不肯出力，還差三個轎夫。』

『我來一個。高鼻子大爹！』

『我也來！』

『我也來一個！』

『好了，就是你們三個吧！大家都洗一個臉。小二疤子，着實洗乾淨些，菩薩見怪！』

『打鑼！把嗩吶吹起來！』

『打鑼呀！小二疤子聽見沒有？婊子的兒子！』

『噹！噹！噹！……』

『嗚咧啦！……』

幾十個人簇湧着關帝爺爺，向田野中飛跑去了。

二十多天沒有看見一點雲影子，池塘裏，河裏的水都乾透了，田中盡是幾寸寬的裂口，禾葉大半已經捲了筒。這樣再過三四天，便什麼都完了。

關帝爺爺是三天前接來的。殺了一條牛，焚了斤半檀香，還是沒有一點雨意。禾苗倒烊倒得更加多了。

所以，大家都覺得菩薩不肯發雨下來，一定是有什麼原故。幾個主祭的首事集合起來商量了很久，求了無數枝籤，叩了千百個頭，卦還是不能打順。

『那麼今年不完了嗎？』

『高鼻子大爹，不要急！我們且把菩薩抬到外面去跑一路，看他老人家見了這個樣子心中忍也不忍？』

『好的！也許菩薩還沒有看見田中的情況吧！大前年天乾，也是請菩薩到外面去兜了一個圈子才下雨的。雲普，你去叫幾個小夥子來！還有鑼鼓嗩吶！』

『啊！』

很快地，便把臨時的隊伍邀齊了。高鼻子大爹在前面領隊，第二排是旗鑼鼓傘，菩薩的綠呢大轎跟在後頭。

從新渡口華家堤，一直彎到紅廟，兜了四五個圈子回來，太陽仍舊是同烈火一樣，燙得渾身發燒。地上簡直熱得不能落脚。四面八方都是火，人們是在火中顚撲！

雨一點還沒有求下來，菩薩反被磨子灣抬去了。處處都忙着抬菩薩求雨哩！

『天老爺呀！一年大水一年乾，究竟欲把我們怎麼辦呢？』

風色陡然變了，由東北方吹來呼呼地響着。沒有星光也沒有月亮，很多的人都站在屋外看天色。

『那方扯閃子哩！』

『東扯西合，有雨不落。』

『那是北方呀！』

『好了！南扯火門開，北扯有雨來！今夜該有點雨下吧，天哪！……』

『總要求天老爺開恩啦！』

『還不是，我們又都沒有做過惡人，天老爺難道眞的要將我們餓死？』

『不見得吧！』

大家喧嚷一會之後，屋頂上已有了滴瀝的聲音，人們祇感到一陣涼意。每一滴雨聲，都像是打落在開放的心花上。

『這眞是天老爺的恩典啦！』

橫在人們心中的一塊巨石，現在全被雨點溶化了。隨即，便是暴風雨的降臨！

雷跟在閃電的後面發脾氣。

大雨祗下了一日夜，田中的水又飽滿起來。禾苗都得了救，捲了筒子的禾葉邊開展了，像少女們解開着胸懷一樣地迎風擺動。長，很迅速地在長，這正是禾苗飛長的時候啊！每個人都默禱着：再過二十來天不出亂子，就可以看到粒粒的黃金，那才算是到了手的東西哩。

雨祗有西南方上下得特別久，那邊的天是烏黑的。恐怖像大江的波浪，前頭一個剛剛低落下去，後面的一個又湧上來。西南方上的雨太下大了，又要躭心水患。種田人眞是一刻兒也不能安寧啊！

西水漸漸地向下流膨漲，然而很慢。堤局祗派了一些人在堤岸上梭巡。光是西水沒有南水助勢，大家都可不必把牠放在心上。讓牠去高漲吧！

一天，兩天，水總是漲着。漸漸地差不多已經平了堤面了，雲普叔也跟着大家着起急來：

『怎麼！光是西水也有這麼大嗎？』

人們都同樣地嚷着：

『哎喲！大家還是來防備一下吧！千萬不要又和去年一樣呀！』

去年的苦痛告訴他們，水災是要及早防備的喲！鑼聲又響了，一批一批的人都抗着鋤頭被絮，向堤邊跑去！

『哪一個家裏有男人不出去來上堤的，他媽媽的拖出來打死！』雲普叔忙得滿頭是汗地說，

『連堂客❶們都不許躲着，媽媽的，今年要再和去年一樣，一個也別想活！……』

『大家都擋堤去呀！』

『噹！噹！噹！……』

夜晚上，火把燈籠像長蛇一樣地擺在堤上，白天裏沿岸都是騷動的人羣。團防局裏的老爺們，騎着馬，帶着一羣副爺往來的巡視着，他們負有維持治安的重大責任，尤恐這一羣人中間，潛伏着有鬧事的暴徒份子，這是不能不提防的。

『媽媽的，作威作福的賤狗吃了我們的糧沒有事做，日夜打主意來害我們！一個個都安得……』

『我恨不得咬下這些狗入的幾塊肉！總有一天老子……』

多數被團防加害過的人，讓他們走過之後，都咬牙切齒地暗罵着。很遠了，立秋還跟在他們的後面裝鬼臉兒。

水仍舊是往上漲，有些已經漂過了堤面。黃黃的水，是曾掇奪過人們的生命的，大家都對牠懷着巨大的恐怖。眼睛裏都有一把無名的烈火，向這洪水擲投。

『祇要南水不再下來就好了！』

人們互相地安慰着。鋤頭鏟耙，還是不住地加工。

水停住了！

突然地，有些地方在倒流，當有人把幾處倒流的地方指出來的時候，人羣中間，立刻開始了龐大的騷動。

『哪裏倒流？』

『蘭溪小河口嗎？』

『該死！一個也活不成！』

『天啦！你老人家眞正要把我們活活地弄死嗎？……』

『關帝爺爺呀！今年要再和去年一樣……』

南水漲了，西水受着南水的脅迫，立即開始了强烈的反攻，雙方衝突的結果，是不斷的向上膨漲！

鑼聲響得緊！人們心中還沒有彌縫的創口，又重新地被這痛心的鑼鎚兒敲得四分五裂，連孩子婦人都跑到堤邊去用手捧着一合一合的泥土向堤上堆。老年人和雲普叔一道的，多數已經跪下來了：

『天哪！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呀！今年的大水實在再來不得了啊！』

『蓋天古佛！你老人家保過了這場水災，准還你十本大戲！……』

『天收人啦！』

『…………』

經過了兩日夜拚命的掙扎，每個人的眼睛裏都暴出了紅筋。身體像彈熟了的輭棉花一樣，隨處

⊖ 堂客，即婦女。

倒落。西水畢竟是過渡了洶湧的時期，經不起南水的一陣反攻，便一瀉千里地崩潰下去了！於是南水趁勢地順流下來，一些兒沒有阻礙。

水退了！

千萬顆懸掛在半空中的心，隨着洪水的退落而放下。每個人都張開了口，吐出了一股惡氣。提起鋤頭被絮，拖着輭棉花似的身子，各別地踏上了歸途。臉上，都掛上着一絲勝利的微笑。

『喂！癩大哥，夜裏到我這裏來談天啊！』

立秋在十字路上分岔時對癩老大說。

六

生活和工作，雙管齊下地夾攻着這整個的農村。當禾苞標出線來時，差不多每個農民都在拚着他們的性命。過了這嚴重的一二十天，他們便全能得救！

家中雖然沒有一粒米了，然而雲普叔的臉上却浮上着滿面的笑容。他放心了，經過了這兩次巨大的風波，收成已經有了九成把握。禾苗肥大，標線結實，是十多年來所罕見的好，穗子都有那樣長了。眼前的世界，所開展在雲普叔面前的盡是歡喜，盡是巨大的希望。

然而雲普叔並沒有作過大的幻想，他抓住了目前的現勢來推測二十天以後的情形那是真的。他舉目望着這一片油綠色的原野，看看那肥大的禾苗，一線一線快要變成黃金色的穗子，幾回都疑是自己的眼睛發昏，自己在做夢。然而穗子禾苗，一件件都是正確地擺在他的面前，他真的歡喜得快

要發瘋了啊！

『哈哈！今年的世界，眞會有這樣的好嗎？』

過去的疲勞，將開始在這兒作一個總結了：從下種起，一直到現在，雲普叔眞的沒有偸閒過一刻功夫。插田後便鬧天乾，剛剛下雨又嚇大水，一顆心像七上八下的吊桶一般地不能安定。身子疲勞得像一條死蛇，肚皮裏沒有充過一次飽。以前的挨餓現在不要說，單是英英賣去以後，家中還是吃稀飯的。每次上田，連腿子都提不起，人瘦得像一堆枯骨。一直到現在，經過這許多許多的恐怖和飢餓，雲普叔才看見這幾線長長的穗子，他怎麼不歡喜呢？這才是算得到了手的東西呀，還得仔細地將牠盤算一下哩！

開始一定要飽飽地吃牠幾頓。孩子們實在餓得太可憐了，應當多弄點菜，都給他們吃幾餐飽飯，養養精神。然後，賣幾擔出去，做幾件衣服穿穿，孩子們穿得那樣不像一個人形。過一個熱熱鬧鬧的中秋節。把債統統還淸楚。剩下來的留着過年，還要預備過明年的荒月，接新，……

立秋少普都要定親，立秋簡直是處處都表示需要堂客了。就是明年下半年吧，給他們每個都收一房親事，後年就可養孫子，做爺爺了……

一切都有辦法，祗少了一個英英，這眞使雲普叔心痛。早知今年的收成有這樣好，就是殺了他也不肯將英英賣掉啊！雲普叔是最疼英英的人，他這許多兒女中祗有英英最好，最能孝順他。現在，可愛的英英是被他自己賣掉了啦！賣給那個滿臉鬍鬚的夏老頭子了，是用一隻小划子裝走的。裝到什麼地方去了呢？雲普叔至今還沒有打聽到。

英英是太可憐了啊！可憐的英英從此便永遠沒有了下落。年歲越好，越有飯吃，雲普叔越加傷心。英英難道就沒有坐在家中吃一頓飽飯的福命嗎？假如現在英英還能站在雲普叔面前的話，他眞的想抱住這可憐的孩子嚎啕大哭一陣！天呵！然而可憐的英英是找不回來了，永遠地找不回來了！留在雲普叔心中的，祇有那條可憐的瘦小的影子，永遠不可治療的創痛！

還有什麼呢？除此以外，雲普叔的心中祇是快樂的，歡喜的，一切都有了辦法。他再三地囑咐兒子，不許誰再提及那可憐的英英，不許再刺痛他的心坎！

家裏沒有米了，雲普叔絲毫也沒有着急，因爲他已經有了辦法，再過十多天就能够飽飽地吃幾餐。有了實在的東西給人家看了，差了幾粒吃飯穀還怕沒有人發借嗎？

何八爺家中的穀子，現在是拚命地欲找人發借。祇怕你不開口，十擔八擔，他可以派人送到你的家中來。價錢也沒有那樣昂貴了，每擔祇要六塊錢。

李三爹的家裏也有穀子發借。每擔六元，並無利息，而且都是上好的東西。

壟上的人都要吃飯，都要度過這十幾天難關，可是誰也不願意去向八爺或三爹借穀子。實在吃得心痛，現在借來一擔，過不了十多天，要還他們三擔。

還是硬着肚皮來挨過這十幾天吧！

『這就是他們這班狗雜種的手段啦！他們媽媽的完全盤剝我們過生活。大家要餓死的時候，向他們叩頭也借不着一粒穀子，等到田中的東西有把握了，這才拚命地找人發借。祇有十多天，借一

擔要還他們三擔。這班狗雜種不死，天也眞正沒有眼睛。……』

『高鼻子大爹，你不是也借過他的穀子嗎？哼！天才沒有眼睛哩！越是這種人越會發財享福！』

『是的呀！天是不會去責罰他們的，要責罰他們這班雜種，還得依靠我們自己來！』

『怎樣靠自己呢？立秋，你這話裏倒有些玩藝兒，說出來大家聽聽看！』

『什麼玩藝兒不玩藝兒，我的道理就在這裏：自己收的穀子自己吃，不要納給他們這些狗雜種的什麼撈什子租，借了也不要給他們還去！那時候，他還有什麼道理來向我們要呢？』

『小孩子話！田是他家的呀！』二癩子裝着教訓他的神氣。

『他家的？他爲什麼有田不自己種呢？他的田是哪裏來的？還不是大家替他做出來的嗎？二癩子你眞蠢啊！你以爲這些田眞是他的嗎？』

『那麼，是哪個的呢？』

『你的，我的！誰種了就是誰的！』

『哈哈！立秋！你這完全是十五六年時農民會上的那種說法。你這孩子，哈哈！』

『高鼻子大爹，笑什麼？農民會你說不好嗎？』

『好，殺你的頭！你怕不怕？』

『怕什麼啊！祇要大家肯齊心，你沒有看見江西嗎？』

『齊心！你這話是很有道理的，不過，哈哈！……』

高鼻子大爹，還有二癩子，殼殼頭，王老六大家和立秋瞎說一陣之後，都相信了立秋的話兒不

錯。民國十六年的農民會的確是好的；就可惜沒有弄得長久，而且還有許多人吃了虧。假如要是再來一個的話，一定硬要把牠弄得久長一些啊！

『好！立秋，還有團防局裏的槍砲呢？』

『咄！到了那個時候，我們就不好把他媽媽的繳下來嗎？』

兒子整天地不在家裏，一切都要雲普叔自己去理會。家中沒有米了，不得不跑到李三爹那裏去借了一擔穀子來。

『你家裏五六個人吃茶飯，一擔穀就够了嗎？多挑兩擔去！』

『多謝三爹！』

雲普叔到底祇借了一擔。他知道，多吃一擔，過不了十來天就要還三擔多。沒有油鹽吃，曹炳生店裏也可以賒賬了。肉店裏的田麻拐，時常裝着滿面笑容地來慰問他：

『雲普哥，你要吃肉嗎？』

『不要啊！吃肉還早哩。』

『不要緊的，你祇管拿去好了！』

雲普叔從此便覺得自己已經在漸漸地偉大，無論什麼人遇見了他，都要對他點頭微笑地打個招呼。家中也漸漸地有些生氣了。就祇恨自己的兒子不爭氣，什麼事都要自己操心。媽媽的，老太爺就眞的沒有福命做嗎？

穗子一天一天地黃起來，雲普叔臉上的笑容也一天一天地加厚着。他眞是忙碌啊！補晒簟，修風車，請這個來打禾，邀那個來扎草，一天到晚，他都是忙得笑迷迷的。今年的世界確比往年要好上三倍，一擔田，至少可以收三十四五擔穀。這眞是窮苦人走好運的年頭啊！

去年遭水災，就因爲是堤修得不好，今年首先最要緊的是修堤。再加厚牠一尺土吧，那就什麼大水都可以不必擔心事了。這是種田人應盡的義務呀！堤局裏的委員早已來催促過。

『曹雲普，你今年要出八塊五角八分的堤費啦！』

『這是應該的，一石多點穀！打禾後我親自送到局裏來！勞了委員先生的駕。應該的，應該的！……』

雲普叔滿面笑容地回答着。堤不修好，免不了第二年又要遭水災。

保甲先生也銜了團防局長的使命，來和雲普叔打招呼了：

『雲普叔，你今年繳八塊四角錢的團防捐稅啦！局裏已經來了公事。』

『怎麼有這樣多呢？甲老爺！』

『兩年一道收的！去年你繳沒有繳過？』

『啊！我慢慢地給你送來。』

『還有救國捐五元七角二，剿共捐三元零七。』

『這！又是什麼名目呢？甲，甲老爺！』

『咄！你這老頭子眞是老糊塗了！東洋鬼子打到北京來了，你還在鼓裏睏。這錢是拿去買槍砲

來救國打共匪的呀！』

『啊呀！……曉得，曉得了！我，我，我送來。』

雲普叔並不着急，光是這幾塊錢，他眞不放在心上。他有巨大的收穫，再過四五天的世界盡是黃金，他還有什麼要着急的呢？

七

兒子不聽自己的指揮，是雲普叔終身的恨事。越是功夫緊的當口，立秋總不在家，雲普叔暴躁得滿屋亂跑。他始終不知道兒子在外面幹些什麼勾當。大淸早跑出去，夜晚三更還不回來。四方都有桶響了，自家的穀子早已黃熟得滾滾的，再不打下來，就會一粒粒地自行掉落。

『這個狗養的，整天地在外面收屍！他也不管家中是在什麼當口上了。媽媽的！』

他一面恨恨地罵着，一面走到大堤上去想兜一張桶㊀。無論如何，今天的日脚好，不響桶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本來，立秋在家，父子三個人還可勉强地支持一張跛脚桶㊁，立秋不回來就祇好跑到大堤上去叫外幫打禾客。

打禾客大半是由湘鄉那方面來的，每年的秋初總有一批這樣的人來：挑着簡單的兩件行李，四個一件四個一件地向這濱湖的幾縣穿來穿去，專門替人家打禾割稻子，工錢並不十分大，但是要吃一點兒較好的東西。

雲普叔很快地叫了一張桶。四個彪形大漢，肩着憔悴的行囊跟着他回來了。響桶時太陽已經出

了兩丈多高，雲普叔叫少普守在田中和打禾客作伴，自己到處去尋找立秋。

天晚了，兩斗田已經打完，平白地花了四串打禾工錢。立秋還是沒有尋到，雲普叔更焦急得無可如何了。收成是出於意外的豐富，兩斗田竟能打到十二擔多毛穀子。除了惱恨兒子不爭氣以外，自己的心中倒是非常快活的。

叫一張外幫桶眞是太划不來的事情啊！工錢在外，一大碗一大碗的白米飯，都給這些打禾客吃進肚裏去了，眞使雲普叔看得眼紅。想起過去飢餓的情形來，恨不得把立秋抓來活活地摔死。明天萬萬不能再叫打禾客了，自己動手，和少普兩個人，一天至少能打幾升斗把田。

夜深了，雲普叔還是不能入夢。彷彿聽到了立秋在耳邊頭和人家說話。張開眼睛一看，心中立刻冒出火來：

『你這雜種！你，你也要回來呀！媽媽的，家中的事情你一點都不管，剩下我這個老鬼來一個人拚命！媽媽的，我的命也不想要了！今朝不是魚死就是網破！老子一定要看看你這雜種的本事！……』

雲普叔順手拿着一條木棍，向立秋不顧性命地撲來。四串工錢和那些白米飯的惡氣，現在統統要在這兒發作了。

『雲普叔叔，請你老人家不要錯怪了他，這一次眞是我們請他去幫忙一件事情去了！』

㊀ 桶，指打禾桶，四方的，很大。四個人支持一張桶，兩人割稻，兩人打稻。『兜一張桶』，就是說叫四個打稻的人來。

㊁ 跛脚桶，就是不够四個人，像跛脚的意思。

『什麽雞巴事？你，你，你是誰？……癩大哥你難道不知道嗎？我家中的功夫這樣忙！他媽媽的，他要去收屍！』雲普叔氣急了，手中的木棍兒不住地戰動。

『不錯呀！雲普伯伯。這回他的確是替我們有事情去了啊！……』又一個說。

『好！你們這班人都幫着他來害我。雞肚裏不曉得鴨肚裏的事！你們都知道我的家境嗎？你們？……』

『是的，伯伯！他現在已經回來了，明天就可以幫助你老人家下田！』

『下田！做死了也撈不到自己一頓飽飯，什麽都是給那些雜種得現成。你看，我們做個要死，能够落得一粒撈什子到手嗎？我老早就打好了算盤！』立秋憤憤地說。

『誰來搶去了你的，猪雜種？』

『要搶的人才多呢！這幾粒撈什子終究會不够分配的！再做十年八年也別想落得一顆！』

『猪入的！你這懶精偏有這許多辯說，你不做事情天上落下來給你吃！你和老子對嘴！』

雲普叔重新地把木棍提起，恨不得一棍子下來，將這不孝的東西打殺！

『好了，立秋，不許你再多說！老伯伯，你老人家也休息一會兒！本來，現在的世界也變了，作田的人眞是一輩子也別想抬起頭來。一年忙到頭，收拾下來，一擔一擔送給人家去！捐呀！債呀！餉呀！……那裏分得自己還有撈呢？而且市面的穀價這幾天眞是一落千丈，我們不想個法子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們……』

『媽媽的！老子一輩子沒有想過什麽雞巴法子，祇知道要做，不做就沒有吃的……』

『是呀！……立秋你好好地服侍你的爹爹，我們再見！』

三四個後生子走後，立秋隨即和衣睡下。雲普叔的心中，像卡着一塊硬硼硼的石子。

從立秋回來的第二天起，穀子一擔一擔地由田中挑回來，壯壯的，黃黃的，眞像金子。這壟上，沒有一個人不歡喜的。今年的收成比往年至少要好上三倍。幾次驚恐，日夜疲勞，空着肚皮掙扎出來的代價，能有這樣豐滿，誰個不喜笑顏開呢？

人們見着面都互相點頭微笑着，都會說天老爺有眼睛，畢竟不能讓窮人一個個都餓死。他們互相談到過去的苦況：水，旱，忙碌和驚恐，以及餓肚皮的難堪！……現在他們全都好了啦。

市面也漸漸地熱鬧了，物價祇在兩三天功夫中，高漲到一倍以上。相反地，穀米的價格倒一天一天地低落下來。

六塊！四塊！三塊！一直低落到祇有一元五角的市價了，還是最上等的遲穀。

『當眞跌得這樣快嗎？』

歡欣，慶幸的氣氛，於是隨着穀價的低落而漸漸地消沉下來了。穀價跌下一元，每個人的心中都要緊一把。更加以百物的昂貴，豐收簡直比常年還要來得窘困些了。費了千辛萬苦掙扎出來的血汗似的穀子，誰願那樣不值錢地將牠賣掉呢？

雲普叔初聽到這樣的風聲，並沒有十分驚愕，他的眼睛已經看黃黃的穀子看昏了。他就不相信這樣好好的救命之寶會賣不起錢。當立秋告訴他穀價瘋狂地暴跌的時候，他還瞪着兩隻昏黃的眼睛

怒罵道：

『就是你們這班狗牛養的東西在大驚小怪地造謠！穀跌價有什麽希奇呢？沒有出大價錢的人，自己不好留着吃？媽媽的，讓他們都餓死好了！』

然而，尋着兒子發氣是發氣，穀價低，還是沒有法子制止。一塊二角錢一擔遲穀的聲浪，漸漸地傳播了這廣大的農村。

『一塊二角，婊子的兒子才肯賣！』

無論穀價低落到一錢不值，雲普叔仍舊是要督促兒子們工作的。打禾後晒草，晒穀，上風車，進倉，在火烈的太陽底下，終日不停地勞動着。由水泱泱地雜着泥巴亂草的毛穀，一變而爲乾淨黃壯的好穀子了。他自己認眞地決定着：這樣可愛的救命寶，寧願留在家中吃牠三五年，決不肯爛便宜地將牠賣去。這原是自己大半年來的血汗呀！

秋收後的田野，像大戰過後的廢壘殘墟一樣，凌亂的沒有一點次序。整個的農村，算是暫時地安定了。安定在那兒等着，等着，等着某一個巨大的浪潮來毀滅牠！

八

爲着幾次堅決的反對辦『打租飯』，大兒子立秋又賭氣地跑出了家門。雲普叔除了嘔氣之外，仍舊是恭恭敬敬地安排着。無論如何，他可以相信在這一次『打租』的筵席上，多少總可以博得爺們

一點同情的憐憫心。他老了，年老的人，在爺們的眼睛裏，至少總還可以討得一些便宜吧！

一隻雞，一隻鴨子，兩碗肥肥的猪肉，把雲普叔饞得拖出一線一線的唾沫來。進內換了一身補得規規矩矩了的衣褲，又吩咐少普將大堂掃得清清爽爽了，太陽還沒有當空。

早晨雲普叔到過何八爺家裏，又到過李三爹莊上；誠懇地說明了他的敬意之後，八爺三爹都答應來吃他們一餐飯。堤局裏的陳局長也在內，何八爺准許了替雲普叔邀滿一桌人。

桌上的杯筷已經擺好了，爺們還沒有到。雲普叔又恭恭敬敬地站在大門口觀望了一回，遠遠地似乎有兩行黑影向這方移動了。連忙跑進來，吩咐少普和四喜兒暫時躲到後面去，不要站在外面碍了爺們的眼。四條長櫈子，重新地將牠們揩了一陣，自己覺得沒有什麽不乾淨的地方了，才安心地站在門邊侍候爺們的駕到。

一路總共七個人，除了三爹八爺和陳局長以外，各人還帶了一位算租穀的先生。其他的兩位不認識，一個有兜顋鬍鬚的像菩薩，一位漂漂亮亮的後生子。

『雲普！你費了力呀！』滿面花白鬍子，眼睛像老鼠的三爹說。

『實在沒有什麽，不恭敬得很！祇好請三爹，八爺，陳老爺原諒原諒！唉！老了，實在對不住各位爺們！』

雲普叔戰戰兢兢地回答着，身子幾乎縮成了一團。『老了』兩個字說得特別的響。接着便是滿臉的苦笑。

『我們叫你不要來這些客氣，你偏要來，哈哈！』何八爺張開着沒有血色的口，牙齒上堆滿了

大糞。

『八爺，你老人家……唉！這還說得上客氣嗎？不過是聊表佃戶們一點孝心而已！一切還是要請八爺的海量包涵！』

『哈哈！』

陳局長也跟着說了幾句勉勵勸慰的話，少普才從後面把菜一碗一碗地捧出來。

『請呀！』

筷子羹匙，開始便像狠吞虎嚥一樣。雲普叔和少普二人分立在左右兩旁侍候，眼睛都注視着桌上的菜肴。當肥肥的一塊肉被爺們吞嚼得津津有味時，他們的喉嚨裏像有無數隻螞蟻在那裏爬進爬出。涎水從口角裏流了出來，又强迫把牠吞進去。最後少普簡直饞得流出來眼淚了，要不是有雲普叔在他旁邊，他眞想跑上去搶一塊來吃吃。

像上戰場一般地挨過了半點鐘，爺們都吃飽了。少普忙着泡茶搬桌子，爺們都閒散地走動着。五分鐘後，又重新地圍坐攏來。

雲普叔垂着頭，靠着門框邊站着，恭恭敬敬地聽候爺們說話。

『雲普，飯也吃過了，你有什麼話，現在儘管向我們說呀！』

『三爹，八爺，陳老爺都在這裏，難道你們爺們還不明白雲普的困難嗎？總得求求爺們……』

『今年的收成不差呀！』

『是的，八爺！』

『那麼，你打算要說些什麼呢？』

『我想，想求求爺們！……』

『啊！你說。』

『實在是雲普去年的元氣傷很了，一時恢復不起來。滿門大小天天要吃這些，雲普又沒有力量賺活錢，呆板地靠田中過日子。總得要求要求八爺，三爹……』

『你的打算呢？』

『總求八爺高抬貴手，在租穀項下，減低一兩分。去年借的豆子和今年種穀項下，也要請八爺格外開恩！……三爹，你老人家也……』

『好了，你的意思我統統明白了，無非是要我們少收你幾粒穀。可是雲普，你也應當知道呀！去年，去年誰沒有遭水災呢？我們的元氣說不定還要比你損傷得利害些呢！我們的開銷至少要比你大上三十倍，有誰來替我們賺進一個活錢呢？除了這幾粒租穀以外！……至於去年我借給你的豆子，你就更不能說什麼開恩不開恩。那是救過你們性命的東西啦！借給你吃已算是開過恩了，現在你還好意思說一句不還嗎？……』

『不是不還八爺，我是想要求八爺在利錢上……』

『我知道呀！我怎能使你吃虧呢？借豆子的不止你一個人。你的能夠少，別人的也能夠少。這是萬萬做不到的事情啊！至於種穀，那更不是我的事情，我僅僅經了一下手，那是縣庫裏的東西，我怎麼能夠做主呢？』

『是的，八爺的也是眞情！雲普老了，這次祇要求八爺三爹格外開一回恩，下年收成如果好，我決不拖欠！一切沾爺們的光！……』

雲普叔的臉色十分地沮喪了，說話時的喉嚨也硬酸酸的。無論如何，他要在這兒盡情地哀告。至少，一年的吃用是要求到的。

『不行！常年我還可以通融一點，今年半點也不能行！假使每個人都和你一樣的麻煩，那還了得！而且我也沒有那許多精神來應付他們。不過，你是太可憐了，八爺也決不會使你吃虧的。你今年除去還捐還債以外，實實在在還能落到手幾多？你不妨報出來給我聽聽看！』

『這還打得過八爺的手板心嗎？一共收下來一百五十擔穀子，三爹也要，陳老爺也要，團防局也要，捐錢，糧餉，……』

『哪裏祇有這一點呢？』

『眞的！我可以賭咒！……』

『那麼，我來給你算算看！』

八爺一面說着，一面回頭叫了那位穿藍布長衫的算租先生：

『滌新！你把雲普欠我的租和賬算算看？』

『八爺，算好了！連租穀，種子，豆子錢，頭利一共一百零三擔五斗六升！雲普的穀，每擔作價一塊三角六。』

『三爹你呢？』

『大約也不過三十擔吧！』

『堤局約十來擔光景！』陳局長說。

『那麼，雲普你也沒有什麼開銷不來呀！爲什麼要這樣嚕囌呢？』

『哎呀！八爺！我一家老小不吃嗎？還有團防費，糧餉，捐錢都在裏面！八爺呀！總要你老人家開恩！……』

雲普叔的眼淚跑出來了！在這種緊急關頭中，他祇有用最後的哀告來博取爺們的憐憫心。他終於跪下來了，向爺們像拜菩薩一樣地叩了三四個響頭。

『八爺三爹呀！你老人家總要救救我這老東西！……』

『唔！……好！雲普，我答應你。可是，現在的租穀借款項下，一粒也不能拖欠。等你將來到了眞正不能過門的時候，我再借給你一些吃穀是可以的！並且，明天你就要替我把穀子送來！多挨一天，我便多要一天的利息！四分五！四分五！……』

『八爺呀！』

第二天的淸早，雲普叔眼淚汪汪地叫起來了少普，把倉門打開。何八爺李三爹的長工都在外面等待着。這是爺們的恩典，怕雲普叔一天送去不了這許多，特地打發自家的長工來幫忙挑運。

黃黃的，壯壯的穀子，一擔一擔地從倉孔中量出來，雲普叔的心中，像有千萬利刀在那裏宰割。

眼淚水一點一點地淌下，渾身陣陣地發顫。英英滿面淚容的影子，蠶豆子的滋味，火烈的太陽，狂闊的大水，觀音粉，樹皮，……都趁着這個機會，一齊湧上了雲普叔的心頭。

長工的穀子已經挑上肩了，回頭叫着雲普叔：

『走呀！』

雲普叔用力地把穀子挑起來，像有一千斤重。汗如大雨一樣地落着！舉眼恨恨地對準何八爺的莊上望了一下，兩腿才跨出頭門。勉强地移過三五步，脚底下活像着了銳刺一般地疼痛。他想放下來停一停，然而頭腦昏眩了，經不起一陣心房的慘痛，便橫身倒下來了！

『天啦！』

他祇猛叫了這麼一句，穀子傾翻了一滿地。

『少普！少普！你爹爹發痧！』

『爹爹！爹爹！爹爹呀！……』

『雲普，雲普！』

『媽媽來呀，爹爹不好了！』

雲普嬸也急急地從裏面跑出來，把雲普叔抬臥在戲台下的一塊門板上，輕輕地在他的渾身上下搥動着：

『你有什麼地方難過嗎？』

『唔！……』

雲普叔的眼睛閉上了。長工將一擔一擔的穀子從雲普叔的身邊挑過，脚板來往的聲音，統統像踏在雲普叔的心上。漸漸地，在他的口裏冒出了鮮血來。

保甲正帶着一位委員老爺和兩個佩盒子砲的大兵闖進來了。後面還跟着五六個備有籮筐扁擔的工役。

『怎麼！雲普生病了嗎？』

少普隨即走來打了招呼：

『不是的，剛剛勞動了一下，發痧！』

『唔！……』

『雲普！雲普！』

『有什麼事情呀，甲老爺？』少普代替說。

『收捐款的！剿共，救國，團防，你爹爹名下一共一十七元一角九分。算穀是一十四擔三斗零三合。定價一元二角整！』

『唔！幾時要呢？』

『馬上就要量穀的！』

『啊！啊啊！……』

少普望着自己的爹爹，又望望大兵和保甲，他完全莫明其妙地發痴了！何李兩家的長工，都自動地跳進了倉門那裏量穀。保甲老爺也趕着鑽了進去：

『來呀！』

外面等着的一羣工役統統跑進來了。都放下籮筐來準備裝穀子。

『他們難道都是强盜嗎？』

少普清醒過來了，心中湧上着異樣的惱憤。他舉着血紅的眼睛，望了這一羣人，心火一把一把地往上冒。他始終不明白，爲什麼自己辛辛苦苦種下來的穀子，都一擔一擔地送給人家挑走。這些人又都那樣地不講理性。他咬緊了牙齒，想跑上去把這些强盜抓幾個來飽打一頓，要不是旁邊兩個佩盒子砲的向他釘了幾眼。

『唔！……唔！……哎呀！……』

『爹爹！好了一點嗎？……』

『唔！……』

祇有半點鐘功夫，工役長工們都走光了。保甲慢慢地從倉孔中爬出來，望着那位委員老爺說道：

『完了，除去何李兩家的租穀和堤費外，捐款還不够三擔三斗多些。』

『那麼，限他三天之內自己送到鎮上去！你關照他一聲。』

『少普！你等一會告訴你爹爹，還差三擔三斗五升多捐款，限他三天內親自送到局裏去！不然，隨即就會派兵來抓人。』保甲惡狠狠地傳達着。

『唔！』

人們在少普矇矓視線中消失了。他轉身向倉孔中一望：天哪！那裏面祇剩了幾塊薄薄的倉板子了。

他的眼睛發了昏，整個的世界都好像在團團地旋轉！

『唔……哎喲！……』

『爹爹呀！……』

九

立秋回來了，時候是黑暗無光的午夜！

『眞的有搶穀的强盜啊！』

雲普叔又繼連地發了幾次昏。他緊緊地把握着立秋的手腕，顫動地說道：

『立秋！我們的穀子呢？今年，今年是一個少有的豐年呀！』

立秋的心房創痛了！半晌，才咬緊牙關地安慰了他的爹爹：

『不要緊的喲！爹爹。你老人家何必這樣傷心呢？我不是早就對你老人家說過了嗎？遲早總有一天的，祇要我們不再上當了。現在壠上還有大半沒有納租穀還捐的人，都準備好了不理他們。要不然，就是一次大的拚命！今晚，我還要到那邊去呢！』

『啊！……』

糢糊中雲普叔像做了一場大夢。他隱約地了解兒子立秋不常在家的原因。十五六年農民會的影

子，突然地浮上了他的腦海裏。勉强地展開着眼睛，苦笑地望了立秋一眼，很遲疑地說道：

『好，好，好啊！你去吧，願天老爺保祐他們！』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日脫稿於上海。

火

一

何八爺的臉色白得像燒過了的錢紙灰，八字眉毛緊緊地蹙着，嘴唇和臉色一樣，閉得牢牢的，祇看見一條線縫。

拖着鞋子，雙手抱住一根水烟袋，在房中來回地踱着。烟袋裏的水咕咚咕咚地響，青烟從鼻孔裏鑽出來，打了一個翻身，便輕輕地向空間飛散。

天黑得怕人，快要到中秋了，連一顆星星都看不見。房間裏祇有烟榻上點着一盞小青油燈，黃豆子樣大，一跳一跳的。戶外四圍都沉靜了，偶然有一兩聲狗兒的吠叫，尖銳地鑽進到人們的心坎裏。多麽不耐煩喲！那外面的狗兒吠聲，簡直有些像不祥之兆。何八爺用脚狠命地在地上跺了幾下，又抬頭望望那躺在烟榻上的女人。

女人是聽差高瓜子的老婆，叫做花大姐。朝着何八爺裝了一個鬼臉兒，說道：

『怎麽，睏不睏？爺，你老歡喜多想這些小事情做什麽啊！反正，誰能够逃過你的手掌心呢？』

『混賬！堂客們曉得什麽東西！』

八爺信口地駡了這麽一句，又來回兜過三五個圈子，然後走到烟榻旁邊躺下。放了水烟袋，眼

睛再向天花板出了一會兒神，腦子裏好像塞住着一大把亂麻，怎麼也想不出一個解脫的方法。花大姐順手拾起一根烟槍來，替他做上一口火。

『爺，你總不相信我的話呀！不是嗎？我可以擔保，這一班人終究是沒有辦法的。青明爐罐放屁，决沒有那樣的事情來，你祇管放心好了，何必定要急得如此整夜地不安呢！』一邊說，一邊將那根做好了烟的烟槍遞過來。

八爺沒有響，臉皮沉着。接過槍口來，順手在花大姐的下身擰了一把。

『要死啊！爺，你這個鬼！』花大姐的腿子輕輕地一顫。

使勁地抽着，一口烟還沒有吃完，何八爺的心思又火一樣地燃燒起來了。他第三次翻身從烟榻上立起來，仍舊不安地在房子中兜着那焦灼的圈子。

他總覺得這件事情終究有些不妥當，恐怕要關係到自家兩年來的計謀。這些東西鬧的比去年還要兇狠了，真正了不得！然而事情大小，總要有個商量才行。於是他决心地要花大姐兒將王滌新叫起來問一問：

『他睡了呀！』花大姐懶洋洋地回答着。

『去！不要緊的，你祇管把他叫起來好了！』

『唔，討厭！你真是一個胆小如鼠的人，聽不到三兩句謠言，就嚇成這個樣子，真是哩！……』

『小妖精！』

何八爺駡她一句。

王滌新從夢中驚醒來，聽到聲音是花大姐，便連忙爬起來，一手將她摟着：

『想死人啊！大姐，你眞有良心！』

『不要歪纏，爺叫你！趕快起來，他在房裏等着哩！』

『叫我？半夜三更有什麼事情？』

『大約是談談收租的事情吧！』

『唔！』

『哎喲！你要死啦！』

鬼混一會，他們便一同踏進了八爺的烟房。王滌新遠遠地站着，避開着花大姐兒。嘴巴先顫了幾下，才半吞半吐地說：

『八爺，夜，夜裏叫我起來，有什麼事情吩咐呢？』

八爺的眉頭一皺：

『你來，滌新！坐到這裏來，我們詳細地商量一件事。』

『八爺，你老人家祇管說。假如有用得着我王滌新的地方，即使「赴湯蹈火」，也屬「義不容辭」。男子漢，大丈夫，忘恩不報，那還算得人嗎？』

『是的！我也很知道你的爲人，所以才叫你來一同商議。就是因爲——』八爺很鄭重地停一停，才接着說：『現在已經快到中秋節了，打租飯正式來請過的還不到幾家，其餘的大半連影響都沒有。

昨天青明爐罐來說：有一些人都準備不繳租了。滌新，這事情你總該有些知道呀！……』

『唔！』王滌新一楞：『這風聲？八爺！我老早就聽到過了呀！佃戶們的確有這種準備。連林道三，桂生，王老大都打成了他們一夥兒。先前，我本想不告訴八爺的，暗中去打聽一個明白後再作計較。現在八爺既然知道了，也好；依我看來，還得及早準備一下子呢！』

『怎樣準備呢？依你？』

王滌新的腦袋搖了幾搖，像很有計劃似的，湊近何八爺的耳根，嘰哩咕嚕說了一陣。於是八爺笑了：

『那麼，就祇有他們這幾個人嗎？』

『還有，不過這是兩個最主腦的人：上屋癩老大和曹雲普家的立秋。八爺！你不用着急，無論他們多少人，反正都逃不過我們的手心啊！』

『是呀！我也這麼說過，爺總不相信。眞是哩，那樣胆小，怕這些蠢牛！……』

花大姐連忙插上一句，眼珠子從右邊溜過來，向王滌新身上一落。隨即，便轉到八爺的身上去了。

『堂客們曉得什麼東西？』

八爺下意識地罵了她一句。回頭來又同王滌新商量一陣，心裏好像已經有了七八分把握似的，方才深深地吐出一口惡氣。

停了一停，他朝滌新說：

『那麼，就是這樣吧！滌新，你去睡，差不多要天亮了。明天，明天看你的！』

退出房門來，王滌新又掉頭釘了花大姐一眼；花大姐也暗暗地朝他做了一個手勢，然後趕上來，拍——的一聲將房門關上。

二

這一夜特別清涼，月亮從黑雲中擠出來，散布着一片銀灰色。臥龍湖的水，清澈得同一面鏡子一般；微風吹起一層細細的波浪，縐紋似地浮在湖面。

遠遠地，有三五起行人，繼繼續續地向湖邊移動；不久，都在一棵大楓樹下停住着。突然地，湖中飛快地搖出兩隻小船，對着楓樹那兒直駛；湖水立刻波動着無數層圈浪，月光水銀似地散亂一滿湖。

悄悄地，停泊在楓樹下面；人們一個一個踏上去，兩隻小船兒裝滿了。

『開呀，小二疤子！』

『還有嗎？』

『沒有了。祇有殼殼頭生毛病，沒有去叫他。』

聲音比蚊子還細。輕輕的一篙，小船兒掉頭向湖中駛去了。穿過湖心，穿過蛇頭嘴，一直靠到蜈蚣洲的脚下。

大家又悄悄地走上洲岸。迎面癩大哥走出來，向他們招招手：

『這兒來，這兒來！』

大夥兒穿過一條蘆葦小路，轉彎抹角地走到了一所空曠的平場。四圍沉靜，每個人的心裏都懷着一種異樣的歡愉，十五六年時的農民會遺留給他們的深刻的影子，又一幕一幕地在每個人的腦際裏放映出來。於是，他們都現得非常熟習地開始了。

『好了，大家都請在這兒坐下吧！說說話是不要緊的，不過，不要太高聲了。』癩大哥細心地關照着。

『到齊了嗎，大哥？』

『大約是齊了的，祇有壳壳頭聽說是生了病。現在讓我來數數看：一位，兩位，三位，……不錯，是三十一個人！』

人數清楚了，又招呼着大家圍坐攏來，成一個小圈子，說起話來比較容易聽得明白。

『好了！大哥，我們現在要說話了吧。』

『唔！』

『那麼，大哥，你先說，說出來哪個人不依你，老子用拳頭揍他！媽媽的！……』李憨子是一個躁性子人。說着，把拳頭高高地揚起。

『贊成！贊大哥的成！大哥先說，不許哪一個人不依允！』

『贊成！』這個十五六年時的口語，現在又在他們的嘴邊裏流行起來。

『大哥說，贊成！』

『贊成，贊成！』

『好了！……』癩大哥急急地爬起來向大家搖搖手，慢輕輕地說道：『兄弟伯叔們！現在我們說話不是這樣說的，請你們不要亂。我們今夜跑來，不是要聽哪一個人的指教，也不是要聽哪一個人的吩咐的，我們大家都要說幾句公平話。祇看誰說得對，我們就得贊成他；誰說得沒有道理，我們就不贊成他，派他的不是，要他從新說過。所以，請你們不要硬以爲我一個人說的是對的。憨子哥，你的話不對；並且我們不能打人，我們是要大家出主意，大家都說公平話，是嗎？』

『嗯！打不得嗎？打不得我就不打！李憨子是躁性子人，你們大家都知道的！大哥，我總相信你，我說得不對的，你祇管打我罵我，憨子决不放半個屁！大哥，是嗎？……』

『哈哈！憨子哥到底正直！』

大家來一陣歡笑聲。憨子祇好收拾自家的拳頭，臉上紅紅的倒有些不好意思了。癩大哥便連忙把話兒拉開了：

『喂！不要笑了，正經話還多着哩！』

『好！大家都聽！』

『各位想必都是明白的，我們今天深夜跑到這裏來到底爲的什麼事？今年的收成比任何年都好，這辛辛苦苦餓着肚皮作出來的收成，我們應當怎樣地用牠來養活我們自家的性命？怎樣不再同去年和今年上半年一樣，終天餓得昏天黑地的，撈不到一餐飽飯？現在，這總算是到了手的東西，

穀子在我們手裏便能救我們自己的性命，給人家奪去了我們就得餓肚皮，同上半年，同去年一樣。所以，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將我們的穀子給人家奪去；我們不能將自己的性命根子送給人家。一定的，因爲我們每一個人都還要活！還要活！……半個月來，市上的穀價祇有一塊二角錢一擔了。這樣一來，我可以保證：我們在坐的三十多個人中，無論哪一個，他把他今年收下來的穀子統統賣了去，仍舊會還去年的欠賬不淸。單是種穀，何八發下來的是十一塊，現在差不多一擔要還他十擔了。還有豆子錢，租穀，幾十門捐款，團防，堤費……誰能够還得淸呢？就算你肯把今年收下來的統統給他們挑去，還是免不了要坐牢監的。雲普叔家裏便是一個很明白的榜樣，一百五六十擔穀子全數給他們搶去，還不够三擔三斗多些。一家五六口人的性命都完了，這該不是假的吧！立秋在這兒，你們儘可向他問。所以，我們今天應該確切地商量一下，看用個什麼方法才能保住着我們的穀子，對付那班搶穀子的强人！爲的我們都還要活！……』

『打！媽媽的，老子入他的娘！這些活强盜，非做他媽媽的一個乾淨不行。』李憨子實在忍不住了，又爬起來雙脚亂跳亂舞地駡着。癩大哥連忙一把扯住他：

『憨子哥！你又來了！你打，這個時候，這個地方，你到底要打哪一個呢？坐下來吧，總有得給你打的！』

『唔！大哥，我實在，……唉！實在，……』

『哈哈！』

大家都笑着，憨子的話沒有說出來，臉上又通紅了。

『請大家不要笑了！』癩大哥正聲地說，『每一個人都要說話：我們應當怎樣地安排着，對付這班搶穀子的强人？從左邊說起，立秋，你先說！』

立秋從容地站起來：

『我沒有別的話說，因爲我也是一個做錯了事的人。十天前我沒有想出一個法子來阻止我的爹爹不請打租飯，以致弄得一倉穀子都給人家搶去，自己餓着肚皮，爹爹病着沒有錢去醫好，一家人都弄得不死不活的。不過，我可以告訴大家：如果有人還想能够在老闆爺們手裏討得一點面子或便宜時，我眞是勸他不起這念頭的好！我爹爹就是一個很好的榜樣。叩了千萬個響頭，哭喪似的，結果還是沒有討得半升穀子的便宜。利上加利，租上加租，統統給他們搶完還不够。所以，我敢說：如果還想能在這班狗入的面前哀告乞憐地討得一點甜頭，那眞是一輩不能做到的夢啊！……』

『大家聽了嗎？立秋說的：哀告乞憐地去求老闆爺們，完場總是恰恰相反，就像這回雲普叔一樣。所以我們如今祇能用蠻幹的手法對付這班狗入的。立秋的話已經說完了，高鼻子大爹，你呢？』

『我嗎？半條性命了，在世的日子少，黃土裏去的日子多。今年一共收到十九擔多穀子，老夫婦吃剛够。媽媽的，他們要來搶時，老子就給他們拚了這條老命，死也不給這班忘八入的！』

『好！贊大爹的成！』

大家一聲附和之後，癩大哥又順次地指着道三叔。

『一樣的，我的性命根子不能給他們搶去！昨天何八叫那個狗入的王滌新小子來嚇我，限我在過節前後繳租，不然就要捉我到團防局裏去！我答應了他：「要穀子沒有，要性命我可以同你們去！」

他沒有辦法，又對我輭洋洋地說了一些好話。因爲我的堂客聽得不耐煩，便拖起一枝「牢刷板」來將他趕走了！』

『好哇！哈哈！用牢刷板打那忘八入的，再好沒有了，三嬸眞聰明！』

繼着，又輪到憨子哥的頭上了。

『大哥！你不要笑我，我有拳頭。要打，我李憨子總得走頭前！嘿！怕事的不算人。我橫豎是一個光蛋！……』

『哈哈！到底還是憨子哥有勁！』

『…………』

『…………』

一個一個地說着。想到自己的生活，每一個的眼睛裏都冒出火來，都恨不得立刻將這世界打牠一個翻轉，像十五六年時農民會所給他們的印象。三十多個人都說完了，繼續便是商量如何對付的辦法。因爲張家坨，陳字嶺，嚴坪寺，這些地方處處都已經商量好了的，並且還派人來問過：曹家壟是不是和他們一樣地弄起來？所以今夜一定要決定好對付的方法，通知那些地方，以免臨時找不到幫手。

又是一陣喧嚷。

誰都是一樣的。決定着：除立秋家的已經沒有了辦法之外，無論哪一個人的捐款租穀都不許繳。誰繳去誰就自己討死，要不然，就是安心替他們做狗去。假加他們再派那些活狗來收租時，就

給他媽的一頓飽打。請團丁來嗎？大家都不用怕，都不許躲在家裏，大大小小，老幼男女都跑出來，站一個圈子請他們槍斃！或者跪下來一面向他們叩頭，一面爬上去，離得近了，然後站起來一個衝鋒，把他們的東西奪下來，做，做，做他媽媽的一個也不留！

最後，大家又互相地勸勉了一番：每一個人回去之後，都不許懈怠，分頭到各方面去做事，尤其是要去告訴那些老年頑固的人。然後，和張家坨嚴坪寺陳字嶺的人聯合！反正，大家一齊……

月亮漸漸地偏西了，一陣歡喜，一陣憤慨，捉住了每一個人的心弦，緊緊地，緊緊地扣着！十五六年時的農民會，又好像已經開展在每一個人的面前似的。船兒搖動了，槳條打在水面上，發出微細的咿啞聲。仍舊在那棵大楓樹下，他們互相點頭地分別着。

三

雲普叔勉强地從床上掙扎下來，兩脚彈棉花似地不住地向前打跪，左手扶着一條槐子移一步，右手連忙撐着牆壁。身子那樣輕飄飄的，和一隻風車架子一樣。二三十年來沒有得過大病，這一次總算是到閻羅殿上打了一次轉身。他盡力地支撐到頭門口：世界整個兒變了模樣，自家也好像做了兩世人。

『唉！這樣一天不如一天，不曉得這世界要變成一個什麽樣子！』

他悠長地嘆了一聲氣，靠着牆壁在堦級邊坐下了。

眼睛失神地張望着，猛然地，他看了那隻空洞的倉門，他想起自己金黃色的穀子來，內心中不

覺又是一陣炸裂似的創痛。無可奈何地，他祇好把牙齒咬緊，反過頭來不看牠。天，他望了一望，晦氣色的，這個年頭連天也沒有良心了。再看看自家心愛的田野，心兒更加傷痛！狗入的，那何八爺的莊子，首先就跑進到他的眼睛中來。

雲普叔的身體差不多又要倒將下來了，他硬想閉上眼睛不看這吃人的世界，可是，他不可能呀！他這一次的氣太受足了，無論如何，他不能帶着這一肚皮氣到棺材裏去。他還要活着，他還要留着這條老命兒在世界上多看幾年：看你們這班搶穀子的强人還能夠橫行到什麼時候？

他不再想恨立秋了。倒反祇恨他自己早些不該不聽立秋的話來，以致弄得倉裏空空的，白辛苦一場給人家搶去，氣出來這一場大病。兒子終究是自家的兒子，終究是迴護自己的人；世界上決沒有那樣的蠢材，會將自家的十個手指兒向外邊跪折！

相信了這一點，雲普叔漸漸地變成了愛護立秋的人，他希望立秋早一些出去，早一些回來，多告訴他一些別人不請打租飯和不納租穀的情況。

『是的，蠢就祇蠢了我！叩了他媽媽的千萬個頭，結果仍舊是自己打開倉門，給他們搶個乾乾淨淨！』雲普叔每一次聽到兒子從外面回來，告訴他一些別人聯合不納租穀的情況時，他總是這樣恨恨地自家向自家責駡着。

天又差不多要黑了，兒子立秋還不見回來，雲普叔一步移一步地摸進到房裏，靠着床邊坐着。少普將夜飯搬過來，雲普叔老遠望他搖了一搖手，意思好像是要他等待立秋回來時一道吃。

的確的，自蜈蚣洲那一夜起，立秋他比任何人都興奮些！幾天功夫中，他又找到了不少的新人

物。每天，忙得幾乎連吃飯的功夫都沒有，回家來常常是在半晚，或是剛剛天亮的時候。今夜，他算是特別的回得早，後面還跟着有四五個人一羣。跨進房門，一直跑到雲普叔的床側。

『你老人家今天怎樣呢？該好了些吧！』

雲普叔懂得，這是和顏悅色的癩大哥的聲音。他連忙點頭地苦笑了一笑，想爬起來和他們打個招呼，身子不覺得發抖的要倒。

『啊呀！……』

小二疤子嚇了一跳，連忙趕上來雙手將他扶住，輕輕地放下來說：

『你老人家不要起來，站不住的，還是好好地躺一躺吧！』

『唉！先前還移到了頭門口，現在連站也站不起來了。這幾根老骨頭……唉！大哥，小二哥，祇怕是……』

『不要緊的，老叔叔，慢慢地再修養幾天就會好了，不要心焦，不要躁！』

『唉！大哥，謝謝你！你們現在呢？』

『還好！』

『租穀繳了沒有？用什麼方法對付那班强盜的？』

『我們有什麼辦法呢？叔叔！除非他們走來把我們一個個都殺死，不然，我們是不會繳租的。繳了馬上就要餓死，不繳說不定還可以多活幾日。性命抓在自己的手裏，不到死是不會放鬆的啊！』

『是的，除此以外，也實在再沒有辦法。蠢就祇蠢了我一個人，唉！媽媽的，早曉得他們這班東西要吃人，我，我，……唉！……』雲普叔說着說着，一串眼淚，又偷偷地溜到了腮邊。

『老叔叔，你老人家也用不着再傷心了，過去了的事情都算了，祇要我們以後不再上當！……』

『是的！不過，不過，唉！大哥，現在我們，我們一家人連吃的穀都沒有了，明天，明天就……唉！他媽媽的！』

『不要緊啊！我們總可以互相幫忙的，你老人家祇管放心好了！』

『唉！大哥，立秋這孩子，他完全要靠你指教指教他呀！』

雲普叔的心裏悽然的！然而，他總感覺得這一羣年青人都有無限的可愛。以前憎恨他們的心思，現在不知道怎樣地一點兒也沒有了。他祇覺得他們都是有生氣的人，全不像自家那般地沒有出息。

大家閒談了一會，癩大哥急急地催促立秋吃完了晚飯，因爲事情已經做到了要緊關頭。主要的還是王滌新和李茂生那兩個狗東西挨了三四頓飽打，說不定馬上就要弄出來重大的事變。請團丁，搬大兵，那就是地主爺們對付小佃家的最後手段。必然的，每一個人都可以料到。

『最要緊的還是聯絡陳宇嶺！……』癩大哥很鄭重地說，『立秋，你今晚一定要跑到那邊去，找找陳聘三，詳細地要他告訴你他們的情形，假如事情鬧大了的話，我們還可以有一條退路！』

『好！』立秋回答着。『嚴坪寺那兒你們準備派哪一個人去呢？恐怕他們現在已經被迫繳租了！今天中飯時，王三馬糊對我說：團防局裏的團丁統統開到那裏去勒逼收租去了！假如那邊的人心能

給他們壓下來，我們這兒就要受到不小的影響。所以我說：那邊一定要很快地派一兩個人去！』

『當然的，不過你到陳字嶺去也很要緊，要不然，我們就沒有退路。張家坨他們比我們弄得好，聽說李大杰那老東西這兩天還嚇得不敢出頭門，收租的話，簡直談都談不到！』

『好了，就是這麼辦吧！大哥，你還要去關照桂生哥他們一聲：夜裏要當心一點，頂好不要在家裏睏覺！李茂生那個狗東西最會掉花槍，還是小心一些的比較好！』

『是的，我記得！你快些動身，時候已經不早了！』

癩大哥催着，立秋剛剛立起身來，雲普叔反身拖住了他的手，顫聲地吩咐道：

『秋，秋兒！你，你一定要小心些啊！』

雲普嬸也跟着囑咐了幾句，立秋安慰似地回答了他們：

『我知道的喲！爹媽，你們二位老人家祗管放心吧！』

夜色淸涼，星星在天空閃動。他們一同踏出了『曹氏家祠』的大門。微風迎面吹來，每一個人的身心，都感到一種深秋特有的寒意。

田原沉靜着，好像是在期待着某一個大變動的到來。

四

因爲要等李三爹，何八爺老早就爬起來了，一個人在房中不耐焦灼地迴旋着；心頭一陣陣的憤慨，像烈火似地燃燒着他的全身。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今年收租的事情會弄出這樣多的枝枝節節出

來。

自己手下的一些人眞是太沒有用了，平常都祇會說大話，吹牛皮，等到事情到了要緊的關頭，竟沒有一點兒用處，甚至於連自己的身子也都保不牢。何八爺惱恨極了，在這些人身上越想越加使他心急！

突然地，花大姐打扮得妖精似地從裏面跑出來，輕輕地從八爺的身邊擦過，八爺順口喝了一下：

『哪裏去？大淸早打扮得妖精似的！』

『不，不是的！老太太說：後面王滌新痛得很可憐，昨晚叫了一通夜，她老人家要我去看看，是不是他那條膀子眞會斷？叫得那樣怪傷心的！……』

『媽媽的，嘿！讓他去好了，這種東西！事情就壞在他一個人手裏！』

花大姐瞟了他一眼，仍舊悄悄地跑了過去。何八爺的心中恨恨地又反覆思量一番，這一次的事情弄得潑湯，完全是自己用錯了人的原故。早曉得王滌新這東西這樣草包似的無用，無論如何也不會把那些重大的責任交給他。現在還有什麼辦法呢？事情已經糟得如此一塌糊塗了！

恨着，他祇想能够找出一個補救的辦法來。迎面，李三爹跨進門來了，八爺連忙迎將上去：

『三爹，你早呀！』

三爹的眉頭也是蹙着的，勉强地笑了一笑：

『早？你已經等得很久了吧！』

『沒有！沒有！剛起來不一會兒！進來請坐，高瓜子點火，泡杯茶來！』

『不要客氣！老八……』

李三爹很親切地和八爺說着：

『你看，這件事情到底怎麼辦？你們這邊的情形恐怕還沒有我們那邊的兇吧？算是我和競三太爺兩家吃虧吃的頂大，幾個收租的人都被打得寸骨寸傷地躺着，抬回來，動都不能動彈了，茂生恐怕還有性命之虞！所以，你今天不派人來叫我，我也要尋來和你商量一下，是否還有補救的辦法……』

『這個，除非是我們去請一兩排團丁來，把爲首的幾個都給他抓起，或者還可以把他們弄散，這是我的意思！』

『是的，競三太爺也是這麼說。可是，老八，我看這也是不大十分妥當的事情，恐怕粱名登要和我抬槓子。上一次他派兵來收捐，我們都不是回絕了他，答應代替他收了送去嗎？那時候他的團丁還祇收了曹雲普一家。現在我們連自己的租都收不來，都要去請他的團丁幫忙，這不是給他一個現成的話柄嗎？』

『不會的喲，三爹！你總祇看到這小微的一點，這有什麼關係呢？事情到了危急的時期，他還有心思來和你抬這些無謂的槓子嗎？收租不到，他自己不得了，捐款繳不上去，團丁們沒有餉，他不派人來，他能可把這事情擺脫不管嗎？世界上眞是沒有這樣一個蠢東西。大家都是同船合命的人，沒有我們就沒有他自己，至少他粱名登不會有今日！……』

『是的，老八，你的話很對！不過你打算去請多少人來呢？聽說鎮上的團兵開到各鄉下去收租去的很不少呀！』

『多了開銷不下，少了不够分配，頂好是兩排人！不過依我的配備是這樣：首先抓那些主使抗租的人，然後把隊伍分散，駐在每一個人的家裏。譬如你那裏，競三太爺和我這裏，都經常地駐紮三五個；再將其餘的一些人會同各家的長工司務，挨家挨戶去硬收，這樣三四天下來，就可以收回來一個大概，至多也少不了幾升！』

『好的，我回去告訴競三太爺。就請你先到鎮上去！團丁的招呼，火食，我和競三太爺來預備好。他媽的，不拿一點利害給這些蠢東西看，也眞是無法無天！八爺，我們明天再見！』

『好的，我們明天再見！』

在團防局裏：

梁局長沒有回話，眼睛側面向何八爺瞟了一下，才重聲地說道：

『你們那邊怎麼也弄到這個地步了呢？早些又不來！現在這兒的弟兄統統派到四鄉去了，每一個垸子裏今年都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因爲祇有你們那邊沒有來人，我總以爲你們比旁的地方好，誰知道……』

『本來沒有事情的！』八爺連忙分辯着，『因爲這一回出了幾個特別激烈的份子，到處煽動佃戶們不繳租穀，所以才把事情弄大起來。老梁，祇要你派一排人給我，將幾個激烈份子抓來，包管能

把他們壓下去！』

『現在局子裏僅僅祇剩了八個弟兄，你叫我拿什麼來派給你呢？除非到縣裏總局去撥人來，那我不能去丟這個面子。連幾個鄉下的農夫都壓制不下來，還說得上剷除土共？八翁！你是明白人，這個現成的釘子，我不能代你們去碰呀！』

『錯是不錯的！不過，老梁，你總得替我想個辦法！是不是還可以在旁的外鄉調回排把人來救救急，譬如十八垸，嚴坪寺這些地方？……』

『嘿！嚴坪寺昨夜一連起了三次火，十八垸今天早晨還補派了一班人去！據王排長的報告：農夫還想準備搶槍！……』

『那怎麼得了呢？老梁，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

何八爺哭喪似的。梁局長從容地喝了一口茶，眼睛仰望着天花板出神地想着。半晌，他才漸漸地把頭低下來，朝着何八爺皺了一皺眉頭，很輕聲地說道：

『就是這樣吧！我暫時交給你四個人，八翁，你先回去，把那幾個主使的傢伙先抓下來。假如事情鬧大了，我立刻就調人來救你的急！』

『謝謝你！』

失望地，何八爺領着四個老槍似的團丁垂頭喪氣地跑回來，天色已經漸漸地烏黑起來了。

是四更時分，在雲普叔的家裏：

立秋拖着疲倦的身子從外面歸來，正和雲普叔說不到三五句話，外面突然傳來一陣激烈的打門

聲音！

自己的病差不多好全了，爲着體恤兒子的疲勞起見，雲普叔自告奮勇地跑去開門：

『誰？哪一個？……』

『我！』

聽不出是誰的聲音，雲普叔連忙將一扇大門打開了！瞧着：

衝進來一大羣人！

爲首的是何八爺家裏當差的高瓜子，後面跟着三四個揹盒子砲的團丁。

『什麽事呀，小高瓜子？』

雲普叔沒有得到回話，他們一齊衝進了房中！

『就是他，他叫曹立秋！』

高瓜子伸手向立秋指着，四個團丁一齊跑上去抓住他，將盒子砲牢牢地對住他的胸口！

『什麽事？你們說出來！抓我？我犯了誰的法？』

『嘿！你自己還假裝不知道嗎？媽媽的！』

團丁順手就是一個耳光。隨即拿手銬將立秋扣上：

『走！』

昏昏的雲普叔清醒了！一眼看定高瓜子，不顧性命向他撲去！

『哎呀！你這活忘八呀！你帶兵來抓我的秋兒！你趕快將他放下，媽媽的，老子入你的娘！……』

雲普嬸和少普都圍攏來了，拚性命地和高瓜子扭成一團：

『活忘八呀！你抓我的兒子……』

『放手不？你們自己養出這種壞東西來！』

團丁回轉來替高瓜子解開了，在雲普叔身上狠狠地踢了兩脚，一窩蜂似地拖着立秋向外面飛跑！

『老子入你的娘啊！何八你這狗雜種！你派高瓜子來……』

黑暗中，雲普叔和少普不顧性命地追了上去！雲普嬸也拖着四喜兒跟在後面哭爺呼娘的，一直追到何八爺的莊上。

莊門閉得牢牢的。

五

太陽血紅色的湧出來，高高地掛着。

曹家壠四圍都騷動了，曠野中盡是人羣，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喧嚷奔馳，一個個都憤慨的，眼睛裏放出來千丈高的火燄！

『大家都出來，要命的，一概不許躲在家裏！』

像瘋狂了的大海，像爆發了的火山！

『去，一齊衝到何八的家中去！救立秋，要死大家一同死！』

『好呀！衝到何八的家中去！』

人們像潮水似地湧動着。

疼兒子，像割了自己心頭的肉一般，雲普叔老夫婦跑在最前面。自穀子被搶去一直到現在，雲普叔才深刻地明白：世界整個兒都是吃人的！

『大哥呀！我這條老命不能要了！早晨，他的門關得𥕢緊的，我沒有辦法！現在，請你替我幫忙我把牠衝開！我要衝進去同何八這狗入的去拚命！……』

『衝呀！』

四面團團地圍上去，何八爺的莊子被圍得水洩不通；千萬顆人頭攢動，喊聲差不多震破了半邊天！

莊門仍舊是閉住的，三個團丁從短牆角上鬼頭鬼腦地探望着。人們一層層地逼近攏來，差不多要衝到莊門口了，突然地：

拍！拍！拍！……

幾顆子彈從牆角裏飛來。

『嘩！……』

像天崩地裂的一聲。左邊有三四個人倒在地上，血湧泉似地流出來。人們立時就像瘋狂了的猛虎一樣：

『嘩！殺人呀！』

『生哥倒了！嘩！李憨子你趕快領一批人從後門衝進去！』

『衝呀！』

拍！拍！拍！

『砰！』

『好哇！大門衝開了！衝進去！』

牽絡索似地，人們都從大門口衝進來！牆角邊的三個團丁驚得同木雞一樣，渾身發抖，駁売槍都給扔在地上！

人們跑上去，三個都抓下來了！

『打死他們！』

『活的吃了他！』

『我的兒呀！趕快說出來，你們還有一個呢？昨晚給你們捉來的那個人現在在哪裏？說！……』

『我，我，……救命呀！我不知道他們！……』

『入你的祖宗！』

『哎喲！』雲普叔跑來狠命地咬了一個團丁一口。『你到底說不說！我的秋兒給你們關在哪裏！』

『救救我的命啊！我說，老伯伯，老爺爺！你救救我！……』

『在哪裏，在哪裏？……』

『已，已，已經押到鎮上去了，早，早晨！……』

『哎喲！老子入你的媽！不好了！』雲普叔的眼淚雨一樣地流下來，再蹲上去，又狠命的一口。

那個老團丁的耳朶血淋淋地掉下來。

『哎喲！救……』

『嘩！』

又是一陣震響。李憨子從後面衝出來，眼睛像獵狗似地四圍搜索着。一眼看見了癩大哥，急急地問道：

『你，你們抓住了何八那烏龜嗎？』

『沒有！』

『糟糕！吃逃走了。大家細心去尋！小二疤子，你到外面去巡哨！』

又凌亂了一會。

『喂！你們看，這是誰？』

大家立刻回轉頭來，高鼻子大爹一手提着一個男子，一手提着一個女人，笑嘻嘻地向大家一摔！

『呀！王滌新你這狗入的還沒有死嗎？』

林道三跑上來一脚，踢去五六尺遠！

『唔，救……』

『這是一個妖精，媽媽的，幹死她！』

『哈哈！』

『媽媽的，誰要幹這臭婊子！拍！——』

一個大巴掌打在花大姐的臉上。

『哈哈！帶到那邊去！綁在那三個團丁一起！』

大家又是一陣搜索！一個老太婆跑出來，手戰動地敲着木魚，口中『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地念着。

『這要死的老東西！』

僅僅鄙夷地罵了一句，並沒有人去理會她。

大家搜着，仍舊沒有捉到何八爺！失望的，沒有一個人肯離開這個莊子。

『不要急，你們讓我來問她！』高鼻子大爹笑嘻嘻地說。『告訴我，花大姐！你說出來我救你的性命：你家的爺躲在哪裏？』

『老爹爹！祇要你老人家救我，我肯說。不過，放了我，還要放了他！……』花大姐一手指着地下的王滌新說。

『好的！放你們做長久的夫婦！』

大家一陣悶笑，花大姐倒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忸怩地剛想開口說，不防突然地那個老太婆跑來

將她扭住：

『你敢說！你這不要臉的白虎屄！你害了我一家，你偷了漢子，還要害你爺的性命！』

兩個人扭着打轉。花大姐的臉兒給抓出了幾條血痕！

大家拉開了老太婆。花大姐向高鼻子大爹哭着說：

『老爹爹救我呀！嗚！嗚！……』

『你祇管說。』

『他，他同高瓜子兩個，都躲在那個大神櫃裏面！』

『好哇！』

一聲震喊，人家都擠到神櫃旁邊。淸晰地，裏面有抖索的聲音。癩大哥一手打開櫃門，何八爺同高瓜子兩個蹲在一起，滿身灰菩薩似地戰慄着。

『我的兒呀！你們原來在這裏！』

李憨子將他們一把提出來，順手就是兩個巴掌！雲普叔的眼睛裏火光亂迸，像餓虎似地抓住着高瓜子！

『你這活忘八呀！你帶兵來捉我的秋兒！老子要你的命，你也有今朝呀！』牙齒切了又切，眼淚豆大一點的流下來！張開口一下咬在高瓜子的臉上，拖出一塊巴掌大的肉來！

高瓜子做不得聲了。何八爺便同殺猪似地叫起來。

大家邊打邊罵地：

『你的種穀十一元！……』

『你的豆子六塊八！……』

『你硬買我的田！……』

『你弄跑我的妹子！……』

『我的秋兒！……』

『…………』

怒火愈打愈上昇，何八爺已經祇剩了一絲兒氣了。癩大哥連忙喝住大家：

『喂！弟兄們！時候不早了，鎮上恐怕馬上就有大兵來！我們還要到李大杰家中去，現在我們怕不能再在這兒站脚了。』

『好！衝到張家坨去！』

『那麼，把這些東西統統拖到外面去幹了他！免得逃走！』

『好！』

一串，老太婆除外，七個人。花大姐滿口的寃枉！

『高鼻子大爹！你答應救我的啦！你怎麼不講信用了！救，救，救……』

在莊門外面，輕便的事情都做完了。自己傷亡的七八個人用涼床抬起來，穀子車着。

『去呀！衝到張家坨去！幹李大杰周競三那狗東西去呀！』

仍舊同潮水似的，男男女女，老老幼幼的一大羣，又向張家坨衝去了！

六

入夜，梁局長從縣城裏請求了一營大兵親自趕來，曹家壟祇剩了一團冷靜的空氣。

據偵探的報告：亂民已經和雪峯山的匪人取了聯絡，陳宇嶺，張家坨，嚴坪寺週圍百餘里都沒有了人烟，統統逃到雪峯山去了。

梁局長急得雙脚亂跳，三四天中損失了一百多團丁和槍械不算，還弄得縱橫這樣遠沒有人烟。自己的飯碗敲碎，回到總局裏去更交不了差。

憤怒地，他展望着這凌亂的原野，心火一陣陣地往上冒。再看看這一營大兵，自家非常惋惜地感覺得無用武之地，猛然他發出來一個報復似的命令：

『四面散開，把大小的茅瓦屋統統給我放牠一把火！媽媽的，斷絕他們的歸路！』

半個時辰之後，紅光彌漫了天空。壟中沉靜了的空氣，又隨着火花的閃爍而漸形活躍起來。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日作於上海，九月十七日修正。

電網外

一

風聲又漸漸地緊起來了。

田野裏，遍地都是人羣，互相往來地奔跑着，談論着，溜着各種各色的眼光。老年的，在懷疑，在驚恐！年輕人，都浮上了歷年來的印象；老是那麼喜歡的，像安排着迎神集會一般。

王伯伯斜着眼睛瞅着，口裏咬着根旱烟管兒，心裏在轆轆地打轉：

『這些不知死活的年輕人啊！』

想着，大兒子福佑又從他的身邊擦過來。他叫住了：

『你們忙些什麼呢？媽媽的！』

『來了呀！爹，我們應當早些準備一下子。』

『鬼東西！』

花白的鬍鬚一戰，連臉兒都氣紅了。他，王伯伯，是最恨那班人的。他聽見過許多城裏的老爺們說過：那班人都不是東西，而且，上一次，除了驚恐和忙亂，人們謠傳的好處，他也是連影子都沒見到的，他可眞不相信那班人還會來。他深深地想：

『年輕人啊！到底是不懂什麼事的！爲什麼老歡喜那班人來呢？那班人是眞的成不了氣候的呀。同長毛一樣，造反哪，又沒有個眞命天子。而且上次進城，又都是那麼個巧樣兒，瘦得同鬼一樣，沒有福氣，祗佔了十來天就站不住了，眞的成不了氣候啊！』

他再急急地叫着兒子們問：

『這消息是誰告訴你們的呢？』

『大家都是這麼說。』小兒子吉安告訴他。

『放屁！這一定是謠言，那些好吃懶做的人造的。你們都相信了嗎？猪！你不要想昏了頭筋啊！那班人已經去遠了。並且，那班人都是成不了氣候的。他們，還敢來嗎？城裏聽說又到了許多兵。』

兒子們都悶笑着，沒有理會他。

老遠地，又一個人跑來了，喘着氣，對準王伯伯的頭門。

這是誰呀？王伯伯的心兒怔了一下。

看看：是蔡師公的兒子。

『什麼事情，小吉子？』

小吉子吃吃地老喘着氣：

『我爹爹說：上次圍城的那班人，已經，已經，又，又，……』

『眞的嗎？到了哪兒？』

『差，差，……』小吉子越急越口吃着說不出話來，『差，差，……』

『你說呀！』

『差，差不多已經到到南，南，南陵市了。』

『糟糕！』

王伯伯的眼前一黑，昏過去啦！小吉子也巴巴地溜跑了。

兒子們將他扶着，輕輕地搥着他的胸口兒。媳婦也出來了。兩個孫兒，七歲一個十歲一個，圍着他叫着：

『公公呀！』

清醒了，看看自家是躺在一條板凳上，眼睛裏像要流出淚來：

『怎麼辦呢？福兒！那班人真的要來了，田裏的穀子已經熟得黃黃的；那班人一來，不都糟了嗎？這是我們一家人的性命呀！』

『不要緊的喲！爹。穀子我們可不要管牠了，來不及的！那班人來了蠻好啊！我們不如同他們一道去！』

『放屁！』王伯伯爬起來了，氣得渾身發戰：『你們，你們是要尋死了啊！跟那班人去！入夥？媽媽的，你們都要尋死了啊？』

『不去，挨在這兒等死嗎？爹，還是跟他們去的好啊！同十五六年，同上一次來圍城一樣。挨在這兒準得餓死，砲子兒打死！穀子仍舊還是不能撈到手的。而且，那班人又都是那麼好的一個……』

『混賬東西！你們不要吃飯了嗎？你們是眞的要尋死了啊！入夥，造反，做亂黨哪！連祖宗，連基業都不要了，媽媽的，你們都活久了年數啊！』

『不去有什麼辦法呢？爹，他們已經快要到南陵市了，這兒不久就要打仗的！』

『不好躱到城裏去嗎？』

『城打破了呢？』

『媽媽的！……』

王伯伯沒有理會他們了。他反覆地想着。他又和兒子們鬧了起來。他不能走，他到底不相信那班人還會來。他知道，城裏的老爺們也告訴了他，那班人是終究成不了氣候的，同長毛一樣。他不怕，他要挨在這兒等着。這兒他有急待收穫的黃黃的穀子，這兒他有用畢生精力所造成的一所小小的瓦房。有傢具，有雞，有貓，還有狗，牛，……他不能走哪。

終於，兒子們都一溜烟地跑出去了，全不把他的話兒放在心上。他氣得滿屋子亂轉。孫兒們都望着他笑着：

『公公兜圈子給我們玩哩！』

回頭來，他朝孫兒們瞅了一眼，心裏咕嚕着：

『你們這些可憐的孩子啊！』

夜深了，兒子們都不聲不響地跑回來，風聲似乎又平靜了一些。王伯伯深深地舒了一口氣：

『蓋天古佛啊！你老人家救救苦難吧！那班人實在再來不得了呀！……』

二

大清早爬起來，兒子們又在那裏竊竊地議論着。王伯伯有心不睬他們，獨自兒掉頭望望外面：外面仍舊同昨天一樣。

『該不會來了吧！』

他想。然而他還是不能放心，他打算自家兒進城去探聽探聽消息。叫媳婦給他拿出來一個籃子，孫兒便向他圍着：

『公公啦，給我買個菩薩。』

『給我買五個粑粑！』

『好啊！』

漫聲地答應着，又斜瞅了兒子們一眼。走出來，心裏老大不高興。

到了擺渡亭。渡船上的客人今朝特別多；有些還背着行李，慌慌張張地，像逃難一樣。

王伯伯的心裏又怔了一下：

『怎麼！逃難嗎？』

可是，他不敢向同船的人問。他怕他們回答他的是：——那班人還會來。

悶着，渡過了小新河，上了岸。突然地，又有一大堆人擺在他的面前，攔住着出路，祇剩了一條小小的口兒給往來的人們過身。而且每人的身上都須搜查一遍。在人們的旁邊：木頭，鉛絲鈕鈕，

鐵鏟，鋤鍬；錐着，釘着，挖着！……還有背着長槍的兵啦。

什麼玩意兒？王伯伯不懂。

他想問。可是，他不認識人。渡客們又都從小口兒鑽過去了。祇剩下他一個人站在那兒，瞧着：看看鉛絲兒鈕在木頭上，沿着河邊，很長很長的一線，不知道拖延到什麼地方去了。靠鉛絲的裏面，還正挖着一條很深很深的溝。

這是幹什麼的呢？

王伯伯今年五十五歲了，他可從沒有看見過這玩意兒。他想再開口問一問，嘴巴邊剛顫了一顫，忽然地：

『滾開！』

一個背槍的兵士惡意地向他揮了一揮手。他祇好很小心地退了一步。

『再滾開些！』

再退一步下來。王伯伯的心兒忍不住跳起來了。他掉頭向兩邊望了一望，在那一羣挖泥的兵士裏，他發現了一個熟人：張得勝，是從前做過他的鄰舍的一個小傢伙。

他喜極了，他連忙叫道：

『得勝哥！你們這些東西釘着做什麼用哪？』

『誰呀？』張得勝抬頭看着。『啊！王伯伯！這是電網呀！』

『電網？』

王伯伯從來沒有聽過這麼個怪名兒。他進一步地問着：

『做什麼用的呀，得哥？』

『攔匪兵的。上面有電，一觸着，就升天。』

『啊！那條溝溝呢？』

『躲着，放槍哪！』

糟糕！王伯伯的心裏眞的急起來了。他想：照這個樣子看來，上次圍城的那班人又到了南陵市的話兒，一定是千眞萬確的了。他心裏急的一陣陣地跳着。可是，他不能不鎭靜下來，因爲他還要問：

『得哥，你們的槍口兒對哪邊放呢？』

『對河，電網外啦！因爲匪兵都是由那邊來的。』

兩邊的兵士都笑着，看看這老頭兒怪好玩的。可是，王伯伯的心兒亂了，因爲他估計着：自家的屋子正在對河的電網外邊，正擋着砲子兒的路道。他再急急地問：

『得哥！那，那，那邊，我們的幾間小屋子該不要緊吧！』

『你老人家那間屋嗎？正當衝呀！』

王伯伯的腿兒漸漸地發抖了。得勝哥連忙接着說：

『伯伯，你老人家還得趕快回去搬東西呀！那班人說不定今天就要到的。』

王伯伯的腿兒越發像棉花絮似地拖不動了。他火速地回轉身來，爬着，跌着，昏昏沉沉地渡過

了小新河。剛爬上自家邊的河岸，他便發瘋似地叫了起來：

『不得了呀！我們都圍在電網外呀！砲子兒對着衝呀！……』

家中，兒子們又一個都看不見，野貓似地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他急的滿屋子亂竄。叫着媳婦，又喊了孫兒。猪，牛，貓，狗，家具，鋤，鍬，風車子，……每一樣東西他都摸到了。他却始終想不出一點兒辦法，他不知道應該先搬那一件東西的好。

媳婦孫兒們都朝着他怔着！

習慣地，他又想到了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和蓋天古佛爺爺。他知道：到了緊急關口，唯有神明能夠救他，能夠保佑他渡過一切的災難。他連忙跑到神龕上拿下一隻大木魚來，下死勁地敲着：

『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呀！那班人實在再來不得了呀！……』

停停。

兒子們都回來了，他恨得跳了起來：

『你們這兩個東西，你們收屍！你們收到哪裏去了？現在，現在，……我們都圍在電網外面，砲子兒衝啦！……』

兒子們仍舊是那麼冷然地，全不把他的話兒放在心上：

『爹爹啊！這兒實在不能再挨了。還是跟我們走吧！到那班人那兒一起去。新河鎮上的人，大半都是這麼辦。挨在這兒終究是沒用的。家財什物反正什麼都保不牢了。』

『放狗屁！』

王伯伯又和兒子們鬧了起來。他覺得兒子們全變壞了，都像吃了迷魂湯似的，全沒有些兒準定。他無論如何不能讓他們那樣胡鬧。他要他們盡全力來幫他保家。連媳婦，孫兒們都不許走。要死，大家得死在一道。

可是，兒子們終究不能安心地聽信王伯伯的教言，帶着媳婦和孫兒們跑出去了，同附近，同新河鎮的一輩年青人混在一道。

王伯伯氣得要哭起來了。不過，他又覺得有幾分安了心。這些不孝的東西走開也好，因爲不走也仍舊是沒有辦法的，挨在這兒說不定都要遭危險。他自己雖然痛恨那班人，不甘心兒子們跟那班人一道，但是，王伯伯疼孫兒，假如能够好好地保住着他的兩個孫兒無恙，他也是非常安心的。反正，兒子們的心都死了。

『去嗎？畜生！你們要自家小心些啊！』

這是他最後的吩咐。老遠地望着兒孫們的背影，心兒就像刀割一般。跨進門來，連忙將頭門關上。他獨自兒死心塌地地坐在堂屋中，在安排着怎樣地來保守自家的門庭牲畜。

他重新地決定着：他無論如何不能走，砲子兒多少總有些眼睛的。並且，他家中還有觀世音菩薩和蓋天古佛爺爺……

三

下午，新河鎮上已經很少有人們往來了，炊烟也沒有從人們的屋頂上冒出來。世界整個兒靜板

板地，像快將沉下去一樣。

天色烏黑，也不像要下雨。氣候熱悶得使人發昏，小新河裏的水呆呆地，連一點兒縐紋似的波浪都沒有了。

王伯伯苦悶的非常難過，他勉强打開着頭門走了出來，傷心地步着小路兒向河邊悄悄地移動。他的眼睛向四方張望着，他滿想能探聽出一點兒什麽好的消息出來。

四面全沒個人影兒了。

祇有擺渡亭那兒還有一些嘈雜的聲音。他走將過去：

十來個兵，二三十個伕子。

王伯伯站得老遠老遠地，瞅着他們。

一個兵，先捧着一盆白水灰在擺渡亭基石上，寫着四個方桌兒樣大的字：

『四百米達！』

然後二三十個伕子一齊動起手來，將一座小小的渡船亭子撤倒。王伯伯心裏非常惋惜：

『爲什麽一定要撤倒牠呢？費了多少力量才造成這麽一個小亭子，不料今朝……』

突然地，有一個兵士向王伯伯吆喝起來了：

『什麽東西站在那裏？滾開！』

王伯伯連忙走開來，再由原路退回去。在他的慘痛心情中，立刻波動着無數層懊喪的圈浪：

『黃黃的穀子不能收回來，擺渡亭子撤去了，兒孫們不知去向！……』

信步又退回了家門。猛然地，他看見自家堂屋中站住着四個兵和一個劉保甲。他不敢進去。可是劉保甲向他招呼了：

『來呀！王國六。』

『劉爺，有什麼事情吩咐呀？』

『這幾位老總爺是奉了命令來的。說你這個屋子阻礙了對河電網裏面的射線，開火時會給敵人當作掩護的。限你在兩個鐘頭之內將牠撤下來。趕快！撤！』

『撤！』

王伯伯像給迅雷擊了一下，渾身麻木下來。心肝兒痛得像挖去了似的，半晌還不能回話。

『趕快動手呀！』一個老總爺補上了一句。

王伯伯可清醒過來了，心兒一酸，雙腿連忙跪了下去：

『老總爺爺呀！請你老人家做做好事吧！我就祇有這麼一個小屋子了，撤，撤，撤不得啦。』

『放屁！誰管你的！』

『劉爺爺呀！』

『更不關我的事。』

王伯伯一面叩着響頭，一面從懷中拿出自家藏了三四年的那一個小紙包兒來，塞到劉保甲的手裏。

『劉爺爺呀！請你老人家幫幫忙吧！陪陪老總爺們去喝杯水酒，我這個小屋子實在撤不得啦。』

劉保甲順手解開來一看，十多層紙頭包着四塊銀洋。

『哈哈，誰要你的錢，這是上面的命令呀。』

他將四元錢交給了那四個兵士。

『老總爺爺呀！』

『你還有嗎？統統拿出來，我們給你設法說句方便話。』

『唔，有的！』

王伯伯的心兒一喜，連忙跑進去將神龕裏收藏着的十餘元錢也拿了出來，恭恭敬敬地放在老總們的手上：

『統統在這兒。千萬求爺爺們說句方便話。』

『那麼，你這幾隻雞兒我也替你拿去吧！』

『好的！好的！』

王伯伯感激到連眼淚都要流出來了。再蹲下去叩了三五個響頭，跪着送到大門外面，眼巴巴地又望着他們匆匆地走進了另一個人家。

心兒似乎比較安靜了一點。雖然損失了一二十元和幾隻老雞，可還並不算大。屋子總算還保留在這兒。反正等到事情平靜下來，還可以圖其他的發展。

重新關起門兒來跪着求菩薩。

天色更加陰暗了，光景是快要天黑了吧。外面的人聲又頻頻地騰沸起來，龐雜地，漸漸像山崩

土裂一樣。

王伯伯的心又給拉緊了。可是，他不敢出來，他知道，一定是那話兒到了，他怕瞎眼睛的砲子兒穿中了他的心窩。

木魚更加下死勁地敲着。然而，他還沒有聽見砲子兒響。小窗孔裏無緣無故地鑽進了一些紅光來，他舉着懷疑的眼光望着。

突然地——

『砰！砰！』

『開門呀！裏面有人沒有？』

王伯伯嚇的發戰，他不敢答應。隨即又：

『砰！砰！』

『操你媽媽！人都走光了嗎？放火！』

『放火！』

王伯伯的靈魂兒飛上了半天空中。他爬起來拚命地叫着：

『有人呀！我出來了。』

開開門——

一大堆老總爺湧了進來，每一個的手中都拿着一枝巨大的火把。有一個便順手給王伯伯一個耳光：

『你媽勒個巴子！躲着尋死呀！』

王伯伯可全沒有靈魂了。

『搜搜看！小心有匪徒。』

『大概是沒有的。』

『那麼，燒！』

老總爺都湧了出來，將火把在屋子的週圍點着。

『老總爺爺呀！』王伯伯突然地記起來了。他跑上去，一把抱住了一個高個子的兵：『剛剛我已經拿出了二十塊錢，你們都答應了不撤我的屋子啦！你，你，……』

『老猪！』高個兒兵順手一掌！——『你發瘋了啦！』

王伯伯老遠老遠地倒着，呆着眼珠子兒瞧着自家的屋子冒烟。

『天！……』

他可沒有叫得出來。

四面鎭上的火光照澈了天地。老遠地：

拍拍拍拍！……轟！……格格格格！……

四

王伯伯漸漸地甦醒過來了。他展開眼睛一看，他的前面正閃爍着千萬團火花，那個高個兒兵也

正在那裏點火燒着他的屋子。他大聲地喊道：

『你們這些狠心的東西呀！老子總有一天要你們的命的！……老子一定和你們拚！……你們吃人不吐骨了啦！……二十塊錢啦！……放火啊！……啊啊！老總爺爺救救命啊！……』

聲音又漸漸地低了下去。

『老伯伯！』

『唔！』

『老伯伯！』

『…………』

『他又睡着了呢。你出去吧，暫時不要來驚他。』

一個穿着舊白衣的老人，對着一個臨時的看護婦說。

『是的。』那個看護婦答應了一聲。『我仍舊到那邊去招呼受傷的人去嗎？』

『唔！』

這個小禪房中，立刻又淸靜下來了。王伯伯，他是好好地躺在那兒，沒有作聲。遠遠地，槍聲仍舊還很斑密。可是並不曾驚嚇着這兒的病人，因爲隔離遠，不靜着心兒還聽不出來呢。

一小時之後，穿舊白衣的老人和那臨時的看護婦又走進到這小禪房中來了。老人替王伯伯看了一回脈，點了一點頭兒，似乎說：病已經輕鬆了許多了。

王伯伯再次的甦醒。

『天啊！……』

他微微地叫着。看護婦也細聲地呼叫他：

『老伯伯呀！』

『唔！……』

『醒來喲！』

『唔！我，我，我死了吧？……』

『沒有呢！這是大佛寺啦。伯伯，你覺得好些嗎？』

『唔！你，誰呀？我怎麼來的呢？我的房子呀！……』

『我們今早在前線上抬你回來的。老伯伯，安心一些吧！你驚的很啊！』

『唔！……』

看護婦又輕輕地替他覆上一條被單，然後，才走到旁的病人的房間。

一天過去，王伯伯自家漸漸地感到清醒些了。他知道，他還並沒有死去，他是被人家營救到這古廟裏來的。這老人和那看護婦都能特別細心地替他調治，溫和地慰問他，給他滋養。三天，王伯伯很快地便恢復了原狀。但是，他還是不能回想。他那些黃黃的穀子，他那費了幾十年精力所造成的一所小小的瓦房，畜生，家具，二十塊錢，火！……一想，他就要瘋狂。

『……我，我，我幾十年的精力！……』

他眞的不能想啊！老人和看護婦也常常關照他：

『老伯伯，你才復原啦！你是什麼都不能想的。靜心些吧！閑着，到大殿上去玩玩，那兒弟兄們多着哩。』

他虔誠地聽信了老人的吩咐，他把心事兒橫下來。拐着，一簸一簸地，兩個腿兒都酸輭。他掙到了大殿的門邊。裏面的弟兄們，大家都知道這廟裏有一個從前線上救回來的老頭兒。

『老伯伯，到這兒來玩玩吧。』一個快眼的士兵說。接着，又有人：

『到這兒來，老伯伯！』

『老伯伯！』

親熱的呼聲，擾亂了王伯伯的視聽。他望着：大殿上橫橫直直地擺着無數隻小竹床，床上全是人。有的包着頭，有的裹着腿，有的用白布條將手兒吊着。他順次地看過去，那些人的臉上全沒有一點兒痛苦的表情；全是喜歡地親熱地在瞧他，要他進去。

他本能地踏進了殿門。

他想開口說話，可是，他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樣的話兒。他的嘴巴戰了一下，內心裏不覺得迸出了一個熱烈的呼聲來：

『弟兄們，好哇！』

『好！老伯伯，你好呀！』

『…………』

他沒有答。他的頭本能地點了下來。他的心兒像給無數熱情包圍了似的，頻頻地跳着。他實在是塞得說不出話來了。淚珠兒，熱燙熱燙地滾將下來。

『坐坐，老伯伯！你老人家怎麼到還兒來的呀？』

『我，我，唉！媽媽的！……』

『怎麼？伯伯，你老人家不要傷心啊！』

『你們，你們，唉！弟兄們，你們不知道啦！……』他盡量地抽噎着，全殿裏的空氣立時緊張起來。他斷斷續續地告訴了他們這一次的事件：『……我不能走啦！……我的屋子，……我給了他們二十塊錢！……雞，……後來，他媽的，放火啦！……我，……啊！弟兄們啊！我，我眞的不能再活喲！……』

聽着，全殿的弟兄們都立時變了一個模樣兒了。臉子都顯得非常可怕，都隨着王伯伯的話兒逐步地緊張下來，他們都像要爬起來，都像要再跑到前線去和敵人拚命，替王伯伯復仇。可是，他們一轉眼看見王伯伯更加傷心地在抽咽，他們便一齊都和緩下來了。他們都用着溫和而又激盪的話兒來給王伯伯寬慰：

『你老人家不要再傷心喲！老伯伯，那班東西全不是人呀！比豺狼比虎豹還要貪殘呢。你老人家儘管放心，我們正在那兒要他們的命！我們的弟兄們都在那裏給你老人家復仇。老伯伯啊！安心些吧！反正，這個世界有了他們就沒有我們，我們一天不將他們打下來，我們便一天不想在人間過

活。你老人家放心吧！將來的世界一定是我們的啊！……』

『唔！……』

王伯伯深深地感動着。他今朝才明白過來。

他放心了。他知道兒孫們並沒有和壞人一夥兒。

王伯伯每天都要到弟兄們這兒來玩，弟兄們也都能將他當做自己的親爺爺看待。他安心極了。雖然，他還有可能紀念的田園，值得憑吊的被焚燒的屋子，然而，現在他還不能够回去，因爲那斑密的槍聲還可以聽得出來。

拍拍拍！……格格格格格！……

他祇能耐心的和弟兄們厮混着。

是一個大雨滂沱的夜晚。雨聲剛剛停住着，前線的槍聲又突然地加急起來。機關槍聲，夾着新奇的大砲聲，像巨雷一樣——

轟！轟！……

傷着的弟兄們都爬起來了，關心着前線。他們猜疑着：在雨後，忽然會有這許多連珠似的大砲聲音，多少是總有些蹊蹺的。電網裏面的人們决沒有這麼多，這麼大的砲彈，自家這邊弟兄們更加沒有。這一定是……

轟！轟！轟！……

他們沒有一個人能猜得着。每個人的心兒都吊起來了。這大砲，這大砲……

猛然地：——

有一個騎馬的弟兄，從前面敲門進來了。他大聲叫道：

『受傷的弟兄們，你們都趕快收拾。英日帝國主義的兵艦都趕着參加進來了！我們今晚怕要退，退，……退回瀏陽！』

『入你的媽呀！……』

每一個受傷的弟兄都不顧苦痛地爬將起來。咬緊着牙齒，恨恨地都想將帝國主義者的兵艦抓來摔個粉碎！

可是，他媽的！大家都不能動彈。

砲聲又繼續地轟了千百下。二三百個人佚跑了進來，兩個兩個地將弟兄們的竹床抬起了。

王伯伯夾在他們中間轆轆地打轉。

『老伯伯！現在敵人請了外國人的兵船大砲來打我們了！我們不幸敗了下來，我們就要走啦！你老人家同不同我們去呢？』

『…………』

王伯伯沒有回答。他實在是有些捨不下他的那些田園，和那燒焚得不知道成了一個什麽樣兒的屋子。他站着。他的心兒不能決定下來。

停停一會，弟兄們終於開口了：

『那麽你老人家不去也得。不過，我們可不能留着久陪你老人家，再會吧！老伯伯喲！再會！

再會！……』

外面差不多天亮了。王伯伯望着百十個弟兄們的竹床和那個仁慈的老人的背影，他撲撲地不覺得吊下了兩行眼淚來。

他又連忙地趕了幾步。可是，地上非常濕滑，走一步幾乎要跌一交，等他用力地站定了脚跟之後，巴巴地已經趕不及了。

他想：

『也罷！我反正不能放心我的田園和屋子；不如回到家中看看再說吧！』

五

禁錮了三天，經過無數次的盤問和拷打，王伯伯才被認爲『並非亂黨』，從一個叫做什麼部的『行轅』中趕將出來。

他一步一拖地，牙齒兒咬得鐵緊。他忍着痛，手裏牢牢捻着那張叫做『良民證』的紙頭。路上還遺落着一些不曾埋沒的屍首，和無涯的血跡。王伯伯也沒有工夫去多看，就急速地奔回來。屋子呢？

他瞧，全部都塌了，烟黄的祇剩了一堆瓦礫。他又連忙跑到田中去一看，穀子也全數倒翻下來，大半都浸在水裏，上面還長出着一些些黄綠色的嫩芽。

『什麼都完了啦！……』

他叫着。他再用手兒捧上了一些來看，沒一顆穀子沒有長芽的。他又急的要發瘋了。他還有什麼辦法呢？挨着不和兒子們一道去，又留着不和那班弟兄們一塊兒走，都是爲的不能丟下這些黃黃的穀子和那所小的瓦房。現在，什麼都完了啦！他吃着驚恐和禁錮，他受着拷打，結果他還是什麼都落了空，他怎麼不該發瘋呢？

他蹲着，傷心地瞧着焚餘的瓦礫和田中的穀芽。他眞的再想放聲痛哭一陣，可是，他不能哭呀！僅僅乾號了幾聲，因爲他的眼淚已經哭乾了。

再爬起來看着，遠遠地，新河鎮上已經沒有了半家人家。他有心地走到撤了的擺渡亭那邊去望一望。四個『四百米達』的灰白的字兒仍舊還在那裏。

瞧將過去：

是河。是洋鬼子的兵船。

再瞧過去：

天哪！那個橫拖着像一條蛇的東西，不就是叫做什麼『電網』的嗎？王伯伯轉着憤怒的眼光瞧着牠。他想跑過去用個什麼東西將牠搗碎！眞的呀！假使這回沒有這個叫做什麼『電網』的撈什子東西，他全家決不會弄成這個樣子。那班弟兄們也會平平安安地進了城，同上一回一樣，那多麼好啊！現在，他媽的，一切都完了啦。一切都毀在這個鬼東西的身上。他再回頭來瞧瞧洋鬼子的兵船，他的心裏又記起了那晚上的大砲，他恨得說不出話來了！

他連忙跳下碼頭來，他想到河中去和這鬼東西拚命。可是，渡船兒不知道被人家搖到哪裏去了。

無意識地，他又折回上來。

『今晚上到哪兒去落脚呢？』

一下子，他想到了這麼一個問題，因爲天氣已經漸漸地黑將下來了。他再回頭向新河鎮上一望，那兒好像還有人們蠕動似的。

他走過去。那兒的人們也在走將過來。

『哎呀！蔡三爹，你還在這兒嗎？』王伯伯喜的怪叫起來。

『王國爹，你也回來了呀？』

蔡師公也很驚喜的。他們立時親近着。還有張三爹，李五伯伯，……

『你躲在哪兒呀！』蔡師公說。

『說不得啊！媽媽的，這回眞是……唉！三爹，你呢？』

『也危險啦！一氣兒眞說不了。我現在還住在張三哥那兒。』

『那麼張三爹呢？』

『我們可幸虧天保佑，打仗時還在木排上，還在湘潭。』

『現在呢？你的排停在哪兒？』

『剛剛才流到猴子石口。』

『他們打得利害嗎？』張三爹問。

『那才眞正傷心啊！……』

散亂的談着，每個人都懷抱着一種說不出來的悲哀。漸漸地走，漸漸地談，他們不知不覺地談到穀芽子上面去了。

『那怎麼辦呢？三爹，通通長了芽啦！』

『是呀！我也是爲這個來的。張哥排上的客人想要，割下來熬酒。』

『穀芽酒好呀！那麼，我的這些也給他買去吧！』

王伯伯聽到有人肯出錢買發了芽的穀子，他立時歡喜起來，他和蔡師公懇切地商量着。他決計將自家田中的穀芽統統賣了，祇要多少能有幾個錢兒好撈。

蔡師公點頭答應着。他們一同回來到木排上。又和排客們商量了一回，結果排客們都答應了。一元錢一畝的田，由排客們自家去割。

王伯伯的心中覺得寬鬆了一些。夜晚他和蔡師公互相交談着各自逃難的情形。

『多勇啊！那班人。』蔡師公說，『他們簡直不要命啦！我躲在那山坡邊瞧着。那邊沒有河，他們便一層一層爬過來對電網衝啦！機關槍格格格格格的！他們衝死的多啊！都釘在電網上……後來，又用篙子跳，跳，跳！……』

蔡師公吞了一口氣，接着說：

『後來，我又到銀盆山這邊來了。那班人請我，是請呀！他們眞客氣！請我替他們抬傷兵送到紅蓮寺，我抬了幾十個，後來，他們請我吃飯，後來，又給我一些錢……後來打得更利害！後來又用牛衝！……後來又落雨，轟大砲！……後來他們退了。……後來我被抓到一個叫做什麼部！……

後來要打我的屁股！後來又給我一張什麼「良民證」，後來放了，後來，……眞是凶啊！後來，狗季子他們幾個年輕的還關在那裏！……』

『那麼你領了「良民證」回來，就到了他們這木排上嗎？』

『還早呢！我還到了姑姑兒廟，那裏都是團防局裏的人。天哪！他們抓得多哩。聽說有幾百，統統是那班人。而且都是女的，小孩子也有。……他媽的！後來，我才到這木排上。後來，又到鎮上來，後來，我見了你了。……你躲在哪兒呀？』

蔡師公說了一大串，有時候還手舞足蹈地做着一些模樣兒。王伯伯聽得癡了。

『哦！你躲在哪兒呀？』

『我嗎？唔！我是……唉！二十塊錢啦！……火啦！……關了三天啦！……他媽的！唉！……』

王伯伯也簡單地告訴了蔡師公一些大概。他們又互相地太息了一回，才疲倦地躺在木排上的小棚子旁邊睡去了。

第二天的早晨，王伯伯再三地和排客們交涉，水穀芽居然還賣到了十來元錢，他喜極了。他帶着排客們到田中來交割。自家又去木排上花了六七元錢買來一個現成的小棚子。也是由排客們替他抬着，由小排船送到這新河鎮來的。棚子是架在離原來被焚毀的瓦屋地基足有十來丈遠。棚子門朝北。因爲他想到：那塊燒掉了屋子的地基，眞是十分不吉利，再將棚子架在原地方一定更加不吉利。棚子門呢？他不能再朝南呀！那兒，……那兒他一開門就會看見那個叫做什麼鬼名兒的電，電，電，……

他眞的不想再記起那個鬼東西的名字啊！

一切都安排好了。鍋兒，小火爐兒，小木板床，……蔡師公也跑來替他道過賀。

他又重新地安心下來。

他想着：

『假如媳婦兒孫們都還能回來，假如自家還能拚命地幹一下子，假如現在還趕忙種些蕎麥，假如明年的秋天能够豐收！……』

六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棚子裏的生活又將王伯伯拖回到無涯的幻想中。他自燒自煮地過着。他懸望着兒媳們還能回來，他佈置着冬天來如何收蕎麥。……他打聽到那班弟兄們退得非常遠了，今後也再沒有什麽亂子來擾他了。

他是如何地安心啊！

過着。沒事將門兒關起來。一天，兩天，……

一個陰涼的下午，小棚子外有一點兒『橐橐』的敲門聲。

『這一定又是蔡師公。』

王伯伯的心裏想。他輕悄地打開小門兒準備嚇蔡師公一跳。

『王國爹好呀？』

王伯伯一看：——

劉保甲！

他的心兒便立刻慌張起來。這個傢伙一來，王伯伯就明白：必無什麼好事情商量。本能地，他也回了一句：

『好呀！』

『你這回眞正吃虧不小啦！』

『唉！……』

『現在鎭上已經來了一班賑災的老爺，他們叫你去說給他們聽，你一共損失了多大一個數目兒。他們可以給你一些賑災錢。』

『賑災錢？』

王伯伯的心兒又是一怔。這個名目兒好像聽得非常純熟似的。他慢些兒記着：有一年天乾，又有一年漲大水，好像都曾鬧過那麼些玩意兒。有一年他還請過那些委員老爺們吃過一碗麵，他也向那些委員老爺們叩過頭。結果，名字造上册子了，手印兒也打了，而『賑災錢』始終沒有看見老爺們發下來。現在，又要來叫他去打手印，上册子，他可不甘心了。然而，他還是非常低聲地對劉保甲爺說：

『劉爺，請你對老爺們去說一聲，我這兒不要賑災錢。我現在還生毛病，不能够出去。』

『那不行呀！老爺們等着哩！要不然，他們就派兵來抓！』

王伯伯的心裏一驚：

『那麼我同你去一回吧！不過，「賑災錢」我是沒有福氣消受的。』

劉保甲斜瞅了他一眼：

『那麼，走呀！』

王伯伯的脚重了三十三斤，他一步一拖着。

看看，那兒還站了很多很多的人，蔡師公，王定七，楊六老倌，……

『你叫什麼名字？』

『王國六。』

『幾十歲呢？』

『今年五十五。』

『住在哪兒？』

『前面！』

『匪徒們燒了你多少房子？』

『…………』

『怎麼？說呀！』

『他，他，他們沒有燒，燒我的房子呀！』

『那麼，你的房子是什麼人燒的呢？』

『…………』

『說呀！』

王伯伯的嘴巴戰了一下：

『是官，官，官兵呀！』

『混賬！』老爺們跳將起來，『你這個老東西胡說八道！你，你，你發瘋！』

王伯伯嚇的兩個腿子打戰。老爺們立刻回轉頭來，向另外一個寫字的先生說：

『老李！你記着：王國六，瓦屋三間，全數燒燬。損失約二百元上下！……』

隨即便回轉頭來：

『王國六！你自家去寫個名兒。』

『我，老爺！不會寫字的。』

『打個手印。』

王伯伯很熟習地打了一個手印。

『還有，王國六，你家裏被匪徒殺死幾多人？』

『人，人，沒有。』

老爺們又回轉頭來：

『老李，你再記：王國六家，殺死三人，一子，一孫，一媳。』

『老爺，沒有呀！我的兒子，媳婦，孫兒都沒有死呀！』

『混賬！不許你說話！』

『老爺啊！……』

王伯伯再想分辯，可是，老遠地：——

大大帝！大大帝！……

大家都回過頭來一看：

一大隊團防兵押解着無數婦女和孩子們衝來了。在殘磚破瓦邊，一羣一羣的叫她們跪着。

大家都癡了！王伯伯驚心地一看，媳婦和兩個孫兒好像都跪在裏面似的。他發狂地怪叫起來：

『哎呀！……』

可是，機關槍已經格格格地掃射了！

屍身一羣一羣地倒將下來。王伯伯不顧性命地衝過去，雙手拖住兩個血糊的小屍身打滾！停停。

委員老爺們都從容地站起來，當中的一個眉頭一皺，便立刻吩咐那個擕着照相機的伙計，趕快將照相機架起。

『拍呀！拍呀！多拍兩三張，明兒好呈報出去。』

那個寫字的李先生也站將起來了。他像有些不懂似的。他吃吃地問：

『這照拍下來有什麼用呀？……』

『傻子！』

委員老爺回頭來一笑，嘴巴向李先生努了一下。李先生也就豁然明白過來。

委員老爺便吩咐着劉保甲說：

『你趕快去！叫兩個人伕來，將那個昏在死屍中的老頭兒抬起，送回他自家的茅棚子裏去。』

七

不知道什麼時候，王伯伯蘇醒過來了，他也不知道怎麼會回到這棚子裏來的。他記着，……他哇的一聲叫將起來，口裏的鮮血直淌。

又昏昏沉沉地過了一些時候，他才眞正地淸醒了。

『這是一個什麼世界呀！……』

他可沒有再喊天。他想着：他還有什麼希望呢？穀子，房子，畜生，家具，而且還有：——人！

他覺得他已經全沒有一點兒希望了，連菩薩也都不肯保他了。尤其痛心的是那被野獸吞噬去的兩個孫兒。

一切都完了！

他勉强地爬起了，解下自家床角上的一根蔴繩來，挽個圈圈，拴在棚子的頂上。

他把一條小櫈子踏住脚，又將自家的頭頸骨摸了兩摸，他想鑽進那個圈子中間去。

「鑽呀！」

他已經把頭兒伸過去了。可是，突然地，他又連忙將牠縮回來。他想：

「這眞是不值得啊！他媽的，我今年五十五歲了，還能做枉死鬼嗎？我還有兩個兒子呀，我不能死！我是不能死的！」

他立刻跳下了小凳子。將心兒定了一定，他完全明白過來了。

「是的，我不能死。我還有兩個那樣大的孩兒，我還有一羣親熱的兄弟！……」

於是，第二天，王伯伯背起一個小小的包袱，離開了他的小茅棚子，放開着大步，朝着有太陽的那邊走去了！

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上午十一時，脫稿於上海。

夜哨線

一

隊伍停駐在這接近敵人區的小市鎮上，已經三天了，明天，聽說又要開上前線去。

趙得勝的心裏非常難過，滿臉急得通紅的。兩隻眼睛睒着，嘴巴癟得有點像剛剛出水的鮎魚；涎沫均勻地從兩邊嘴巴上流下來，一線一線地掉落在地上。

他好容易找着了劉上士，央告着替他代寫了一張請長假的紙條兒。準備再找班長，轉遞到值星官和連長那兒去。

大約是快要開差了的原故呢，晚飯後班長和副班長都不知道跑到哪裏去了，趙得勝急得在草地上亂竄亂呼。

『你找誰呀，小憨子？』

趙得勝回頭一望，三班楊班長正跟着在他的後面裝鬼臉兒。趙得勝很吃力地笑了一下：

『我，我尋不到我們的班長，他，他，……』

『那邊不是李海三同王大砲嗎？你這蠢東西！』

楊班長用手朝西面的破牆邊指了一指。趙得勝笑也來不及笑地朝那邊飛跑了過去。

他瞧着，班長同副班長正在那牆角下說得蠻起勁的。

『什麼事情呀，小憨子？』

王班長的聲音老有那麼大，像戲台上的花臉一樣。

『我，我，我，……』趙得勝的心裏有點不好意思了。

『你又要請長假嗎？』

『我，我，報告班長！……我，……』

『你眞是一個蠢東西呀！』

班長像欲發脾氣般地站起來了，趙得勝連忙嚇得退下幾步。他有點怕班長，他知道，班長是一位有名的大砲啊。

『我，我的媽媽，說不定這兩天又……』

『那有什麼辦法呢？那有什麼辦法呢？你！你！蠢東西！我昨天還對你說過那麼多！……』

『我祗要求你老人家給我遞遞這個條子！』

『猪！猪！猪！……』

班長一手奪過來那張紙條子，生氣地像要跑過去打他幾下！趙得勝嚇得險些兒哭起來了。

副班長李海三連忙爬起來，他一把拖住着王大砲：

『你，老王！你的大砲又來了！』

王班長禁不住一笑，他回頭來瞅住着李海三：『你看，老李，這種東西能有什麼用場，你還沒

有打下來他就差不多要哭了。』

『我，我原祇要求班長給我轉上這條子去！我，我的娘……』

『你還要說！你！你！』

『來，小趙！』李海三越了一步上去，他親切地握住着趙得勝的手：『你不要怕他，他是大砲呀。你祇說：你曉不曉得明天就要出發了？』

『報告副班長，我，我曉得！』

『那麼誰還准你的長假呢？』

『我，我今天早上，還看見胡文彬走了。……』

『胡文彬是連長的親戚呀！』李海三趕忙回說了一句。接着：『告訴你，憨子！你請長假連長是不會准你的。你不是已經請過三四次了嗎？這個時候，誰還能管你的媽死媽活呢？況且，明天就要開差啦。班長昨天不是還對你說過許多嗎？你請准假回去了也不見得會有辦法。還是等等吧！憨子，總會有你……』

『我，我不管那些。班長，我要回去。不准假，我，我得開小差！……』

『開小差？抓回來槍斃！』大砲班長又叫起來了。

『開小差也不容易呀！』李海三也接着說，『四圍都有人，你能夠跑得脫身嗎？』

『我，我，我不管！……』

『爲什麼定要這樣地笨拙呢？』

李海三又再三地勸慰了他一番。並且還轉彎抹角地說了好一些不能够請准長假又不可以開小差的大道理給他聽，趙得勝才眼淚婆娑地拿着紙條兒走開了。

王大砲坐了下來。他氣得臉色通紅的：

『這種人也要跑出來當兵，眞正氣死我啊！』

『氣死你？不見得吧！』李海三笑了一笑，又：『你以爲這種人不應該出來當兵，爲什麽你自己就應該出來當兵呢？』

『我原是沒有辦法呀！要是當年農民協會不坍台的話，嚇！……』王大砲老忘不了他過去是鄉農民協會的委員長，說時還把大指拇兒高高地翹起來。

『農民協會？好牛皮！你現在爲什麽不到農民協會去呢？……你沒有辦法，他就有辦法？他就願意出來當兵嗎？』

李海三一句一句地逼上去，王大砲可逼得沉默了。他把他那兩隻龐大的眼珠子向四圍打望了一回，然後又將那片快要沉沒了下去的太陽光牢牢地釘住。

『眞的呢！』他想，『趙得勝原是不會想過要出來當兵的啦！……他雖然不曾幹過農民協會，但據他自己說，他從前也還是一個規規矩矩的農民呢！……譬如說：像我自己這樣的人吧！……』

他沒有閒心再往下想了。他突然地把視線變了一回，昂着頭，將牙門咬得硼緊，然後又用手很鄭重地在李海三的肩上拍了一下：

『老李！你說的，如果上火線時，是不是一定會遇着那班人呢？』

『上火線？你老這樣性急做什麼啊！』

李海三又對他笑了一笑。他的臉兒窘得更紅了。他想起他在特務連裏當了四年老爺兵，從沒有打過一次仗，不由的又朝李海三望了一下。雖然他的話兒是給李海三窘住了，但他總覺得他的心裏，還有一件什麼東西哽着，他須得吐出來，他須向李海三問個明白。李海三是當過十多年兵的老軍戶，而且還被那班人俘虜過去過兩回，見識比他自己高得多，所以李海三的一切都和他說得來。自從他由旅部特務連調到這三團一營三連來當班長以後，漸漸地，他倆都好像是走上了那麼一條路道。他還常常扭住着李海三，問李海三，要李海三說給他一些動聽的故事。特別是關於上火線的和被俘虜了過去的情況。

『你老這樣性急做什麼啊？』

每次，當王大砲追問得很利害時，李海三總要拿這麼一句話來反問他。因爲李海三知道：他的過於性急的心情，不給稍爲壓制一下，難免要鬧出異外的亂子的。

現在，他又被李海三這麼一問，窘得臉兒通紅，說不出一句話了。半晌，他才忸忸怩怩地申辯着：

『並不是我着急呢！你看，趙得勝那個小憨子那樣可憐的，早些過去了多好啊！』

『急又有什麼用處呢？』李海三從容地站了起來。停停，他又說：『我們回去吧！好好地再去勸勸他，免得他急出來異外的亂子，那才糟糕啊！』

『好的！……』

當他們回到了兵舍中去找尋趙得勝的時候，太陽差不多已經沒入到地平線下了。

二

第二天，連長吩咐着弟兄們：都須各自準備得好好的，祗等上面的命令一下來，馬上就得出發上前線。

弟兄們都在兵舍中等待着。吃過了早飯，又吃過了午飯，出發的命令還沒有看見傳下來。王大砲他有些兒忍不住了：

『我操他的祖宗！難道不出發了嗎？』

『是呀！這時候還沒有命令下來。』又有一個附和着。

『急什麼啊！』李海三接着：『不出發不好嗎？操你們的哥哥，你們都那麼歡喜當砲灰的！』

『不是那麼說的啊！李副班長。』第六班的一個兵士說。『要是眞不出發了那才好呢。這樣要走不走的，多難煞啊！出又不許你出去，老要你守在這臭燻燻的兵舍裏。』

『急又有什麼辦法呢，依你的？』

大家又都七七八八地爭論了一番，出發不出發誰也沒有方法能肯定。王大砲急的滿兵舍亂跳起來。

趙得勝他老是愁眉皺眼地不說一句話。

看看的，又是吃晚飯的時候了，弟兄們都白白地給關在兵舍裏一個整日。

『我操他的八百代祖宗！硬將老子們坐禁閉！老子，老子，要依老子在特務連的脾氣！……』

一直到臨睡的時候，王大砲他還像有些不服氣似的。

第三天，……第四天，……仍舊沒有看見傳下來出發的命令，天氣已經漸漸地熱得令人難熬了。兵舍裏一股一股的臭氣蒸發出來，弟兄們盡都感受着一陣陣惡心和頭痛。汗也滲滲地流下來，衣服都像給浸濕在水裏。

『我操他的八百代祖宗！我操他的八百代祖宗！我操他的八百代祖宗！老子……』要不是李海三壓制他一下，王大砲簡直就想在這兵舍裏造起反來。

其他的弟兄們也都是一樣，面部都掛上了異常憤怒的表情。雖然連長和排長都來告訴過他們了：『祇等上面一有不必出發了的命令下來時，就可以放你們走出兵舍。』但他們都仍舊還是那麼憤憤不平的。

趙得勝聽見連長說或者還有可以不出發的希望，他的心中立刻就活動了許多，他又將那張請長假的紙條從乾糧袋裏拿出來了，他準備再求班長給他遞上去。

『班，班長！假如眞的不再出發的話，我，我要求你老人家……』

『你又來了！你又來了！你！——你！』

趙得勝一嚇，又連忙戰戰兢兢地把那隻拿紙條兒的手縮了回來。帶着可憐的，驚惶失措的目光，朝右面的李海三望了一眼。

『不出發？小憨子！那有那樣好的事情啊！』李海三微笑地安慰了他一句。

忽然，在第五天的一個大清早，大約是旅司令部已經打聽到敵人都去遠了的原故吧，傳了一個

立即出發的命令下來：『着全旅動員，迅速地向敵方搜索進展！』

又大約是因爲怕的中敵人的『誘兵計』，所以將全旅人分做三路向敵方逼近包圍。第一第二兩團担任左右翼，一齊很急速地出動。第三團和旅部從中路緩緩地追上來，務使敵人無法用計，統統都落入到這包圍裏面，殺得他媽媽的一個也不留！

一切都配備好了，出發時，太陽也已經漸漸地出了山。

在隊伍的行動中；趙得勝的心裏，他比死了爹媽還要難過。烏七八糟的，他眞想就在這隊伍裏嚎啕大哭起來。他不時瞇着眼睛瞅瞅王班長：王班長簡直像有上天堂般那樣地快活，他的心裏更加痛苦得說不出話來了。他明白：人家誰都沒有他趙得勝的出身苦，人家誰都是快樂的。祇有他，他的父親，他的牛，……他拋下了老娘和妻子，他跑出來當兵的唯一目的是要替父親報仇雪恨，作個把大小的官兒回去吐氣揚眉的。現在，不料弄了兩三年了，他還是祇能够當一個小兵。他的心裏這才完全地明白了，當兵原並不是他的路兒啊！不但不能做官報仇，甚至於有時候會連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他眞是大悔不該出來當兵的！所以，他越看見人家快樂和不住地叫他做小憨子時，他的心中就越加感到痛苦。他原來並不是什麼小憨子啦。

連長不准他的假，班長又叫他不要開小差，媽病着寫信來叫他回去，……他的一顆七上八下的心兒，越加弄得四分五裂了。

隊伍前進一步，趙得勝的心兒就要疼痛一回；那許多弟兄們的脚步兒，都像是踏在他趙得勝一個人的心上。他差不多些兒要暈倒下來了。

王班長他們仍舊還是那麽快活地和弟兄們談談笑笑。天，沒有一絲兒雲。熱度看看地隨着太陽升高了。灰塵一陣一陣地跟着弟兄們的脚步揚起來，黃霧般的，像翻騰着一條拉長的烟幕陣。

曠野裏漸漸地荒涼起來了，老遠老遠地還看不到一個行人的踪跡。偶然有一兩隻喪家的貓犬，從稻田荒塚裏鑽了出來，隨即便驚惶失措地向沒有人踪的地方飛跑着。

越走越熱，太陽一步一步地像火一樣懸掛在天空，熊熊地燎燒着大地。汗從每一個弟兄們的頭上流下來，流下來，……豆大一顆的掉在地上。

地上也熱熱的發了燙，脚心踏在上面要不趕快地提起來，就有些剌辣辣的難熬。飛塵也越來越厚了，粘住着人們的有汗的臉膛，使你窒息得不得不張開口來舒氣。

『我操他的八百代祖宗，熱死人啊！』

背上背的簡直是一盆火。無論是軍毯，彈帶，乾糧袋，水壺……都像變做了一大堆燒紅了的柴炭，而且越馱越重了。王大砲渾身是汗，像落湯雞似的，他的口裏不住地哇啦哇啦地亂叫着。他駡天，又駡駡地，青烟一陣一陣地從他的內心裏燻出來，他恨不得把整個水壺都吞到他的肚裏去。

『老王，你還急着要出發嗎？開心呀！』李海三朝他笑着說。王大砲便一聲不響地跑上去將李海三的水壺也搶着喝光了。

隊伍又迅速地轉過了好幾個村莊。路上，荒涼得差不多同原始時代一樣。沒有人，沒有任何生物。老百姓的屋子裏全空的，有好一些已經完全倒塌下來了；要不然就祇有一團烏黑的痕跡。這，

大約是老百姓們在臨行的時候下着很大的决心的表示呢。沒有了絲毫的東西懸掛在他們的心坎裏，走起路來是多麼的暢快啊！

『你看！他們寧肯這樣下决心地掃數跟着別人一同走，倒不願留在這兒長住着。這就完全是爲了那麼些個原因啊！』李海三時常很鄭重地，偷偷地指着沿路所見到的各種情形，一樣一樣地告訴給王大砲聽。

到正午，太陽簡直燒得弟兄們無法可施了，有好些都暈倒下來。口中吐出許多雪樣的唾沫，一直到面顏灰白，完全停歇了他們的呼吸爲止。

『天哪！』

好容易才有命令下來：教停住在一個比較陰涼的小山底下吃午飯。

三

下午，天上畢竟浮起了幾片白雲，曠野不時還有些微微的南風吹動，天氣好像是比較陰涼得多多了。

弟兄們都透回了幾口悶氣，重新地放開着大步，奔逐着這無止境的征程。

曠野裏簡直越走越荒涼得不成世界啊！漸漸地，連一座不大十分完整的蘆葦屋子都看不到了。祇有路畔的樹椏上，還可以見到許多用白灰寫上的驚心動魄的字句。

『操他的爹爹，說得那樣有勁啊！』

弟兄們又都自由地談笑着，有些看到那些白灰字句兒，像不相信似地駡。

『也說不定呢。』又有帶着懷疑的口胳的人。

王大砲同李海三都沉默着，好像是在瞑想那字句中的味兒似的。趙得勝老是哭喪臉地不說一句話。

隊伍又迅速地前進了十來個村灣。

遠遠地有一座小山聳立！

在前面，尖兵連的速度忽然加快起來，像是發現了目標似的。於是，後面的隊伍也跟着急速了。

傳令兵往往來來地奔馳着，喘息不停的。光景是遇着了敵人吧，弟兄們的心頭都緊了一下！

王大砲與高采烈地朝李海三問：

『老李！是不是遇着了敵人啦？』

老李沒有答他。

走，快，突然地，在離那小山不到一千米達距離的時候：——

砰！

尖兵連中響了一槍。弟兄們的心中，立時感受着一層巨大的壓迫。特別是趙得勝，這一下槍聲幾乎把他的靈魂都駭到半天雲中去了，他勉强地鎮靜着，定神地朝前面望了一眼。

砰！砰砰！噠吼！……

尖兵連和第一連已經向左右配備着散開了。目標好像就是在前面那座小山上。但是，前面的槍聲都是那樣亂而遲緩的，並不像是遇見了敵人呀！目標，那座小山上也沒有見有敵人的回擊。

隨即，營長又命令着第三連也跟着散開上來。

大家都懷着鬼胎呢，糊裏糊塗的。散開後，却將槍膛牢牢地握住，有的預先就把保險機撥開了，靜聽官長們的命令下來。

『槍口朝天！』官長們像開玩笑似地叫着！

『怎麼？……』弟兄們大半都墜入到霧裏雲中了。『這是一回什麼事呀！我操他的媽媽！』

大家又都小心地注視着前面。輕輕地將槍膛擎起，各自照命令放射着凌亂的朝天槍。向那座小山像包圍似的，頻頻地逼近去！

砰砰！噠吼！卜卜卜！……

漸漸離小山不到二百米達了，號兵竟又莫明其妙地吹起衝鋒號來：

帝大丹，帝大丹！帝……

『殺！』

弟兄們莫明其妙地跟着喊『殺！』一股勁三四連人都到了小山的底下。

山上並沒有一個敵人。

大家越弄越莫明其妙了。營長騎着一匹黑馬從後面趕了上來，白郎林手槍擎得高高的，像督戰的神氣。

於是，弟兄們又都趕着衝到了小山的頂上。

『到底是一回什麼事呀？媽的！』大家都定神地朝小山底下一望，那下面：——

天哪！那是一些什麼東西呢？一片狂闊的海，——人的海！都給擠在這山下的一條谷子口裏。男的，女的，老的，小的，一大羣，一大羣！……有的還牽着牛，拉着羊，有的肩着破碎不堪的行囊，鍋灶，……哭娘呼爺地在亂竄亂跑，一面舉着倉皇駭急的目光，不住地朝小山上面打望着。

『是老百姓嗎？這樣多呀！』大家都奇怪起來。

接着又是一個衝鋒，三四連人都衝到了小山的下面。

老百姓們像翻騰着大海中的波浪，不顧性命地向谷子的外面奔逃。孩子，婦人，老年的，大半都給倒翻在地下，哭聲龐雜的，紛紛亂亂的，震驚了天地。

『圍上去！圍上去呀！統統給搜查一遍，這些人裏面一定還匿藏着有「匪黨」！』

營長的命令，由連長排長們復誦下來。弟兄們祇得遵着將老百姓們團團圍住了。

老百姓們越發像殺猪般地號叫着。

『這是一回什麼事呀？我操他的八百代祖宗！……』王大砲的渾身像掉在冰窖裏，他險些兒叫罵了出來。

『搜查！搜查！』

班長們都對弟兄們吩咐着。王大砲他可痴住了。李海三朝着他做着許多手勢兒他全沒看見。

老百姓都一齊悽切地，哀告地哭嚷起來。

『這，這，老總爺！這裏面沒有什麼東西呀！』

拍！——

『解開，我操你的媽媽！』不肯解開的臉上吃了一個巴掌。

『老總爺，這，這是我的性命呀！做，做好事！』

拍！——做好事的又是一個耳光。

『哎喲！我的大姐兒呀！』

『我的媽呀！』

營長的勤務兵，在人叢中拖着兩個年青的女人飛跑着。

『老總爺呀！牛，牛，你老人家有什麼用處呢？修，修，修修好啊！……』

『放手！老豬！』

拍！砰！通！……

人家的哭聲和哀告聲，自己的巴掌聲和槍托聲，混亂地湊成了一曲悽涼悲痛的音樂。

王大砲的眼睛瞪得有牯牛那麽大，他吩咐自己全班的弟兄們一動也不許動地站着。他的心火一陣陣蓬勃上來了，他可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場面，他跳起三四尺高地朝官兵們大叫大罵着：

『搶！强盜，我操你們的八百代祖宗！』

李海三的心中一急：——『完了！這性急的草包！』他想用手來將王大砲的嘴巴㨂住，可是被王大砲一交摔倒了！他再翻身立起來時，王大砲已經單身舉槍向連營長們撲了過去！

『你們這些强盜！我操你們的——』

卜通！砰！——

第三排的梁排長趕上來攔前一脚，將王大砲絆倒在地下，王大砲的一槍便打在泥土上。

『報告營長！』梁排長一脚踏着王大砲的背心，『他，他惑亂軍心，反抗命令！』

『他叫什麼名字？』營長發戰地叫。

『三連一班班長王志斌！』

『綁起來！』

李海三已經急得沒有主張了。他舉起槍來大聲呼叫着：

『弟兄們，老百姓們！我們都沒有活命了！我們的班長已經被——』

砰！

李副班長的右手同槍身突然地向下面垂落着，連長的小曲尺❶還在冒烟。

『綁起來！』

趙得勝和其他的弟兄們都忘魂失魄了，他們望望自己被綁着的兩個班長，又望望滿山滿谷的老百姓，他們可不知道怎樣着才是路兒。

隨即，連排長們又舉起槍來，復誦着營長的命令：

---

❶ 曲尺是湖南話中手槍的俗稱。因其形狀像木匠用的曲尺，故名。

『將亂民們統統驅逐到谷子的外面去。誰敢反抗命令，惑亂軍心：——格殺勿論！』

弟兄們都相對着瞪瞪眼，無可奈何地祇得橫下心來將老百姓們亂驅亂趕。

『我家大姐兒呀！』

『牛啦！我的命啦！』

『媽呀！……』

婦人，老頭子和孩子們大半都不肯走動，哭鬧喧天的，賴在地下打着磨旋兒。他們寧肯吃着老總爺的巴掌和槍托，寧肯永遠倒在這谷子裏不爬起來，他們死也不肯放棄他們的女兒，牲畜，媽媽，……他們糾纏着老總們的腿子和牲畜的轡繩，拚死拚活地掙扎着。……

『趙得勝！你跑去將那個老頭子的牯牛奪下來呀！』排長看見趙得勝的面前還有一個牽牛的老頭兒在跑。

趙得勝一嚇，他慌慌忙忙地祇好硬着心腸趕上去，將那個老頭兒的牛轡繩奪下來。那個老頭兒便卜通一聲地朝他跪了下去：

『老總爺爺呀！這一條瘦牛，放，放了我吧！……』

『牽來呀！趙得勝！』

排長還在趙得勝的後面呼叫着，趙得勝沒魂靈地輕輕地將那條牛轡繩一緊，那個老頭兒的頭就像搗蒜似地磕將下來。

『老總爺爺啊！修修好呀！』

趙得勝急得沒有辦法了，他將槍托舉了起來，看定着那個老頭兒，準備想對他猛擊一下！——可是，忽然，他的眼睛一黑，——兩隻手像觸了電般地垂下來，槍險些兒掉在地下。

他的眼淚暴雨般地流落着，地上跪着的那個老頭兒，連忙趁這機會牽着牛爬起來就跑。

砰！——

『什麼事情，趙得勝？』

排長一面放着槍將那個牽牛的老頭兒打倒了，一面跑上來追問趙得勝。

『報告排長，』趙得勝一急：『我，我的眼睛給中一抓沙！』

『沒用的東西，滾！趕快將這條牛牽到道邊大夥兒中間去！』

接着，四面又響了好幾下槍聲，不肯放手自己的女兒牲畜的，統統給打翻在地下。其餘的便像潮水似地向谷子外面飛跑着：

『媽呀！……天啦！……大姐兒呀！……』

趙得勝牽着牛兒一面走一面回頭來望望那個躺在血泊中的老頭子，他的心房像給亂刀砍了千百下。他再朝兩邊張望着：那逃難的老百姓，……那被綁着的班長們，……他的渾身就像炸了似的，靈魂兒給飛到海角天涯去了。

山谷中立時肅清得乾乾淨淨。百姓們的哭聲也離的遠了。營長才得意得像打了勝仗似地傳下命令去：

『着第一連守住這山北的一條谷子口。二三連押解着俘虜們隨營部退駐到山南去。』

四

左右翼不利的消息，很快地傳進了弟兄們的耳鼓裏。軍心立刻便感惶惶的不安。

『什麼事情呀？』

『大約是左右兩方都打了敗仗吧！』

『輕聲些啊！王老五。剛才傳令兵告訴我：第一團還全部給俘虜了去哩！』

『糟啦！』

在安營的時候，弟兄們都把消息兒輕聲細語地到處傳遞。好些的心房，都給聽得頻頻地跳動。

『也俘虜了些那邊的人嗎？』

『不多，聽說祇有二十幾。另外還有十來個自己的逃兵。』

『這是怎麼弄的啦！』

之後，便有第二團的一排人，押解着三四十個俘虜逃兵到這邊兒來了，營長吩咐着都給關在那些牛羊叛兵一道。因爲離旅團部都太遠了，恐怕夜晚中途出亂子。

關牛羊和叛兵的是一座破舊的廟宇，離小山約莫有五六百米達。雙方將逃兵俘虜都交接淸楚之後，太陽還正在銜山。

夜，是烏黑無光的。星星都給掩飾在黑雲裏面，……弟兄們發出了疲倦的鼾聲。

這時，在離破廟前二百米達的步哨線上，趙得勝他正持着槍兒在那裏垂頭喪氣地站立着。他的

五臟中，像不知道有一件什麼東西給人家咬去了一塊，那樣創痛的使他渾身都感到悽惶，戰慄！……漸漸地，全部都失掉了主持！他把一切的事件，統統收集了到他自己的印象裏面來，像翻騰着的車輪似的，不住地在他的腦際裏旋轉：

『三年來當兵的苦況，每次的作戰，行軍，……豪直的王班長，親暱的李海三，長假，老百姓，牽牛的老頭兒，父親，母親，妻子，欺人仗勢的民團！……』

什麼事情都齊集着，都像有一道流電通過在他自己的上下全身，酸痛得木雞似的，使他一動都不能動了。他再忍心地把白天的事件逐一地回想着，他的身心戰動得快要暈倒了下來：

『那麼些個老百姓啊！還有，七八個年輕的女子，班長，牽牛的老頭兒，官長們的曲尺——砰！……』

天哪！趙得勝他怎麼不心慌呢？尤其是那一個牽牛的老頭兒。那一束花白鬍子，那一陣搗蒜似的叩頭的哀告！……他，他祇要一回想到，他就得發瘋啊！

『是的！是的！』他意識着，『我現在是做了强盜了啦！同，同民團，同自己的仇人……天啊！』

父親臨終時候的慘狀，又突然地顯現在他的前面了：

『伢子啊！你，你應當記着！爹，爹的命苦啦！你，你，你應當爭，爭些氣！……』

民團的鞭撻，老闆的惡聲，父親的搗蒜似的響頭，牛的咆哮！……啊啊！

『我的爹呀！』

他突然地放聲地大叫了一句，眼淚像串珠似地滾將下來，他懊喪得想將自己的身心完全毀滅

掉。他已經壓根兒明白過來了。三四年來，自家不但沒有替父親報過仇，而且還一天不如一天地走上了强盜的路道了，同民團，同老闆們的凶惡長工們一樣！……今天，山谷中的那一個老頭子，那一條牛，砰！……天哪！

『怎麼辦呢？……我，我！……』

『媽病，媽寫信來叫我回去。班長，班長不許我開小差！……』

他忽然地又想到了班長了：綁着，王志斌還是亂叫亂駡，李海三的右手血淋淋地穿了一個大窟窿，他的心中又是一陣驚悸！

『我眞不能再在這兒久停了啊！明，明天，說不定我也得同他們一樣。綁着，停停一定得押到後方去殺頭啦！』

他瞧瞧兩百米達外的那座古廟。

『怎麼辦呢？我，我還是開小差比較穩當些吧！……』

他像得到了很大決定似的。他望望四面全是黑漆般的沒有一個人，他的胆像壯了許多了。他輕輕將槍身放下，又將子彈帶兒解下來，乾糧袋，水壺，……緊緊地都放在一道。

『就是這樣走吧！』

他輕身地舉着步子準備向黑暗的世界裏奔逃。剛剛還祇走得三五步，猛的又有一件事情像炸藥似地轟進了他的心房。他又連忙退回上來了。

『逃？也逃不得啦！四面全有兵營，這樣長遠的曠野裏，一下不小心給捉了回來，嚇！也，也

得和第二團押回來的那些逃兵一樣，明兒，也，也一定槍斃啦！……』

他一渾身冷汗！況且，他知道，縱逃了回去，也不見得會有辦法的。他又將槍械背握起來，痴痴地站住了。他可老想不出來一條良好的路道。驚慌，慘痛，焦灼，……各種感慨的因子，一齊都麕集在他的破碎的心中！……

他抬頭望望天，天上的烏雲重層地飛着，星星給掩藏得乾乾淨淨了。他望望四圍，四圍黑得那樣怕人的，使他不敢多望。

『怎麽辦啦？』

他將眼睛牢牢地閉着，他想靜心地能想出一個好的辦法來。曠野中像快要沉沒了一樣。

『我，嗚，嗚，嗚！……大姐兒呀！……嗚！……』

『嗚嗚！媽啦！……』

微風將一陣悽切的嗚咽聲送進到他的耳鼓中來，他的心中又驚疑了一下！

『怎麽的？』

他再靜着心兒聽過去，那聲音輕輕地，悲悲切切地隨着微風兒吹過來，像柔絲似地將他的全身都縛住了。漸漸地，使他窒息得透不過來氣。

他狠心地用手將兩隻耳朵覆住，準備不再往下聽。可是，莫明其妙的，他的眼睛也忽然會作起怪來了。無論是張開或閉着，他總會看見他的面前躺臥着無數具渾身血跡的死屍：裏面有他的父

親，老百姓，婦人，孩子，牽牛的老頭兒，王李班長，俘虜，逃兵，……他驚惶得手忙脚亂，他猛的一下跳了起來。

『這，這是什麼世界呀！』

他叫着。他這才像完全眞正地明白過來了，往日王李班長所對他說的那許多話兒句句都像是眞的了，句句都像是確切的事實了。非那麼着那麼着決沒有辦法啊！這世界全是吃人的！他這才完全眞正地明白了。

他像獲得寶貝似的，渾身都輕快。可是：——

『怎麼辦呢？』

他緊緊地捏着手中的槍。他意識了他原祇有一個人呀！怎麼辦呢？他再抬頭望望那座古廟，他連自己都不覺得要笑了起來：

『難怪人家都叫我做小憨子啦！我爲什麼眞有這樣笨呢？』

他於是輕輕地向那座古廟兒跑了過來，他中途計劃了一個對付那些衞兵們的辦法。

『口令？』

『安！』

『你跑來做什麼呀，趙得勝？』

『你們一共祇有四個人嗎？……趕快去，連長在我的步哨線上有要緊的話兒叫你們。』

『查哨？他爲什麼不到這兒來呢？』

『你們一去就明白的。這兒他叫你們暫交給我替你們代守一下！』
四個都半信半疑地跑了過去。趙得勝看見他們去遠了，喜的連忙鑽進古廟中來：
『王班長！』
『誰呀？』
『是我，趙得勝！』
『你來了嗎？』
『是！不要做聲呀！』
喳！
他一刀將王大砲綁手的繩兒割斷了。接着又：喳！喳！……
李海三便輕輕地問了趙得勝一聲：
『怎麼的？外面的衞兵呢？』
『不要響！他們給我騙去了馬上就要來的。你們都必須輕聲地跟在我的後面，準備着，祇等他們一回來，你們就一齊撲上去！……』
『好的！』
大家都在黑暗中等待着。遠遠的有四個人跑來了。
『口令？』
『安！』那邊跑近來接着說：『趙得勝，連長不見啦！』

『連長到這兒來了。』

四個連忙跑攏了，不提防黑暗中的人猛撲了出來，將四個人的頸子都掐住了！

『願死願活？』

『王班長，我們都願，願，……』四個繳了槍的服從了。

『好！』李海三說，『大家都把槍拿好！小趙，還是你走頭，分程去撲那兩個槍前哨。』

『唔！……』

叛兵，俘虜，幾十個人，都輕悄地蠕動着。像狗兒似的，伏在地下，慢慢地，隨着動搖了的夜哨線向着那座大營的『槍前哨』撲來。

夜色，深沉的，嚴肅的，像靜待着一個火山的爆裂！

一九三三年除夕前五日，在上海。

楊七公公過年

一

稻草堆了一滿船，大人，小孩子，簡直沒有地方可以站脚。

楊七公公從艙尾伸出了一顆頭來，雪白的鬍鬚，頭髮；失掉了光芒的，陷進去了的眼珠子；癟了的嘴唇襯着朝天的下顎。要偶然不經心地看去，却很像一個倒豎在秧田裏，拿來嚇小雀子的粉白假人頭。

他瞇着眼珠子向四圍打望着：不像尋什麽東西，也不像看風景。嘴巴裏，念的不知道是什麽話兒，剛好可以給他自己聽得明白。隨即，便用乾枯了的手指，將雪白的鬍鬚抓了兩抓，低下了頭來，像蠻不耐煩地說：

『爲什麽還不回來呢？』

『大約快來了吧！』

回話的，是七公公的媳婦，兒子福生的老婆。是一個忠實而又耐得勤勞的，善良的農婦。她一邊說話，一邊正是煑沸着玉蜀黍漿，準備給公公和孩子們做午飯。

『入他媽媽的！這傢伙，說不定又去搗鬼去了啊！不回來，一定是捨不得離開這塊！……老

子……老子……。』

一想起兒子的不聽話來，七公公總常欲生氣。不管兒子平日是怎樣地孝順他，他總覺得，兒子有許多地方，的確是太那個，那個了一點的。不大肯守本份。懵懂起來，就什麼話都不聽了，一味亂闖，亂幹。不聽老人家的話，那是到底都不週全的喲！譬如說：就拿這一次不繳租的事情來講吧！……

『到底不週全啊。……』

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心思像亂蔴似地老扯不清，去了一件又來一件。有很多，他本是可以不必要管的，可是，他很不放心那冒失鬼的兒子，似乎非自己出來擋一下硬兒就什麼都得弄壞似的。因此，楊七公公就常常在煩惱的圈子裏面鑽進鑽出。兒子的不安本份，是最使他傷心的一件事情啊！

孫子們在狹小的中艙裏面，哇啦哇啦叫着要東西吃。福生嫂急忙將玉蜀黍漿盛起來，分了兩小碗給孩子，一大碗給了公公。

喝着，楊七公公又反覆地把這話兒念了一回：

『不聽老人家的話，到底都不週全啊！……』

遠遠地，福生從一條迂曲的小路上，一直向這邊河岸走來。脚步是沉重的，像表現着一種內心的彈力。他的皮膚上，似乎敷上了一層黃黑色的釉油。眼睛是有着極敏銳的光輝，襯在一副中年人的莊重的臉膛上，格外地顯得他是有着比任何農民都要倔强的性格。

幾個月來的事業，像滿抱着一片烟霞似的，使福生的希望完全落了空。田下的收成，一冬的糧食，憑空地要送給別人家裏，得不到報酬，也沒有一聲多謝！

『爲什麼要這樣呢？越是好的年成，越加要我們餓肚子！』

因此，福生在從自己要生活的一點上頭，和很多人想出了一些比較倔强的辦法：『要吃飯，就顧不了什麼老闆和佃家的！……』可是，這事情剛剛還沒有開始，就遭到了七公公的反對，一直像連珠砲似地放出了一大堆：

『命啊！命啊！……種田人啊！安份啊！……』

福生却沒有聽信他的吩咐，便不顧一切地同着許多人照自己的意思做了起來。結果，父子們傷了感情；事情爲了少數人的不齊心，艱苦地延長到兩三個月的時間，終於失敗了。而且，還失去了好幾個有力量的年青角色！

『入他媽媽的！不聽老子的話！……不聽老子的話！……我老早就說了的！……』七公公就常拿這件事情來對兒子賣老資格。

現在呢？什麼都完了，滿腔的希望變成一片烟霞，立時消滅得乾乾淨淨。福生深深地痛恨那些到了要緊關頭而不肯齊心的胆小鬼，眞是太可惡的。沒有一點辦法，眼巴巴地望着老闆把自己所收成下的東西，統統搶個乾淨。剩下來一些什麼呢？滿目荒涼的田野，不能够吃也不能够穿的稻草和麥莖。……

『怎麼辦呢，今年？』大家都楞着，想不出絲毫辦法來。

『到上海去吧！我老早就這麼對你們說過的。入他媽媽的，不聽我的話！……』

七公公的主意老是要到上海去，上海給他的印象的確是太好了啊！那一年遇了水災，過後又是一年大旱，都是到上海去過冬的。同鄉六根爺爺就聽說在上海發了大財了。上海有着各式各樣的謀生方法，比方說：就是討銅板吧，憑他這幾根雪白的頭髮，一天三兩千是可以穩拿的！……

福生沒有什麼不同的主意，反正鄉間已經不能再生活了。不過，這一次事情的沒有結果，的確是使他感到傷心的。加以，上海是否能夠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也還沒有把握。他有些兒猶疑了；不，不是猶疑，他是想還在這失敗了的局面中，用個什麼方法兒，能夠重新地掀起一層希望的波浪。這波浪，是可以捲回大家所損失的那些東西，而且還能夠替大家把吃人的人們捲個乾乾淨淨！……

因此，他一面取下那四五年前的破板兒小船來，釘釘好，上了一點石灰油，浸在小河裏。然後再把一年中辛辛苦苦的結果：——百十綑稻草都歸納起來，統統堆到小船上面。『到大地方去，總該可以賣得他幾文錢的吧。』他想。另一方面呢，仍舊不能夠甘心大家這次的失敗；他暗中還到處奔跑，到處尋人，他無論如何都想能夠再來一次，不管失敗或者還能夠得到多少成功。可是，大家都不能齊心了，不肯跟他再來了，他感到異樣的悲哀和失望！……

沿着小路跑回河邊來，這是他最後的一次去找人，想方法活動。一直到沒有一個人理會他了，他才明白：事情是再也沒有轉機了的。

『完了喲！』當他帶着氣憤的目光和沉重的脚步，跑回到自己的船邊的時候，他差不多已經氣昏了。楊七公公，老拿着那難堪的眼色瞧着他，意思好像在說：

『你不聽我的話！到底如何呀？』

停了一會，他才眞的開了口：

『你打算怎麼辦呢，明天？』

『明天開船！』

福生斬釘截鐵地這樣回答了。

二

從水道上離開這破碎的家鄉的，不止楊七公公他們一夥。每到冬初秋盡的時候，就有千萬隻艒艒船像水鴨似的，載着全家大小向江南各地奔來，尋找他們一個冬天的生活，這，差不多已經成爲慣例了。

現在呢，時候已是隆冬，要走的，大半都走了。剩下來的，僅僅祇是楊七公公他們這破碎了巨大的希望的一羣。帶着失望的悲哀，有的仍舊還架着那水鴨似的艒艒船，有的就重新地弄了幾塊破舊的板子，釘成一個小船兒模樣。去喲！到那無盡寶藏的江南去喲！

一共本來是三十多個，快要到達吳淞口的時候，已經祇剩下五六個比較堅牢的了。有的是沿着長江，在鎭江，江陰等處停住着，找着了另外的可以（？）過冬的工作。有的是流在半途被大江拋棄了，破了船，壞了行船的工具，到陸上去飄流去了。

福生的船，雖然也經過幾次危險，總算還沒有完全損壞，勉強地將他們一家五口渡到了這大都

市的門前。七公公的老邁而又年青的心，便像春花似地開放了：

『好喲！入他媽媽的，四五年來不曾到上海！』五六條船拚命地搖着，像太陽那樣大的希望，照耀在他們的面前。黃金喲，上海！遍地的黃金，窮人們的歸宿啊！……

突然地，在吳淞鎮口的左面：

『靠攏來！哪裏去的草船？……』

『到上海去的！』大家都瞧見了：那邊掛着一面水巡隊檢查處的旗幟。於是，便都輕輕地將船靠了攏來。

『媽的！又是江北猪玀！』

『帶了什麼好東西到上海去？……』

『逃難！沒有什麼東西喲，先生！』大家回答着。

每一個船上都給搜查了一陣，毫無所獲的費了檢查先生們好些時間。於是，先生們便都氣憤了：

『打算怎麼辦呢？你們！……』五六隻船都給扣下來了。錢是沒有的。東拚西湊，把每個船上的殘餘玉蜀黍統統搜刮下來，算是渡過了這第一層的關隘。

『唉！窮人喲！……』

祇嘆了一聲氣，便什麼都沒有講了。每一個人都把希望擺在前頭，拚命地向着那『遍地黃金』的地方搖去。

『你們到什麼地方去呢？』七公公在白渡橋的岔口前向大家詢問。

『浦東！』

『我們到曹家渡。』

『我到南市，高昌廟。你們呢，七公公？』

『我們麼？日暉港啊！』

『日暉港，』這個地方是特別與楊七公公有緣的。以前，每一次到上海來，他都是在那兒討生活。那裏他還有好一些老留在上海過活着的同鄉。徐家匯的樂善好施的老爺們，打浦橋的油條，大餅！……

穿過好些外國大洋船，一直轉到日暉港的口上，又給水巡隊的先生搜查了一回。玉蜀黍已經沒有了，祇好拿了十多綑稻草下來，哀告着先生們，算是暫時地當做過關的手續費。

天色差不多近夜了，也再沒有什麼關口了，楊七公公便開始計劃着：

『就停在這橋邊吧，讓我上去。小五子，六根爺爺，祇要找到他們一個，便可以有辦法的，他們是老上海了喲！』

楊七公公上岸去了。福生夫婦都極端疲倦地躺了下來，等候着公公的回信。

深夜，七公公皺着眉頭跑回船來：

『入媽媽的，一個也沒有看見！』

『明天再說吧，爹爹。』福生對七公公安慰着。

第二天，七公公一老早就爬了起來。叫福生把船搖到打浦橋下，他頭也不回地就跑上了岸去。福生吩咐老婆看住孩子們，自己也跟着上去了。

『早上，他們一定是在什麼茶棚子裏的。』七公公想。祇有三四年沒有到過上海，上海簡直就變了個模樣。房子，馬路，……眞是大地方喲！

每一個露天小茶棚子裏都給他探望過，沒有！『是的，他們都發了財了喲！』七公公的心兒跳了起來：『發了財的人怎麼會坐小茶棚子呢？』

又繼續地看了好一些茶棚子，當然是沒有的。忽然，在一個用破船當做屋子的裏面：——

『六根爺爺！你好呀？』

『誰呀！啊，楊七公公，你好呀！……幾時來這塊的？』

『今天呀！……』

六根爺爺的面容憔悴得很利害，看不出是發了大財的人。穿的衣服破得像八卦，像秋天的雲片。說話時，還現出非常駭異的樣子：

『你們爲什麼也跑到上海來呢？』

『鄉下沒有飯吃了呀！』楊七公公感覺得非常不安，照光景看來，六根爺爺怕也還沒有發什麼大財的。七公公的希望，便像肥皂泡似的，看看就欲消滅了。

『我們還正準備回去呢！』六根爺爺說，『聽說鄉下今年的收成比什麼年都好呀！』

『好！』楊七公公像有一個鋸子在鋸他的喉嚨，『入他媽媽的！越好越沒得吃！』

『上海就有得吃嗎？……』

七公公沒有做聲了。他可不知怎樣着才是好的。同兒子鬧着要到上海來的是他；勸同鄉們都到上海來，說上海平地可以拾到金子的也是他。現在呢？連老資格的六根爺爺也要說回鄉下去，那眞不知道是一回什麼事情啊！

『上海不好了嗎？……我，兒子，一家人都已經跑來了呀？……怎麼辦呢？』

六根爺爺沉默了一會：

『那麼，你們的船在哪塊呢？』

『在橋下。』

『我同你去看看。』

七公公把六根爺爺引到了橋下，老遠地，便看見了兒子同一個像警察模樣的人在那塊吵架。

『我們又沒有犯法！……』

『不行的！猪玀！』拍！——兒子吃了一個耳光。

六根爺爺急忙拖着七公公跑過去。他一看，就知道是那麼一回事情。六根爺爺連忙陪笑地說：

『對不住，先生！他是初來的，不懂此地的規矩！……』

『不行的！這是上面的命令。六月以前就出過告示：這兒的河要填，不能停泊任何船隻。……』

『這塊不是有很多船嗎？』福生不服地瞪着眼睛。

『不許你說話！』六根爺爺壓制着福生。接着便陪着笑臉地對那位警察先生說：『他們初來，不懂規矩，先生！……不過，先生！一時候，怕，怕……囉！祇要讓他們把這些草賣了！嘻！先生，算我的，算我的！嘻！……』

警察先生把六根爺爺瞧了一眼，知道他是一個老人：

『依你！幾時呢？』

『十天之內！先生。』

『好的！你自家有數目就拉到。不過，十天，十天……就不能怪我的了！』

『不怪先生！嘻！……』

福生和七公公不知道是怎樣一回事情，老向六根爺爺楞着。

六根爺爺：

『唉！總之，你們不該來！不該來！……』

接着，便講了一些上海不比往年，不容易生活的大概情形給七公公聽。並且替他們計劃着：既然都來了，就沒有辦法的，應當拚命地想方法活！活！……

臨了，他要福生和七公公不必過於着急。明天，他再來和他們作一個大的，怎樣去生活的商量。……

楊七公公的希望仍舊沒有完全死滅。他想着：『上海這大的一個地方，是决不致於沒有辦法的。』

三

聽信了六根爺爺的吩咐，把稻草統統從船上搬下來，堆到那離港邊十來丈遠的一塊空坪上。小船是不能浸在水裏過冬的，並且還有好些地方壞了，漏水了。一家人，旣沒錢租房子住，又不能够馬上找到生活，小船是無論如何不能拋棄的啊！

好在沿港的很多同鄉人都是這樣：船破了，就將牠拖上岸邊，暫時地當做屋子住着，祇要是潮水浸不上來，總還可以避一避風雪的。福生便在這許多沿港的船屋子中間，尋了一塊剛剛能够插進自家的小船的空隙地，費了很大的力氣，把小船拖上了岸來。

怎樣地過生活呢？一家人！

六根爺爺也皺着眉頭，表示非常爲難的樣子。的確的，六根爺爺是六七年的老上海了，他僅僅祇是一個人，尙且難於維持生活，何况一家拖着大小五六口，而且又是初到上海的呢？因此七公公就格外地着急。他像小孩子向大人要糖果吃似地朝着六根爺爺差一點兒哭了起來：

『難道就一點兒辦法也沒有了嗎？』

六根爺爺昂着頭，像想什麼似地沒有理會他。福生用稻草在補綴船篷頂上的漏洞處。孩子們，四喜子和小玲兒，躺在中艙裏，滾着破被條耍獅子兒玩，媳婦埋着頭，在那裏計算着今天晚上的糧食呢！……

七公公像失了魂，走進了雲裏霧裏似的，心裏簡直沒有了一點把握了。他想不到他經年渴慕着

的滿地黃金的上海，竟會這樣地難於生活。夢兒全破碎了。要是年輕，他還可以幫着兒子想方法賺錢，或者是出賣他自己的氣力；現在是老了，一切都力不從心了，眼巴巴地祇能依靠着兒子來養活他。況且，這一次到上海來，又是他自己出的主意。……

大家都沉默着。福生補好了頂上的漏洞處，也走進來了，他瞧了瞧六根爺爺，又把爹望了一望，焦急地，一聲不響地坐了下來。

停了一會，六根爺爺才開口說：

『福生！光急也是沒得用的啊，明早我替你找找小五子看看，要是他能夠替你找到一擔菜籮的話，我再帶你去設法賒幾斤小菜來賣賣，也是好的。……七公公你也不必着急，祇要福生賣小菜能夠賺到一點錢，你也好去學着販販香瓜子。……大嫂子沒事過橋去尋着巡捕老爺，學生子，補補衣襪，一天幾十個銅板也是好撈的！……』

『那麼謝謝六根爺爺！』七公公說，『明天就請你老帶福生去找找小五子看！』

福生仍舊沒有作聲。他把六根爺爺送走之後，便橫身倒在中艙裏，瞪着眼珠子，望着篷子頂上那個剛剛補好的漏洞處出神：『爹爹太老了！孩子們太小了！吃的穿的，……自己又找不到地方出賣氣力！……』

一會兒，七公公又夾着嘆了一聲氣：

『要是明朝找不到小五子，借不到菜籮，乖乖！不得了啊……』

福生的力氣大，挑得多，而且又跑得快，他每天賣小菜，竟能賣到三四千錢，除去血本，足足有一千錢好落，七公公便樂起來了。

他自己又用稻草編好了一個小籃兒。他告訴着福生，祇要能够替他積上三百四百文錢，他可以獨自兒去販賣香瓜子，賺些錢兒來幫幫家用。祇要天氣不下雪，他的身體總還可以支持的。

福生沒有什麼異議。四五天之後，七公公便做起香瓜子生意來了。福生嫂原來也是非常能幹的，每天招呼過丈夫和公公出去之後，便獨自兒把船頭船尾用篷子罩起來，帶着四喜子，小玲兒，跑過打浦橋的北面，找着了些安南巡捕老爺，窮學生子，便替他們補補鞋襪，或者是破舊的衣裳。……

這樣的一家的五口生活，便非常輕便地維持下來了，七公公是如何地安了心啊！

每天早晨，當太陽還沒有露面的時候，七公公就跟着兒子爬了起來，提着滿籃的香瓜子，歡天喜地的，向着人烟比較稠密的馬路跑去。

『誰說的上海沒有生路呢？』他驕傲地想，『一個人，祇要安本份，無論跑到什麼地方都是有辦法的啊。這就是天，天哪！』

七公公的勇氣，便一天比一天大將起來。他再也不相信世界上會有餓死人的地方了。他每天從大的馬路穿到小的弄堂，又由小的弄堂穿到大的馬路。祇要可以避着巡捕的眼睛的地方，他便快樂地，高聲地叫着『賣香瓜子！』裝着鬼臉兒逗引着孩子似的歡笑，永遠地像一尊和藹的神祇似的。一直到瓜子賣完，夕陽西下，寒風削痛了他的膚骨，才像一匹老牛似地拖着兩條疲倦的腿子，帶着幾顆

給孩子們吃的橘子糖，跑將回來。同兒媳孫子們吃着粗糙的晚飯以後，一睡，便什麽都不去想牠了。

天氣畢竟是加上了幾重寒氣，聽說是快要到洋鬼子過年的日子了。小菜和香瓜子的生意都漸漸地緊張起來。福生和七公公也更加地小心着，小心那些貪婪的像毒蛇一般的巡捕和警察們的凶惡的眼睛。

『早些回啊！福生。』

『早些回啊！爹！』

互相地關照着。這一天，像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沉重的壓力，緊緊地壓迫着父子們的心。在橋邊，兒子福生又特別地站着，多瞧了那老邁的爹爹的背影一眼，一直看到那個拐過了一個彎，不再看見了，他才放開着大步，朝高昌廟鐵路邊的菜園跑去。

也許是因爲過於躭心了吧，七公公剛剛才轉過一個彎，心兒便跳起來了。手中的草籃子輕輕地抖戰着，香瓜子統統斜傾在一邊。他用着倉卒的眼光，向馬路的四圍不住地打望着：可沒有看見什麽，大半的店門，都還緊緊地關閉着沒有開開呢。

自家把心兒鎮靜了一下。於是，便開始向大小的弄堂裏穿鑽起來，口裏喊着：

『香瓜子啊！』

最初的主顧，照例是上學去的孩子們。用着白嫩的小手夾着一個銅元輕輕地向草籃中一放，便在七公公的一個鬼臉兒之下，捧着百十粒香瓜子兒笑嘻嘻地走開了。接着便是討厭的，爭多爭少，囉囉囌囌的娘姨和老太婆們！……

工廠的汽笛告訴着人們已經到了午餐的時候。七公公便悄悄地從弄堂裏鑽出來，急忙穿過了一條大的馬路，準備着回家去吃午飯，可是，猛不提防在馬路的三岔口邊，突然地發出一聲：

『跑來！賣香瓜子的老頭子！』

七公公一看：一個荷着槍的安南巡捕，迎面地向他走了過來，他嚇得掉轉頭來就跑。

『哪裏去？猪玀！』

安南巡捕連忙趕了上來，用三隻指頭把七公公的衣領子輕輕地抓住着向後面一拖！……

『猪玀儂的香瓜子阿是弗賣？娘個操戻！娘個操戻！』

『賣，賣的！……』七公公的腿子不住地發抖。

於是，那個安南巡捕便毫不客氣地抓去了一大把香瓜子。接着，又跑攏來了四五個：

『來呀！吃香瓜子呀！』

一會兒香瓜子去了一大半！七公公挨在地下跪着不肯爬起來，口裏便盡量地哀求着：

『老爺！錢！……做做好事啊！……』

『錢？猪玀！』安南巡捕用力的一脚，恰好踢在七公公的草籃子上。

籃子飛起一丈多高！香爪子，銅板，……接着又是一陣掃地的旋風！

『天哪！』七公公傷心地大哭着。他爬起來到處找尋着他的草籃子！草籃子祇剩了一個邊兒；香瓜子？香瓜子倒下來全給大風吹散了；銅板？銅板滿馬路滾的不知去向！

七公公像發瘋了似的。他瞧着那幾個兇惡的安南巡捕的背影，他恨不得也跑上去踢他幾脚，出

出氣！要不是他們荷着有一枝槍的話。

還有什麼辦法呢？祇好痛苦地拾起馬路上的零碎的銅板，提着半個草籃兒，走一步咬一下牙門地罵幾句；像一匹帶了重傷的野狗似的，踉蹌地走回到自己的船屋子裏來。七公公的心兒，差不多快要痛得裂開了。

兒子還沒有回來，他一面吃飯一面流淚的向媳婦訴述着他這一次被𢫬的經過。媳婦垂頭嘆着氣，說着一些寬慰的話兒，小玲兒和四喜子便圍着他親熱地呼叫起來；可是，這一回，公公的懷中，再也沒有橘子糖拿出來了。

午飯過後，太陽眼看得又偏了西了，福生還沒有看見回來，七公公可眞有點兒急了：

『爲什麼還不回來呢？入他媽媽的！』

媳婦又帶着兩個孫兒走過橋去尋活去了。七公公獨自兒坐在船屋子裏，焦急地等待着兒子回來訴述他心中的苦痛。用着氣憤的羨慕的眼光，凝視着對面的高大的洋房和汽車的飛駛；仰望着天上慘白的浮雲，低嘆着自家六七十年來的悲傷的命運！……

『入他媽媽的，還不回來！……』

非常不耐煩地低聲地罵了一句。忽然，老遠地有一個警察向這裏跑來了。七公公吃了一驚！

『你的兒子呢？』

七公公定神地一看，馬上就認識了：這是上一次打兒子的耳光，要碼頭費的那個人。他連忙陪笑地說：

『先生！早上出去的，還沒有回來。』

『你們爲什麼把船架在此地呢？上一回我不是對你們說過了嗎？媽媽個入屄的！……』

『是！是！先生，……』

『馬上撤開！』警察順手用棒棍一擊，拍的一聲，船篷子上立刻穿了一個碗大的窟窿！『還有，那個坪上的一堆草，也得趕快弄去！……上面有過命令的，這是叫做「防害衞生，有得（碍）觀膽（瞻）」！……』

『是！是！……』七公公說不出一句話來。

『你去告訴你的兒子吧！要是明朝還沒撤去，哼！……媽媽個入屄的！……』

警察先生耀武揚威地走了上去，回頭還丟下一個兇惡的狡猾的眼光來！

七公公的心兒亂得一塌糊塗了，像卡着有一件什麼東西急待吐出來一樣。他不知道爲什麼兒子還不回來，天色巴巴地快要黑下來了。

媳婦孫子們都回來了，馬路上早已經燃上了路燈。胡亂地弄吃了一點東西之後，公媳們便都把心兒吊了起來，靜靜地等候着兒子，丈夫的消息。

『天哪！保佑保佑我的兒子吧！他再不能像我今天早晨一樣呀！……』

一夜的光陰，在嚴厲的恐怖中度過。

一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兒子福生才赤手空拳，氣憤得咬牙切齒地跑回來，一屁股坐在船頭上，

半晌還說不出來一句話。

『怎，怎麽回事呀？』七公公戰戰兢兢地問。

『入，入他媽媽的！……』福生忍氣地說：『沒得照會，昨天晚上在公安局關了一夜！……』

『菜籮呢？錢呢？……』

『………』福生的眼睛瞪得酒杯那麽大，搖搖頭，沒有作聲。

『天哪！我們都活不成了哪！……』

一家人都焦急着。晚上，那個討碼頭錢的警察又跑了來，福生氣憤的祇和他鬥了幾句嘴，便又吃了他幾個耳光。結果，錢沒有給逼出一文來，警察先生也知道沒有了辦法，才怒惱地跑到那塊空坪上，輕輕地擦着一根火柴，把福生的草堆子燃燒了。

等福生知道了急忙趕上去撲救的時候，已經遲了，祇剩得一堆火灰了。

七公公便更加傷心地哭叫起來：

『天哪！同强盜一樣哪！我們活不成了哪！……』

四

兒子沒有本錢再賣小菜了；自家的香瓜子賣不成了；僅僅祇有媳婦過橋去補補破衣破襪，一家人的生活，便立刻感到艱難起來了。

福生整天地躲在船艙裏面發脾氣。他像着了瘋似的，一天到晚，罵罵這個，又罵罵那個；從故

鄉的滅絕了天良的田主起，一直罵到打他耳光，關禁他，放火燒他的草堆子的喪天良的警察爲止。罵得不耐煩了就把眼睛睜得酒杯那樣大，仰臥在船頭上，牢牢地釘住那慘白的天空，像在深深地想着一樁什麼事件一樣。有時候，還緊緊地揑住他那粗大的拳頭，向空中亂擊亂舞；或者是尋着犯了過錯的孩子們搥打一頓！……這樣，一天，兩天，……他那一顆中年人的創痛的心兒，便更加迅速地變化得令人不可捉摸了。

七公公焦急得時時刻刻想哭。尤其是看不慣福生的那種失神失態的樣子，眞正是使他心煩，連一點兒忍耐性也沒有。他幾回都想開口責罵福生幾句，可是，一想到這傢伙平日拚死拚活地爲生活掙扎的神氣，心兒便不知不覺地輭了下來。

『多可憐啊！他，他，……天老爺爲什麼沒有眼睛呢？』

習慣地一想到天老爺有眼睛，七公公的心兒便馬上壯了許多。無論怎麼樣，他想，好人是絕對不會餓死的，一到了要緊關頭就會有貴人來扶助。譬如說：就拿這次到上海來的事情來講吧，一到岸，沒有辦法，就找到了六根爺爺！……

於是，七公公便比較地安心些了。他從從容容地跑到茶棚子裏去找六根爺爺，六根爺爺表示沒有辦法，他不急；又跑去找小五子，小五子對他搖了搖頭，他不急！不到要緊關頭，是決沒有貴人肯來扶助的，他想。

天氣一天比一天寒冷起來，除了整天地吃不到飽飯以外，每個人身上的破衣破服，都已經着實地感到單薄起來了。這，特別是七公公和那個稚幼的孩子，孩子們冷起來便往破被裏面鑽，特別是

小玲兒，他差不多連小小的腦袋兒都蓋了起來。七公公終天地坐在船艙中發抖，骨子裏像有一把冰冷的小刀子在那裏一陣陣地刮削他的筋肉。媳婦的生意，雖然比平常好了許多了，但是，天冷，手僵，一天拚命也做不了多少錢，生活，仍舊是毫無辦法喲！

『貴人爲什麼還不來呢？現在是時候了呀！』於是，七公公又漸漸地開始着起急來。他又跑去找六根爺爺，又跑去找小五子，……六根爺爺和小五子仍舊沒有替他想到辦法。

孩子們，最初是鬧着，叫着，要吃；隨後，便躺在艙板上抱着乾癟了的肚皮哇啦哇啦地哭起來。福生仍舊是一樣的倔强，發脾氣，尋着過錯兒打孩子。福生嫂拚命地趕着做着生活！……

『天啊！難道眞的要餓死我們嗎？』七公公實在挨不下去了，身上，肚皮，……終於，他下了一個很大的決心：明天，要是仍舊想不出什麼辦法來，他就決定帶着兩個孫子，跑到熱鬧的馬路邊去討銅板去。

單爲了冬防的緊急，窮人的行動，便一天甚似一天地被拘束起來；尤其是沿日暉港一直到徐家匯一帶的貧民窟，一到夜晚十時左右，就差不多不准行人往來了。

老北風一連刮了三個整日。就在這刮北風的第三天的下午，天上忽然佈滿了灰黑色的寒雲，像一塊碩大無比的鍋鐵。當那寒雲一層層地不住地加厚的時候，差不多把整個貧民窟的人們的心兒，都吊起來了。

『天哪！大風大雪，這兒實在來不得哪！』

入夜，暴風像吹着唿哨似地加緊地狂叫着！隨即，便是傾盆的大雨挾着豆大的雪花。

『天哪！……』人們都發出了苦痛不堪的哀叫。

突然：——一陣巨大的旋渦風，把一大半數平民窟的草棚和船屋子的篷蓋，統統都刮得無影無蹤了！船屋子裏面的人們，便都毫無抵抗地在暴雨和雪花中顚撲！

『不得了呀！福生快來呀！』七公拚命地扭住着一片被暴風揭斷了的船篷子，在大雨和泥濘中滾着，打着磨旋。福生連忙跑過來將他扶住了！……

三四片船篷子都飛起來了，雨雪統統撲進了艙中！孩子，福生嫂，一個個都像落湯雞似的，簡直沒有地方可以站得住脚；漸漸地都倒將下來了，滿身盡沾着泥濘，腿子不住地發抖，牙門磕得可可地叫！

福生又連忙跑過來將他們扶起，拚命地把四五片吹斷了的篷子塞在船艙中，用一根棕繩紮好。然後，扶着父親，老婆，背着小玲兒和四喜子，跑到了馬路上來。

兩個小東西的臉色都變成了死灰，七公公已經凍得不能開口了。福生急急地想把他們護過橋去，送到一個什麼弄堂裏去暫時地躲一躲。可是，剛剛才跑到橋口上，就看見了一羣同樣的被難的人們，擠在大風雨中，和警察巡捕在那裏爭論着：

『爲什麼不許我們到租界上去躲一躲雨呢？』

『猪玀！不許過去！上面有命令的！……』

『爲什麼呢？』

『戒嚴！不知道？媽媽個入屄的！……』

大家都熬不住了，便想趁着警察巡捕們猛不防備的時候，一齊衝過橋去。可是這邊還沒有跑上幾步，那邊老早已經把槍口兒對準了：

『你們那一個敢來？媽媽個入屄的！怕不怕死？……』

互相支持了一個鐘頭左右，天色已經發白了，才算是解了嚴，准許了行人們通過。一時被暴風雨打得無處安身的人們，便像潮水似地向租界上湧來了！

福生尋了一個比較乾淨的弄堂，把一家人安放着。

七公公和兩個孫兒都生病了。特別是七公公病得厲害，頭痛，發燒，不省人事！……

福生急得沒有辦法。這一回，他的那顆中年人的心兒，是更加地創痛了。幾個月來，從故鄉一直到此地，無論是一件很大的或是很小的事實，都使他看得十分明白了：窮人，是怎樣才能夠得到生存的啊！

在弄堂過了兩天，他又重新地跑到港邊把屋子收拾了一下，勉强地，將病着的七公公和兩孩子，從租界弄堂裏搬回來。福生嫂，因爲要在家看護七公公和孩子們，活計便不能再去做了。

福生仍舊還是整天地在外面奔跑着。家中已經沒有一個能够幫他賺錢的人了，他知道，自己如果不再努力地去掙扎一下，馬上便有很大的危險的。特別是父親和孩子的病。

祇要是有一線孔隙可鑽，福生就是毫不畏難地去鑽過了。好容易地，才由同鄉六根爺爺，小五子，以及最近新認識的周阿根，王長發四五個人的幫助，才算是在附近斜土路的一個織綢廠裏，找

到了一名做裝運工作的小工，一天到晚，大約有三四角錢好撈到。

七公公的病是漸漸地有了轉機了。孩子們，一個重一個輕，重的小的一個，四喜子，是毫無留戀地走了，另外投胎去了！大的輕的一個，小玲兒，也就同七公公一樣，慢慢地好了起來。

福生嫂傷心地，搥胸頓足地哭着，號着，樣子像要把死去的四喜子哭轉來似的。福生可沒有那樣的傷心，他祇是淡淡地落了幾點眼淚，便什麼也沒有了。他還不時地勸着他的老婆：

『算了吧！哭有什麼用呢？孩子走了，是他的福氣！勉强留着他在這裏，也是吃苦的！……』

漸漸地，福生嫂也就不再傷心了。

天氣一連晴了好些日子，七公公的病，也差不多快要復原了。少了一個四喜子吃飯，生活畢竟是比較容易地維持了下來。

七公公的精神，雖然再沒有從前那樣好了，但是，他仍舊是一個非常安本份的人，就算每天還是不能吃飽飯，他可並沒有絲毫的怨尤啊。

『窮人，有吃就得了！祇要天老爺有眼睛，爲什麼一定要胡思妄想呢？』

然而，『上海畢竟是黃金之地，無論怎樣都是有辦法的！』七公公是更進一步把心兒安下來了。

天氣又有了雪意，戒嚴也戒得更緊了。可是，七公公已經有了準備，他把身上的破棉襖用繩子縱橫的綑得綳緊，沒有事情，他也决不輕易地跑到馬路上去。他祇是安心地準備着；度過了這一個冷酷的冬天，度過了這一個年關，便好仍舊回到他的故鄉江北去。

五

漸漸地，離陰歷年關祇差半個月了。

租界上的搶刼案件，一天比一天增加着，無論是在白天，或是夜晚。因此，整個滬南和閘北的貧民窟，都被更加嚴厲地監視起來。

『這一定又是江北猪玀幹的，娘個操屄的……』

探捕們在捉不到正凶，無法邀賞的時候，便常常把憤怒和罪名一齊推卸到江北猪玀的身上。

七公公的船屋子前後，就不時有警察和包探們光顧。七公公，他是死死地守在自家的船屋子裏老不出來。兒子福生下工回來了，也是一樣地沒有事情，七公公就絕對不讓他跑到任何地方去。世道不好，人心險惡！要是糊裏糊塗給錯抓去了，連伸寃的人都會沒有啊。好在福生不要七公公操心，每天除了吃飯的時間以外，簡直忙得連睡一忽兒的功夫都沒有。

在一個黑暗無光的午夜：

突然地，就在七公公的船屋子的附近，砰砰拍拍地響了好幾十下槍聲。接着就是一陣人聲的鼎沸！喠罵聲，夾着木棍聲和巴掌聲，把七公公的靈魂兒都嚇得無影無蹤了。福生幾回都要跑上岸去打聽消息，可給七公公一把拖住下來：

『去不得的！雜種！……』

人聲一直鬧到天亮，才淸靜下來。第二天一大早，七公公和福生都跑上去打聽了一遍，才知道

那槍聲是響着捉强盜的。

『誰是强盜呢？……』

沒有人能够回答這句話。

後來又跑到一個茶棚子裏，過細打聽，才知道這一夜一共捉去了十三四個人，連老上海的小五子，王長發，……都在裏面，捉去的誰也不承認他自家是强盜！

七公公嚇得兩個腿子發戰：

『小，小五子！他也是强盜嗎？乖乖！……』

福生把拳頭揑得鐵緊，瞪着兩只血紅的眼睛，向着一些吃茶的同鄉說：

『有什麼辦法呢？祇要你是窮人，到處都可以把你捉去當强盜！媽媽個入屄的！……』

七公公瞧着福生的神氣，嚇得連忙啐了他一口：

『還不上工去？入你媽媽的！捉去了，關你什麼事，老爺會寃枉他們嗎？……』

福生沒有理會他，仍舊在那裏揮拳舞掌地亂說亂罵：

『他們不分青紅皂白就抓！媽媽個入屄的，他們自己才是眞正的强盜呢！……』

七公公更加着急了，他恨不得跑上去打福生幾個耳光。一直到工廠裏快要放第二次汽笛了，福生才一步快一步慢地跑了過去。七公公，他跟在後面望着這東西的背影兒，非常不放心地駡了一句。

『這雜種！入他媽媽的！到底都不安本份啊！』

離過年祇剩十天功夫了。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福生，他的老脾氣又發作了。每天晚上下工回來的時候，這傢伙，一到屋就哇啦哇啦地罵個不休：『工錢太少哪！……工作太多哪！……廠主們太沒心肝哪！……』七公公氣得幾乎哭起來了。他幾回向福生爭論着：

『罵誰啊？雜種！入你媽媽的，安些份吧！上海，上海，比不得我們江北呀！……要是，要是，……入你媽媽的！』

可是，福生半句也沒有聽他的。

他仍舊在依照他自己的性情做着，而且，還一天比一天凶了。

『加工錢啊！媽媽個入屄的……』

『過年發雙薪啊！……』

『陰歷年應當和陽歷年一樣啊！……放十天假啊！……米貼啊！……』

鬧得烟霧籠天的。雖然，全廠中，不祇是福生一個，可是，楊七公公的心兒吊起來了。他非常地明白：自家的兒子，一向都是不大安本份的，無論是在鄉間或是在上海！……因此，他就格外地着急。他今年七十多歲了，雖然，他對於自家這一條痛苦的，殘餘的，比猪狗還不如的生命，沒有什麼多大的留戀了，可是，他還有一個媳婦，一個孫子。祇要是留着他一天活着不死，他就要一天對兒子管束着，他無論如何，不能眼巴巴地瞧着兒子將媳婦和孫兒害死啊！

在福生呢？他認爲，現在，他對一切的事物，是更加地明白了，是更加有把握了。他明白人家，

他更了解自己。而且，他知道：父親是無論怎樣都是說不淸的。在這樣的吃人不吐骨子的年頭，自己不倔强起來，又有什麼辦法呢？

因此，父子們的衝突，便一天一天地尖銳起來。亂子呢，也更加鬧得大了。整個工廠四五百多工人都罷了工，一齊鬧着，要求着：放假！發雙薪！發米貼！……福生是糾察隊長，他整日整夜地奔着，跑着，忙個不停。

七公公嚇得不知道如何處置才好！他拚命地拖住着福生的衣袖，流着眼淚地向着福生說了許多好話：

『使不得的！你，你不要害我們！你，你做做好事！……』

福生衹對七公公輕輕地安慰了幾句：『不要緊的，爸爸！你放心吧！又沒有犯法，爲了大家都要吃飯！……』就走了。

七公公更加弄得不能放心了。無可奈何地，他衹好跪喊着天，求菩薩！

罷工接着延續了三四天功夫，沒有得到結果。一直到第五天的早上，突然地，廠方請來了一大批的探警，將罷工委員會包圍起來。按着名單：主席，委員，隊長，……一個也不少地都捉到了一輛黑色的香港車裏面，駛向熱鬧的市場中去了。

消息很迅速地傳入了七公公的耳朶裏。他，驚惶駭急地：

『我曉得哪！……』僅僅衹說了這麼一句，便猛的一聲暈倒下來了。

福生嫂嚇得渾身發戰，眼淚雨一般地滾下來。小玲兒，也莫明其妙地跟着哇的一聲哭起來了：

天上又下了一陣輕微的雨雪。夜晚福生嫂拚命地把篷子用草繩兒紮住了。雖然，不時還有雨點兒漏進來，可總比沒有加篷子的時候好得多了。

她向黑暗中望了一望渾身熱得人事不省的公公，又摸了一摸懷內的瘦弱的孩子；丈夫的消息，外面的雨點和雪花，永遠不可治療的內心的創痛！……她的眼淚兒流出來了。

她不埋怨丈夫，她知道丈夫並沒有犯法；她也不埋怨公公，公公是太老了，太可憐了！這樣的，她應當埋怨誰呢？命嗎？她可想不清楚。她想放聲地大哭一陣，可是，她又怕驚動了這一對，老的，小的。她衹好忍痛地嘆着氣，把眼淚水儘管向肚皮裏吞，吞！……

痛苦地度過了兩天，七公公是更不中用了。丈夫，仍舊還沒有消息。福生嫂哭哭啼啼地跑去把六根爺爺請了來，要求六根爺爺代替她看護一下公公，自己便帶着餓癟了肚皮的孩子，沿路一面討着銅板，一面向工廠中跑去。

『還在公安局啊！嫂子。』工友們告訴她。

於是，福生嫂又拖着小玲兒，尋到了公安局。公安局的警察先生略略地問了一問來由，便懇切地告訴她了：

『這個人，沒有啊！』

『到底到什麼地方去了呢？』福生嫂哭哭啼啼地跑回來，向六根爺爺問。六根爺爺衹輕聲地說

了這麼半句：

『該沒有……』

福生嫂便嚎啕大哭起來。

六

過年了。

祇隔一條港。那邊，孩子們，穿得花花綠綠，放着爆竹，高高地舉着紅綠燈籠兒；口裏咬嚼着花生，糖菓；滿臉笑嘻嘻地呼叫着，唱着各樣的歌兒！……大人們：汽車，高大的洋房子，留聲機傳佈出來的爵士音樂，豐盛的筵席，盡情的歡笑聲！……

祇隔一條港。這邊，什麼聲音都沒有了！……

福生嫂，坐在七公公的旁邊，盡量地抽咽着，小玲兒餓得呆着眼珠子倒在她的懷裏不能作聲。她伸手到七公公的頭上去探了一探，微微地還有一點兒熱意。該不是迴光返照吧，福生嫂可不能決定。

老遠地，六根爺爺帶了一個人跑過來了。福生嫂一看，認得是小五子，便連忙把眼淚揩了一揩，抱着孩子迎了上去：

『小五伯伯！恭喜你，幾時回來的？』

『今天早上。你公公好了些嗎？』

福生嫂嘆了一聲氣，小五子便沒有再問了。走進來，七公公還正在微微地抽着氣哩。

『七公公！七公公！』小五子輕輕地叫着。

『唔！』回答的聲音比蚊子的還要細。這，模糊的在七公公的腦子裏，好像還有一點兒知道：這是什麼人的聲音。可是，張不開口，睜不開眼睛。接着，耳朵裏便像響雷似地叫了起來，眼前像有千萬條金蛇在閃動！……

『你，伯伯！見沒有見到我們福生呢？』福生嫂問。

『唔……』小五子沉吟了一會，接着：『見到的……。』

『他呢？』福生嫂搶上一句。

『判了啊！十，十，十年徒刑哪！』

『我的天哪！』福生嫂便隨身倒了下來。六根爺爺連忙搶上去扶着。小玲兒也跟着嗚嗚地叫起來了！

『福生嫂！福生嫂！……』

那一面，小五子回頭一看：——幾乎嚇得跳將起來！七公公他已經瞪着眼睛，咬着牙門，把拳頭揑得鐵緊了！

『怎麼一回事呀！』小五子輕輕伸手去一探，便連忙收了回來！『七公公升天了啊！……』

福生嫂也蘇醒過來了，她哭着，叫着，搥胸頓足的。

六根爺爺和小五子也陪着落了一陣淚。特別是小五子，他憤慨得舉起他的拳頭在六根爺爺的面

前揚了幾揚！像有一句什麼驚天動地的話兒要說出來一樣！……

可是，等了老半天，他才：

『嗯！六根爺爺！我說，這個年頭，窮人，要不自己，自己，嗯！嗯！……』祇說了一半，小五子已經漲紅了臉，再也嗯不出來了。

接着，老遠地，歡呼聲，爆竹聲，孩子們的喧鬧聲，夾着對過洋房子裏面的爵士音樂聲，一陣陣地向這貧民窟這兒傳過來了。

『恭喜啊！恭喜過年啊！』在另一個破爛不堪的船屋子裏，有誰這麼硬着那冷得發啞了的嗓子，高聲地叫着！笑着！……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三日，脫稿於上海。

鄉導

一

忍住痛，劉嬸媽拚性命地想從這破廟宇裏爬出來，牙門咬得綳綳緊。腿上的鮮血直流，整塊整塊地沾在褲子邊上，像紫黑色的膏糊，將創口牢牢地吸住了。

她爬上了一步，疼痛得像有一枝利箭射在她的心中。她的兩隻手心全撐在地上，將受傷的一隻腿子高高擡起，一簸一顛的，匍匐着支持到了廟宇的門邊，她再也忍痛不住了，就橫身斜倒在那大門邊的堦級上。

她的口裏哼出着極微細極微細的聲音。她用兩隻手心將胸前覆住；勉強睜開着昏花的眼睛，瞥瞥那深夜的天空。

星星，閃爍着，使她瞧不清楚；夜是深的，深的，……

『大約還祇是三更時候吧！』她這麼想。

眞像做夢一般啊！迎面吹來一陣寒風，使劉嬸媽打了一個冷噤。腦筋似乎淸白了一點，腿子上的創傷，倒反更加疼痛起來。

『救苦救難的觀世音娘娘喲！……』

她忽然會叫了這麼一句。本來，自從三個兒子被殺死以後，劉媼媽就壓根兒沒有再相信過那個什麼觀世音娘娘。現在，她又莫名其妙地叫將起來了，像人們在危難中呼叫媽媽一樣。她想：也許世界上除了菩薩娘娘之外，恐怕再沒有第二個人能够知道她的苦痛的心情呢。她又那麼習慣地祈求起來：

『觀世音菩薩娘娘喲！我敬奉你老人家四十多年了，這回總該給我保祐保祐些兒吧。我的兒子，我的性命呀！……我祇要報了這血海樣的寃仇！……菩薩！我，我，……』

隨即兒子們便一個一個地橫躺在她的前面：

大的一個：七刀，腦袋兒不知道落到哪裏去了。肚子上還被鑿了一個大大的窟窿，腸子根根都拖在地上。小的呢？一個三刀；一個手脚四肢全被斫斷了。滿地都是赤紅的鮮血。三枝寫着『斬决匪軍偵探×××一名』的紙標，橫浸在那深紅深紅的血泊裏。

天哪！

劉媼媽儘量地將牙門切了一切，痛碎得同破屑一樣的那顆心肝，差不多要從她的口中跳出來了。她又拚命地從那堦級上爬將起來，坐着嘆了一口深沉的惡氣。她拿手背揉揉她的老眼，淚珠又重新地淌下兩三行。

她再回頭向黑暗的周圍張望了一會。

『該不會不來了吧！』

突然地，她意識到她今晚上的事件上來了。她便忍痛地將兒子們一個一個地從腦際裏抛開，用

心地來考慮着目前的大事。她想：也許是要到天明時才能達到這兒呢，那班人是決不會不來的。昨夜弟兄們都對她說過，那班人的確已經到了土地祠了，至遲天明時一定要進攻到這裏。因此，她才拒絕了弟兄們的好意，堅決地不和他們一同退走，雖然弟兄們都能侍奉她同自己的親娘一般。她親切地告訴着弟兄們，她可以獨自一個人守在這兒，她自有對付那班東西的方法。她老了，她已經是五十多歲了的人呀，她還有什麼好怕的呢？爲着兒子，爲着……怎樣地幹着她都是心甘意願的。她早已經把一切的東西都置之度外了。她傷壞着自家的腿子，她忍住着痛，她就祇怕那班人不肯再到這兒來。

是五更時候呢，劉嬸媽等着；天上的星星都沉了。

『該不會不來了吧？』

她重覆地擔着這麼個心思。她就祇怕那班人不肯再來了，致使她所計算着的，都將成爲不可施行的泡幻，她的苦頭那才是白喫了啊！她再次地將身軀躺將下來時，老遠地已經有了一聲：——

拍！

可是那聲音非常微細，劉嬸媽好像還沒有十分聽得出來。隨即又是：——

拍！拍！拍！……

接連地響了兩三聲，她才有些聽到了。

『來了嗎？』

她儘量地想將兩隻耳朵張開。聲音似乎更加在斑密：

拍！拍拍拍！啪啪啪啪！……

『眞的來了啊！』

她意識着。她的心中突然地緊張起來了！有點兒慌亂，又有一點兒驚喜。

『好，好，好哇！……』

她的肚皮裏叫着。身子微微地發顫了。顫，她可並不是害怕那班人來，莫明其妙的，她祇覺得自家這顆老邁創碎的心中，還正藏着許多說不出的酸楚。

又極當心地聽過去，槍聲已是更加斑密而又清楚些了。大約是那班人知道這裏的弟兄們都退了而故意示威的吧！連接着，手提機關槍和迫擊砲都一齊加急起來。

劉嬸媽的心中更加緊急了。眼淚雜在那砲火聲中一行一行地流落，險些兒她就要放聲大哭起來！她雖然不怕，她可總覺得自家這樣遭遇得太離奇了，究竟不知道是前生作了些什麼孽啊！五六十歲了的人呀，還能遭受得這般的災難嗎？兒子，自家，……前生的罪孽啊！……

劉嬸媽不能不設法子抑止自家的酸痛。她的身軀要稍爲顫動一下子，腿子就痛得發昏。槍聲仍舊是那麼斑密的，而且愈來愈近了。她鼓着勇氣，祇要想到自家被慘殺的那三個孩子，她便什麼痛苦的事情都能忘記下來。

流彈從她的身邊飛過去，她抱着傷痛的一個腿子滾到堦級的下面來了。

槍聲會突然地停了一停。天空中快要發光了。接着是：——

帝大丹！帝大丹！……

——殺！

一陣衝鋒的喊殺聲直向這兒撲來。劉嬸媽更加現得慌急。

喊聲一近，四面山谷中的回聲就像天崩地裂一樣。她慌急呢，她祇好牢牢地將自家眼睛閉上。

飛過那最後的幾下零亂的槍聲，於是四面的人們都圍近來了。劉嬸媽更加不敢睜開她的眼睛。

她儘量地把心兒橫了一橫，半口氣也不吐地將身子團團地縮成一塊。

『你們來吧！反正我這條老命兒再也活不成功了！』

二

臨時的法庭雖不甚堂皇，殺氣却仍然十足。八個佩着盒子砲的兵丁，分站在兩邊，當中擺着的是那一張地藏王菩薩座前的神案。三個團長，和那個親身俘獲劉嬸媽的連長，也都一齊被召集了攏來，準備做一次大規模的審訊。

旅長打從地藏王菩薩的後面鑽出來了，兩邊一聲：『立正！』他又大步地踏到了神案面前，眯着眼睛向八個兵丁掃視了一下，仁丹鬍子翹了兩三翹，然後才在那中間的一條櫈子上坐下了。

『稍息！』

三個團長坐在旅長的右邊。書記官靠近旅長的左手。

『來！』旅長的鬍子顫了一顫，『把那個老太婆帶上堂來！』

『有！』

劉嬸媽便被三個惡狠狠的兵士拖上了公堂，她的腦筋已經昏昏沉沉了。她拚命地睜大着眼睛。她看：四面全是那一些吃人不吐骨子的魔王呀。上面筆直坐着的五個，都像張着血盆那樣大的要吃人的口；兩邊站立的，活像是一羣馬面牛頭。這，天哪！不都是在黃金洞時一回掃殺了三百多弟兄的嗎？不都是殺害了自家兒子的仇人嗎？是的，那班人都是他們一夥兒。他們這都是一些魔鬼，魔鬼啊！……劉嬸媽的眼睛裏差不多要冒出血來了。她眞想撲將上去，將他們一個一個都抓下來咬他們幾口，將他們的心肝全挖出來給孩子們報仇。可是，現在呢？她不能，她不能呀！她祇能眼巴巴地望着他們投着憤怒的火燄，而且，她還要……

劉嬸媽下死勁地將牙門咬着，怒火一團團地吞向自家的肚子裏去燃燒。她流着眼淚，在嚴厲的審問之下，她終於忍心地將舌頭扭轉了過來。

『大老爺呀！我，我姓黃，我的娘家姓廖！……』

『你怎麽到這兒來的呢？』

『那年，平江到了土匪，我們一家人都弄得無處容身，全數都逃到湘陰城中去了。大約是上個月呢，不知是那一位大老爺的大兵到了這兒，到處張貼着告示，說匪徒已經殺淸了，要百姓通通回到平江來。我，我便帶着三，三個孩子回來了，在這破廟裏的旁邊搭了一個小棚子過活。哪曉得，天哪！那位大老爺的大兵不知道爲了什麽事情，在幾天後的一個黑夜裏偷偷地退了，我們全沒有知道，等到匪徒包圍攏來了時才驚醒，大老爺呀！我們，我們，……嗚！嗚！……』

劉嬸媽放聲大哭了。那樣傷心啊！

『後來你們就都做了土匪嗎？』

『嗚！嗚！——……』

『你說呀！』

『可憐，可憐，大老爺呀！後來，後來，我的三個兒子，全全給他們捉了去，殺，殺，殺！……嗚！……』

『殺了嗎？』旅長連忙喫了一驚，『那麽，你呢？』

『嗚！嗚！——……』

『你，你說，你說出來！』

旅長的仁丹鬍子越翹越高了。

『我，我，老爺呀！我當時昏死了過去。後來，後來，我醒了，我和他們拚命呀！……我還有兩個孫兒在湘陰，我當時沒有甘心死。我要告訴我的孫兒，將來替他的老子報仇，報仇，報仇呀！……我便給他們關在這廟裏補衣裳！嗚！嗚！——……』

『後來呢？』一個胖子團長問。

『後來，老爺呀！我含着眼淚兒替他們做了半個月，幾回都沒有法子逃出來。一直，一直到昨晚，他們的中間忽然慌亂起來了，像要逃走似的。我有些猜到了，我想趁這機會兒逃脫。……不料，不料，老爺呀！他們好像都看出我來了似的，他們要我同他們一道退去，他們說我的衣裳補得還好。不由分說的，他們先用一把火將我的茅棚子燒光。他們要我和他們一同退到廖山嘴！……』

『廖山嘴！』旅長吃了一驚！他初次到這裏，他還不知道哪兒是『廖山嘴』呢。

『你去了嗎？』他又問。

『我，我不肯和他們一道去，老爺呀！他們便惡狠狠地打了我幾下耳光，用槍桿子在我的腿子上猛擊了一下。我完全昏倒下來了。等，……等我醒來時，已經沒有看見他們的踪影了，我的腿子上全是血跡！……後來，……』

於是那個俘獲劉嫡媽的連長，便也走上來了，他報告了他捕獲劉嫡媽的時候的情形。同老太婆親口說的一樣，是躺在廟門外的那個石堦級下面。

旅長點了一點頭，又回頭對劉嫡媽說：

『黃媽媽，土匪們說的是要你同他們退到廖山嘴嗎？』

『是的！……大老爺呀！但願你老人家做做好事，將我送回，送回到湘陰去。我那兒還有兩個孫子，我永生永世不忘你老人家的大恩大德！……你老人家祿位高陞！……嗚！嗚！……』

砰砰！……她連忙爬在地上叩了兩三個響頭！

『好的。你這老太婆也太可憐了。老爺一定派人送你回到湘陰去。』旅長說着，擡頭又吩咐了站班的一聲：『去！將楊參謀請來，叫他把軍用地圖帶來看看。』

『嗯！』

『大老爺呀！你老人家做做好事，送我回到湘陰去吧！……』

『唔！』

楊參謀捧着一捲地圖走出來了。

『報告旅長，要查地圖嗎？』

『是的，請你來查一查廖山嘴在哪裏？』

楊參謀將地圖捧上了神案，四五個人分途查起來。

黃金洞，劉集鎮，三槐磽，栗子嶺，……

『沒有呀，旅長！這個地方。』楊參謀報告。

『沒有，平江四鄉都沒有！』

三個團長都回覆着。連旅長自己也沒有查出來。

『那麼，黃媽媽你知道廖山嘴嗎？』

『一個小谷子，在東邊，五十多里路。……那裏是我的娘家，大老爺呀！那裏很久很久以前就沒有人住了。……』

四五個人又在東面查了十餘遍，仍舊沒有查着。

『你能夠引導我們去嗎，黃媽媽？』

『我，我，大老爺呀！……我，我，我不……』

『不要緊的。』旅長輕聲地安慰着，『你衹管帶我們去吧！追着了土匪你也有功呀！而且，又替你的兒子報了仇，將來送你回湘陰時，還可以給你些養老費！……』

『我，我不能走，走呀！……大老爺，做做好事吧！……』

『我這裏有轎子。黃媽媽，你不要怕，追着了就可以給你的兒子報仇。』

『我，我實在，……』

『來！』旅長朝着下面的兵士，『將這黃媽媽扶下去，好好地看護她，給她吃一餐好的菜飯！……』

三

據偵探的報告，匪徒們確是從東方退去的。但不知道退去有多少距離了。旅長，團長，和旅司令部的參謀們，都鄭重地商量了一陣，都以爲是應該追擊的。黃媽媽說的並不是假話，那樣忠實的一個老年婦人，而且還被匪徒們擊壞了腿子呢。

追，一定追！

下午，全旅人一共分爲五隊，以最鋒利的手提機關槍連當作了尖兵。第一團分爲第二第三兩隊作前衛。第二團爲第四隊。第三團及旅部特務營，砲兵營，爲第五隊。每隊距離三里五里，或十餘里，一步一步地向匪區逼近攏來。

劉嬸媽坐在一頂光身的轎子上。兩個極其健壯的脚伕將她擡起來，帶領着幾個偵探尖兵，跑在最前面。她的心跳着，咚咚的，不知道是一股什麼味兒。她可早已將性命置之度外了，她虔誠在祈求她這一次事件的成就。菩薩，神明，……

她回頭向後面來望了一下：人們像一條長蛇似的，老遠老遠地跟着她。她告訴着轎夫們，順着

一條非常熟的小路兒前進。

野外沒有半個人影兒了，連山禽走獸都逃避得無影無踪。樹林中更加顯得非常沉靜。沒有風，樹葉連一動都不動，垂頭喪氣地懸在那裏像揣疑着他們自家的命運一般。

當她——劉嬸媽——引導着尖兵們渡過了一個山谷子口的時候，她的心裏總要不安定好幾分鐘。飽飽的，不是慌忙，也不是驚悸！不是欣喜，又不是悲哀！那麼說不出來的一個怪味兒啊！眼淚會常常因此而更多地流着。一個一個的山口兒渡過了，劉嬸媽的心中，就慢慢着充實起來。

天色異常的陰暗。尖兵搜索前進到四十里以外的時候，看看地已經是接近黃昏了。四面全是山邱，一層一層地阻住了眼前的視線。看過去，好像是前面已經沒路途了；等到你又轉過了一個山谷口時，才可以發現到那邊也還有一片空曠的田原，那邊也還有山邱阻住！……

靜靜地前進着，離劉集鎮祇差兩三個谷子口了。劉嬸媽的那顆懸掛在半天空中的心兒，也就慢慢地放將了下來。她想：

『這回總該不會再出岔子了吧！好容易地將他們引到了這裏。……』

於是，她自家一陣心酸，腦筋中便立刻浮上了孩子們的印象。

『孩子們呀！』她默祝着，『但願你們的陰靈不散，幫助你們的弟兄們給你們復仇，復仇，我，我……你們等着吧！我，媽媽也快要跟着你們來了啊！……』

眼淚一把一把地流下來。

『祇差一個山崗就可以看見廖山嘴的村街了。』劉嬸媽連忙將眼淚拭了一拭，她告訴了尖兵。

『谷子那邊就是廖山嘴嗎？』

『是的！』

尖兵們分途爬到山尖上，用瞭望鏡向四圍張望了一回。突然地有一個尖兵叫將起來了：『不錯！那邊有一線村街，一線村街，還有紅的旗幟呢！』

『旗幟？』又一個趕將上來，『不錯呀！一面，二面，三面，……王得勝，你趕快下去報告連長！……』

於是，第一隊首先停止下來，散開着。接着，第二隊前衛也趕來散開了，用左右包圍的形勢，配備着向那個豎着紅旗幟的目標衝來。

『黃媽媽，你去吧！這兒用不着你了，你趕快退到後方去吧！』

尖兵連長連忙將劉婻媽揮退了。自家便帶領着手提機關槍的兵士，準備從正面衝鋒。翻過着最後一條谷子口，前面的村街和旗幟都祇剩了一些模糊的輪廓。三路手提機關槍和步馬槍都怪叫起來：

拍！拍！拍！拍！……噼噼噼噼！……格格格格！……

衝過了半里多路，後面第三隊的援軍也差不多趕到了。可是，奇怪！那對面的村街裏竟沒有一點兒回聲。

『出了岔子嗎？』

連長立刻命令着手提機關槍停止射擊。很淸晰地，他辨得出來祇有左右兩翼的槍響。

『糟糕呀！許是中了敵人的鬼計！』

他叫着。他想等後面指揮的命令來了之後再進攻。等着，左右兩翼的槍聲停止了。

四圍沒有一些兒聲息。

『怎麼的？』

大家都吃了一驚！

『也許是他們都藏在那村街的後面吧？』有人這麼說。

『我們再衝他一陣，祇要前後左右不失聯絡，是不要緊的。反正已經衝到這谷子裏來了。』

後面指揮的也是這末說。於是大隊又靜聲地向前推進起來。天色已經黑得看不淸人影子了。

劉集鎮！

沒有一個敵人。幾枝旗幟是插着虛張聲勢的，村街上連鬼都沒有。從破碎的一些小店的招牌上，用手電筒照着還可以認得出來，淸淸楚楚的這兒是『劉集鎮。』

『劉集鎮？怎麼？這兒不是叫廖山嘴嗎？』

『鬼！』

大家都一齊轟動起來。第二隊第三隊都到齊了，足足有一團多人擠在這谷子裏。其餘的還離開有十來里路。

天色烏黑得同漆一樣。

『糟糕！……』胖子團長的心裏焦急着，『這回是上了敵人的當了。那個鬼老太婆一定沒有個好

來歷。明明是劉集鎮，她偏假意說成一個「廖山嘴」！……」

退呢？還是在這兒紮駐呢？突然地：——

拍！——

對面山上一聲。胖子團長一嚇：——『怎麼？』

接着，四圍都響將起來了：

拍！拍！拍！……

噼！噼！噼！……嗤吼！……

轟！轟！轟！……

『散開！……散開！……』官長們叫着。班長們傳誦着。

每一個槍口上都有一團火花冒出來！流彈像彗星拖着尾巴。

四

旅長氣得渾身發戰。一直挨到第二天的下午，第一團陸續歸隊的還不到一連人，他的鬍子差不多要翹上天空了。

他命人將劉嬌媽摔在他的面前，他舉起皮鞭子來亂叫亂跳着。

他完全失掉他的人性了：

『呀呀！你說，你說！你這龜婆！你幹嗎要哄騙咱們？你幹嗎將劉集鎮說成一個廖山嘴？你

說，你說，……我操你媽媽！……』

拍拍！……

皮鞭子沒頭沒腦地打在劉嬸媽的身上，劉嬸媽已經沒有一點兒知覺了。

『你說不說？我操你媽媽！……』

拍！拍！……

『拿冷水來！我操你媽媽！……』

劉嬸媽的渾身一戰，一股冷氣直透到她的腦中，她突然地清醒了一點。她的眼前閃爍着無數條金蛇，她的耳朶邊像雷鳴地震一樣。

『你說不說？我操你媽媽！你幹麼哄騙咱們？你幹麼做匪徒們的奸細，你是不是和匪徒們聯絡一起的？……』

劉嬸媽將血紅的眼睛張了一下，她不做聲。她的知覺漸漸地恢復過來了。她想滾將上去，用她的最後的一口力量來咬他們幾下。可是，她的身子疼痛得連半步都不能移開。她祇能斷聲地大罵着：

『你要我告訴你們嗎？你們這些喫人不吐骨子的强盜呀！我祇恨這回沒有全將你們一個個都弄殺！我，我恨不得咬下你們這些狗强盜的肉來！我的兒子不都是你們殺死的嗎？黃金洞的弟兄們不都是你們殺死的嗎？房子不都是你們燒掉的嗎？你們來一次殺一次人，你們到一處放一處火！我恨不得活剝你們的肉，我情願擊斷自家的腿子！我，我，……』

她拚命地滾了一個翻身，想抱住一個人咬他幾口！……

『呀！』旅長突然地怪叫着，『我操你的媽媽！我操你的媽媽！你原來是匪軍的偵探！……我操你的媽媽！……』他順手擎着白郎林手槍，對準劉嫋媽的胸前狠命地一下：——

拍！

劉嫋媽滾着，身子像凌了空，渾身的知覺在一刹那間全消滅了。

她微笑着。

老遠地，一個傳令兵拿着兩張報告跑來：——

『報告旅長！第一團王團長昨晚的確已被匪軍俘去！現在第二第三兩團都支持不下了，請旅長趕快下退却命令！』

『退！』旅長的腿子像浸在水裏。『我操她的媽媽！這一次，這一次，……我操她的媽媽！……』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深夜在上海。

第二輯

星

第一章

一

丈夫整整地又有三天不曾回家了。梅春姐一大清早就爬了起來，悲哀地，怏怏地，在自己的臥房裏靠着窗口站了一會，用一種懷着恨意的嫉妬的視線，牢牢地凝注着那初昇太陽幸福的紅光。在秋收後的荒原上，已經有早起勤奮的農人，在那裏用乾草叉叉稻草了。野狗奔馳着，在經過的草叢裏，揮洒着淚一般的露珠。

梅春姐用很大的時候抑制住了自己的哀怨，她無心燒早飯；輕輕地伸手在床上搜尋了自己和丈夫的幾件換下的衣裳，提着桶，穿過中堂，蹒跚地向湖濱走去。

朝露掃濕了她的鞋襪和褲邊，太陽從她的背面昇上來，映出她那同柳枝一般苗條與柔軔的陰影，長長的，使她顯得更加清瘦。她的被太陽晒得微黑的兩頰上，還透露着一種少婦特有的紅暈；彎彎的，細長的眉毛底下，閃動着一雙含情的，扁桃形的，水溜溜的眼睛。

路上的農人們都指手劃脚起來了。他們用各種各色的貪婪的視線和粗俗的調情話去包圍，襲擊

那個年青的婦人。他們有時還故意停止着工作，互相高聲有心使她聽得出來地，談論着她們夫婦間的事情：

『說吧，老黃瓜，為什麼陳燈籠夜夜叫她守空房呢？……』

『誰知道呢？……「家花沒有野花香」囉，也許……』

『不，有人說，她是在娘家養過什麼漢子來的！所以，陳燈籠才不愛她，折磨她。……』

『啊！原——來！……那就難怪陳癩子囉！』

梅春姐儘管佯裝沒有聽見，可是那些無恥的汚濁的話，却總像箭簇似地向她射來，甚至於射到她的心裏。她着力地穩定了一下自家的脚步，飛快地衝出那惡濁的旋渦，咬着牙，喘着息，一口氣跑到那湖岸的石頭跟前蹲下了。

湖水，碧綠的，淸澈的飄流着，起着細細的漣波。在湖岸的石頭的兩邊，已經有好幾個同村的婦人在那裏洗衣了。梅春姐一面和她們招呼着，一面儘量地想把那顆跳動的心兒慢慢地平下來，把那些惡毒的，刺心的穢話扔開去。她扯起衣角，揩了一揩額角上的因為奔跑出來細細的汗珠，便彎腰洗她的衣服了。

水聲和搥衣木的聲音在湖中激盪着。不甘沉默的旁的婦人們，就趁着這一個機會大家無所顧忌地扳談起來。她們談着家裏日用的柴米油鹽，她們談着漂亮，新鮮，時髦的布料，她們談着公婆，談着孩子，談着自家的男人和別人家的曖昧的私事。……

梅春姐夾在她們中間裝得非常快活。有時候，她還故意地跟着旁人大笑幾聲。她想敎人家看不

出來她那種被丈夫侵蝕的內心的痛苦。可是那談鋒却像有意要使她爲難似的，不知怎麼一下子又轉到她的丈夫身上來了。

『他已經幾天沒有回來了呢？』發問的是一個麻面的中年婦人，十五年來她已經生了十個兒女了。她帶着笑臉時，麻子就一粒一粒地牽動着。

『三，三天……』梅春姐輕輕回道。

『你想不想他呢？夜……』

『當然嘍！』一個面孔塗得像燕山花的，有名的蕩婦柳大娘，截斷了麻子的話。『她爲什麼不想呢？這樣漂亮，年青！……』

梅春姐覺得那淤積的心血，是怎樣地熱烘烘地湧上了她的面龐。她漸漸地把頭低下來了。一面使力地搓着水浸的衣服，一面偷偷地瞟視着左右的婦人們。當她看見了婦人們——尤其是柳大娘的那牢牢的視線——都在凝注她，而又感到自己的臉太紅了的時候，她就故意地把衣服往水中沉重地按着，幾乎按得連人帶桶都滾到湖中了。

『爲什麼呢？你們……』一個老年一點的，一面伸手抓着梅春姐，一面向大家責罵着：『不要再說這些事情了吧，你們都不是好東西！……』

『好東西！……年紀輕輕，男人做得初一，我就做得初二。』那柳大娘憤憤地，帶着一種眞正的同情心，叫道，『「哪個羅裙不掃地，哪個掃帚不沾灰！」嘍，黃瓜媽，莫說梅春姐還這樣漂亮！……』

『啐！閻王會勾你的簿的！不要臉的，下流的傢伙！你總以爲人家都像你這騷貨！……』

大家又都哄笑起來。

梅春姐可不能再佯裝快活了，她用了一種很大的，自制的力量，勉强地洗完這一桶衣服，才站起身來。然後又像逃難似的，拚命地穿過那些男人們的下賤的視線和嘲笑，跑到了自己的家中。

二

丈夫陳德隆，——因爲生癩子，人家就叫了他陳燈籠。——對於梅春姐是太不知道憐愛的。他好像沒有把年青的妻當做人看待，他認爲那不過是一個替他管理家務，陪伴洩慾的器具而已。自從去年的一個風雪滿天的，憂愁的日子，用一頂紅轎，吹鼓手和媒人，把梅春姐從娘家娶回來以後，他就沒有對她裝過一回笑臉。他駡她，他折磨她，並且還常常兇惡地，無情地，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毆打她。他像很有計劃似地打她的胸，打她的腹，打她的腿，……他打着還不許她叫，不許給人家在外面看出她的傷痕來。

丈夫沒有弟兄姊妹，祇有一個老年的盲目的公公。在去年，那公公還能在聽到梅春姐被丈夫打得輾轉呻吟的時候，摸到房門口來用拐杖拋擲陳德隆，駡他是個無福消受賢德婦人的惡鬼！今年，不幸的是公公歸天了，陳德隆就更加無所顧忌地欺壓他的妻。他趁這時候學會了打牌，學會了喝酒，學會了和一切浮蕩的，守空房的婦人勾勾搭搭。他常常一出去，就三五天不回來。

梅春姐對於丈夫是不能說不賢德的，她自始至終沒有向人家說過丈夫半點錯過。她忍受着，她

用她自己的眼淚和遍體的傷痕來博得全村老邁人們的讚揚。當她聽到了那雪白鬍子的四公公和爛眼睛的李六伯伯敲着旱烟管兒，背地裏讚揚她——『好一個賢德的婦人啊！……』『好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啊！』『瘌子陳燈籠的福氣好啊！……』——的時候，她就覺得那渾身的傷處，都像給一種無形的，慈祥的，勉慰的手掌撫摸過似的，痛苦全消了。她可以驕傲——尤其是對於那些浮蕩的，不守家規的婦人驕傲。

但是，一到夜間，當她孤零零地，躺在黑暗的，冷清清的被窩中反覆難安的時候，她的靈魂便空虛與落寞得像那窗外秋收過後的荒原一般。哀愁着不是，不哀愁着也不是。她常因此而終宵不能成夢。她對着這無涯的黑暗的長夜深深地悲嘆起來……有時候，她也會爲着一種難解的理由的驅使從床上爬起來，推開窗口，去仰望那高處，那不可及的雲片和閃爍着星光的夜天；去傾聽那曠野的，浮蕩兒的調情的歌曲，和向人悲訴的蟲聲。……

她忍耐着，一切都忍耐着——當她在夜間又想起白天裏那些老人們可寶貴的，光榮的讚揚時。

三

亡命地從湖濱跑回來，放好桶，晒好衣裳，走進到臥房的時候，梅春姐已經身疲力軟了。她無心燒飯，無心飲牛，無心飼餵雞和鴨……懶洋洋地躺在木床上，去推想她那命運中的各種不幸的根源。田野中的男人們的穢語和湖上的婦人們的嘲諷，就像一個多角的，有毛的東西似的，祇在她的心中翻滾。她想起了母親臨終的前夜，和父親死時所對她叮囑的那些話來：『在家從父，出嫁要從

夫。如果丈夫有什麽不正當的行爲的時候，衹能低聲地，温語地，夜間在枕頭上去勸慰他。……』她覺得她對丈夫是太少勸慰了；她應當好好預備一些温輭的話，在夜間，在枕頭上，去勸慰她的丈夫才行。這樣，她便深深地嘆了一嘆，把心思勉力地鎮靜了一回，就又慢慢地開始她那日常的，好像永久也做不完的，家中的瑣細事物。

在夜間，丈夫陳德隆回來了。他喝得醉薰薰的。在一線微弱得可憐的燈光底下，可以看到他那因長癩子而脫落了髮根的光頭上，有幾根被酒力所激發着的青筋在凸動。他的面孔通紅的，在刷子般的粗黑的眉毛下，睜大着一雙帶着血絲的，發光的，螃蟹形的眼睛。

他一聲不響，歪歪倒倒地走到了床邊，向梅春姐做成一個要冷茶的手勢，就橫身倒了下來。

夜——是很長的。當他喝冷茶喝足了的時候，當梅春姐正要用温軟的言詞去勸慰他的時候，當村上的賭徒們正待邀人去賭錢的時候，丈夫陳德隆的酒醒來了。他突然地，像一根發條似地從床上彈了起來，伸手到小櫃中摸出他那僅有的幾塊放光的洋錢和銅板，一匹熊似地衝到村中去！……

梅春姐拖着他的手，哭着，叫着：

『德～～隆～～～哥！你，你不在家，人……家……要……欺侮我的！……』

『誰呀？』他停了一停脚步。『放心吧！沒有人敢在老子頭上動土的！……』就扔下梅春姐的手來，跑開了。

夜——是很長的。

梅春姐張望着丈夫的陰影，在無涯的黑暗中消逝着；回頭又看着那像在打呵欠似的洞黑的床

舖，她的心兒不能抑制地戰慄了好久。被子裏還遺留着丈夫的酒氣，可是——沒有了丈夫。小櫃中還遺留着洋錢和銅板的空位置，可是——沒有了洋錢和銅板。她想哭，可是——她連哭都哭不出來了。

她又慢慢地走近了窗口前，她在那裏站立了好久好久。她想不出一個能够使丈夫回心的辦法。嘆氣，流眼淚，一點也不能打動丈夫的那顆懵懂的心。她漸漸地，差不多要沉入到一種絕望的，無可奈何的悲哀中了。

站着……嘆着……之後，她就推開窗子伸出了頭來，想看一看她那從小就歡喜看的夜的天空，想藉着星星和月明來解一解心中的愁悶。可是，忽然地，像有一個什麼暗號似的，那埋伏在她左右，專門爲勾引她而來的，浮蕩兒的粗俗的情歌，立時間便四面飄揚起來了。

最初是一個沙聲的唱道：

十七八歲的嬌姐呀～～沒人睬啦～～～

跪到情哥哥面前～～～磕響頭！……

梅春姐向窗前唾了一口，把頭縮了回來。她覺得這些人都是些卑汚，下賤的，太可笑的傢伙。也不想想他自家是什麼東西！……但悲痛是無情的，她睡不着。她把耳朵輕輕地貼在窗口邊，無聊地又想聽下去——她是想趕去那快要把她全身都毀滅掉的悲哀：

哥說：「我的姐姐呀！……

不怕你膝頭骨跪得～～～浮浮腫，

額頭叩得～～沒有皮，……

你呀！～～要想情哥……萬不依！……」

接着，又有一個人裝着女人的聲音唱起來了。這聲音，梅春姐一聽就知道是那一個身上髒得發霉，還常常佩着一個草香荷包的，小眼睛的獨身漢老黃瓜唱的。喉嚨尖起來就像那餓傷的貓頭鷹一般地叫着：

姐說，「我的哥呀！……

你要黃金白銀～～姐屋裏有，……

要花花綠綠的荷包子～～慢慢送得來，……

你鐵打的心兒呀～～想轉來！……」

沙聲的又唱道：

哥說：「我的姐呀！……

不怕你黃金白銀～～堆齊我的頸，……

花花綠綠的荷包子～～佩滿我的身，……

父母的遺體呀～～值千金！……」

梅春姐越聽越覺得下流了；她離開了小窗，準備鑽進那洞黑的床上。可是那歌聲的尾子，却還是清清楚楚地可以聽得出來。尖聲的在後面接着：

姐說：「我的哥呀！……

我好比深水壩裏扳罾～～起不得水啦！……
我好比朽木子搭橋～～無人走啦！……
祇要你情哥哥在我橋上過一路身，
你還在何噻⊖～～修福積陰功！……』

沙聲的沒有再唱了。一陣一陣的嘻笑湧進了梅春姐的小窗，她用被頭把耳朶捫得緔緊，她暗暗地又使力地唾了兩回。她想：『你們能算什麼東西呢？癩蝦蟆……』

然而，痛苦，悲哀，空虛，孤獨，……却又是眞的。梅春姐她祇能够盡量地抑制她自己，她總還滿望着丈夫有回心轉意的一日。然而這一日要到什麼時候才來呢？梅春姐她不能知道。因此，她的痛苦，悲哀，空虛，孤獨，……也就不曉得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够解除。

第二章

一

第三年——是梅春姐和丈夫結婚的第三年——的九月，不知道爲了什麼事情，從南國，從那遙遠的天際裏，忽然飛來了一把長長的，銳利的剪刀，把全城市和全鄉村的婦女們的頭髮，統統剪下來了。

這眞是一件希奇的，突如其來的事情！……

當這把長長的，銳利的剪刀，來到這村莊裏，第一個落到黃瓜嫣的頭上的時候，她就渾身發起抖來。她要求道：『好心眼的姑娘們啊！……可憐我吧！我要沒有了頭髮，閻王不會收我的，我要到地獄中去受罪的！……』但，誰聽她的呢，一下子就像剪亂蔴似地把牠剪下來了。當這把剪刀第二個落到麻子嬸的頭上的時候，她就叫着，嚷着：『剪不得啦！看相的先生說過了的：我的晚景全靠這頭髮，我要沒有頭髮，我的一家人都要餓死啦！……』但，誰聽她的呢，那巴巴頭㊁就像一隻烏龜壳似的，隨着剪刀落下來了。當這把剪刀第三個快要落到那歡喜擦臉紅的柳大娘的頭上的時候，她早就藏躲起來了，等到尋了她從黑角落裏拖出去，她便一面流淚，一面哀求地：『少，少剪一點兒吧！……沒有了頭髮，我，我要醜死的啦！……』但，誰聽她的呢，姑娘們的剪刀是無情的，差不多連根兒都剪下來了。當這無情的，長長的，銳利的剪刀，第四個落到梅春姐的頭上來的時候，她就很泰然地，毫不猶疑地挺身迎了上來，她對着拿剪刀的姑娘們說：

『剪掉牠吧，剪吧！反正我有這東西和沒有這東西是一樣的。我是永遠也看不見太陽的人！我要牠有什麼用呢？……』

一切婦女們的頭髮都剪下來了，一切婦女們都傷心地痛哭着：黃瓜嫣哭着，——她怕閻王不肯收她！麻子嬸哭着，——她怕她年老時要餓飯！柳大娘哭着，——她怕她的情人不愛她！拋棄她！……

㊀「何悔」即是「哪裏」的意思。

㊁巴巴頭，湖南話，即女人梳髮髻的頭。

一切老頭子們都夾七夾八地跟在中間搖頭，嘆氣：

『不得了的！不得了的！……盤古開天以來女人就應該有頭髮的。沒有了頭髮女人要變的，世界要變的！……』

祇有梅春姐，她似乎與別的人不同。她沒有把頭髮看到那般重要。因爲，她的心已經快要給丈夫折磨死了，她已經永遠望不到丈夫的回心轉意的那一天了。她想：『變啊！你這鬼世界啊，你就快些變吧！反正我是一個沒有用了的人，我的日子一半已經埋到土中去了！……』

二

眞鬼氣，眞是希奇的事情！……世界就是這麼眞正地，糊裏糊塗地變起來了。從那一天——那剪掉頭髮的一天起，村子裏就開始變得不太平不安靜起來。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跑來一些人（本村子裏的也有），穿長衣的，穿短衣的，不分晴雨，不分日夜地在村子裏穿來穿去。手裏拿着各種各色的花樣的東西，口裏說着一些使人聽不懂的新鮮的話。……

眞鬼氣，眞是希奇的事情！……

丈夫陳德隆也開始變起來了。他變得比從前更加粗暴，更加兇狠了。他從樓板上摸出了一把發銹的丈把長的梭鏢來，他把牠磨得光光的。他說：他要去入一個什麼會去，而那個會是可以使他發財的；將來可以不做事情有飯吃，有錢用，並且還可以打牌，賭錢。……

梅春姐始終不明白這是怎樣一回事情。當她看見丈夫把那把發銹的梭鏢磨得放光了的時候，她

的心裏就不知不覺地害怕起來：她怕他要用那梭鏢將她刺死！並且他的那兩條帶着紅光的視線，還不時地，像一枝火箭似地直射着她，好像要將她吸到那螃蟹形的眼睛裏去，射死她，燒死她似的。梅春姐不禁的發起抖來了。

『不要到外邊去的！知道嗎？』丈夫把那梭鏢靠在懷抱裏，用手捲着袖子。『我要到會中去了！……不，也許還要到旁的地方去。夜晚，你早些關門，這兩天外邊的風氣不很好！……』

梅春姐用了一種順從的，恐懼的，而又包含着憎恨的眼光回答了他。

她當眞除了飲牛，飼雞和上菜園以外，整整地三天沒有出頭門一步。

可是，到了第四天早晨，不知道還是因了丈夫的久不回來呢？還是因了自己的哀愁抑制不住呢？還是因了秋晴的困倦呢？還是因了另一種環境的或者是好奇的原因的驅使呢？……使她下了決心地要跑到外邊走一回。她從板壁上取下一把草叉來，用毛巾將剪髮的頭包了一下，順便到自己的草場中去叉兩綑稻草來做引火柴。

荒原，仍舊是去年的，前年的荒原；村子，仍舊是去年的，前年的村子；不過是多了一些往來的，不認識的人，不過是多了一些飄揚的，花花綠綠的旗幟。……

在那原先的，住關帝爺爺的大廟裏，還多了一座新開辦的，讀洋書的學堂。

梅春姐緩步地穿過一條狹小的田塍。在她的眼睛裏，放射着一種新奇的，懷疑的視線。她像一頭出洞來找尋食物的耗子似的，東張西望地把這變後的村莊看了好久好久，才又蹣跚地走向自己的草場去。

稻草像兩座小屋子似地堆在那裏。在那比較小的一座的旁邊，有一個穿長衣的和一個穿短衣的人在談話。梅春姐沒有注意他們。她祇舉起草叉來叉了兩綑，準備拖回家中去。

『德隆嫂！』

『誰呀？』

她回頭去：一個年青的，面孔像用木頭刻出來的人望着她，他是麻子嬸的大兒子木頭壳。

『德隆哥昨晚回家嗎？』

『沒有回來！』梅春姐輕聲地應着，一面看了一看那別的一個，用背面向着她的年輕人。

『唔！前晚還在會裏和人家吵了架的，這傢伙！……』木頭壳沉吟了一聲：『一定是到哪裏去打牌了，一定的！……』

梅春姐把稻草都堆成一起，彎腰紮了一紮。……那一個穿長衣的年青客便向木頭壳問了起來：

『哪一個德隆哥啦？……』

『就是啦！……就是前晚那一個和你們吵架的，那一個癩子啦！』木頭壳向梅春姐微微地釘了一釘：『囉，這一位便是他的癩子嫂，叫梅春姐的！……』

梅春姐的臉羞得通紅的。她的心裏深深地惱恨着木頭壳；她抬起頭來，想拖着草叉就走！不自覺地，那個穿長衣的年青角色，正在打量她的週身。她和他之間的視線，無心地，驟然地接觸了一下！

那一個的白白的，微紅的，豐潤的面龐上，閃動着一雙長着長長睫毛的，星一般的眼睛！……

梅春姐老大地吃了一驚，使勁地拖着稻草和稻叉，向家中飛跑！

三

陳德隆因爲和會中的主腦人吵了架，一連三天都躺在情婦的家裏不出來。第四天的中飯時，他足足喝了三斤半酒，聽說會中又到了一個新從縣裏下來的人，又有一樁事情瞞他了，他才跑出去。米酒把他的心火燃燒得熾騰起來。他走一步歪一下地向會中奔馳着。他的腦子裏裝滿了那紅鼻子會長的敵意的笑容，和那副會長的駭人的，星一般的眼睛。他有心要和他們抬槓。他覺他們這些人都很瞧不起他，事事都瞞他，而不將他當成自家親人一般地看待。尤其是副會長的那特別爲他們而裝成的一副冰凉的面孔，深深地激怒了他那倔强，兇猛的，牛性的內心！

在經過自己的家門時，他停了一下，吩咐了老婆晚飯時多做一些米。他是打算去和會中人吵一陣就回來的。不是要尋他們的差處，而是發洩自家的心中的憤火！

有十來個人擠在會場中。當長工出身的紅鼻子的老會長，正用一根小竹鞭向人們揮揚着，說着一些聽不分明的，時髦的口語。副會長和另一個陌生的，蓄短鬍鬚的人，在寫着一張什麼東西的字單。

陳德隆衝到他們的面前了。他故意擺搖他的身子，像一頭淘氣的，發了瘋的蠻牛似地撞到人叢中去！環睜的螃蟹形的眼睛，先向旁人打望了，就開始大聲，無禮地喧鬧起來：

『會長！什麼事情啦，丢開我？』

老會長微微地皺下眉頭不理他，手中的竹鞭子更加有力地揮揚着。他好像並不曾聽見陳德隆的聲音似的，又接連地說下來了：

『……總之，總會花錢，費力，……都是爲的我們種田人自己；我們去當兩個月兵，就應該盡些心思，盡些力！……』

陳德隆氣起來。他蹣跚地衝過去，奪着老會長的竹鞭，他幾乎要打着他的鼻樑了。

『是裝聾嗎？聾子嗎？……你不曾聽見我的聲音？……』

老會長的鼻子火一般地燃燒起來！他戰聲地，咬着牙關地啐他一口——

『你這瘋神！你，你……又來賭纆麼？……』

『怎麼是賭纆呢？我來尋着你們，就因爲你們的心不公平，你們什麼事情都瞞着我了！……』

『瞞你？』老會長渾身戰着，他使力地抽出來他的小竹鞭子，擋着陳德隆的胸襟。『你能做什麼東西嗎？今天這裏招兵，你能當兵嗎？你能離開野婆娘嗎？……』

『能！』陳德隆頑强地叫着，『祇要你們都不瞞我，我是什麼都能做的！……』

『打人，喝酒，摸骨牌，……什麼都能做的！』副會長冷聲地笑着。他的那一雙大的唬人的眼睛，就像魔淵似地吸住了陳德隆的全身。

陳德隆跳起來了！他奔到副會長的跟前，拳頭高高地抬着，他就像一下子要擊壞他的對方的頭顱似的。他的聲音帶着沙了：

『我要挖出你那雙漂亮的眼睛來的，你瞧不起老子！不打人，不喝酒，不摸牌！都能行嗎？行

嗎？——』

人們使力地解開他們。那另一個陌生的，蓄短鬍鬚的人匆匆地跑來拉着陳德隆的手，向他溫和地說：

『朋友，你不要生氣啦！行的！……你要願意，明天就同我們到總會中當兵去！祇要你能不喝酒，不摸牌，那都行的啦！……』

陳德隆的怒火愈加上昇起來！他瞅瞅這陌生的人一眼。他並沒有問明白去當什麼兵，就茫然地答應着。頑強，好勝，擁着他那一顆虛榮的，粗暴的內心！他很有一股蠻牛的性子，他很可以給你犂地，耕田，而你不能將他鞭撻，尤其是不能違拗他的個性而欺侮他！……

當他的名字被寫上那張白白的紙單的時候，他還狠狠地驕矜了一下。他釘着那些有意瞧不起他的人們，他的眼睛更加圓睜着，那就像已經報復了一樁不可解脫的深仇似的。他的心裏想：『你們，媽媽的！嘿嘿！瞧瞧老子吧！……你們能算什麼東西呢？……』

四

太陽走了，黑夜像巨魔似的，張口呑蝕着那莽蒼蒼的黃昏。在小窗的外邊，有無數種失意的秋蟲的悲哀的嗚咽。

梅春姐坐在一張小桌子旁邊，失神地凝注着那些冰涼了的菜和飯。一盞小洋油燈在她的面前輕盈地搖掜着。她並不一定是等丈夫回來，也不覺得自家的飢餓。在她的腦際裏，却盤桓着一種從來

不曾有過的，搖搖不定的想頭。這想頭，就像目前的那盞小洋油燈般地搖搖不定。不是哀愁；也不是歡喜。……

她懶洋洋地站起來，估量丈夫不會再回來了，便把小桌上不曾吃過的菜和飯收拾着，用一塊破布頭揩了一揩。

一切都和平常一樣的：是夜，一個漫漫的，深長的夜！一個孤零零的，好像永遠也得不到光明的，少婦的悽涼的夜！……

窗外的蟲聲更加嗚咽得悲哀了，牠們是有意喚起人們去給牠們一把同情的眼淚的。

梅春姐又慢慢地靠近着小窗，荒原迎給她一陣冰涼般的寒氣！那搖搖不定的，錯亂的想頭，使她無聊地向四圍打望了一下：一切都和平常一樣的。祇不過是那班浮蕩兒沒有閒工夫再來唱情歌了，祇不過是在大廟那邊多了些花色的燈光的閃爍！

她微微地把頭仰向上方：一塊碧藍色的夜天把清靜的，渺茫的世界包羅了。一個彎腰形的，破銅錢般的月亮在雲圍中爬動着；在牠的四面，環繞着一些不可數出的，翡翠也似的星光。北斗星拖着一條長長的尾巴，那兩顆最大的上面長着一些睫毛。一個微紅的，豐潤的，帶笑的面容，在那上方浮動！……

梅春姐深深地吃了一驚——像白天在草場般地吃了一驚！她覺得一陣迅速的，頻頻的，可以聽得出來的心臟底跳動！她把頭兒慢慢地低下來！……在後方，突然地，一個沉重的，有力的破門聲音，又將她驚震了！……

丈夫陳德隆的一雙螃蟹形的眼睛現了出來。他的面孔微微地帶點怒容，剛强而抑鬱！他似乎並不曾喝酒，態度也比較平常緩和了些。

『你還不曾睡啦！』他輕輕地拍了一下梅春姐的肩頭，鎖着眉毛地說，『明天我要上街了！』

梅春姐痴呆了好一會工夫。好像有一件什麼秘密的私情給丈夫窺破了似的，她的全身輕輕地戰着！……一直等她發現了丈夫並沒有注意她，而且反比平常和善了些時，才又遲遲地回覆道：

『我——是等你啦！……上街？做什麼東西呢？……』

『不做什麼東西！……去當兵，賭氣！……要兩個多月才回來！……』

丈夫是眞正地沒有注意她。他伸手從床上攤開來一張薄薄的被子，他連連地說：他是今天又和會裏的人吵了的，所以才賭氣地同總會中人當兵去。吃苦，他也得去拚拚來的！……他叫梅春姐早些陪他睡了，明天好同他收拾一些隨便的行囊，就同他們當兵去。

梅春姐是等他睡過之後，又站了好久好久，才吹燈上床的。她好像並不曾聽見丈夫的話，她是深深地憎恨了這無情的，冷酷的，粗野的丈夫。當夜深時，她本分地給他蹂躪了她的身子之後，她的心裏會忽然生出了一種從來不曾有過的，希奇的反響來：『爲什麼呢？我要這樣永遠受着他的折磨呢？我，我，……』這種反響愈來愈嚴厲，愈來愈把她的心弄得不安起來！……

她頻頻地向黑暗中凝眸着；那一雙星一般，長着長長睫毛的眼睛，便又輕輕地，悄悄地，在她的面前浮動起來了。她想：『眞是希奇！雖然祇一回平常的見面，但那個人實在像在哪裏見過來的！……』不過，隨時她又：『唉！我爲什麼要想這些事情呢？我爲什麼要想這些事情呢？唉！唉！……實在

地，那雙鬼眼睛眞在哪裏見過來的！』

她向黑暗裏小心地，戰動地望望那睡得同猪一般的丈夫。忽然，她又被另一種可怕的想頭牽連着。丈夫的那把磨得放亮了的梭鏢，好像一道冷冰冰的電光似的，祇在她的面前不住地搖擺，一雙環睜的螃蟹形的眼睛，火一般地向她燃燒着！……

在耳邊，四公公和李六伯伯們的頻頻的讚嘆聲又起來了：『好一個賢德的婦人啊！……好一朶鮮花插在牛糞上啊！……』

梅春姐是怎樣地覺得她的心在慢慢地裂開！裂成了兩邊，四塊！裂成了許多許多的碎片！……

她悲哀地，沉痛地又合上她的眼睛。她深沉地想了：她還是要保持那過往的光榮的。她不能讓這些無聊的，漆一般的想頭把她的潔白的身名塗壞。在無論怎樣的情形之下，不管那雙眼睛是如何撩人，她還是決心不再和他碰頭的爲妙。

五

事情是往往要出人意料之外的。

譬如說：一頭耗子想要躲避一隻貓，牠是一定要想盡牠的方法的。或者是終天守在洞裏，或者打聽到貓不在家時才出去，或者是老遠地聽到貓來了就逃！……在耗子本身看來，這也許是一種比較安全的方法吧。但，不對；我們却常常可以看到一個耗子被抓到貓的口中。不僅是不能躲避，就是連怎樣才會被抓到貓口中的，牠都不知道。

梅春姐就正是一頭這樣的耗子，糊裏糊塗地被抓到了貓的口中。

她想是想得很好的。當丈夫叮嚀了她一番匆匆離家之後，她就終天關在家裏不出門。牛在家中飲，雞在家中餵，……連菜園，連上村下村的鄰舍都不輕跨一步，這總該不會遇見那雙撩人的眼睛吧！——她自己想——但，不對！事情是往往要出人意料之外的。水缸中沒有水了，她得上湖濱去挑水來；引火柴燒完了，她得上草場拖草去；夜晚雞沒有回籠，她得去尋雞；牛糞堆滿了牛欄，她得將牠傾到外面的肥料溝中去！……

這一些瑣細的事物，總像蒼蠅釘食物似地釘着梅春姐，要擺也擺脫不開。做完一件又來一件，而且，每一件事都是要跑到外面去才做得成功的。一跑出去，她就常常要遇見那個鬼人，那一雙祇有鬼才有的撩人的眼睛！……

梅春姐會因此而感到沉重的不安。越不安事情就越多，事情越多就越要跑出去，越要跑出去就越要遇見那一個鬼人和那一雙鬼眼。

誰知道呢？那一個鬼人是不是也在故意地到處阻攔她呢？

有幾次，她是祇跑到一半路就打了轉身的；有幾次她是繞着另一條小道而回的。……她一見到他，一見那雙鬼眼，她的心就要頻頻地，不安地擊動着。

她開始覺得她的世界慢慢地狹小起來了。她簡直不能出門。好像她的周圍已經沒有了其他的人物，好像全村子，全世界都早經沉沒了似的。她的眼睛裏祇能看到一個人，祇能看到一雙長着長長睫毛的，撩人的，星一般的眼睛！

她的四圍站滿了那一個人，她的四圍閃動着那一雙眼睛！……

又有一次，——也許是她迴避和他碰頭的最後一次吧，——梅春姐去挑水時，突然地，給他在湖濱攔住了。他穿的是一件灰布的夾長衫，他的手裏拿着一條細長的鞭子。他滿面笑容地望着梅春姐裝了一個攔雞鵝般的手勢，將梅春姐攔在湖邊。

微風舞着他的長長的黑髮，他的一排雪白的牙齒同眼睛一樣撩人地咬着那紅潤的下唇。他說：

『德隆嫂！爲什麼啦，你一見到我就逃？你……？』

梅春姐輕輕地把小水桶卸下了肩頭，背轉身來，低低地望着那水中的自己的陰影。她的面孔突然地紅到耳根。她的心跳得快要衝出喉嚨了。她不知所措地，忸怩地，顫聲地回道：

『我——不認得……先生呀！……』

『不認得？我姓黃啦！……我是會中的副會長，我就在那大廟裏教書的啦。你不是在草場中見過我的嗎？……』

『也許你忘記了！……不過，你爲什麼事情要怕我呢？』

一陣風從梅春姐的側面吹過來，把她那輕得使人聽不出的回聲拂走了。

『我沒有怕先生。』

『沒有怕？好的！那麼，我就改一天到你家中來玩吧！我和德隆哥很好，他回來了，我一定要來看他的。……』

梅春姐一直等他舞着那條細長的鞭子，跑了好遠好遠了，才深深嘆了一聲，挑水回家去。

這之後，黃先生就常常要跑到梅春姐的家中來，梅春姐也就不能再像耗子怕貓般地那樣怕他了。雖然是丈夫不在家，雖然她還時常提防着村鄰們的物議，而他呢？有時候是一個人來，有時就帶着麻子嬸家的木頭亮，和一些會中的小傢伙。……

他還時時向梅春姐說着一些關於女人們的開通不過的話語，他還時時向梅春姐講着一些關於女人們的新奇不過的故事。

梅春姐的腦子漸漸地糊裏糊塗起來，梅春姐的決心漸漸地烟消雲散了起來！……

於是，一頭美麗，温柔的耗子，就這樣輕輕，悄悄地，被抓到了貓兒的口中。

六

這事情，就發生在一個黑暗的，蒼茫的午夜。

梅春姐正爲着一些村鄰們的無謂的謠言而憂煩着，她已經整整地三宵不曾安靜了。她的心裏，就像一團迷霧般地朦朧起來。她想不清人們爲什麽要將她的聲名說得那樣難堪而汚穢，她是實在不曾和人們有過什麽卑微，下賤的行爲的。她很能够矜持她自己。她可以排除邪惡的人們的誘惑，她可以抑制自家的奔放的感情。而人們畢竟不能原諒她，畢竟要造謠汚穢她，並且在夜深人靜時，還常來壁前壁後偷盜般地梭巡她。這眞是太使梅春姐感到抑鬱而傷心的了。

十月的荒原，就像有嚴冬那樣的冰寒了。很少有幾聲垂斃的蟲們的哀叫，透過了小窗來，鑽進到梅春姐的繁亂的心情裏。她懶洋洋地靠着窗門，看那壁隙的微風將油燈輕輕吹滅。疲勞，困

倦，……慢慢地，將她推到了那洞黑的床前。

一個嗯嗯嗦嗦的，低微的，剝啄的聲音，把她驚悸了！小窗門微微地啓開着。一個黑色的，龐大的東西，慢慢地由窗口向裏邊爬！爬！……梅春姐的全身都駭得冰涼了。她的牙門磕着！她幾乎啞聲地呼喊了起來！黑色的東西摸到她的跟前了——是一個人。一個穿長袍子的，非常熟識的身材的人。梅春姐的心中慌忙着，擊着，跳着……像耗子被抓到了貓兒口中般地顫慄起來！

『嚇嗎？……』那個人伸手摸着了她的肩頭，——一股痲痲的火一般的熱力，透過她的冰涼的身子。她嘶聲地，抖戰地推開他：

『黃，黃……你……你……唉！你……』

『我是……梅春姐，你，平靜些吧！……我平常……』

『輕聲些！……你……唉！……你不要害我的！……』

『不要緊的！……現時已經不比從前了！……你安靜些吧！……』

梅春姐掙扎地擺下他的手來，她爲那過度的驚惶而痴呆着。她的被眼淚濕淋着的身子緊緊地縮成了一團，她的心裏更加慌忙地衝擊着！

黃，像一隻狠般地再度地奔向她來，梅春姐已經無法能推開他了。爲了那些壁前壁後的梭巡人的耳目，她幽幽地，悲抑地，向他哀求道：

『你去，……去！……那邊……菜園，林子裏，我來。……』

『眞的嗎？』

『眞的！……』

黃，就像一隻矯捷的壁虎般的，向窗門翻走了。

外邊黑得伸手看不見自家的拳頭，梅春姐的心就像快要被人家分裂般地徬徨，創痛着！她推開了裏房門，向着左方，那菜園的看不淸的林子裏躊躇着：『天啦！這樣地怕人啦，我去不去呢？我，我將……？』

她站在那裏驚疑了好久好久，她還不能决斷她的適當的行踪。黃遺留下來的熱力，就像火一般地傳到她的繁亂的心裏，漸漸地翻騰了起來！

她猶疑，焦慮着！她的脚，會茫然地，慢慢地，像着魔般地不由她的主持了！牠踏着那茅叢叢的園中的小路，牠把她發瘋般地高高低低地載向那林子邊前！……

『假如我要遇見了鄰人？……』她突然地驚懼着！她停住了，就好像已經在她的面前發現了一個萬丈深長的山澗似的。她把頭向週圍的黑暗中張望一下，捫了一捫心，然後又昏昏沉沉地，奔到林子裏去了。

一個黑黑的，突如其來的東西拖着她的手，她的全身痙攣着！

『這裏！——』

『我，黃，……』

『不做聲！——』

他輕輕將她摟抱起來，他緊緊地貼着她的臉！當他吻到了她的那乾熱的嘴唇的時候，便一切都消失在那無涯的黑暗和冷靜的寒風中了！……

第三章

一

傳言像一團汚濁的濃霧般的，將全村迷漫着。

五七個婦人：黃瓜媽，麻子嬸，柳大娘，還有兩個年輕的閨女，小媳婦，又在湖濱的洗衣基石上碰頭了。

她們曲曲折折地談着這樁新奇的，曖昧的事情。

在她們的後面，有三個老頭子：白髮的四公公，爛眼睛的李六伯伯，和精神健壯的關鬍子。他們在那墳堆上抽烟，談世事，他們向着太陽捫老虱婆。

柳大娘的雙頰塗得火一般地通紅了，她也想叫會中的副會長和有資格的人們看上她。她妖媚地朝那三個老東西唾了一口，又開始談起她那還不曾談完的故事：

『老黃瓜，他說，……』

『說什麼呀？下流的，不要臉的傢伙！……』黃瓜媽氣起來。

『他說，……哼！他還比我們下流百倍呢！』柳大娘冷聲地笑道。『他還夜夜去梅春姐家的壁前

壁後偷看他們的！……他說：「有一天，我伏在菜園的後邊！……」聽呀，麻子嬸！……「我很小心地望着她家的窗子，一個黑色的東西向裏邊爬！爬！……隨後，又爬出來了。隨後又有一個跟在那個的後邊，摸到菜園中的林子裏來了。我專神地一看：哼！你說是誰啦？……就是——梅春姐和那有一雙漂亮眼睛的黃！……」他說：「唔！是的，副會長！」……』

黃瓜媽的臉色氣得發白了，麻子嬸笑着。

『我要打死那下流的東西的！……』黃瓜媽的眼淚都氣出來了。

在遠方，在那大廟的會場那邊，有一羣人向這湖濱走來了。似乎有人在吵罵着，又似乎已經打了起來。

柳大娘用手遮着額頭望着，她吃驚地豎起她的眉毛：

『麻子嬸！你家的木頭壳和老黃瓜打架啦！』

『打架？不會的！……』麻子嬸應着，望着，『我家木頭壳他很好！……』

打架的人漸漸地走了近來。

『該死的！……』麻子嬸跳起來了。她是怎樣地看見她的木頭壳被老黃瓜踏在脚下揍拳頭，又是怎樣地看見人們將他們排解着！……

麻子嬸連衣都不顧地跑上前去。歡喜看熱鬧的，洗衣的婦人們和墳堆上的老頭子們也都圍上來了。

『我要打死你這狗頭壳的，你媽的！你給副會長拉皮條！我，我……』老黃瓜的小眼睛睒着，

他連草香荷包都被震落下來了。『我明天就要上街去告訴陳燈籠的！……』

『我操你的媽媽！我給你的媽媽拉皮條呢！你看見了？……我操你的媽媽！……』木頭亮將一顆血淋的牙齒吐在手裏，他哭着，面孔就更加像木頭刻出來的。『你自己吊不到膀子，你對你的祖宗發醋勁！我操你的媽媽！……』

麻子孀衝過去，她拖着老黃瓜的手，不顧性命地咬將起來！黃瓜媽渾身戰着，她夾在人們中間喊天，求菩薩！……

人們烏七八糟地圍成一團了。

李六伯伯和四公公們從旁邊長長地嘆道：

『我們老早就說過了的！不得了的！女人們沒有了頭髮要變的，世界要變的！……』

『變的？還早呢！……』關鬍子摸着那幾根灰白髭鬚，像蠻懂的神氣，說，『利害的變動還在後頭啊！……』

『後頭？……』四公公的心痛起來了，『走吧！沒有什麼東西好看的了！走！……』

三個人雁一般地伸着頸子，離開着那些混亂的人羣，向村中蹣跚地走着！

二

爲着那痛苦的悔恨而哭泣，梅春姐整整地好些天不曾出頭門。黃已經有三夜不來了，來時他也不曾和她說過多些話。就好像她已經陷入到一個深沉的，污穢的泥坑裏了似的，她的身子，洗都洗不

乾淨了。她知道全村的人都怎樣地在議論她；她也知道自家的痛苦，陷入了如何的不能解脫的境地；她更知道丈夫的那雙圓睜的眼睛和磨得發亮了的梭鏢，是絕對不會饒她的！……好像身子不是她自己的身子了，好像有人在她的身子上作過什麼特殊的標記。她簡直連挑水都不敢上湖濱。

她躲着。或者是：她連躲都躲不起來了。

『我就是這樣地將自家毀掉嗎？……但，不能呀！』她想着，『我總得要他和我想一個辦法的！……』

這一夜，有一些些月亮。梅春姐還不曾吹燈上床，木頭壳便跑來敲她的房門了。他的臉腫了起來，青一塊，紫一塊。他說：『梅春姐！你們的事情很不好！我今天和老黃瓜打了起來！他要上街告訴陳德隆去。副會長叫我來，他在湖中的荒洲上等你！……』

『他怎麼不來呢？』

『他不來！』

『天哪！……』梅春姐的牙齒磕了起來。她的身子一陣燒，一陣冷！提起了陳德隆，她的眼睛就發黑，她就看見那磨得放亮的梭鏢和那通紅的眼睛！……

熄了燈光。她一步高，一步低地跟他走着。突然地，她站住了：

『假如老黃瓜他到這裏來抓我們呢？……』

『不會的，老黃瓜給他的媽媽關起來了。』木頭壳安她的心說。

湖水起着細細的波濤，溶溶在模糊的月光裏。並且水岸好像已經退下了許多，將一條小船橫淺在泥濘的傾坡上。

木頭壳將梅春姐拉上船艘，自己用膝骨將船頭推下了，便跳將上來，撐篙子，横切過那細細的波濤，向荒洲駛去。

梅春姐正正地凝注着那荒洲。小船也慢慢地離近了。當她看見了站在那割斷了的蘆葦根中的黄底陰影的時候，她便陡然地用了一種憎恨的，像欲報復着他給予她的侮辱一般的目光，向他牢牢地釘過一下，她的眼淚就開始將她的視線朦朧起來。羞恥，悔恨和歡欣，將她的全身燃燒着。

黄走近岸邊來拉起她了。木頭壳就停着在小船中等他們。他們走着，走着，……不作聲。脚踏着蘆葦的根子，吱吱地響。

突然地，在一個比較平鋪一點的蘆葦根中，他們站住了。他說：

『冷嗎？……梅春姐！怎麼辦啦？你的打算……』

『打算？……』梅春姐的聲音就像要變成了眼淚般的，她緊緊地拉着他的手。『我簡直不能出門！他們把我那一向都很清白的名譽，像用牛屎，糠頭灰糊壁一般的，糊得一塌糊塗了。他們還要去告訴我的丈夫！……』

黄拉着她坐下來了，他昂頭望着那片冷冰冰的夜天。在地上，發散着一種腐蘆葦，和溼潤的泥濘底氣味。

『並且，你……』她說，『你也不肯替我想一個辦法的，你三天都不來了！……』

黃長長地嘆着，手裏摸着一根蘆葦根子，聲音氣起來：

『這地方太不開通了！他媽的！太黑暗了，簡直什麼都做不開。』

『怎麼辦呢？做不開？……』她沮喪地，悲哀地幾乎哭起來了。

『會長太弱，什麼都推在我一個人的身上，村中人又不開通！……梅春姐，我想走！……』

『走？你到哪裏去呢？……』梅春姐戰着，硬着她的喉嚨：『我要被他的梭鏢刺死啦！我，……』

『不，我想和你一同走！』

『一同走？到哪裏去呢？我的天哪！……』

『到鎮上的區中去！我和總會裏人說了的。』

『鎮上？』

『是的！我想，明天就走。那裏也有你們的會，你也可以去入會的。』

梅春姐不做聲，她用手捫着臉，她的頭低低地垂着。

『怎麼，又哭嗎？』他把手中的蘆葦根子拋了。

半晌，她深深地嘆着，將頭仰向那上方的夜天：

『總之，唉！我是被你害了！……我初見你時，你那雙鬼眼睛……你看：就像那星一般地照到我的心裏。現在，唉！……我假如不同你走……總之，隨你吧！橫直我的命交了你的！……』

黃緊緊地抱過她的頭來，他輕輕地撫摸着。他說：

『那麼，你明天就早一些來囉！下午我在廟中等你，你祇要帶兩身換洗的衣服。』

梅春姐還不及回他的話，在後方，木頭壳叫了：

『你們還不走啦？冷哩！……』

『好，你就明天早些來吧！』他重覆地說。

月亮已經擁入到一片墨雲中了。在天空，祇有幾顆巨大的寒星，水晶般地頻頻地閃爍。

三

老黃瓜一夜不曾合眼睛，他恨恨地咬着牙齒。手上被痲子嫋咬掉一塊皮的地方還包紮着。房門鎖了，後門鎖了，連窗門都加了一個反門。母親還是足足地駡了他一更天才睡着。

他睜着小眼睛望着黑暗，他的腦筋裏想起了一切挖苦人，侮辱人，激怒人的話；他是想用這些話到街上去激動那癩子陳燈籠的。並且他還想好了如何避免陳燈籠疑心他吃醋，如何才能够使陳燈籠看出他的那眞正的同情心和幫忙心來。

天還祇有一絲絲亮，他就爬起來了。偸兒般地將房門扳了一下，扳不開！小窗門牢牢地反門着。他用了全身的吃奶子的力，將窗欄杆敲折一塊，反手將窗門撬開，爬出去。

初冬的早晨的寒氣，像一根堅硬而波動的鐵絲般的，鑽着他的身子，他的全身起着一層雞皮疙瘩。他用髒汚的袖子揩了一揩乾枯的眼糞，拔着腿子向街上飛奔！

十多里路，他連停都不停地一口氣跑到了。

不是醋勁，是眞正的同情心和幫忙心！

陳德隆的樣子很難看，是吃不住營中的苦呢？還是掛記着家中的妻子呢？當老黃瓜費了很大的功夫問到他的營前的時候，他就那麼悶悶地非常不安。他肩着一根梭鏢，和另一個背洋槍的人站在營門口。

老黃瓜老遠地打着唿哨，招呼着陳燈籠，他不敢冒然地衝到營門去。

『你嗎，老黃瓜？』陳德隆吃驚地睜着他的螃蟹眼，和那背洋槍的說了一些什麼話，就飛一般跑來了。他頭上的一頂藍帽子幾乎壓到了眉毛。『上街來做什麼呢？』

『不做什麼，專門來看看你的！』老黃瓜態度悠閒地說。

『看看我？』

『是的！』

『唉！老黃瓜！……』陳德隆陰鬱起來。『媽的！眞吃苦，沒有酒，沒有烟！還天天操練！……我總想銷了差回家來！……』

『回家來？……』老黃瓜微微地笑着，『我看你還是在這裏的好些呢！有吃，有穿！……』

『吃？媽的，糙米飯！穿？囉，就是這樣的粗布！』

『好！』老黃瓜更進一步地笑着，微微地露出點兒意思來。『衣裳很好，不過帽子的顏色還深了點兒！』

『怎麼？』

『沒有怎麼？』他陰險地，照着他的預定的計劃又進一層地挖苦着，『頂好還再綠一點兒！』

陳德隆的眼睛突然地瞪得通紅了，就好像兩枝火箭般地直射着老黃瓜。他的聲音急着，戰着：

『我的老婆偸人嗎？……』

『沒有！……』老黃瓜不緊不鬆地，他想把那牛一般的陳燈籠再深深地激怒一下，『她祇和會中副會長黃有一點兒小小的往來，那不能算她的過錯……』

『眞的麼？』

『假的！——』

忽然間，老黃瓜覺得他的一切計劃都已經逐步通行了，便立時莊重了他的臉膛，滿是同情心地說：

『我看你還是快些回家吧！哼！……那狗入的木頭殼給他們拉皮條。那鬼眼睛的副會長，還與高采烈地在村中穿來穿去！……是我實在替你不平了，才和他們打起來的！囉，你看：這隻手！……我今天一早上就爬了起來！……』

陳德隆的臉青一陣，白一陣，他呆呆地望着那高處，……那不可及的雲片和火一般的太陽光。隨即他又低下來了。他把梭鏢使力地插在堅硬的地上，約半尺來深。他將牠搖着，搖着！……一會兒又抽出來，一會兒又重新插起了，就好像要試試那梭鏢能插人插得多深的一般。他的牙齒像在嚼着一把什麼大砂子，喳喳地響着！一會兒他又向地上瘋狂地吐起唾沫來，一會兒他又笑着！……

老黃瓜覺得陳德隆已經是怎樣地怒得不可開交了，並且慶幸自家的心思已經完全達到。連那個老遠地背着洋槍的人，都不知道陳德隆在玩些什麼鬼！

突然地，陳德隆像一匹熊般地向老黃瓜衝去！猛不提防地在他的頰上批一下！——

『去罷！老子明白，媽的，你也不是好傢伙！……』

老黃瓜滿懷的寃枉。他是很知道陳燈籠有一把蠻力的，他不敢再吃眼前虧地飛奔着。一面恨恨地朝陳燈籠拋來兩句遮羞的，報復般的話：

『不信嗎？我操你的媽媽！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你這鬼癩子總有一天會曉得你祖宗的好意的！』

午飯的號聲吹了，陳德隆打定了主意，提着梭鏢，匆匆地走着。在營門口，已經又有了新來替代他們的崗位的人。

四

梅春姐滿懷着恐怖與悲傷。是捨不得離開家中呢？還是懼怕着什麼災禍的來臨呢？當木頭壳跑來通知她三點鐘就要起行的時候，她簡直慌的手忙脚亂了。

『天啦！我怎麼的好呢？怎麼好呢？天啦！……』

她伸手到破箱子裏去摸，霉陳腐舊的衣裳統統摸出來了。她在床前頭翻了一陣，床後頭又翻了一陣，她實在不知她應該翻些什麼東西。

『天啦！我怎麼好呢？……』

滿床的舊衣服，滿地的舊衣服。木頭壳又跑來催她了：三點鐘過了好些分鐘。

她胡亂地包成一個小包袱。她跑到牛欄去瞧了一瞧那條餓瘦的牛，又跑到雞籠去將雞招呼一下，廚房，菜園，家用品和農具——滿腔的酸淚與惜別的悲哀！

衣包重，脚步重，頭低低地垂着！……在門口，突然而來地——丈夫的一雙圓睜的螃蟹形的眼睛放着紅光！一個冒着熱氣的癩痢頭！一副膨脹的面龐和冷冰冰的兇獰的微笑！……

梅春姐的全身發着抖。一股難堪的，因他的奔跑而生的汗臭和灰泥臭，直撲到她的鼻孔中來。衣包被震落在地下！

丈夫裝得非常和藹的靠近她的身邊，他彎腰拾起她的包袱。

『回娘家嗎？我特別跑回送你的行的！……來啦！先燒點兒東西我吃了，我們再去吧！……』

就像一頭老鷹抓一隻小雞般的，梅春姐在他粗黑的手中戰慄着——輕輕地被抓到了房中。他坐在一張小櫈子上面，失神地玩弄着一件由地上撿上來的霉汚的衣服，吩咐着梅春姐給他燒點吃的東西。

外邊非常陰暗。是黃昏的到來呢？是要下雨呢？還是梅春姐眼睛放花呢？……她偷偷地看着陳德隆喝着她燒給他的米湯飯，就好像在雲裏霧裏的一般。她看着全屋子，全廚房，都團團地旋轉着！她不能支持地戰慄了好幾陣！

木頭亮第三次來催她時，祇看到陳德隆的半邊腦袋就飛逃了。

他站起身來，揩了一揩嘴邊的殘液，走近到她的畏縮的，像一頭小羊遇見狼般的戰慄的身子。

『現在，』他說，『「賢德的婦人」！告訴我吧！你的娘家的人都死盡了，你爲什麼又突然想起要回娘家的呢？……』

梅春姐用手防護着頭，緊緊地縮着她的身子。她不作聲，不作聲！……突然地——她是怎樣地看見陳德隆舉起一隻熊掌般的大手，猛然地向她擊去！她的頭，像一隻沉重的鐵錘般地碰在門上。她的眼睛發着黑，身子像螺絲釘似地旋了一個圈圈，倒在地上！

整個的世界山一般地壓着她！耳邊的雷聲轟轟地響着！

陳德隆又繼續在她的胸前加擂了幾下！

她躺着，躺着！……五分鐘，十分鐘。不，也許還久長一點。她終於蘇醒了來。她的身子像置放在烈火中燃燒般地痛疼着！她的腦袋，像炸裂般地昏沉起來！一塊濕濕的膏糊般的流汁，漸漸地凝固着她那青腫了的頭顱。

彷彿，她還能聽得淸楚：堂屋中滿是嘈雜的人聲。丈夫是怎樣地在和會中人家吵罵着，又怎樣地和人家打了起來，她不能看。她的身子，不知道被什麼人擡起來，放置在一塊冰涼的木板上。隨後又輕輕地搖擺着，走着！……一直到荒原中好遠好遠了，丈夫的那瘋狂得發啞的，不斷和人家的爭鬧，還可以淸淸晰晰地傳到那傷壞的梅春姐的耳中。

『……我要到區中去告你們的！……我要到總會中去告你們的！你們將她擡走！……我操你們的八百代！……』

區中的正會長，是一個十分壯健而和藹的人。他有兩隻炯炯光光的眼，和一雙高高的顴骨。他說起話來，聲音響亮。一副非常親切的笑容，掛在他的那寬厚的嘴唇上。

『你到底怎樣呢？』他說，一面用手拍拍那憤慨得像瘋牛一般了的陳德隆。『現在，關於你老婆的事情，我們是不能管的，你要找回她，我就帶你到她們的會中去！……』

『去，媽的！』陳德隆叫道，『我是什麼都不怕的，我非和她們拚拚不可！』

『你不會贏的！』正會長又眞心地勸道，『你的理少！……』

『她們的理在哪裏呢？我不怕她們！

『好，走吧！』

五

鎭上，陳德隆是常常到的。但今天，他似乎覺得生疏起來了。他看看那些街旁的房屋，他看着那些來來往往的人羣，都似乎與平常不同了，都似乎已經搖擺起來了，都似乎在對他作一種難堪的，不可容忍的深深的嘲諷。

『嘿嘿！你這烏龜！』

『嘿嘿！你連老婆管不了的，假裝剛强的，愚笨的傢伙！』

陳德隆的心火一陣陣地冒上來，頭上直流着細細的汗珠子。他覺得他走的不是冬季的，冷冰冰的街道，而是六月的，佈滿了火一般的太陽光的荒原！他熱，熱！……

他是什麼事情都不會落過人家的下風的。在村中，他是唯一有名的剛强的男子。而目前，他半世的威風，眼瞪瞪地就要喪在這一回事情的裏面了。他緊緊地揑着他那毛蟹爪般的拳頭，他的心中頻頻地衝擊着。

『我非和她們拚拚不可！我不怕她們的！我尋着她，刺死她！尋着他，挖出他的那雙漂亮的眼睛！我看她們將我怎麼辦？……』

正會長在一個廟門前頭停住着。他又露了一露他那非常親切的笑容。

『現在，你站在這裏！』他說，『我看她們裏面有沒有主持的人來？』

陳德隆牢牢地釘着廟門，釘着那掛着的長長的木板。那木板上面的字，他都能認識，他將牠念了無數遍。

一個老媽媽跑出來，將他帶到一個從前供菩薩的殿堂裏。

正會長和一個青年的，捲髮的，漂亮的女人坐在那裏。另一羣也是短髮的，剪成各種各式的頭樣的婦人，在她們的兩邊圍觀着。

『你叫陳德隆嗎？』那漂亮的女人問。她的頭髮捲得像一叢小勾籐似的。

『是！』陳德隆應着。他的心火不能按耐地燃燒了好幾次。他瞪着那通紅的眼珠子，死死地釘着她們。

『告訴我，陳德隆！』那漂亮女人板起了她的粉紅的面孔，又問：『現在，你跑來做什麼呢？』

『不做什麼，我要我的老婆的。』

『你要你的老婆？……你懂得我們這裏規章嗎？』

『不懂得！……她偸了人，丢了我的臉，我是要將她領回教訓的。』

『好！幸虧你還不懂得。你要懂得了時，你還會將她活埋掉呢！你把她打的頭浮眼腫了，你還來……』

『她是我的老婆啦！』陳德隆截斷了她的話頭叫着。

『別提她是你的老婆吧！』那女人氣冲冲地站起來了，『告訴你！你的老婆愛上了旁的人了，這是她自己說的。我們這裏的規章是這樣：女人愛誰就同誰住。並且還不能打她，罵她，折磨她！……前晚的事情，我們饒了你，是因爲你不懂得。現在，你去吧！她已經不是你的老婆了。她是我們這裏的人了。她在我們這裏養傷，養好了我們自己教她回去。』

『眞的嗎？』

『眞的！』

『我要是將她殺了呢？』

『你敢？我們抓到了剝你的皮！』

『好！』

陳德隆一言不發，回轉身子就走。他的脚步沉重地踏着台堦，他的牙齒喳喳響着，他的眼睛裏放着那可怕的紅光！

在後面，婦人們都哈哈大笑起來了！正會長老遠老遠地追着他，叫他的名字：

『陳德隆——陳德隆——』

他不回頭，也不響，脚步更加使力地走着。過了街口，過了橋頭，他的耳朵什麼聲音都聽不見。在堤前，他坐下了。

他定神地看着天，看着地，看着那土地廟旁邊的一截枯腐了的白楊樹的身幹……

突然地，他走過去，使力的一拳——把白楊身幹打穿一個大洞！

六

老黃瓜很掃興。副會長走了，梅春姐走了，而陳燈籠又不肯將他當知心人看待。他去找陳燈籠幾次，陳燈籠都不在家。就連那野婆娘們的家中都不去了。

『媽的！眞倒運！』

今天，他聽說陳燈籠回來了，並且在找人賣牛，賣雞，賣家中的用品和農具；他特地跑來看他的。

陳燈籠滿臉笑容地在打衣包。他說：

『來，朋友！晚間到我家中來喝酒吧！我要出門啦！……』

『出門？』

『唆。』

『還有誰來呢？』

『不，就是我們兩個人，喝杯米酒。』

『好的！好的！』老黃瓜走了幾步，心裏想道：『不錯，媽的！還是好朋友，還是知心的人！不請旁人，單請我！……』

夜間——

陳燈籠把小桌子架在堂屋中間，點着小油燈，一缸酒，五大碗熱烘烘的雞肉。

老黃瓜奇怪起來：

『陳燈籠，你爲什麼弄這多的雞肉呢？』

『賣不脫，自己殺了牠。來，我們喝酒吧！』陳燈籠酌給他一大杯酒。

『你到哪裏去呢？』

『做生意去！……不多談牠，喝酒吧！』

老黃瓜的心裏更加奇怪起來。他看看陳燈籠好像並不是在喝酒，而是在喝一大碗一大碗的冷茶。吃雞，好像連骨子都不願意吐般地橫吞着。他的光頭上的青筋凸着！他的眼睛裏放着血紅血紅的紅光！……

『嗳！這又是一回怎樣的事情呢？嗳！……』老黃瓜一邊嚼着雞肉一邊想。

祇在一刻刻功夫中，一缸酒已經祇剩了一點兒邊邊了。

老黃瓜的視線模模糊糊起來。他是很不會喝酒的人，他給陳燈籠三杯五杯地，便灌得薰薰大醉了。

然而，一件心事，那就像一股不能抑制的蒸氣般的，跟着米酒的衝力而翻騰上來了。

『陳燈籠？』

『怎麼？』

『她，……她們呢？……』他更加模模糊糊起來。小燈光變成無數團火花飛動着。

『誰呀？』

『梅——梅春姐……和黃？——』

『管她呢，老黃瓜！』陳燈籠似乎在笑着，『男子漢，大丈夫，老婆祇能當洗脚水，潑了一盆又來一盆！隨她們吧，老黃瓜！……』

『對的，對……的！……』老黃瓜的身子漸漸地倒下來了。『陳——燈——籠！……你的蠻……蠻……對！……』

陳德隆站起身來。

『怎麼，老黃瓜？……』他走來將他的身子踢了一脚，就像踢着一團爛棉花般的，老黃瓜滾到門彎中去了。

陳德隆用了一種迅速的，矯猿般的動作，將桌子輕輕搬開，將那磨得發亮的梭鏢，從床頭取出。將梭鏢頭拔下，用紙張包好，插在胸襟內。又將梭鏢棍子當扁擔，挑起了衣包來，開開門，向荒原中走去！……

銀霜散佈着夜的荒原。像那哭喪似的，哀叫的蟲聲，幾乎完全絕踪了。月亮圓滑地從雲團溜

過，星星環繞在那泛濫的天河旁邊，頻頻地陜眼。

陳德隆踏着大步地向鎮上奔來。寒氣掀起了他的酒意使他更加倔强而兇猛了。一種沉重的殺機湧上他的心頭。他的牙齒切得喳喳地響了！好像那黃的星一般的眼睛，好像那老婆的變節的身子與剪髮的頭顱，就停在他的前面般的，放出來一團團烈火，將他的靈魂燃燒着！

完全沉沒在夜的風寒中的街鎮，展向他的面前了。他在那橋頭前停了一停，均勻了一回心頭的喘息，酒意朦朧地，就開始進到街中了。他找尋她們的方向。

一道矮矮的垣牆，把一個狹巷中的低低的平屋包圍了。陳德隆在那裏停着。爲了避免偶然的夜路人的碰見，他躲在牆角彎中，取出梭鏢頭來插上，將衣包就塞在那彎彎裏。然後便躍身翻過矮牆來，在月明的光輝下輕輕地向着那第三個窗門爬去！……

『不會錯的！』他抑制着他的朦朧的酒意，堅持他自己。他用梭鏢頭將窗子撬開，向裏邊爬着！……是他過於性急呢？還是黑暗中看不分明呢？當他使力的將梭鏢向白色的床前一刺！就祗聽得到：喳——喳——

『哎呀！』

一聲粗暴的喊叫，將他的梭鏢頭，震落到窗門裏了！隨後，他便隻身如飛一般地跳出垣牆，偷偷地聽着！

顯然地，裏面嘈雜的人聲，完全不是！他氣的提着衣包飛跑着！他的酒意，完全清醒過來了。

『唉，媽的！我怎麼弄錯的呢？我費了三天功夫才打聽出她們來啦……唉！我到哪裏去呢？……

她媽的，媽的！……唉！……」

第四章

一

梅春姐非常幸福地又回到村中來了：她是奉了命令同黃一道回的。當她在鎮上聽到那癩子陳德隆，因要殺他們却錯殺了旁人而逃跑的時候，她就想要回來的。因爲她的傷還不曾全好，才遲了幾日。

她非常高興，她從鎮上的漂亮的女會長那裏，學到了很多東西。她沒有再住從前的那所舊房子了。她是和黃同住在大廟旁邊的另一個新房子裏的。她不曾再回來看過她的老家，她也不再懸念她家中的用品，雞，牛和農具！……

她不再怕人們的謠言了，她也不再躲在家中不敢出來了。她似乎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她整天都在村子裏奔波着：她學着，說着一些時髦的，開通的話語，她學着，講着一些新奇的，好聽的故事。

姑娘們，婦人們，都開始歡喜她，同她親近了。老頭子，老太婆們，都開始嫉妒她，卑鄙她，同她疏遠了。

當她一遇見了人時，她就說：她也要在村子裏組織一個什麼女人們的會了，那會完全是和男人

們的會一樣的。因爲女人在這個時候通統應當自立起來，和男人們共同作事的原故。女人是不能一世都依靠男人們的。而且，男人們也不能够無理地欺侮女人，打女人和折磨女人——就像陳燈籠過去折磨她的那樣——因爲女人和男人們一樣地都是人啦！……並且女人們從今以後，通統要『自由』起來：出嫁，改嫁都要由自己作主，男人是决不能在這方面來壓制和强迫女人們的！……女人們還偷着，留着沒有剪掉頭髮的，限時通統要剪掉！……村子裏不准任何人再折磨『細媳婦』❶！而且尤其是不准『包細脚』和逼着死掉了丈夫的女人們做寡婦！……

這些話，梅春姐通統能說得非常的時髦，漂亮和有力量。因此那班從前都贊譽過她的老頭子和老太婆們，就格外地覺得希奇，嫉妬，卑視而且漸漸地痛恨起梅春姐來了。

這眞是一件希奇的，鬼氣的事情啦！……

老太婆們都氣着說：

『這樣的規矩呵！——鬼哪！鬼哪！……貞節的婦人怕纒魂鬼哪！……』

老頭子們都嘔着說：

『這樣的規矩啊！——我早就說過的哪！女人沒有了頭髮要變的，世界要變的哪！……』

可是，那些年輕的姑娘和婦人們却恰恰相反，她們大半都像瘋了似的，全都相信了梅春姐的話，心裏樂起來了，活動起來了！祇等梅春姐一到村子裏的某一個人家，她們就成羣結隊地將她包圍着。她們都願意加入和贊成梅春姐的這一個會，並且還希望梅春姐能把這一個會早些日子成立起來！……

這眞是一件氣人的，嘔人的事情啊！……世界還到底要變成一個怎樣的東西呢？……很多老頭子——像四公公他們，和老太婆——像黃瓜媽她們，都幾乎要氣得發叫起來了。

然而，梅春姐在村子裏是一天比一天更高興地活動着。並且夜間，當她疲倦地從外面奔回家來的時候，她的黃也同時回來了。她便像一頭温柔的，春天的小鳥兒般的，沉醉在被黃煽起來的燒熱的情火裏；無憂愁，無恐懼地飲着她自己青春的幸福！他們能互相親愛，提攜，互相規勉，嘉慰！……黃還時常敎她讀一些書，寫一點字；叫她做一些新鮮的，有意思的玩意。她也更加地愛護他，甚至於連一根毫毛都怕他傷壞。

白天，他們又各自分頭地，在村子裏做各人的事！

她常常地想：這才是眞正的生活呢。

當她的女人會開過第一次籌備會的一天的早上，忽然的，她對黃說：

『黃，我……』

『怎樣啦？』

『我想是……有……有了什麼……』她羞慚地將頭兒低下。

『嗳哈！……不開通！不開通！』黃笑着說，並且急急地扶起她的頭來：『是陳燈籠的嗎？……』

『不，你的！』她把他的眼睛指着。『是你這雙鬼眼睛的！星眼睛的！……』

---

❶『細媳婦』即童養媳。

黃捫着他的眼睛笑起來：

『隨他吧！我的好，他的也好，都是一樣的。祇要有人能生養就得啦！我們的大事情還要緊得很哩！姐！……』

梅春姐還是不依地，嬌羞地，狠狠地將他的眼睛釘着。

『唉，你的這雙鬼眼睛！眞撩人啊！……』

二

那個最歡喜搽臉紅的，平常總是同情而又嫉妬梅春姐的放蕩的婦人柳大娘，也開始變得和梅春姐一樣了。她也學着說起開通的，時髦的話來了，學着講起新奇的，好聽的故事來了。那是因爲梅春姐所邀集的女人們自己的會，在三月八日那天正式成立時，柳大娘也當選了會中幹事的原故。

她奉了會長梅春姐的命令和指示，也開始日夜不停地在村子裏奔波起來了。她的話雖然說不到梅春姐那麼漂亮，有力，可是，如果按照梅春姐和一些其她的會中人的吩咐，一句一句地說出去，也是很能打動一些閨女和婦人們的心的。因此那班守舊的老頭子和老太婆們見了她，就比見了梅春姐還痛恨得利害。

『呸！……那是怎樣的東西呢？……完全，……下流貨呀！……鬼婆子，你還要學她嗎？……』

『現在，無論誰啦！——如果再叫那個臉上塗得像猴子屁股的騷貨進門，我一定要打斷她的腿！……』

可是，柳大娘不比梅春姐，她卻絲毫沒有畏懼，仍然是高興地，大膽地搽着臉紅，在村子裏的許多人家穿進穿出。她要是遇見了那些特別頑固和守舊的老頭子，老太婆們，她就格外地覺得起勁了，因爲她很能夠抓到和指出他們的醜惡和錯處來，給他們一個無情的回駡或威嚇的原故。

『你們還裝什麼假正經呢？公公，伯，叔，嬸嬸！……你們的閨女和寡婦，不也是一樣地在家裏偷人嗎？……你們爲什麼不把她們明白地嫁掉呢？……你們還偷着留着頭髮在頭上有什麼用處呢？……你們都應該曉得——現時不像從前了呀！……一切——女人和男人家都應當「平等」，「自由」。……你們都以爲大家通統是聾子和瞎子嗎？……你們一天到晚守在家裏逼寡婦！折磨「細媳婦」！……強着給小女兒「包細脚」！……這都是罪過的和犯法的事情呀！……你們通統都不懂得嗎？……你們都想戴高帽子「遊鄉」㊀，吃官司和坐班房㊁了嗎？……哼！……我並不是梅春姐會長啦！你們還有心暗中來笑我，駡我哩！……』

這眞是太氣人的，嘔人的事情啊！……但是誰還能大膽地當面回駡一句不贊成或反對的話呢？因爲這世界完全變了樣子了呀！你假如要駡——那你就要算作反動或不動的人了，並且立刻就有坐班房和『遊鄉』的危險的。因此，每當梅春姐，柳大娘，或者一些其她的女會中人來村子裏宣傳的時候，頑固的人家，就祇好一面將閨女和『細媳婦』們收藏起來，一面仍然狠狠地在肚子裏用小舌頭駡着，懷疑着：

㊀「遊鄉」，即是用繩子綁着在鄉下遊行示衆。

㊁班房即牢監。

『媽的！怎樣呢？世界到底要變成一個怎樣的東西呢？』
『女人眞的能和男人家「平等」嗎？……能當權嗎？……不依規矩能和男人一起睡覺嗎？……』
『寡婦能再嫁嗎？……女兒能分家產嗎？……』
『剪掉頭髮了，不「包細脚」，還像一個女人嗎？……』
『嗯！他媽的！……盤古開天以來，就沒有聽見過這樣的規矩！……這都是她們那些下賤的東西自己造出來的啦！……』
『操她們的媽媽！一個老法寶——不讓她們進屋！』
『她們會自己塌下來的！放心吧！……』
可是，無論他們這些頑固的人是怎樣在懷疑，暗駡和反對，女人們的會在村子裏底勢力，是一天一天地擴大起來了。她們不但沒有『自己塌下來』，而且反將那些被收藏的閨女和『細媳婦』們，通統弄出來加入了她們的會。
這眞是太氣人的，嘔人的事情啊！老頭子和老太婆們的心血都差不多要氣出來，嘔出來了！——他們或她們還能對這樣的事情生什麼辦法呢？假如眞的是鬼入到女人們的心裏了，誰還敢去阻攔她們呢？……當柳大娘和其他的女會中人，一次比一次得意地在村子裏搖來擺去的時候，他們簡直連膽都要氣破了啊！
『媽的！……通統揍死她們吧！——祇要她們自己塌下來！……』
可是，什麼時候才能『塌下來』呢？——他們却不知道。

三

因爲會中有很多的事情不能够解决，梅春姐往往在太陽還沒有壓山以前，就站在那大廟旁邊的新屋子門口，等候着她的黃回家來吃晚飯。

她近來是現得更加淸瘦了，女會中的繁瑣的事務，就像一副不能卸脫的沉重的擔子似的，壓着她那細弱的腰肢，使她絲毫都不能偸空一下。她的那扁桃形的，含情的眼眶上，已經印上着一層黑黑的圈子了。她的姿態好像完全變成另一個人了。她的肚皮微微地高出着，並且有一種不知名的，難當的氣息，時時刻刻在襲擊和翻動着她那不能安靜的內心。

黃也和她一樣，爲了繁重事務，幾乎將身子都弄壞了。他的臉瘦了，皮膚晒黃了，眼睛便更加現得像一對大的，荒涼的星一般地，發着稀微而且困倦的光亮。他也完全沒有兩三個月前那樣漂亮了。因爲他不但白天要和紅鼻子老會長解决一切會中的事務，而且夜間還要爲梅春姐做義務敎師和指導者。

今天，梅春姐也和往常一樣，老早就站在那裏等着她的黃回來。太陽剛剛一落下去，她就在那晚霞的輝映裏，遙遠地看到了黃的那拖長着的瘦弱的影子，並且急忙地迎上去。

『怎樣呢？黃啦！……今天？……』她温和地問道。

『今天好！』黃笑着說。『不但又有很多人來加入了會，而且還有人爭執到「土地」的問題上來了！……但是，姐啦！今天你們的呢？……』

『我們也好！……黃！』她說。『不過，關於解放「細媳婦」和再嫁寡婦們的事，今天又鬧過一些亂子！……因爲一班老年人都……』

黃却沒有等着細聽她的報告，就一同挽着手走進屋子裏了。他們在一盞細細的燈前吃過晚飯，因爲事情上急，便又匆忙地討論起問題來。

梅春姐小心地，就像小學生背課文那樣的，將日中怎麼發生亂子的經過，通統背誦出來了：——是誰不願將『細媳婦』交出來，是誰曾阻擋寡婦們入會，是誰來會中哭訴着，糾纏着，又是誰要來會中講交情，求面子……這些問題她通統不能解決。她用了一種孩子們般的無辦法和渴望着救助似的神氣，凝注着黃的面貌，希望他能迅速地給答覆下來。

黃笑着，並且勉慰地問她了：

『姐啦！你的意思呢？』

『我以爲，……現在，……黃啦！』她說，『我們也應給老年人一些情面，這些老人家過去對我都蠻好的。……因爲，我們不要來得太急！……譬如人家帶了七八年的「細媳婦」，一下子就將她們的奪去，也實在太傷心了！……我說，……寡婦也是一樣啦！說不定是她們自己眞心不願嫁呢！……』

黃不讓她再說下去，便捫着他的眼睛，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了。

『怎樣呢？黃啦！你爲什麼笑呢？』她自覺地羞慚地說。

『你爲什麼還是這樣一副輭弱的心腸呢？我的心愛的姐！……你以爲一切的事情通統這樣的簡單嗎？』

『那麼，你以為怎樣呢，黃啦？』她追問道。

『我以為你還來得太慢了呀！姐！……你們女人會的事情樣樣都落在人家的後面呢！……你以為做這樣的事情還能講情面嗎？還嫌做得太急嗎？……這是替大家謀幸福的事情呀！我的心愛的姐！……譬如我們過去如果不強着替她們剪頭髮，她們會自己剪嗎？……不強着替她們放脚，她們會不「包細脚」嗎？……不強着壓制一班男人家，他們會不打老婆，不駡老婆和不折磨「細媳婦」嗎？……我的姐！一切的事情通統都是這樣的呀！……又譬如你——姐！你如果不急急地反抗和脫離陳燈籠，我們又怎能有今日呢？……』

『假如她們那些人要再來求情和爭鬧呢？』梅春姐仍然虛心地猶豫着！

『那還有什麼為難的呢？我的心愛的姐！——不睬她們或趕出她們，就得啦！……』

黃停頓了一下，用了一種溫和的，試探的視線，在追求和催逼着她的回話，並且捉着她的每一個細密的表情和舉動。

外面的田野中的春蛙，已經普遍地，咯咯地囂叫起來了。這不是那淒涼的秋蟲的悲咽聲，這是一種快樂的，歡狂的歌唱。一陣夜的靜穆和春天的野花底香氣，漸漸地侵襲到這住屋的週圍來了。

梅春姐偏着頭，微微地凝着她那扁桃形的眼睛，想了半天。突然地，她像得了什麼人的暗示而覺悟過來了似的，一下子倒到黃的懷抱裏，嬌羞地，認錯似地說道：

『對，黃啦！你的對！——我太不行了！是嗎？……從明天起，我要下决心地依照你的說法去做——將那些事情通統解决下來，並且報到區會中去！……不要再給她們留情面了，是嗎？……我

得將「細媳婦」和寡婦通統叫到我們的會中來，聽她們自家的情願！……是嗎，黃啦？……』

黃將頭低下來，輕輕地吻着了她的濕潤的嘴唇，開心地叫道：

『是啦！我的心愛的姐，你怎麼這些時才想清的呢？……』

外面的春蛙，似乎也都聽到了他們這和諧的，親愛的說話一樣，便更加鼓叫得有勁起來了！……

四

到不祗是因爲女人的會底原故，村子裏又起了謠言了。而且誰都不知道這謠言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最初不過是三個，五個人秘密地閒談，議論着。到後來，便像攪渾了的水浪似的，波及到全村子以及村子以外的任何個角落去了。

謠言的最主要的一些，當然還是離不了女人會的行動，尤其是梅春姐的和柳大娘的。一派人說：過了六月，便要實行『公妻』了。另一派人又說：不是的，要過七月；因爲六月裏女人得先舉行一個『裸體遊鄉大會』，好讓男人家去自由選擇。一派人說：老頭子們都危險，祗要上了四十歲的年紀，通統要在六月一日以前殺掉，免得消耗口糧。又有一派人說：孩子們也是一樣，不能夠走路的也通統要殺掉，而且還有人從城裏和鎮上親眼看到過鐵店裏在日夜不停地打刀，鑄劍，準備殺人。這就使很多夠資格的人都感到惶惶不安起來了。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全村子裏似乎祗有老黃瓜一個人知道得非常詳細——那特別是關於『公妻』和『裸體遊鄉』的事情。他就像一個通村的保甲似的，逢人遍告着。

『一定的呀！』他說，『我們大家都不要愁沒老婆了。……哈哈！媽的！眞好看啦！……七月一定「公妻」。……祇要你們高興，到女人會中自由去選擇好了。她們在七月以前通統要「裸體遊鄉」一次的——那時候，你就可以揀你自己所喜愛的那個，帶到家裏來！……唔，是的呀！……「裸體遊鄉」！……哈哈！……你們通統不知道嗎？……那才有味啦！……告訴你：……那就是——哈哈！……就是——就是——女會中的梅春姐，柳大娘和那些寡婦，「細媳婦」她們，……通統脫掉衣裳，……脫掉褲子，……在我們的村子裏遊來遊去！……唔！……哈哈！……你眞不信嗎？……我要騙了你我是你的灰孫子啦！……屁股，奶奶，肚子，大腿和那個，——通統都露在外面哩！……唔！看啦！哈哈！……哎喲！哎喲！——我的天哪！——我的媽哪！——哈哈！……』

老黃瓜說得高興的時候，就像已經從女會中揀得了一個漂亮的老婆似的，手舞脚蹈起來了。他的小眼睛瞇得祇剩了一條細線，草香荷包震得一擺一擺。如果那時有人從旁邊慫恿他幾句，他是很可以脫掉褲子，親自表演一下的。

梅春姐聽到這一類的謠言，正是在一個事務紛忙的早上。她已經將很多繁重的離婚，結婚，『細媳婦』和寡婦的事情通統弄好了，準備到鎭上的區會中去作報告，——柳大娘匆匆地走進來了。她用了一種吃驚的，生氣般的神情，對梅春姐大聲地叫嚷道：

『眞的，……氣死人啦！……梅春姐你還不知道嗎？——老黃瓜在村子裏將我們造謠造得一塲糊塗了！他說，他說，……我們通統，通統，……』

『啊！怎樣呢？……他說？——』梅春姐儘量裝得非常鎭靜地，截着問。

『什麼「公妻」啦！……「裸體遊鄉」啦！……他就像已經親眼看見過的一樣！……那龜孫子！……』

梅春姐一一向柳大娘問明白之後，便鄭重地將到鎮上去的事情暫時擱下，帶着這些謠言親自去找其他的會中人去了。

可是，誰都不知道這謠言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當他們决定要將老黃瓜抓來問一問的時候，老黃瓜却早已聞風逃避得不知去向了。

夜晚，黃從鎭上回來。梅春姐氣得像一頭受了委屈的小羊般的，倒在他的懷抱裏，一五一十地告訴他村子裏怎樣發生謠言的經過，並且還沮喪地，憂傷地太息道：

『黃，為什麼世界上偏偏有這樣一些不開通的人呢？他們為什麼祇專門造謠，誣害呢？……先我們還不認識的時候——謠言。認識過後——又是謠言。後來，我們正式回到村子裏來作事情了，我想謠言這該不會再落到我們頭上吧！……然而現在——却連我們自家的會，都要遭他們的謠言了！……黃，他們為什麼偏偏這樣混賬呢？……關於這些謠言，他們都從什麼地方造出來的呢？……黃啦！你告訴我呀！黃啦！……』

黃輕輕地撫弄着她的短髮，並沒有即刻就答覆她這問題。他的眉頭深深地連鎖着；他的那星星般的撩人的眼睛，在燈光下微微地帶着一些不穩定的光彩；他的那淸瘦的面容，似乎正在深思，疑慮着一樁什麼未來的大禍事一樣。

梅春姐深深地詫異起來了。

『黃啦！你爲什麼又不回我的話呢？』

黃皺皺眉頭，笑了一下。他說：

『沒有什麼，姐！……不過，這些謠言都不是我們村子裏自己造出來的！這是一條——毒計！』

『毒計？』梅春姐吃驚地坐起來了。

『是的。不是謠言，姐！而且聽說省城裏還有了大的變動哩！……昨天鎮上開了一通宵的會，就專爲這事情的。』

『啊！——那怎麼辦呢？黃，……假如省裏一變動，我們現在的事情，不通統都要停下來嗎？』

『那當然不能停的！』黃站起來兜着圈子，斷然地說。『莫要說這還祇是些謠言，消息，姐，即使是眞的有什麼大禍發生了，我們還能抛掉這裏的事情逃脫嗎？……姐，我們目前已經沒有其他的路了呀！不是死——那就祇有努力地朝前幹下去呢！……』

梅春姐輕輕地戰慄了一下！然而，却給一種數年磨折出來的苦難的意志，將她匡住了。

『那麼，假如眞的要變動起來，我們後天的排新戲還排不排呢？』

『當然排嘍！——』

黃這樣一說，梅春姐便覺得一切的事，都從新得了保護似的，勇氣和意志都堅强不少了。

五

是因爲肚子漸漸地大起來了的病態底變化呢？還是由於局勢的不安而感到憂愁，疑懼呢？……

在大家不顧一切而進行排戲的那晚上，梅春姐總覺得有些像亡魂失魄那樣的，連行，坐，說話，都現得難安，恍惚起來了。

這時候，外面的謠言就像一片大大的烏雲，濃霧似的，將天空和日月都幾乎遮蔽着。這不是從前的那種關於梅春姐一個人的謠言了，這是關於整個的大局的啦！有人說：不但是省城裏有了變動，而且縣城裏也開來了新的反對的兵了，鎮上也現出惶惶不安的景象來了。有錢的，先前被趕出村子的人現在通統要溜回來了。他們全準備着，要和村子裏各會中的人算賬。並且要拿各種各樣的，可怕底手段，來報復各會中的人。關於女人們，他們尤其說得毒惡：入過會的，抓來——殺！不會入會而剪掉了頭髮的，現在通統要送到五台山或南嶽山去給和尙！……

然而，他們却還像並不知道的那樣，仍然在關帝爺廟中排他們的戲。那戲是黃親自編作出來的。爲的是要表演一個很有田地的人，剝削長工和欺壓窮困女人的罪惡。因爲主角配角的人都要得非常多而且複雜的原故，除紅鼻子老會長，梅春姐，柳大娘，木頭壳和黃自己之外，還派人到村中去强邀了麻子嬸以及很多個年輕的媳婦和小伙計們來，準備大規模地練習一次。

黃自己扮那個有錢的，作惡的角色，戴着一撮小鬍子和兩片墨晶眼鏡，穿一件太不相稱的大袖子的袍子。紅鼻子老會長仍然扮他那最熟習的長工的角色。梅春姐扮有錢人的大太太，柳大娘扮姨太太，木頭壳扮聽差的小孩子。此外，麻子嬸以下，便通統扮窮困婦人和那受剝削受得太多，而商量共同起來反抗的種田漢。

外面的天色已經變得烏黑無光了。一陣初夏的淸涼而陰鬱的空氣，掠入廟堂來，撲到高高的戲

臺上，將一排巨大的燈光都幾乎扇滅了。這時候，在野外，很少能再聽到快樂的，高叫的蛙聲，而代替了一種新蟲的悲哀的低訴。夜的一切，似乎都沉入到了一種深沉的，恐怖的，不能解脫的陷坑裏，而靜待着某一樁預料了的禍事的到來那樣。

角色通統分配，化裝之後，便開始了第一幕的台詞底口授，因爲幾乎是全部的演員都不識字而無法讀劇本底原故。可是，黃還沒有說完他那第一幕的第一句，從外面——從那黑暗的，不知方向的一角，——突然地發出着一個裂帛似的槍聲來了！

大家一怔！接着——又是第二聲，第三聲！……

與其說這是一個突然的變動，到不如說，就是那一件約定的禍事底到來。當時每個人都迸出了一種驚悸的，倉皇的和絕望的臉色，並且開始大亂和大鬧起來了！……女人們哭着！——孩子們哭着！……年輕力壯的人們都急忙地衝出到廟門的外面，開始向黑暗中飛逃了！……

這眞是一件驚人的，可怕的事情啊！……

黃急忙地用了一種迅速的，貓兒撲鼠般的手法，將那排巨大的燈光通統撲滅了。梅春姐驚心地，惶悚地，緊緊地靠着他的身子，並且不能抑制地，悲傷地戰慄着！

紅鼻子老會長和柳大娘都摸着，跌着，從黑暗中逃跑了。木頭壳背着他的媽媽痲子嬸，由竹籬笆的狗洞中鑽出去。……

黃急忙地，下死力地將梅春姐拖着，拉着，從一道窄門中溜了出來，——這時候，大廟裏已經沒有一個人留着了。他喘息地一邊抹掉了他的那撮假的小鬍子和墨晶眼鏡，一邊將那件大袖子的不

相稱的袍子，脫下來撕得粉碎了！……

『我的天哪！天哪！……我們到哪裏去呢？』梅春姐嘶聲地，戰慄地摸着她的大肚子嗚咽着！

『不要響！……姐！……輕聲些！……』黃盡量地抑制了她的悲訴。

他們背着槍聲的方向，輕輕地，匍匐地，爬過了一條田塍，爬過了一個高高的坵塚，一條茅叢的小路和一段短橋！……

當他們快要爬到那湖濱的時候，……突然地，給一個東西一絆！——梅春姐和黃便連身子都給絆倒下來了！

三四隻粗大的黑手，連忙捉着，抓住着他們的胸襟！——當他們明白了這是怎樣的一回事情之後，便一齊震得，疼痛得昏迷過去了！……

夜的黑暗的天空中，正開始飄飛着一陣細細的雨滴！……

第五章

一

巴巴頭，萬萬歲，

瓢雞頭❶，用槍斃！

六月的太陽火一般地燃燒着。三個老頭子：四公公，李六伯伯，闕鬍子，坐在湖濱的一棵老楓

樹底下吃烟，乘涼；並且談論着這半年來的一切新奇，動亂的時事。

四公公，那個白鬍鬚的最老的老頭子，滿面憂煩，焦慮地，向那健壯的關鬍子麻麻煩煩地問着，關鬍子就告訴他那麼一個歌兒。

『你上街回啦！總還有旁的消息吧？……』

『沒有。』關鬍子又說，一面用手摸着他的鬍鬚。『不過，那姓黃的和陳燈籠的嫂子，聽說會在近天中……』

『近天中？……唉！可憐的小伙子！天收人啊！那個女人還懷了小孩子哩！……』四公公的頭顱低低地垂着，就像一隻被打傷了的鵝般的，他的聲音酸哽起來了。『總之，我們早就說了的：女人沒有頭髮要變的，世界要變的哪！……』

李六伯伯揉揉他的爛眼處，一副塗滿了灰塵的瘦弱的面龐上，被汗珠子畫成了好幾道細細的溝紋。他想開口說一句什麼，但又被四公公的怨聲攔阻着。

四公公是更加憂愁了，他不單是痛惜黃和梅春姐，他對於這樣的世界，實在是非常耽心的。七十多年來的變化，他已經瞧的不少了：前清時州官府尹的威勢，反正時的大砲與洋槍，南兵和北兵打，北兵和南兵拚，他都會見過。可是經過像目前這般新奇的變化，他却還是有生以來的頭一遭。

一陣沸熱的南風，將地上的灰塵高揚了。大家將頭背向湖中，一片荒洲的青翠的蘆葦，如波濤

---

❶ 瓢雞頭，湖南話，即女人剪短髮的頭。

般地搖撓着。

四公到底沉不住心中的悲哀了，他回頭來望着那油綠的田園，幾乎哭着，說：

『你看啦！黃巢造反殺人八百萬，都沒聽說有這般冷靜！一個年輕些的人都瞧不見他們了！……』

『將來還有冷靜的時候呢。』關鬍子又老是那麼誇大的，像蠻懂得般的神氣，摸着他的鬍髭。『將來會有有飯無人吃，有衣無人穿的日子來的啊！……』

李六伯伯將他的爛眼睛睜開了：

『我曉得！要等眞命天子出來了，世界才得淸平。民國祇有十八年零六個月，後年下半年就會太平的，就有眞命天子來的！……』

『妖孽還多哩！』關鬍子說。

『是呀，今年就是掃淸妖孽的年辰呀！……』李六伯伯的心中更像有把握般的。『明年就好了。後年，就更加淸平！……』

『後年？唉！……』四公公嘆着，『我的骨頭一定要變成鼓搥子了。想不到活七十多年還要遭一回這樣的殃啊！……唉！……』

世路艱難了——又有誰能走過呢？

人心不古了——又有誰能挽回呢？

像梅春姐和黃他們那樣的人，也許原有些是自己招惹來的吧，但，其他的呢？——老頭子們和

年輕的人們呢？……

一隻白色的狗，拖着長長的舌頭，喘息着從老遠奔來，在李六伯伯的跟前停住着。牠的舌頭還沒有舐到李六伯伯的爛眼睛上，就被他兜頭一拳——擊得『汪！』的一聲飛逃了。

二

一切的事都像夢一般的。

在一個陰暗的潮腐的小黑屋子裏，梅春姐摸着她的那大大的肚皮獨自個兒斜斜地躺了一個多月。一股極難堪的霉腐的臭氣，時時刻刻襲擊着她那昏痛的頭顱。一種孕婦的惡心的嘔吐，與胎兒的衝擊，使她的全身都不能够支持地，連呼吸都現得艱難起來了。

室外是一條狹窄的走廊，高高的圍牆遮蔽了天空和日月——烏黑地，陰森森地，像永遠埋在墳墓中般的。祇有一陣通通的脚步聲和刺刀鞘的劈拍聲來回地響着。一個胖得像母猪般的翻天鼻子的，兇殘的看守婦，一日三通地來監視着梅春姐的飲食與起居。在走廊的兩旁的前方，是十餘間猪欄般的男囚室。

與其說是懼怕着自家在這一次大變動中的惡運，倒不如說是掛慮黃與那胎兒的生命的爲眞。梅春姐鎮日地沉陷到一種深重的恐怖中了。大半年來的寶貴的，新鮮的生活底痕跡，就像那忍痛拔除的牙齒還留下着一個不可磨滅的牙根般的，深深地留在梅春姐的心裏了。是一幅很分明的着色的傷心的圖畫呢！她是怎樣地在那一夜被捉到這陰森的屋子裏來的，她又是怎樣地在走廊前和黃分別，

黄的枯焦的顏色和堅强的慰語，其他的同來人的遭遇！……

這般的，尤其是一到了淸晨——當號聲高鳴的時候，當兵丁們往來奔馳的時候，當那母猪般的看守婦拿皮鞭子來抽她的時候，這傷心的圖畫，就會更加明顯地開展在梅春姐的面前；連頭連尾，半點都不會遺忘掉。她的全身痙攣着！因此而更加證實了她的惡運，是怎樣不能避免地就要臨頭了。她暗中不能支持她自家地，微微地抖戰着，嗚咽着！……

『唉！……也許，淸晨吧！……夜間吧！……唉！我的天哪！……』

然而，歸根結蒂，自家的惡運，到底還不是使梅春姐驚悸的主要原因。她的這大半年來不能遺忘的新的生活，她的那開始感到有了生命的，還不知道性別的可愛的胎兒，她的黄，他的星一般撩人的眼睛！……

『唉！唉！……我的天哪！……』

翻天鼻子的看守婦走來了，她用一根粗長的木棍，將梅春姐從夢幻中挑醒來。梅春姐就抱着她的大大的肚皮，蹣跚地移到窗門上。一種極難看的兇殘的臉相，一種汗臭和一種霉酸的氣味，深沉地脅迫與刺痛着梅春姐的身心！

在往常，在這一個多月中，在無論怎樣的恐怖與沉痛的心情之下，當看守婦走來在她的身上發洩了那兇殘的，無名的責罵之後，梅春姐總還要小心陪笑地鼓着膽子問過一回關於男囚室的消息與黄的安全。雖然她明知道看守婦不會告訴她，或者是欺蒙了她，但她仍然不能不問。並且她在問前，還常常一定要戰慄了好幾回，一定等到了那也許是假的，也許是欺蒙她的安全的回答之後，她才敢

自欺自慰地安睡着。

這樣的，已經一個多月下來了！……

但，今天，還是怎麼的呢？還是看守婦的臉色過於兇殘呢？還是自家的心中過於驚悸呢？……當看守婦和她糾纏了許多時辰，又發洩了許多無名的氣憤而離開她的時候，梅春姐是始終不曾，也不敢開口問過黃來。一直等到看守婦快要走過走廊了的時候，她才突然地，像一把刀子刺在喉嚨中必須拔出來般的，嘶叫着：

『媽媽，……來呀！……』

看守婦滿是氣憤地掉過那笨重的身軀，大踏步地回到窗前來了。她雙手插在腰間，牙齒咬着那臃腫的嘴唇，向梅春姐釘着：

『什麼？……』

鼓着膽子，戰慄地，嚅嚅地問道：

『那，黃，……黃？……』

『還有黑呢！你媽的！……』看守婦冷冰冰地用鼻子哼着，唾了一口走開了！

梅春姐在窗前又站了許多時辰，她的眼睛頻頻地發着黑。一種燃燒般的，焦心的懸念，一種恐怖與絕望的悲哀！

『天哪！怎麼的呢？……還有沒有人呢？……』

一陣通通的脚步聲和劈拍的刺刀鞘聲音響近來了。一個兵，一個骯汚的，汗淋淋的荷槍的漢子，

向她貪婪地凝望着。

梅春姐又鼓起她的膽子來，又戰慄地，嚅嚅地向這髒污的兵問道：

『老總！……』

他走過來，他的眼睛牢牢射着梅春姐的臉。

『請問你！……那邊，……男囚室，……一個黃，黃，……』

髒污的兵用袖子將臉膛的汗珠抹去，他更進一步地靠到她的窗前。

『你是他的什麽人啦？……』

梅春姐有點兒口吃起來了：

『是……同來的！……』

『他嗎？……』那髒污的兵說，『他，他們……』

梅春姐戰慄了一下！她目不轉睛地釘着那髒污的兵的嘴唇，她驚心地等待着他的這句話的收尾。一種懸念的火燄，焦灼地燃燒起來！她想，他該會說：『他們好好地躺在那裏吧！……』但他却正正他的帽子的邊沿，說道：

『他們在今天早晨——』

『早晨——？』

突然地，一道流電，一聲巨雷！一個心的爆裂——像山一般的一塊黑色的石頭，沉重地壓到梅春姐的頭上！她的身子漂浮地搖擺着！像從天空中墜落到了一個深淵似的，她的頭顱撞在窗前的鐵

柵上了。她就像跌筋斗似地橫身倒了下來！……

胎兒迅速而頻繁地衝動着！腹部的割裂般的疼痛，使她不能够矜耐地全房翻滾了！沒有思想！沒有靈魂！……整個的世界完全毀滅在淚珠和汗水，呻吟與慘泣之中！……

看守婦怒氣沖天地開開門來，當她瞧到那穢水來臨的分娩的徵候的時候，她就大聲地訕罵着：

『你媽的！你媽的！……生養了，你還不當心啦！……』

梅春姐死死地挨着牆邊，牙齒咬着那汚泥的地板，嘴唇流血！胎兒的衝擊，就像要挖出她的心肝來般的，把她痛的，滾的，漸漸地失掉了知覺，完全沉入昏昏迷迷中了。

看守婦彎腰等待着：拾取了一個血糊的細小的嬰兒；一面大聲地嚷着，罵着！呼叫着那個髒汚的，荷槍的漢子：

『她媽的！……跌下來的！……還不足月呢！……還是一個男孩子啦！……請把你的刺刀借我，斷臍帶！……』

三

在外面過了大半年漂流生活的陳德隆，突然地回到村子裏來了。他是打聽了四圍都有了變動才敢回的。

在他的自己的屋子門前，呈現出一種異常的荒涼與冷落，完全變了樣子了。他站在那裏很久很久而不敢進門，就像一個囚徒被釋放回來般的，他完全爲一種牛性的，無家的，孤獨的悲哀馳遣着！

村子裏瞧不見一個行人了。一塊陰沉的悶熱的天，一陣火一般的南風的吹蕩。幾頭野狗，在自家的荒蕪的田地裏奔馳，嘶吠！……

究竟還是老朋友老黃瓜，是他的小眼睛的銳利呢？還是聽到旁人說的陳燈籠回家了呢？他第一個不顧性命地奔來歡迎了陳燈籠。他也是因那次造了謠言，被趕掉之後，最近才回村子裏來的。他的身上還是一樣地髒，一樣地佩一個草香荷包，一樣地用破衫的袖子揩額角間的汗珠和眼糞。……

陳德隆迎上這一個大半年來不曾見面的好朋友。

『回來啦！陳燈籠！……』他說，滿臉歡欣地，『一定發了大財了？……』

陳燈籠笑了一笑，他那被外面的風霜所磨折的憔悴的面容上，起了好幾道糊滿了灰塵的皺紋。他像一個眞正的朋友般的，拍着老黃瓜的肩頭，遲遲地說：

『回來了！……』一股非常難堪的熱臭——汗水和灰塵臭——互相地衝襲起來。『他們呢？……村中的人呢？……』

老黃瓜痴呆了一會，拖着陳燈籠走進那荒涼的屋子裏，在一條滿是灰塵的門限前坐着。他一邊用袖子揩去了汗珠子，說：

『他們嗎？……唉！會中的人，失的失了，走的走了！……那個黃已經早在街上幹掉了！……你的嫂子跟着也……不，聽說她還在的，還生了一個男孩呢！……啊！啊！我應該恭禧你做了爸爸啦！……』

陳燈籠冷冷地笑着。他從破衣包裏摸出了一枝賤價的紙烟來，擦根火柴吸了。他從容地踏死了

一個飛來的蚱蜢；並且解開着小衫的胸襟，風涼風涼地聽着老黃瓜的訴說。

遙遠地，三個老頭子，像兩枝枯萎的桑樹枝護着一根堅强的榆樹條一樣，關鬍子在中間，四公公和李六伯伯像挾着他似地向陳德隆的家中走來了。

四公公到底不行了，用了拐杖。他輕輕地敲打着陳德隆的台階。

『回來了，德隆？……半年多些在哪裏啦？……』

陳德隆招呼着這三位老人在門限前坐着，簡短地告訴了一點大半年來不甚得意的行蹤之後，話頭便立即轉到梅春姐和黃的身上來了。

交談過一會，四公公又慢慢地將他的拐杖合拍地敲打起來了。他帶着教訓似的聲音，一字一板地說：

『……總之！這事情，這是德隆你自家的不好。當初她是怎樣地對待你來！……她是全村中都曉得的，有名的好女子。而你？德隆！你將她磨折！你……現在，我們就拋開那些不談。總之，梅春的變卦和受苦完全是你德隆逼出來的！對嗎？……你不那樣逼她，她能有今日嗎？……是的，你一定要怪我做公公的太說直話，但李家六伯伯和關公公在呢。他們不姓陳，他們該不會說假話的吧！……唉！唉！……現在，她還關在街上的，她還替你生了個男孩子——這孩子是你的啦，德隆！……她和姓黃的一共祇有八個月，這孩子當然是你的！……唔！就算那不是你的吧，有道是「人死不記仇」啦，「一日夫妻百日恩」！……德隆，這時你不去救救她，你還能算一個人嗎？……當然嘍，我們並不說梅春姐沒有錯，但是，最初錯的還是你呀！德隆！……公公活了七十多年了，

是的，好本事，好脚色的人看的不少，就從沒有看見一個見死不救的，那樣狠心的好脚色呢！……』

陳德隆的頭低低地垂着。他在這三個老頭子面前好像小孩子似的，牛性的，兇猛的性情完全萎靡了。也許是受了半年多來外間的，風霜的折磨吧，也許是受了過度的，孤單的悲哀和刺激吧，他的心思終於和緩了下來。當他聽完了四公公很費力的長長的教訓的時候，當他看到了大家——連老黃瓜——都沉入在一種重層的靜默的悲哀之中的時候，他才覺得他對於梅春姐是還懷着一種不可分離的，充滿了嫌忌的愛，愛着她的。雖然他過去對她有很大錯過，而她又用一種錯過來報復了他！……總之，這一切的，他們中間的不幸的事故。何況，黃已經死了，而她又替他——也許是黃吧！但他暫時無暇去推求這些——生了孩子了，又正正地在等待人家的援救！……

他沉默着！深深地沉默着！他儘量在他自家的內心裏去搜求他那時對於梅春姐的過去錯過的後果和前因！……

四公公又敲起他的拐杖來了。李六伯伯在他的爛眼睛上揮掉了那討厭的蒼蠅。關鬍子老像變懂得般的，摸着他的鬍子。老黃瓜滿是同情地悲嘆着。

『怎麼啦？……還不曾想淸嗎？』四公公的拐杖幾乎敲到了陳德隆的光頭上來地問他。

『我想，四公公！……救她，我能有什麼法子呢？……』陳德隆完全像小孩子似的。

『我們就是爲這個而來的啦！』關鬍子說，抹去了鬍子上掛着的一個汗珠。『沒有辦法我們還來找你嗎？……我們商量好了，祇怕你不回來！……現在，鎮上新來的老爺聽說很好，他手下有一個專門辦這些事情的人！……總之，我們商量好了，你不回來我們也要辦的！……我們邀了全村的老

年人具一個保結，想把你的田作主押一點兒錢，用你這作丈夫的名字，去和老爺的手下人辦交涉，就求他到街上去……總之，這事情是很可以辦得成功的。旁的村中也有人辦過來了！……』

陳德隆在心中重新地估計了很久很久，重新地又把自家和梅春姐的不可分離的關係深思了一會：一種陰鬱，一種嫌忌的愛與酸性的悲哀！……在三個老頭子和老黃瓜的不住的圍攻之下，在自己的不能解除的矛盾之中，他終於淒然地嘆道：

『一切都照你們三位老人家的好了，祇要能救她的性命。錢，田，我都是不在乎的！……就算我半年來做了一場丟人的惡夢吧！……』

三個老頭子都讚揚了他幾句，走了——兩枝枯萎了的桑樹枝和一根堅强的楡樹條。隨後，老黃瓜也走了。不過，老黃瓜他是祇走了十幾步遠就停住的。他的腦筋裏還正想念着一樁其他的心事呢：

『他媽的！眞好！把梅春姐保出來時，也許……哼！他媽的，老子還有點兒希望呢！……』

四

天氣更加炎熱得熾騰起來。還保持了性命被由街上解到鎭上來的梅春姐，整天地淹沒在眼淚與沉重的怨苦之中。先天不足的弱小的嬰兒，就像一隻紅皮小老鼠般的，在她的胸前蠕動着。她討來了一塊破布衫將他兒包了。用了一種從來不曾有過的，母親的天性的愛撫，一種直有等於無的淡微的乳汁將他營養着。爲了割肉般地疼痛着黃的死亡，而流枯了眼淚的，深陷着的扁桃眼珠子，就像一對荒涼的枯井般地微睜着。在她的金黃的臉上，泛起了一小塊產後失調的，貧血的，病態底紅潮。

鎮上似乎比較街上寬待了她些，把她押在一個有床鋪也有方桌子的房間裏。一種破滅的悲哀和恐怖，仍舊牢而有力地縛住了她的那戰慄的靈魂。代替了黃而使她不能不惶懼與痛惜着自家的身軀的，完全是嬰兒的生命。她不能拋掉這剛剛出世的苦命的小東西——她的心頭肉——而不管；假如她的那不能避免的惡運眞眞來臨了的時候，她是打算了和這嬰兒一道去死亡的。叉死他！或者將他偷偷地勒斃！……她很不願意這弱小的靈魂孤零零地留在世界上，去領受那些兇惡的人們的踐踏。雖然她明知道這許是一樁深重的罪孽，一種傷心的，殘酷的想頭！……

一連三天，她都沉陷在這種破滅的悲哀的想頭裏，因爲，他們那些人也許要將她拉到她自己的村子裏去做她的——她想。經常來監視她，送她的食物的，却完全換一些粗人男子。在第四天的一個清晨，突然跑進了一個中年的，穿長衫的人，將她從房子裏叫出去。

梅春姐戰慄地擁抱着她的嬰兒，在經過一種過度的恐怖的烈火燃燒之後，她突然地，像萬念俱消般地反而剛强起來，蹣跚地向中廳跟去！

一個留仁丹鬍髭的人等在那裏。旁邊還侍立着兩個跟隨，替他扇風。他嘻笑地撚着他的鬍髭，說：

『今天，……你可不要怕！……』

梅春姐戰慄了一下！她用了一種由絕望的悲哀而燃燒出來的怒火，釘着那撮鬍髭。

『你的家中來人來保你了！……現在，你就可以跟他們出去！……』

『出去？……』這又是一回怎樣的事情呢？梅春姐像夢一般地朦朧起來。她仍然痴呆着！……

突然地，那個人却又改變了他的笑容，作古正經地，大聲地，教訓她般地怒道：

『去罷——以後當心些！……別再偷壞的人做野老公了。這回要不是你們全村的老人都具結……』之後，他又是嘻嘻地笑將起來。

梅春姐完全變成糊裏糊塗的了。她被那個中年的，穿長衫的人送到了頭門。

『家中來人？……這又是誰呢？誰呢？……』

陳德隆的光頭和一雙螃蟹眼睛，突然地湧到門口來了！——他正正地攔在梅春姐的前頭。

『啊哎！——』梅春姐突然地叫着！像比那惡運臨頭還要驚懼地，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完全震懾了她的殘破的靈魂，她的手中的嬰兒幾乎要震掉下來了。

沒有等她來得及明白這變化的原因的一剎那，就由兩個人將她扶上一頂小轎，昏昏沉沉地擡着走了。好遠好遠她才回復她那仍然像夢一般的知覺。一陣羞慚，一陣戰慄，一陣痛楚與悲酸，……將她的血一般的乾枯的眼淚狂湧起來了。

是什麼時候來到家裏的呢？她完全糢糢糊糊了。她祇是昏沉地看到了滿屋子全是人。祇聽到丈夫同四公公和老年人們說了些什麼話，又出去將他們統統送走了，她才比較地清醒了一些。

丈夫走進門來，腳步聲音沉重地踏着！在房中，他停住了。

丈夫瞧她一眼——她也畏怯地瞧丈夫一眼！丈夫不作聲——她不作聲！在丈夫的臉上，顯着一種憔悴的容顏——一種酸性的，悲哀的沉默！在她的臉上，還剩下（就像剩在一片枯黃了的，秋天的落葉上似的）一塊可憐的殘紅——一種羞慚與悲痛的汗流的戰慄！……

互相地站着，沉靜了好久好久，好久好久。

終於，爲了母性的愛——爲了嬰兒，梅春姐忍痛流淚地抱着那小人兒走近他的身邊了。她說着——她的話，就好像是那嬰兒鑽在她的喉嚨裏說出來的一樣，帶着一種極其淒楚的悲聲的嗚咽：

『德隆哥！……現在，我的錯，……通統，……請你打我吧！……請你看在孩子的面上——請你……』

她沒有功夫揩她的眼淚，讓牠一滴趕一滴地流落在熟睡的嬰兒的小手上，又由嬰兒的小手落到塵埃。陳德隆低頭重步地走近她的身邊：一種男人的汗水臭和熱臭透到她的肺腑。他走到床邊躺下了。他那禿頭陰暗無光的斜枕着。他那無可發洩的牛性的悲哀，把他悶的，脅迫的幾乎發狂起來！

『你說吧！會長老爺！……』突然地，他又從床上翻身起來了。『大半年來你把我侮辱得成了什麼樣子了呢？……我的顏面？……我在外面千辛萬苦地飄流着！……回來，又求三拜四，賣田賣地的花錢把你弄出來！……我完全喪盡了我平日的聲名了！……』

梅春姐搖拍着懷中蘇醒而悲哭的嬰兒，她的頭千斤石頭般地垂下着。她的眼淚已經不是一滴兩滴地滴了，而是一大把一大把地湧出來。

突然地，像一個什麼靈機觸發陳德隆似的，他像一匹狠般地衝向梅春姐！他從她的懷中奪過那啼哭的嬰兒來，沙聲地叫着：

『老子看！老子看！他媽的！是不是小砍頭鬼！是不是小砍頭鬼？……』

梅春姐拖着他的手，跟着他轉了一個旋圈，發着一種病猿般的嘶聲的哀叫：

『德隆哥！……你修修好吧！他是你——的！……你——的啦！……』

陳德隆終於沒有看淸，就向床上一擲，自己跑到房門邊坐下了。在剛剛彌月的嬰兒的身上，是很難看出像誰的模樣和血脈來的。

梅春姐將嬰兒抱起來死死地維護着。陳德隆更加陰鬱而焦煩了。在他那無方發洩的，酸性的，氣悶的心懷裏，只牢牢地盤桓着一種難堪而不能按捺的憤憤的想頭：

『我怎麼辦呢？……他媽的！我倒了霉了！……我半世的顏面完全喪在這一回事情裏了！……他媽的！媽的，媽的，媽的！——』

五

無論梅春姐怎樣地哀求，巴結，丈夫對於她總是生疏的，嫌忌的。最初，他在四公公和許多老人的監視和鄰居的解勸之下，似乎還並不見得怎樣地給梅春姐以難堪。但後來，過的久長一點了，便又開始他那原是很兇殘的無情的磨折。

梅春姐的生活，就重行墜入了那不可拔的，烏黑的魔淵中。爲了孩子，爲了黃所遺留給她的這唯一的血脈，她是不能不忍痛地吃苦啊！……

當夜間，當丈夫仍舊同從前一樣地醉酒回家的時候，梅春姐的災難便又臨頭了。他好像覺得變節了的妻是應該給她以磨折，應該給她以敎訓，才能夠挽回自己的顏面般的。他深深地懊惱着，並且還常常地爲此而自苦！……

他用那毛蟹般的鐵指，擰着梅春姐的全身——當她驅過了蚊蟲，放好了嬰兒陪他就寢的時候。他噬咬着她的奶頭！他縛住她的腿！他追問她和黃間的一切無恥的，汚穢的瑣事！……梅春姐總是哀求地嗚咽着，一面護着那睡熟的嬰兒。陳德隆擰的牛性發了，便像搓爛棉花似的，將她的身子繼續地大搓而特搓起來。梅春姐戰慄地縮成一團，汗水與淚珠溶成一片！

『你告訴我不？……』

『告什麼？……』梅春姐喘氣地，悲聲地叫着。

『你怎麼和那鬼眼睛的砍頭鬼搭上的？……』

『我不知道！……』

『我殺死你！』

『殺死我吧！……修修好吧！……頂好是連我們母子一刀！』

陳德隆將她磨折得利害的時候，心裏就比較地舒服一些。接着，又有意捉弄她的，把她的嬰兒倒提起來！他說：這是小砍頭鬼——就因爲他始終不能確信那嬰兒眞否是他的的原故——他要將他抛擲到湖裏去見龍王爺！……一直等梅春姐哭着向他幾乎叩頭陪禮了，他才放下。

他睡着的時候，已經是夜深的很了。梅春姐常常通夜不能閉一閉眼睛。她聽到丈夫的鼾聲，她的怒火便狂燒着，只因了愛護這唯一的嬰兒的生命，她才不能，或者是不敢做出旁的舉動來的。她祇能在這樣黑夜的痛苦的哀怨之中，來回憶她和黃的傷心的愛史與大半年中的嶄新的生活；來展開她的那幅夢一般的，着色的，淒涼的圖畫。尤其是關於木頭殼他們的消息，老會長和柳大娘們的流

亡……她很少能看到一個從前在過會中的熟識的人了，因為她不願出門也不敢和人家交談的原故。她就這樣像埋在墳墓中般地埋在家裏，忍痛地領受丈夫的踐踏！

黑夜就像要毀滅她的全身般的，向她張開着巨大的魔口，重層地威脅着。蚊蟲在帳子的四面包圍着，唱着愁苦的哀歌，使她不能爬起來，或者是稍為舒一舒心中的怒憤。她不敢再凝望那夜的天空和那些欲粉碎她的靈魂的星光的閃爍。她不敢再看一看那大廟，那同黃踐踏過的草叢的路途，園林，荒洲和湖中的悠悠的波浪！……她一看到那些——倒不如說感到那些——她的心就要爆裂般疼痛着。

丈夫的螃蟹眼睛，總是時刻不能放鬆地釘着她的。即算是到了夜深，到了他已經熟睡着的時候，都好像還能感到他那兇酷的紅光的火燄，使她驚懼而不能安寧。

她祇能將血一般的淚珠，流在嬰兒的身上，她祇能靠在那纖嫩的，瘦弱得可憐的小臉兒上，去低訴她的心的創痛；去吸取一點安慰，一點什麼也不能彌補的，微弱的嬰兒奶香。在過去，在那還比較地緩和一點的烏暗的生活之中，她還可能望得到黃的援救，終於還幸福地過了半年多光陰。然而現在呢？黃呢？……就連木頭殼們都不知道生死存亡了！而自己又不能夠忍心地拋掉這嬰兒去漂去！……

一切的生活，都墜入了那一年前的，不可拔的烏黑的魔淵中。而且還比一年前更加要烏暗，更加要悲哀些了。

『天啦！……但願他們都還健在呢！……但願他們……唉！唉……』

過了好些時日。

是因爲四公公他們老年人的責勸呢？還是因了丈夫陳德隆磨折得厭了而暫思休息呢？還是梅春姐的苦難轉變了另一個方式的臨頭呢？……丈夫對她的打駡，便又慢慢地鬆弛起來。他除了經常喝酒以外，又開始他那本性難移的嫖賭和浮蕩。田中橫直這一季已經荒蕪了，而且大半又都抵賣給了人家，他是很可以更加無掛礙地逍遙着。

『德隆哥！……家中沒有米了呢！……』

『餓死他！』

『德隆哥！……天要涼了，孩子沒有衣服呢！……』

『凍死他！』

『德隆哥！……你修修好吧！……』

常常地，當梅春姐想再要說幾句的時候，丈夫已經連頭都不回地跑到荒原中了。她無可奈何的祇好自己來舂穀，自己來拿破布衫給孩子改衣裳！……

一切的生活，都重行墜入了那一年前的，不可拔的，烏黑的魔淵中，而且還比一年前更要烏黑，更加要悲苦些了！

『天啦！……但願他們都還健在呢！……但願他們……』

第六章

一

『我要殺死你這小砍頭鬼！我要殺死你這小砍頭鬼！……』

父親陳德隆拿着一把劈柴刀，大踏步地像趕一隻雞雛般地趕着他的六歲的大兒子香哥兒。兩個四歲的，三歲的小的，也跟在他的後面唔呀唔呀地叫着！

他在一個門角彎裏將香哥兒擒住了。

『媽呀！……救，救我呀！……』

『你叫！你叫——我割斷你的喉嚨！……』

梅春姐像一隻野鵝般地從房中飛出去，蛇一般地繞着陳德隆的頸子。

『怎麼，德隆哥？』

『我要殺死這小砍頭鬼！他媽的！賣他賣不掉，留着來害老子！』

『殺吧！殺吧！……』梅春姐就在他的頸子上狠命地抓了一下！『頂好把那兩個小的先殺了，然後再來殺他！再來殺我！……』

陳德隆將劈柴刀和香哥兒向門角彎裏一摔，就開始和梅春姐大鬧起來。

他的臉不是六年前的臉，聲音也不是六年前的聲音了，但他的性情却還和六年前一樣。

他摸着他的頸皮，破嗓沙聲地罵着：

『你抓呢！你這母猪狗！……我操你的祖宗！……你偷了人，你還養出這小砍頭鬼來害我啦！……』

『你爲什麽不將小的兩個先賣呢？不將小的兩個先殺呢？……你這狠心的狠！……你沒有本專養活。——』

這種話深深地傷了陳德隆的那牛性的，倔强的心。他來不及等她說完，就跳起來給了她一個耳刮子！

『臭婊子！……誰沒有本事？誰沒有本事？……我操你祖宗三萬代！』

梅春姐的左臉印了一個血紅的手印，她險些兒哭起來了！孩子們也嗚啦嗚啦地叫着，陳德隆就像發瘋般地來揍小孩子。

梅春姐死死地將他扭着，滾着！……一直到他氣的發戰起來——丈夫是從來不曾氣得發戰過的——衝到門限前坐下了，她才爬起着。她望着她丈夫的那種倔强的，而又毫無辦法的乾枯的臉色，也不覺地代他心酸了一回。但這心酸是很有限的，即時又被她的一種歷年磨折出來的憎恨心排擠着。

是的，丈夫是變了很多了，單單除了他那倔强，兇猛的，牛性的內心以外。六年前，他還是很可以過活的，自耕自種的農人，而現在却是給人家幫零工的小雇傭了；六年前，他還是一個一夫一妻的逍遙漢，而現在却變成三個兒子——不，也許祇有兩個，因爲從那個大的的一雙眼睛上，他已

經斷定出來完全是小砍頭鬼——的父親了；六年前，他還是有名的嫖客，賭徒，和酗酒漢，而現在却變成了一個連一日三餐都得不到口的挨餓的人了！

梅春姐是很能夠知道這些的。而且她還能從六年前的一段幸福的生活中，模糊地推想到了丈夫之其所以弄到這個樣子的原因和他的目前的路道。但丈夫却不能聽信這些，因爲梅春姐已經在他的面前變成罪孽的人了，何況梅春姐所講的還不能迎合他的心意呢。

一陣酷熱的南風，燃燒般地掃過來。站在乾旱的田野中的雇主家的人，已經又在叫他車水了。陳德隆氣憤地站起身來，蹣跚地走着。在他的那黯淡的面容，和無光的螃蟹眼睛裏，是很可以看出一種苦悶與倔强相混淆的矛盾來的。

梅春姐望着他走過好遠好遠了，她才憎恨而又悲哀地嘆了一聲，走進房中去。她將兩個厭惡的小孩哄睡了，又將大的一個攙着，拿了米籃，無可奈何地走向村中的麻子嬸家去借晚飯米。

麻子嬸和梅春姐一樣地都是不幸的人：她的大兒子木頭壳已經六年不曾回家了，她的最小的兩個兒女在前兩三年過兵災水旱時都賣了。……她稍爲比較梅春姐好一點的就是他的二兒子，三兒子，四兒子都能得力了，所以她還能馬虎地過着。

『我借給你三升米吧！……你的丈夫在人家去吃飯了，你們就可以吃兩天，……唉！總之……』

梅春姐牽着香哥兒在那裏坐了一刻功夫；一種不能按耐的懇切的懸心，使她問到了木頭壳。

『他嗎？……唉，唉！聽說是在一個什麼……唉，記不清了！總而言之是蠻遠的地方！……』

麻子嬸的聲音酸楚起來，流出了兩點眼淚。這眼淚，就好像是兩枝銳利的針刺般的，深深地刺着了

梅春姐的衷心。想起黃來，想起六年前的幸福的生活，她幾乎又哭出聲來了！

『我要不是……麻子嬸，唉！……不是拋不下這小寃家，……我情願同你家的木頭殼一樣呢！……我情願永不回來！……我現在……唉！就祇望那小寃家長大！……或者……』

香哥兒完全莫明其妙地怔着，瞪着他那小小的，吃驚的，星一般的眼睛，拖着他媽媽的手：

『你哭呢，媽媽！……回去吧，爹爹要打我啦！……』

梅春姐撫摸着他的瘦小的頭顱，朦朧地釘着他的小眼睛。忽然地，他叫着：

『媽媽，我肚子痛！』

梅春姐提起米籃來，將他抱在懷中，告辭了麻子嬸，連忙向家裏飛奔着！

二

先天不足，而後天又失調的，用母親的眼淚養成起來的大兒子香哥兒，在丈夫的重層厭惡之下，本來早就非常孱弱的，何况還染上了流行的痢疾呢。

他瘦弱的就像一個小紙人兒了，他的兩腮毫無血色地深陷着，格外地顯露出他的那一雙星一般的小眼珠子，使人見了傷心。

他一拐一拐地從頭門口撐壁移過來，爬到媽媽的身旁哭着：

『媽媽！爹爹他又打我哩！……他把「猪耳朵」❶弟弟吃，不把我吃！……他叫我去守車，……我要吃「猪耳朵」呢！……我不守車呢！……』

『好寶寶，好香哥！……「猪耳朵」吃不得呢，你屙痢啦！……』做媽媽的聲音顯然已經很酸哽了。『來，不要怕爹爹！不要去守車，……媽媽告訴你寫字吧！……』

梅春姐忍心地哄着香哥兒。她把六年前從黃手裏學來的幾個可憐的字，在半塊破舊的石板上畫給他看。她幻想着這孩子還能讀書，寫字，……甚至於同他那死去的爹爹一樣。但香哥兒怎麼也不肯依她的，他祇盡量地把『猪耳朵』的滋味說得那樣好吃，又把爹爹的面相說得那樣兇殘。

『好呢，香哥兒……看媽媽的字吧！……媽媽等等買「猪耳朵」你吃啦！……』

『不，我就要吃，媽媽！』

這要求是深深地爲難了母親的，她失神地朝頭門打望着：眞正地，丈夫攜着那兩個使她厭惡的小孩兒走來了，他們的小嘴裏還啃着『猪耳朵』。

是舊有的酸心發酵要將香哥兒磨死呢？還是他自家的窮困不能解除而遷怒於香哥兒呢？陳德隆撒了兩個小孩的手，又大踏步地衝到梅春姐母子們的面前：

『去！小砍頭鬼！……同老子守車去！……』

香哥兒死死地把脖子鑽進媽媽的懷中。

『哎呀！——媽媽救我啦！……』

忽然地，那塊破舊石板上寫的兩個歪歪斜斜的『黃』字，映到陳德隆的眼中了，那就同兩把烈

㊀『猪耳朵』是一種小孩吃的東西，用麵粉做了由油炸出來的，形像猪的耳朵。

火燃燒了他的心般的，他猛的一脚將石板從小櫈子上踢下來，跌成粉碎了！

『好啊！你媽的！還告訴他學那砍頭鬼來害我呢！……』他叫着，他張手向她母子撲來！

梅春姐正待要和他爭鬧時，他已經從她的懷中奪過香哥兒了。他衝出頭門，向火熱的荒原中飛跑着！

香哥兒叫！……梅春姐叫！……兩個小的孩子也在頭門口哇哇地哭起來了！

陳德隆將他抓着提過了半里路，就將他猛的一摔——跌落在乾枯的稻田中，梅春姐不顧性命地奔來將他抱着。

夜晚，香哥兒便渾身火熱，昏昏沉沉地不能爬起來了。梅春姐急的滿屋子亂竄！她連忙將小的兩個放睡了，就跑出去尋丈夫和醫生。

丈夫正趁着夜間的風涼在那裏替雇主們車水，他憤憤地不和梅春姐答話。醫生却要跑到鎮上去才能請得來的。在早年，還有四公公，李六伯伯和關鬍子們會一點兒不十分精明的鄉下人的醫道；然而，現在呢，這些老人們都已經在過荒年時先後死了，村子裏就連會寫兩三味藥方的人都找不出。

梅春姐心慌意亂地走回來，在小油燈下望着那可憐的小腦袋，望着那微睜而少光的星星般的小眼睛。她盡量地忍住自己的酸淚，而不讓牠流出來。

好久好久了，香哥兒忽然吃力地釘着他的媽媽，低聲地哼叫着：

『我痛哩！……媽媽，你在哪裏啦？……爹爹又打我呢！……』

『媽媽在這裏！……寶寶，媽媽在這裏呢！爹爹不打你呢！……』

『他打我啦！……他不打弟弟！……媽媽，他爲什麽單單打我呢？……』

媽媽的眼淚已經很難再忍了。一陣刺心的疼痛，悲憤與辛酸，使她不能自制地失聲地說出她的哀情了。

『寶寶，香哥！我的肉啊！……他不是你的爹爹呢！……』

香哥兒的眼睛漸漸地痴呆了起來，額角間冒着兩滴冰涼的汗珠子。一忽兒，他的全身又火熱着。

『我，我的……爹爹呢？……』

媽媽啞着嗓音靠到他的身邊。

『寶寶是沒有爹爹的！……寶寶的爹爹——』

香哥兒的身子突然震動一下，他沒有來得及等媽媽說出他爹爹的去處來，就又合上他的眼睛了。

他仍然哼着，但那聲音却幾乎同蚊子一般地逐漸低微起來。

『媽呀！……我……要……呢，……我……的……爹……爹……啦！——』

媽媽的頭，伏到了他那一冷一熱的額角上，她大聲地，吃驚地呼叫着。

『寶寶！……怎麽啦？……香哥！……』

兩個小的却驚醒了，哇哇地叫着，梅春姐急忙將他們送到另一張空置的稻草床上，讓他們自家高聲地號哭着。

香哥兒的身子終於慢慢地由熱而温，由温而冷，而變成了冰涼。他的一雙星一般的小眼珠子由牢牢地閉着而又微睜着；但他却是永遠地微睜着，而不再閉將下來了。

像從一個萬丈深長的山澗上掉下來，像有無數枝燒紅了的鋼針在她的心中穿鑽着，梅春姐驟然失掉她的意識和靈魂了。她不知道哭，也不知道悲傷地，獃立在那兒好久好久。那兩個小的的哭聲幾乎震翻了半邊天地。

丈夫車水回來了。他老遠地在黑暗中大呼着：

『你死了嗎？你媽的！……你讓小孩子們哭死呢！……』

她不做聲，也不移動，仍然痴呆了般地站着。她什麼都聽不見，什麼都看不見，一直到丈夫衝到她的面前時。

陳德隆的臉色突然驚悸起來！因爲他望見了那小燈斜照着的床鋪上的情形。一陣良心的譴責——一陣罪孽的自覺的不安和悔恨，使他惶悚起來。然而，他却仍然倔强而冷酷，仍然故意地狠心地冷笑了一聲：

『死就死吧！狗東西！……頂好統統死掉了，她媽的大家乾淨！』

梅春姐忽然由那過度的悲痛的昏沉中蘇醒了來。當她感到了自己的一頁心肝已經被人摘去了的時候，當她看清了眼前的事物和丈夫的那仍然像毫無感觸的面容的時候，她便像一個殭硬了的死人般地倒向床鋪去，雙手抱着那冰涼了的小屍身打滾！

『天啦！……我的心肝啦！……我的肉啦！……我的苦命的兒啦！……你死都不閉眼睛啦！……』

三

一切的幻想，希望，計劃，與六年來扶養孩兒長大的重沉的苦心，祇在一刹那間全都摧毀了——變成了一堆湖濱的墳上的泥土。

梅春姐整整地哭了三日，不燒飯，不洗衣，不聽鄰人們的勸慰，也不管丈夫的兇殘和孩子們的哭鬧。到了第四天，她的眼淚也就非常地乾枯了，她的聲音也就非常地嘶啞了！

她漸漸地由悲哀而沉默，由沉默而又想起了她的那六年前的模糊而似乎又是非常清晰的路途來！她慢慢地靜思了好久好久！……

夜間，她等丈夫又去和人家車水的時候，用了一種很大的决心的努力，打好了一個小小的衣包；偷偷地讓兩個由憎恨丈夫而連及到他們的身上來的小孩睡過之後，便輕輕地走出了家門。

她沒有留戀，沒有悲哀，而且還沒有目的地走着。

夜，仍是六年前的，七年前的夜；荒原，仍舊是六年前的，七年前的荒原！……祇不過是村中少了些年青人和老年人的生活；祇不過是梅春姐變換了一回六年前，七年前的心情。

『我往哪裏去呢？……』在湖濱，她突然地停住了一下。她把頭微微地仰向上方。

北斗星拖着一條長長的尾巴，那兩顆最大最大的上面長着一些睫毛。一個微紅的，豐潤的，帶笑的面容，在那上方浮動！……在牠的下面，還閃耀着兩顆小的，也長着一些睫毛的星光，一個小的帶笑的面容浮動……並且還似乎在說：

『媽媽！你去罷！你放心吧！……我已經找到我的爹爹啦！……走吧！你向那東方走吧！……那裏明天就有太陽啦！……』

梅春姐痛心地流着兩行乾枯眼淚！她是在那裏站了，望了好久好久，才又走開的。

在曠野，那老黃瓜——那永遠也討不到女人的歡心的獨身漢的歌聲，又飄揚起來鑽進梅春姐的耳中了。但那完全喪失了他六年前，七年前的音調，聽來就好像已經變成了一種饑餓與孤獨的交織的哀號。

十七八歲的嬌姐呀～～沒人瞅啦～～

跪到情哥面前～～磕響頭！……

……………

……………

一九三五年三月，初稿。

一九三六年八月，增補，修正。

第三輯

偷蓮

一

下午，太陽剛剛落土的時候，那個紅鼻子的老長工和看牛的小伙子秋福，跑到小主人底房間裏來了。

『怎麼？漢少爺！……』那個老長工低聲地微微地笑着，摸着鬍子：『守湖的事情，……』

漢少爺放下手中的牙牌書，說：

『我去！我對爹爹說過了的。……』

『眞的嗎？』秋福夾在中間問。

『眞的！』

老長工將手從鬍子上拖下來，又笑了一笑：『那麼，我們今晚不要到湖邊去了囉！……』

『是的，你去喝你底酒吧！』

小伙子秋福喜的手舞脚跳，今晚他還約了上村底小貴到蘆葦叢中去燒野火的，不要他去守湖就恰巧合了他的心意。老長工呢，記起喝酒就幾乎把嘴都笑扁了。他向小主人裝了一個諷刺的，滑稽的，含着一種猥褻意思的手勢，說了一聲『要當心啊』就走了。『來！』漢少爺突然拋來一句。

秋福和老長工打了轉。

『你們去對碾坊的長工們說，叫他們今晚無事不要到湖邊來。除非……』他指着胸前掛着的那個放亮的叫吹子：『懂不懂啦？……』

『懂！』老長工答應着。

二

月亮滑出了黯淡的雲圍。

被派去做偵探工作的桂姐兒和小菊，都在喘着息，流着細細的汗珠，跑回了。她們向見識高超的雲生嫂報告：

『今夜……是，可以的！那個紅鼻子老倌和小鬼子都不在了，長工們也就喝酒打牌去了。……』

『那麼，是誰守湖邊呢？』

『是……』桂姐兒忸怩地說：『那個……從省裏的洋學堂裏回來的……。』

雲生嫂點點頭，釘着桂姐兒，帶着一種狡黠的意義深長的微笑。

桂姐兒底臉紅了，她低着頭，圓睜着那水汪汪淘氣的眼睛，滿心帶怒地向雲生嫂衝過來——

『你笑什麼呀？雲嫂子！你，你……』

『不是笑你喲！我笑那個洋學堂回來的鬼啦！……你去吧！告訴太生嬸，桃秀，李老七姑娘……人越多越好，月亮中的時候，我們在叉湖口碰船！……』

『唔！還要找她們……』桂姐兒拖着小菊底手，心中還是氣憤不消地，匆匆地向上村跑了去。

三

蓮蓬，已快將老邁了；低着頭，乾枯着臉，無可奈何地僵立在湖面，嘆息牠底悲哀的命運。荷葉大半都成了破扇形，勉强地支持着三五根枯骨子，迎風搖擺着。九月底冰凉的露水洒遍了湖濱。在遠方，在那遼闊的無涯的蘆葦叢裏，不時有大塊的，小塊的，玩童們散放着的野火冒上來。

漢少爺輕輕地走近了湖岸，他坐在大划船上，仰望着高處，仰望着那不可及的星空而不作聲。他底腦子裏塞滿着那淘氣的，貓一般的水汪汪的眼睛，和那被太陽晒得微黑的，還透露着一種可愛的處女紅的面龐。他想起六月裏在湖中失掉的那一次機會，和今天白天在湖邊遊玩時所瞥到的那一個難忘的笑容。

『是的！她們一定要來的！』他自家對自家說，『不管她們的人多人少，我都不吹叫子，我祇要捉住那一個水汪汪的……』

學校裏的皇后的校花們哪有這兒的好呢？——他想，那都是油頭粉面，帶着怪香怪氣的，動不動就要你去服從她，報効她……而這裏的，汗香，泥土香，天然的處女的紅暈和水汪汪的眼睛！……

他樂心了，他等着。露水慢慢地潤濕了他的週身——他不管，湖風使他打了好幾回寒戰——他不管，他提了一提精神，使出了一股在學校跑萬米般的耐勁，目不轉睛地遙望着那叉湖口的尖端。

月亮已經漸漸地昇到中空了。

四

『你上前去！桂姐兒！』

『爲什麼單要我去呢？你……』桂姐兒生着氣，把那隻不到一丈長的搖籃似的蓮子船橫在湖口，用小槳兒使力地把水中的月光敲成粉碎。靠近着她的人都可以看得出來——她的臉的的確確已經紅到耳根了。

『不會害你的，痴子！……』雲生嫂把自己底蓮子船搖上一步，兩個人像鴨子似地靠緊了：『你去引他來，我們幫你……』

桂姐兒還是不依，雖然她明知大家不會讓她吃虧，但她總不願意。六月間在湖裏乘涼的那一次她還記得很清楚，那個人，那個洋學堂裏的傢伙，簡直像一頭畜生似的……

雲生嫂和李老七姑娘們再三地勸了一會，寬心了一會，她才一聲不響地搖起她的那片小槳來。

她的頭低得幾乎着了船板了，心頭一陣陣地，不安地，頻繁地跳動。蓮子船鑽過那荷根荷葉時，在水底下，就發出了一種輕輕的，沙聲的叫響來。她回頭看一看：雲生嫂們還老遠地，緩緩地落在她的後面，不時給她拋過來一些決心和勇氣。……

她把心兒橫了一橫，使力地划着她底小槳，船身就像箭一般地向岸南奔去……

五

漢少爺的眼睛幾乎望穿了。當他看見了一個蓮子船向他駛來的時候，當他認出來了是那個熟識的，細長的，苗條的身段的時候，當他醉心了那一個輕巧的，圓熟的，划船的姿勢的時候，他就滿心自得地駕着那個笨重的大划船，不顧性命地追了上來。

桂姐兒恨恨地咬着牙，有意要使他跟着她兜幾個圈子，然後等快要接近了大夥兒的時候，她就故意地停了一停，闖在他底大划船邊上！……

漢少爺伸過手來拖她底船，她翻身一跳，就渡上他底大划船了！漢少爺迎面來擁她，胸前的叫吹子給打落到水中了！

兩個人互相地扭着，扯着……

十多隻埋伏好的蓮子船野鴨似地撲了攏來，十多個女人跳上大划船。……

桂姐兒救起了，漢少爺抓住了！

『用帶子綁好他！』

漢少爺想叫——一團很大的棉花塞到他的口裏。

桂姐兒哭着！她吃了虧。她拚命地在漢少爺的臉上抓了兩抓！漢少爺痛苦地瞪着眼，臉上流出幾行血液來。

雲生嫂指着他罵道：

『你這小黃蜂！你，怕一輩子也沒有吃過苦的，你媽的！……你尋快活嗎？……』

『哈哈！請他在這裏睡一睡夜涼床……』

又有誰從人叢裏拋過來這麼冷冰冰的一聲耍笑。

六

月兒漸漸地偏了西。

十多隻蓮子船在湖中穿來穿去，十多把剪子一齊響動起來。

桂姐兒的心裏還是氣憤不平，她一邊剪蓮蓬子，一邊揩眼淚。她的蓮蓬比什麼人都剪得少。

雲生嫂安慰她道：

『不要緊，妹妹！你吃了虧大家都曉得的，等等我們每個人分給你一點……』

湖風起了，浪濤不規則地掠過荷葉荷根，把蓮子船搖撼得起伏不停地搖擺着。

『快點啦！恐怕長工們要追來呢！』

『不，他們喝米酒要喝得醉亂的……』

每一個小船都裝得滿滿了，每一個人心中都喜氣洋洋的。沒有老頭兒的高聲的叫喊，沒有兇惡的長工駕船來追捉！……

在叉湖口再度碰船的時候，她們還低聲地，斷續地唱了起來：

偷蓮……偷到月二更啦，……

家家戶戶……睡沉沉；……
有錢人……不知道無錢人的苦，……
無錢人……却曉得有錢人的心！……
緊搖槳……快撐篙，……
守湖的人追來……逃不掉！……
……
……
……

七

米酒把老長工的鼻子燒得更加紅了。第二天，他從他那發了霉的狗窩似的稻草中，懶洋洋地爬起來的時候，太陽早已經下了牆了。

他用爛棉花揩了一揩眼睛，蹣跚地跑到了小主人底書房：

『漢少爺！漢少爺！……』

書房裏衝出一口秋晨特有的冷氣來。接着他又滿腹猶疑，自家對自家說：

『眞是希奇事！眞是……一定要給那班小妖精迷住的！……』

他連忙跑到狗窩中去，把那個夜間被野火燒光了頭髮的小伙子叫起來：

『你這鬼崽子！你！你……媽媽的，快些……尋，尋漢少爺去！……』

在湖中，一老一小，費了很大的力量，才把漢少爺底船拖了攏來。

道：

漢少爺底臉腫得像判官，幾條血痕凝成了紫黑色。他狠命地給了長工一個耳刮子，沙聲地叫

『你……你們……都死了嗎？媽媽的！……』

老長工哭不得，笑不得。他在鼻子上使力地揩了一揩：

『少爺……你，你沒有吹叫子啦？……』

『媽媽的！……』漢少爺底聲音幾乎沙得發啞了，『去，同我回去告訴爹爹去！爲首的是雲生婆子，她媽的！她還欠我們底租，欠我們底錢！不把她丈夫關三年不顯老子底顏色！……』

小伙子秋福死死地抱着他那被野火燒光了的頭，圓着那滿是髒汚的眼睛，望着小主人發着抖。他怕那耳刮子又落到他底頭上來。他想：

『這又是怎樣的一回事呢？少爺，……他媽的，綁一夜！……』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

魚

一

一種絕望的焦慮的情緒包圍着梅立春。他把頭抬起來，失神地仰望着蘆棚的頂子。燭光映出幾個腫脹的長短不齊的背影來，貼在斑密的蘆葦壁的周圍，搖搖不定。

『喂，吃呵！老梅……』

老梁，那一個爛眼睛的黃頭髮的傢伙，被米酒燒得滿面通紅，笑瞇瞇地對他裝成一個碰杯的手勢。

『唔！……』老梅沉吟着，舉起杯來喝上一口。心事就像一塊無形的沉重的石頭似的，壓着他，使他氣窒。伸筷子夾着一塊圓滑的團魚，這一戰，就落到地上的殘破的蘆葦中去了……

『我說……』老頭子祥爹的小眼睛睜開了，直釘着老梅底臉膛，咳了一聲，像教訓他的神氣：『立春，你眞是太不開通了！生意並不是次次都得賺錢的，有時候也須看，看時運，唔！時運……譬如說：你這一次小湖裏的魚……』

老梅勉强地咬着油膩的嘴唇，笑了一下。他想教人家看不出他是爲了盤小湖失敗的那種焦灼的內心來，可是一轉眼他就變得更加難耐了。空洞的滿是汚泥的小湖的底，家中的老婆和孩子們，瞎

了眼睛的寡嫂和孤苦的侄兒，都像在那前面的蘆葦壁中伸出了嘴來欲將他呑沒……而後面呢？恰巧是債主而兼老闆的黃六少爺的拳頭堵擊着他，使他渾身都覺得疼痛而動搖起來了。

『不是嗎？我也這麼說過的！』王老五，那坐在左邊的一個，摸着他那幾根稀疏的鬍鬚，不緊不慢地說，『並且，也許小湖還不致於……』

老梅明知道這都是替他寬心的話，於是他也自家哄自家似地，把『也許』那兩個字拖進到心中了。萬一明天車乾了小湖，魚又多出來一些呢……

『好，管他媽媽的，碰杯吧！』他一下子站了起來，滿滿地斟上一大杯米酒，向那五六個臨時請來車湖的隣居，巡敬一個圓圈，灌到肚中去。

二

帶着八分醉意，肩起那九尺多長的乾草叉，老梅彎着腰從蘆葦棚子中鑽出來了。他想沿湖去逡巡一遍，明天就要乾湖了，偷魚的人今晚上一定要下手了的。

十月的湖風，就有那麼銳利地刺人的膚骨，老梅底面孔刮得紅紅的，起了一陣由酒底熱力而襯出來的乾燥的皺紋。他微微地呵了一口氣，蹣跚地走向那新築的湖堤。

駝背的殘缺的月亮，很吃力地穿過那陣陣的雲圍，星星頻頻地眏着細微的眼睛。在湖堤的外面，大湖裏的被寒風掀起的浪濤，直向漫無涯際的蘆葦叢中打去，發出一種冷冰冰的淸脆的呼嘯來。湖堤內面，小湖的水已經快要車乾了，平靜無波地浸在灰黯的月光中，沒有絲毫可以令人高興的痕

跡。雖然偶然也有一兩下彷彿像魚兒出水的聲音，但那却還遠在靠近大湖邊的蘆葦叢的深處呢。

老梅想嘆一口氣，但給一種生成的倔强的性格把他哽住下來了。他原來是不相信什麼命運的人，不過近年他的確是太給命運折磨了一點，使他的境況，一天比一天壞起來。三個孩子和老婆，本來已經够他累了的，何況去年哥哥死時還遺下一個瞎子嫂嫂和十歲的侄兒呢？種田，沒飯吃；做船夫，沒飯吃；現在費很大的利息借一筆錢來盤湖，又得到一個這樣的結果！……要不是他還保持着那種生成的倔强的性格啊！

米酒的力量漸漸地湧了上來，他底視線開始有點朦朧了。踏着薄霜的堤岸，搖搖擺擺地，無意識地望了一望那兩三里路外的溶溶在月光下面的家，和寡嫂底茅屋，便又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向那有水聲的蘆葦跟前了。

『是誰呢，那水聲？』他覺得這蘆葦中的聲響奇怪，就用力捏了一捏手中的乾草叉，大聲地叫起來了：

『哪一個在水中呀？』

寂靜……一種初冬的，午夜的，特殊的寂靜。

他走向前一步，靜心等了一會，又聽見了一個奇特的水聲。

『媽的！讓我下水……』話還剛剛說出一半，就像有一羣出巢的水鴨似地，六七個拖着魚籃的人，從蘆葦叢中鑽出來了，不顧性命地爬上湖堤，向四方奔跑着。

老梅底眼睛裏亂迸着火星！他舉起乾草叉又來追到前面，使力地搠翻了一個長個兒，再追上去，

又把一個矮子壓倒了，籃子滿滿的魚兒，仍舊跳到了小湖中。

酒意像給潑了一盆冷水似地全消了。老梅大聲地把伙伴們都叫了攏來，用兩根草繩子縛着俘虜，推到蘆葦棚中仔細一看，五六個人都不覺得失聲哈哈大笑起來。

三

當天上的朝霞掃盡了疏散的晨星的時候，當枯草上的薄霜快要融解成露珠的時候，當老梅正同伙伴們踏上了水車的時候，在那遙遠的一條迂曲的小路上，有一個駝背的穿長袍戴眼鏡的人，帶着一個跟隨的小伙子，直向這湖岸的蘆葦前跑來。

老頭子祥爹坐在車上，揩了一揩細小的眼睛，用手遮着額角，向那來人的方向打望了一回，就正聲地，教訓似地對老梅說：

『你不要響，立春！讓我來……』他不自覺地裝了一個鬼臉，又回頭來對爛眼睛的老梁說：『你要是笑，黃頭髮，我敲破你底頭！……』

老梁同另外三個後生都用破布巾塞着嘴。王老五老是那麼閒散地摸着他那幾根稀疏的鬍鬚，一心一意地釘着那彩霞的天際。

駝背的穿長袍戴眼鏡的人走近來了。

『你早呀！黃六少爺！』

『唔，早呀！祥爹。』

互相地，不自然地笑了一笑。一種難堪的沉默的環境，沉重地脅迫着黃六少爺的跳動的心。他勉强地顫動着嘴唇問道：

『祥爹……看，看沒有看見我家的長工和侄兒呢？』

『唔……沒，沒有看見呀！這樣早，你侄少爺恐怕還躺在被窩裏吧。』接着又拋過來一個意義深長的諷刺的微笑，不緊不慢地：『長工，那一定是放牛去了囉……』

『不，昨夜沒有回家！』

『打牌去了……』

『不，還提了魚籃子的！』黃六少爺漸漸地感到有些尷尬而爲難了。

『啊……』祥爹滿不在意地停了一停水車的踏板，『這樣冷的天氣，侄少爺還要摸魚嗎？……唉！到底是有錢人家，這樣勤儉……難怪我們該窮……』

那個的面孔慢慢地紅起來，紅到耳根，紅到頸子……頭上冒着輕盈的熱氣。

『熱嗎，黃六少爺？十月小陽春呀！』話一句一句地，像堅硬的石子一般向黃六少爺打來，他的面孔由紅而紫，由紫而白。忽然間，一種固有的自尊心，把他激怒起來了：

『老東西！還要放屁嗎？不要再裝聾作啞了，你若不把我底人交出來……』

『哎呀！六少爺，你老人家怎麼啦！尋我們光蛋人開心嗎？我們有什麼事情得罪你老人家嗎？問我們，什麼人呀？……』

『好！你們不交出來嗎？……我看你們這些狗東西的！』黃六少爺氣冲冲地準備抽身就走。老

梅本已經按耐不住了的，這一下他就像一把斷了弦的弓似地彈起來，跳到水車下面：

『來！』

像一道符命似的把黃六少爺招轉了。

『六蜈蚣，我底孫子！我告訴你，你祇管去叫人來，老子不怕！你家的兩個賊都是老子抓起的！來吧，你媽媽的！你越發財就越做賊，……我操你底祖宗！……』

『哈哈！……』老梁抽出了口中的手巾來大笑着。

『哈哈！……』王老五摸着他那幾根稀疏的鬍鬚大笑着。

祇有老頭子祥爹低下了頭，一聲不響地皺着眉額，慢慢地，才一字一板地打斷着大家底笑聲：

『爲什麼要這樣呢？你們，唉！……不好的！我，我原想奚落他一場，就把人交給他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得罪那蜈蚣精，唉！你們這些年輕的小伙子……』

『什麼呢？祥爹，你還不知道嗎？小湖的魚已經有數了。罵他，也是要害我的；不罵他，也是要害我的。……』老梅怒氣不消地說。

『那麼，依你底打算呢？……』

『打算？我一個人去和他拚……』

『唔！不好的！……』老頭子祇管搖着頭。回轉來對水車上的人們說：『停一會兒再車吧！來，我們到棚子裏去商量一下……』

太陽，從遼遠的蘆葦叢中湧上來，離地面已經有一丈多高了。六七人，像一行小隊似地，跟在老頭子祥爹底背後，鑽進了那座牢固的蘆葦棚子中。

一九三五年四月

山村一夜

外面的雪越下越緊了。狂風吹折着後山的枯凍了的樹枝，發出啞啞的響叫。野狗遙遠地，憂鬱而悲哀地嘶吠着，還不時地夾雜着一種令人心悸的，不知名的獸類的吼號聲。夜的寂靜，差不多全給這些交錯的聲音碎裂了。冷風一陣一陣地由破裂的壁隙裏向我們的背部吹襲過來，使我們不能禁耐地連連地打着冷噤。劉月桂公公面向着火，這個老年而孤獨的破屋子主人，是我們的一位忠實的農民朋友介紹給我們來借宿的。他的左手拿着一大把乾枯的樹枝，右手捋着灰白的鬍子，一邊撥旺了火勢，一邊熱烈地，温和地給我們這次的驚慌和勞頓安慰了；而且還滔滔不停地給我們講述着他那生平的，最激動的一些新奇的故事。

因爲火光的反映，他的眼睛是顯得特別地歪斜，深陷，而且紅紅的。他的額角上牽動着深刻的皺紋；他的鬍子頑强地，有力地高翹着；他的鼻尖微微地帶點兒勾曲；嘴唇是頗爲寬厚而且鬆弛的。他說起話來就像生怕人家要聽不清或者聽不懂他似的，總是一邊高聲地做着手勢，一邊用那深陷的，歪斜的眼睛看定着我們。

又因爲夜的山谷中太不清靜，他說話時總常常要起身去開開那扇破舊的小門，向風雪中去四圍打望一遍，好像察看着有沒有什麼人前來偷聽的一般；然後才深深地呵着氣，抖落那沾身的雪花，

將門兒合上了，

『……先生，您們眞的願意常常到我們這裏來玩嗎？那好極了！那我們可以經常地做一個朋友了。』他用手在這屋子裏環指了一個圈圈：『您們來時總可以住在我這裏的，不必再到城裏去住客棧了。客棧裏的民團局會給您們麻煩得要死的。那些蠢子啊！……什麼保人啦，哪裏來啦，哪裏去啦，「年貌三代」啦，……他們對於來客，全像是在買賣一條小牛或者一隻小猪那樣的，會給您們從頭上直看到脚下，連您們的衣服身胚一共有多少斤重量，都會看出來的。眞的，到我們這個連鳥都不高興生蛋的鬼地方來，就專門歡喜這樣子：給客人一點兒麻煩吃吃。好像他們自己原是什麼好脚色，而往來的客人個個都是壞東西那樣的，因爲這地方多年前就不像一個住人的地方了！眞的，先生……

『世界上會有這樣一些人的：他們自以爲是怎樣聰明得了不得，而別人祇不過是一些蠢子。他們自己拿了刀去殺了人家——殺了「蠢子」——刼得了「蠢子」的財帛，倒反而四處去向其他的「蠢子」招告：他殺的祇不過是一個强盜。並且說：他的所以要殺這個人，還不祇是爲他自己，而是實在地爲你們「蠢子」大家呢！……於是，等到你們這些眞正的蠢子都相信了他，甚至於相信到自己動起手去殺自己了的時候，他就會得意洋洋地躲到一個什麼黑角落裏去，暗暗地好笑起來了：「看啦！他們這些東西多蠢啊！他們蠢得連自己的媽媽都不曉得叫呢！」……眞的，先生，世界上就眞會有這樣一些人的。但他們却不知道：蠢的才是他們自己呢！因爲眞正的蠢子蠢到了不能再蠢的時候，也就會一下子變得聰明起來的。那時候，他們這些自作聰明的人，就是再會得「叫媽媽」些，

也怕是空的了吧。眞的啊，先生！世界上的事情就通統是這樣的——我說蠢子終究要變得聰明起來的。要是他不聰明起來，那他就祇有自己去送死了，或者變成一個什麼十足的痴子，瘋子那樣的東西！……先生，眞的，不會錯的！……從前我們這裏還發生過一樁這樣的事呢：一個人會蠢到這樣的地步的——將自己親生的兒子送去給人家殺了，還要給人家去叩頭陪禮！您想：這還算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呢？人蠢到這樣的地步了，又怎能不變成瘋子呢？先生！……』

『啊——會有這樣的事情嗎？桂公公！一個人又怎能將自己的兒子送去給人家殺掉呢？』我們對於這激動的說話，實在地感到驚異起來了，便連忙這樣問。

『您們實在不錯，先生。一個人怎能將自己的兒子送去給人家殺掉呢？不會的，普天下不會，也不應該有這樣的事情的。然而，我却親自看見了，而且還和他們是親戚，還爲他們傷了一年多的心哩！先生。』

『怎樣的呢？這又是怎樣一回事呢？桂公公！』我們的精神完全給這老人家刺激起來了！不但忘記了外面的風雪，而且也忘記了睡眠和寒冷了。

『怎樣一回事？唉，先生！不能說哩。這已經是快兩週年的事情了！……但是先生，您們全不覺得要睡嗎？傷心的事情是不能一句話兩句話就說得完的！眞的啊，先生！……您們不要睡？那好極了！那我們應該將火加得更大一些！……我將這話告訴您們了，說不定您們還有很大的益處呢！事情就全是這樣發生的：

『三年前，我的一個叫做漢生的學生，乾兒子，突然地在一個深夜裏跑來對我說：

『「乾爹，我現在已經尋了一條新的路了。我同曹德三少爺，王老發，李金生他們弄得很好了，他們告訴了我很多的事情。我覺得他們說得對，我要跟他們去了，像跟早兩年前的農民會那樣的。乾爹，你該不會再笑我做蠢子和痴子了吧！」

『「但是孩子，誰叫你跟他們去的呢？怎麽忽然變得聰明起來了？你還是受了誰的騙呢？」我說。

『「不的，乾爹！」他說，「是我自己想淸白了，他們誰都沒有來邀過我；而且他們也並不勉强我去，我祇是覺得他們說的對——就是了。」

『「那麼，又是誰叫你和曹三少爺弄做一起的呢？」

『「是他自己來找我的。他很會幫窮人說話，他說得很好哩！乾爹。」

『「是的，孩子。你確是聰明了，你找了一條很好的路。但是，記着：千萬不要多跟曹三少爺往來，有什麽事情先來告訴我。乾爹活在這世界上六十多年了，什麽事都比你經驗得多，你祇管多多相信乾爹的話，不會錯的，孩子。去吧！安靜一些，不要讓你的爹爹知道，並且常常到我這裏來。……」

『先生，我說的就是這樣一個孩子，給他那糊塗的，蠢拙的爹爹送掉的。他住得離我們這裏並不遠，就在這山村子的那一面。他常常要到我這裏來。因爲立志要跟我學幾個字，他便叫我做乾爹了。他的爹爹是做老長工出身的，因而家境非常的苦，爺兒倆就專靠這孩子做零工過活。但他自己却十分志氣。白天裏揮汗替別人家工作，夜晚小心地跑到我這裏來念一陣書。不喝酒，不吃烟。而

且天性又温存，有骨氣。他的個子雖不高大，但是十分强壯。他的眼睛是大大的，深黑的，頭髮像一叢短短的柔絲那樣……總之，先生！用不着多說，無論他的相貌，性情，脾氣和做事的精神怎樣，祇要你粗粗一看，便會知道這絕不是一個沒有出息的孩子就是了。

『他的爹爹也常到這裏來。但那是怎樣一個人物呢？先生！站在他的兒子一道，您們無論如何不會相信他們是父子的。他的一切都差不多和他的兒子相反：可憐，愚蠢，懦弱，而且怕死得要命。他的一世完全消磨在別人家的泥土上。他在我們山後面曹大傑家裏做了三四十年長工，而且從來沒有和主人家吵過一次嘴。先生，關於這樣的人本來祇要一句話：就是猪一般的性子，牛一般的力氣。他一直做到六七年前，老了，完全沒有用了，才由曹大傑家裏趕出去。帶着兒子，狗一樣地住到一個草屋子裏，沒有半個人去憐惜他。他的婆子多年前就死了，和我的婆子一樣，而且他的家裏也再沒有別的人了！……

『就是這樣的，先生。我和他們爺兒倆做了朋友，而且做了親戚了。我是怎樣地喜歡這孩子呢？可以說比自己親生的兒子還要喜歡十倍。眞的，先生！我是那樣用心地一個一個字去教他，而他也從不曾間斷過，那怕是刮風，落雨，下大雪，一約定，他都來的。我讀過的書雖說不多，然而教他却也足有餘裕。先生，我是怎樣在希望這孩子成人啊！……

『自從那次夜深的談話以後，我教這孩子便格外用心了。他來的也更加勤密，而且讀書也更覺得刻苦了。他差不多天天都要來的。我一看到他，先生，我那老年人的心，便要溫暖起來了。我想：「我的心愛的孩子，你是太吃苦了啊！你雖然找了一條很好的路，但是你怎樣去安頓你自己的

生活呢？白天裏揮汗吃力，夜晚還要讀書，跑路，做着你的有意思的事情！你看：孩子，你的眼睛陷進得多深，而且已經起了紅的圈圈了呢！」唉，先生！當時我雖然一面想，却還一面這樣對他說：「孩子啊，安心地去做吧！不錯的——你們的路。乾爹老了，已經沒有用了。乾爹祇能睜睜地看着你們去做了哩。愛惜自己一些，不要將身子弄壞了！時間還長得很呢，孩子喲！……」但是，先生，我的口裏雖是這樣說，却有一種另外的，可怕的想念，突然來到我的心裏了。而且，先生，這又是怎樣一種懦弱的，傷心的，不可告人的想念呀！可是，我却沒有法子能夠壓制牠。我祇是暗暗爲自己的老邁和無能悲嘆罷了！而且我的心裏還在想哩：也許這樣的事情不會來吧！好的人是决不應該遭意外的事情的！但是先生，我怎樣了呢？我想的這些心思怎樣了呢？……唉，不能說哩！我不知道世界上眞的有沒有天，而且天的心裏到底在想些什麼？爲什麼人家希望的事，偏偏不來；不希望的，躭心的，可怕的事，却一下子就飛來了？這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天呢？而且又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呢？先生，不能說哩。唉，唉！先生啊！……』

因了風勢的過於猛烈，我們那扇破舊的小門和板壁，總是被吹得呀呀地作響。我們的後面也覺得有一股刺骨般的寒氣，在襲擊着我們的背心。劉月桂公公儘量地加大着火，並且還替我們摸出了一大捆乾枯的稻草來，靠塞到我們的身後。這老年的主人家的言詞和舉動，實在地太令人感奮了。他不但使我們忘記了白天路上跋涉的疲勞，而且還使我們忘記了這深沉，冷酷的長夜。

他祇是短短地沉默了一會，聽了一聽那山谷間的，隱隱不斷的野狗和獸類的哀鳴。一種夜的林下底陰鬱的肅殺之氣，漸漸地籠照到我們的中間來了。他也沒有再作一個其他的舉動，祇僅僅去開

看了一次那扇破舊的小門，便又睜動着他那歪斜的，深陷的，濕潤的眼睛，繼續起他的說話來了。

『先生，我說：如果一個人要過份地去約束和干涉他自己的兒子，那麼這個人便是一個十足的蠢子！就譬如我吧：我雖然有過一個孩子，但我却從來沒有對他約束過，一任他自己去四處飄蕩，七八年來，不知道他飄蕩到些什麼地方去了，而且連訊息都沒有一個。因爲年輕的人自有年輕人的思想，心情和生活的方法，老年人是怎樣也不應該去干涉他們的。一干涉，他們的心的和身的自由，便要死去了。而我的那愚拙的親家公，却不懂得這一點。先生，您想他是怎樣地去約束和干涉他的孩子呢？唉，那簡直不能說啊！除了到這裏來以外，他完全是孩子走一步便跟一步地囉嗦着，甚至於連孩子去大小便他都得去望望才放心，就像生怕有一個什麼人會一下子將他的孩子偸去賣掉的那樣。您想，先生，孩子已經不是一個三歲兩歲的娃娃了，又怎能那樣地去監視呢？爲了這事情我還不知道向他爭論過幾多次哩，先生。我說：

『「親家公啦！您莫要老是這樣地跟着您的孩子吧！爲的什麼呢？是怕給人家偸去呢？還是怕老鷹來銜去呢？您應當知道，他已經不是一個娃娃了呀！」

『「是的，親家公。」他說，「我並不是跟他，我祇是有些不放心他——就是了！」

『「那麼，您有些什麼不放心他呢？」我說。

『「沒有什麼，親家公。」他說，「我不過是覺得這樣：一個年輕的人，總應該管束一下子才好……」

『「沒有什麼！」唉，先生！您想，一個人會懦弱到這樣的地步的：馬上說的話馬上就害怕承

認得。於是，我就問他：

『「那麼，親家公，你管束他的什麼呢？」

『「沒有什麼，親家公，我祇是想像我的爹爹年輕時約束我的那樣，不讓他走到壞的路上去就是了。」

『「拉倒了您的爹爹吧！親家公！什麼是壞的路呢？」先生，我當時便這樣地生氣起來了。「您是想將您的漢生約束得同您自己一樣嗎？一生一世牛馬一樣地跟人家犂地耕田，狗一樣地讓人家趕出去嗎？……唉！你這愚拙的人啊！」先生，我當時祇顧這樣生氣，却並沒有看着他本人。但當我一看到他被我罵得低頭一言不發，祇管在拿着他的衣袖抖戰的時候，我的心便完全輭下來了。我想，先生，世界上爲什麼會有這樣可憐無用的人呢。他爲什麼要生到這世界上來呢？唉，他的五六十歲的光陰如何度過的呢？於是先生，我就祇能夠這樣温和地去對答他了：

『「莫多心了吧！親家公。莫要老是這樣跟着你的漢生了，多愛惜自己一些吧！您要再是這樣跟着，您會跟出一個壞結局來的。告訴您：您的漢生是用不着您耽心的了，至少比您聰明三百倍哩。」唉，先生，話有什麼用處呢？我應該說的，通統向他說過了。他一當了你的面，怕得你要命；背了你的面，馬上就四處去跟着，趕着他的兒子去了。

『關於他兒子所做的事，大家都知道，是無論如何不能够去告訴他的。因此我就再三囑咐漢生：不要在他爹爹面前露出行迹來了。但是，誰知道呢？這消息是從什麼地方走給他耳朵裏的呢？也許是漢生的同伴王老發吧，也許是曹三少爺和木匠李金生吧！……但是後來據漢生說：他們誰都沒有

告訴他過。大概是他自己暗中察覺出來的，因爲他夜間也常常不睡地跟踪着。總之，漢生的一切，他不久都知道就是了，因此我就叫漢生特別注意，處處都要防備着他的爹爹。

『大概是大前年八月的夜間吧，先生，漢生剛剛從我這裏踏着月亮走出去，那個老年的愚拙的傢伙便立刻跟着追到這裏來了。因爲沒有看見漢生，他便覺得有些不好意思那樣地走近我的身邊。然而，却不說話。在大的月光的照耀下，他衹是用他那老花的眼睛望着我，猪鬃那樣的幾根稀疏的鬍子，也輕輕地發着戰。我想：這老東西一定又是來找我說什麼話了，要不然他就絕不會變成一副這樣的模樣。於是，我就立刻放下了溫和的臉色，殷勤地接着他。

『「親家公啦！您來又有什麼貴幹呢？」我開玩笑一般地說。

『「沒有什麼，親家公，」他輕聲地說。「我衹是有一樁事情不，不大放心，想和您來商量商量——就是了。」

『「什麼呢，親家公？」

『「關於您的乾兒子的情形，我想，親家公，您應該知道得很詳細吧！」

『「什麼呢？關於漢生的什麼事情呢？嗳，親家公？」

『「他近幾個月來，不知道爲了什麼事，……親家公！夜裏總常常一個通夜不回來。……」

『「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想，親家公！他說不定是跟着什麼壞人，走到壞的路上去了。因爲我常常看見他同李木匠王老發他們做一道。要是眞的，親家公，您想：我將他怎麼辦呢？我的心裏啊……」

『「您的心裏又怎樣呢？」

『「怎樣？……唉，親家公，您修修好吧！您好像一點都不知道那樣的！您想：假如我的漢生要有了什麼三長兩短，我還有命嗎？我不是要絕了後代了嗎？有誰來替我養老送終呢？將來誰來上墳燒紙呢？我又統共祇有這一個孩子！唉，親家公，幫幫忙吧！您想想我是怎樣將這孩子養大起來的呢？別人家不知道，您總應該知道呀！我那樣千辛萬苦地養大了他，我要是得不到他一點好處，我還有什麼想頭呢？親家公！」

『「那麼您的打算是應該將他怎樣呢？」先生，我有點鄭重起來了。

『「沒有怎樣，親家公，」他說。這傢伙大概又對着月光看到我的臉色了。「您莫要生我的氣吧！我祇是覺得有點害怕，有點傷心就是了！我能將他怎麼辦呢？……我不過是想……」

『「啊——什麼呢？」

『「我想，想……親家公，您是他的乾爹！祇有您的話他最相信，您又比我們都聰明得多。我是想……想……求求你親家公對他去說一句開導的話，使他慢慢回到正路上來，那我就，就……親家公啊！就感——感……您的恩，恩……了。」

『唉！先生！您想：對待這樣的一個人，還有什麼法子呢？他居然也知道了他自己是不聰明的人。他說了那麼一大套，歸根結蒂——還不過是爲了他自己沒有「得到他一點好處」，「怕」沒有人「養老送終」，「傷心」沒有人「上墳燒紙」罷了！而他自己卻又沒有力量去「開導」他的兒子，壓制他的兒子，祇曉得狗一樣地跟踪着，跟出來了又祇曉得跑到我這裏來求辦法，叫「恩人！」您想，

我還能對這樣可憐的，愚拙的傢伙說點什麼有意思的，能够使他想得開通的話呢？唉，先生，不能說哩！當時我是實在覺得生氣，也覺得傷心。我極力地避開着月光，爲了怕他看出了我的不平靜的臉色。因爲我必須盡我的義務，對他說幾句「開導」他的，使他想得通的話；雖然我明知道我的話對於這頭腦糊塗的人沒有用處，但是爲了漢生的安靜，我也不能够不說啊！

『我說：「親家公啦！您剛才囉哩囉嗦地說了這麼一大套，到底爲的什麼呢？啊，您是怕您的漢生走到壞的路上去嗎？那麼，您知道什麼路是壞的，什麼路才是好的呢？——您說：王老發，李金生他們都不是好人，是壞人！那麼他們的『壞』又都壞在什麼地方呢？——唉，親家公！我勸您還是不要這樣糊裏糊塗地亂說吧！凡事都應該自己先去想清一下子，再來開口的。您知道：您的年紀已經不小了呀！爲什麼還是這樣地孩子一樣呢？你怎麼會弄得『絕後代』呢？您的漢生又幾時對您說過不給您『養老送終』呢？並且一個人死了就死了，沒有人來『上墳燒紙』又有什麼了不得呢？嗳，親家公，您是——蠢拙的人啊！……」唉，先生，我當時是這樣嘆氣地說。「莫要再糟蹋您自己了吧，您已經糟蹋得够了！讓我來眞正告訴您這些事情吧：您的孩子並沒有走到什麼壞的路上去，您祇管放心好了。漢生他比您聰明得多，而且他們年輕人自有他們年輕人的想法。至於王老發和李金生木匠他們就更不是什麼歹人，您何必去囉嗦他們，干涉他們呢？您要知道：即算是您將您的漢生管束得同您一樣了，又有什麼好處呢？莫要說我說得不客氣，親家公，同您一樣至多也不過是替別人家做一世牛馬算了。譬如我對我的兒子吧，……八年了！您看我又有什麼了不得呢？唉，親家公啊！想得開些吧！況且您的兒子走的又並不是什麼壞的路，完全是爲着我們自己。您還有什麼不放心

的呢？唉，唉！親家公啊！您這可憐的，老糊塗一樣的人啊！……」

『唉，先生，您想他當時聽了我的這話之後怎樣呢？他完全一聲不做，祇是呆呆地坐在那裏，賊一樣地用他那昏花的眼睛看着我，並且還不住地戰動着他的鬍子，開始流出眼淚來。唉，先生，我心完全給這東西弄亂了！您想我還能對他說出什麼話來呢？我祇是這樣輕輕地去向他問了一問：

『「喂，親家公！您是覺得我的話說得不對嗎，還是什麼呢？您爲什麼又傷起心來了呢！」

『這時候，先生，我還記得：那個大的，白白的月亮忽然地被一塊黑雲遮去了；於是，我們就對面看不清大家的面龐了。我不知道他一個人在黑暗中做了些什麼事。半天，半天了……才聽見他哀求一樣地說道：

『「唉，不傷心哩，親家公！我祇是想問一問您：我的漢生他們如果發生了什麼別的事情，我一個人又怎樣辦呢？唉，唉！我的——親家公啊……」

『「不會的哩，親家公！您祇管放心吧！祇要您不再去跟着囉嗦着你的漢生就好了。您不知道一句這樣的話嗎——吉人自有天相的！何況您的漢生並不是蠢子，他怎麼會不知道招呼他自己呢？……」

『「唔，是的，親家公！您說的——都蠻對！祇是我……唔，嗯——總有點……不放心他……有點……害——怕——就是了！嗚嗚——……」

『先生，這老傢伙站起來了，並且完全失掉了他的聲音，開始哽咽起來了。

『「親家公，莫傷心了吧！好好地回去吧！」我也站起來送他了。「您傷心的什麼呢？替別人家

做一世牛馬的好呢？還是自己有土地自己耕田的好呢？您安心地回去想淸些吧！不要再糊塗了吧！……」

『唉，先生，還儘管囉囉嗦嗦地說什麼呢？一句話——他便是這樣一個懦弱的傢伙就是了。並且憑良心說：自從那次的說話以後，我沒有再覺得可憐這傢伙，因爲這傢伙有很多地方有不應去給他可憐的。但是在那次——我却騙了他，而且還深深地騙了自己。您想：先生！「吉人自有天相的」，這到底是一句什麼狗屁話呢？幾時有過什麼「吉人」，幾時又看見過什麼「天相」呢？然而，我却那樣說了，並且還那樣地禱告啦。這當然是我太愛惜漢生和太沒有學問的原故，因爲我實在想不出一句適當的話去寬慰那個愚懦的人，也想不出一個法子來壓制和安靜自己。但是，先生，事情終於怎樣了呢？「吉人」是不是「天相」了呢？……唉，要回答，其實，在先前我早就說過了的。那就是——您所想的，希望的事，偏偏不來；躭心的，怕的和禍祟的事，一下子就飛來了！唉，先生，雖然他們那第一次飛來的禍事，都不是應在我的漢生的頭上，但是漢生的死，也就完全是遭了那次事的殃及哩。唉，唉！先生！啊……』

劉月桂公公因爲用鐵鉗去撥了一撥那快要衰弱了的火燄，一顆爆裂的紅星，便突然地飛耀到他的鬍子上去了！這老年的主人家連忙用手尖去揮拂着，却已經來不及了，燒斷掉三四根下來了。……我們都沒有說話。一種默默的，沉重的，憂鬱之感，漸漸地壓到了我們的心頭。因爲這故事的激動力，和煩瑣反覆的情節底悲壯，已經深深地鎖住了我們的心喉，使我們插不進話去了。夜底山谷中的交錯的聲息，似乎都已經平靜了一些。然而愈平靜，就愈覺得世界在一步一步地沉降下去，好像

一直欲沉降到一個無底的洞中去似地，使我們幾乎透不過氣來了。風雪雖然仍在飄降，但聽來却也已經削弱了很多。一切都差不多漸漸在恢復夜底寂靜的常態了。劉月桂公公却並沒有關心到他週圍的事物，他祇是不住地增加着火勢，不住地運用着他的手，不住地蹙動着他的灰暗的眉毛和睜開他的那昏沉的，深陷的，歪斜的眼睛。

因爲遭了那火花的飛耀底損失，他繼續着說話的時候，總是常常要用手去摸着，護衞着他那高翹着而有力量的鬍子。

『那第一次的禍事的飛來，』他接着說，『先生，也是在大前年的十一月哩。那時候，我們這裏的民團局因爲和外來的軍隊有了聯絡，便想尋點什麼功勞去獻獻媚，巴結巴結那有力量的軍官上司，便不分日夜地來到我們這山前山後四處搜索着。結果，那個叫做曹三少爺的，便第一個給他們弄去了。

『這事情的發生，是在一個降着嚴霜的早上。我的乾兒子漢生突然地丟掉了應做的山中的工作，喘息呼呼地跑到我這裏來了。他一邊睜大着他那大的，深黑的眼睛，一邊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乾爹，我們的事情不好了！曹三少爺給，給，給——他們天亮時弄去了！這怎，怎麼辦呢？乾爹……」

『唉，先生，我當時聽了，也着實地替他們着急了一下呢。但是翻過來細細一想，覺得也沒有什麼大的了不得。因爲我們知道：對於曹三少爺他們那樣的人，弄去不弄去，完全一樣，原就沒有什麼關係的。因爲他們顧不顧意替窮人說話和做事，就祇要看他們高興不高興便了，他們要是不高

與，不樂意了，說不定還能夠反過來弄他的「同伴」一下子的。然而，我那僅僅祇是忠誠，赤熱而沒有經歷的乾兒子，却不懂得這一點。他當時看到我祇是默默着不做聲，便又熱烈而認眞地接着說：

『「乾爹，您老人家怎麼不做聲呢？您想我們要是沒有了他還能怎麼辦呢？……唉，唉！乾爹啊！我們失掉這樣一個好的人，想來實在是一樁傷心的，可惜的事哩！……」

『先生，他的頭當時低下去了。並且我還記得：的確有兩顆大的，亮晶晶的眼淚，開始爬出了他那黑黑的，濕潤的眼眶。我的心中，完全給這赤誠的，血性的孩子感動了。於是，我便對他說：

『「急又有什麼用處呢？孩子！我想他們不會將他怎樣吧！你知道，他的爹爹曹大傑還在這裏當『里總』❶呀，他怎能不設法子去救他呢？……」

『「唉，乾爹！曹大傑不會救他哩！因爲曹三少爺跟他吵過架，並且德三少爺還常常對我們說他爹爹的壞話。您老人家想：他怎能去救這樣的兒子呢？……並且，曹三少爺是——好的，忠實的，能說話的脚色呀！……」

『「唉，你還早呢，你的經歷還差得很多哩，孩子！」我是這樣地撫摸着他底柔絲的頭髮，說，「你祇能夠看到人家的外面，你看不到人家的內心的：你知道他的心裏是不是同口裏相合呢？告訴你，孩子！越是會說話的人，越靠不住。何況曹德三的家裏的地位，還和你們相差這樣遠。你還知道『叫得好聽的狗，不會咬人——會咬人的狗，決不多叫』的那句話嗎？……」

❶ 「里總」同村長鄉長一樣。

『「乾爹，我不相信您的話！……」這忠實的孩子立刻揩乾着眼淚叫起來了：「對於別人，我想：您老人家的話或者用得着的。但是對於德三少爺，那您老人家就未免太，太不原諒他了！……我不相信這樣的一個好的人，會忽然變節！……」

『「對的，孩子！但願這樣吧。你不要怪乾爹太說直話，也許乾爹老了，事情見得不明了。曹德三這個人我又不常常看見，我不過是這樣說說就是了。『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你自己可以去做主張，凡事多多防備防備……不過曹德三少爺我可以擔保，決不致出什麼事情……」

『先生，就是這樣的。我那孩子聽了我的這話之後，也沒有再和我多辯，便搖頭嘆氣，怏怏不樂地走開了。我當時也覺得有些難過，因爲我不應該太說得直率，以致刺痛了他那年青的，赤熱的心。我當時也是怏怏不樂地回到屋子裏了。

『然而，不到半個月，我的話便證實了——曹德三少爺安安靜靜地回到他的家裏去了。

『這時候，我的漢生便十分驚異地跑來對我說：

『「乾爹，你想：曹德三少爺怎樣會出來的？」

『「大概是他們自己甘心首告了吧？」

『「不，乾爹！我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三少爺是很有教養的人，他還能夠說出很動人的，很有理性的話來哩！……」

『「那麼，你以爲怎樣呢？」

『「我想：說不定是他的爹爹保出來的。或者，至多也不過是他的爹爹替他弄的手脚，他自己是

決不至於去那樣做的！……」

『「唉，孩子啊！你還是多多地聽一點乾爹的話吧！不要再這樣相信別人了，還是自己多多防備一下吧！……」

『「對的，乾爹。我實在應該這樣吧！……」

『「並且，莫怪乾爹說得直：你們還要時刻防備那傢伙——那曹三少爺……」

『那孩子聽了我這話，突然地驚愕得張開了他的嘴巴和眼睛，說不出話來了。很久，他好像還不會聽懂我的話一樣。於是，先生，我就接着說：

『「我是說的你那『同伴』——那曹三少爺啦！……」

『「那該——不會的吧！……乾爹！」他遲遲而且吃驚地，不大欲信地說。

『「唉，孩子啊！爲什麼還是這樣不相信你的乾爹呢？乾爹難道會害你嗎？騙你嗎？……」

『「是，是——的！乾爹！……」他一邊走，低頭回答道。並且我還淸晰地聽見，他的聲音已經漸漸變得酸硬起來了。這時候我因爲怕又要刺痛了他的心，便不願意再追上去說什麼。我祇是想，先生，這孩子到底怎樣了呢？唉，唉，他完全給曹德三底好聽的話迷住了啊！……

『就是這樣地平靜了一個多月，大家都相安無事。雖然這中間我的那愚懦的親家公曾來過三四次，向我申訴過一大堆一大堆的苦楚，說過許多「害怕」和「躭心」的話。可是，我却除了勸勸他和安慰安慰他之外，也沒有多去理會他。一直到前年正月十五日，元宵節的晚上，那第二次禍祟的事，便又突然地落到他們的頭上來了！……

『那一晚，當大家正玩龍燈玩得高興的時候，我那乾兒子漢生，完全又同前次一樣，匆匆地，氣息呼呼地溜到我這裏來了。那時候，我正被過路的龍燈鬧得昏頭腦脹，想一個人偷在屋子裏，點一枝蠟燭看一點書。但突然地給孩子衝破了。我一看見他進來的那模樣，便立刻嚇了一跳，將書放下來，並且連忙地問着：

『「又發生了什麼呢，漢生？」我知道有些不妙了。

『他半天不能够回話，祇是睜着大的，黑得怕人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我。

『「怎樣呢，孩子？」我追逼着，並且關合了小門。

『「王老發給他們弄去了——李金生不見了！」

『「誰將他們弄去的呢？」

『「是曹——曹德三！乾爹……」他僅僅說了這麼一句，兩線珍珠一般的大的眼淚，便滔滔不絕地滾出來了！

『先生，您想！這是怎樣的不能說的事啊！

『那時候，我祇是看着他，他也牢牢地望着我。……我不做聲他不做聲！……蠟燭儘管將我們兩個人的影子搖得飄飄動動！……可是，我却尋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我雖然知道這事情必然要來了，但是，先生，人一到了過份驚急的時候，往往也會變得愚笨起來的。我當時也就是這樣。半天，半天……我才失措一般地問道：

『「到底怎樣呢？怎樣地發生的呢？……孩子！」

『「我不知道。我一個人等在王老發的家裏，守候着各方面的訊息，因為他們決定在今天晚上趁着玩龍燈的熱鬧，去搗曹大傑和石震聲的家。我不能出去。但是，龍燈還沒有出到一半，王老發的大兒子哭哭啼啼地跑回來了。他說：『漢叔叔，快些走吧！我的爹爹給曹三少爺帶着兵弄去了！李金生叔叔也不見了！……』這樣，我就偷到您老人家這裏來了！……」

『「唔……原來……」我當時這樣平靜地應了一句。可是忽然地，一樁另外的，重要的意念，跑到我的心裏來了，我便驚急地說：

『「但是孩子——你怎樣呢？他們是不是知道你在我這裏呢？他們是不是還要來尋你呢？……」

『「我不知道……」他也突然驚急地說——他給我的話提醒了。「我不知道他們在不在尋我？……我怎麼辦呢？乾爹……」

『「唉，誠實的孩子啊！」先生，我是這樣地吩咐和嘆息地說：「你快些走吧！這地方你不能久留了！你是——太沒有經歷了啊！走吧，孩子！去到一個什麼地方去躲避一下！」

『「我到什麼地方去呢，乾爹？」他急促地說：「家裏是萬萬不能去的，他們一定知道！並且我的爹爹也完全壞了！他天天對我囉嗦着，他還羨慕曹三忘八『首告』得好——做了官！……您想我還能躲到什麼地方去呢？」

『先生，這孩子完全沒有經歷地驚急得愚笨起來了。我當時實在覺得可憐，傷心，而且着急。

『「那麼，其他的朋友都完全弄去了嗎？」我說。

『「對的，乾爹！」他說，「我們還有很多人哩！我可以躲到楊柏松那裏去的。」

『他走了，先生。但是走不到三四步，突然地又回轉了身來，而且緊緊地抱住着我的頸子。

『「乾爹！……」

『「怎麼呢，孩子？」

『「我，我祇是不知道：人心呀——爲什麼這樣險詐呢？……告訴我，乾爹！……」

『先生，他開始痛哭起來了，並且眼淚也來到了我的眼眶。我，我，我也忍不住了！……』

劉月桂公公略略停一停，用黑棉布袖子揩掉了眼角間溢出來的一顆老淚，便又接着說了：

『「是的，孩子。不是同一命運和地位的人，常常是這樣的呢！」我說。「你往後看去，放得老練一些就是了！不要傷心了吧！這裏不是你說話的地方了。孩子，去吧！」

『這孩子走過之後，第二天，……先生，我的那拙蠢的親家公一早晨就跑到我這裏來了。他好像準備了一大堆話要和我說的那樣，一進門，就戰動着他那猪鬃一樣的幾根稀疏的鬍子，吃吃地說：

『「親家公，您知道王，王老發昨，昨天夜間又弄去了嗎？……」

『「知道呀，又怎樣呢？親家公。」

『「我想他們今天一，一定又要來弄，弄我的漢生了！……」

『「您看見過您的漢生嗎？」

『「沒有啊——親家公！他昨天一夜都沒有回來……」

『「那麼，您是來尋漢生的呢？還是怎樣呢？……」

『「不，我知道他不在您這裏。我是想來和您商，商量一樁事的。您想，我和他生，生一個什麼

辦法呢？」

『「您以爲呢？」我猜到這傢伙一定又有了什麽壞想頭了。

『「我實在怕呢，親家公！……我還聽見他們說：如果弄不到漢生就要來弄我了！您想怎樣的呢？親家公……」

『「我想是眞的，親家公。因爲我也聽見說過：他們那裏還正缺少一個爹爹要您去做呢。」先生，我實在氣極了。「要是您不願意去做爹爹，那麽最好是您自己帶着他去將您的漢生給他們弄到，那他們就一定不會來弄您了。對嗎，親家公？」

『「唉，親家公——您爲什麽老是這樣地笑我呢？我是眞心來和您商量的呀！……我有什麽得罪了您老人家呢？唉，唉！親家公。」

『「那麽你到底商量什麽呢？」

『「您想，唉，親家公，您想……您想曹德三少爺怎樣呢？……他，他還做了官哩！……」

『「那麽，您是不是也要您的漢生去做官呢？」先生，我實在覺得太嚴重了，我的心都氣痛了！便再也忍不住地罵道：「您大概是想嚐嚐老太爺和吃人的味道了吧，親家公？……哼哼！您這好福氣的，祿位高陞的老太爺啊！……」

『先生，這傢伙看到我那樣生氣，便嚇得全身都抖戰起來了，好像怕我立刻會將他吃掉或者殺掉的那樣，把頭完全縮到破棉衣裏去了。

『「唔，唔——親家公！」他說：「您，怎麽又要罵我呢？我又沒有叫漢生去做官，您怎麽又要

罵我呢？唉！我，我我不過是這樣說說別人家呀！……」

『「那麽，誰叫您說這樣的蠢話呢？您是不是因爲在他家裏做了一世長工而去聽了那老狗和曹德三的籠哄，欺騙呢？想他們會叫您一個長工的兒子去做官嗎？……蠢拙的東西啊！您到底怎樣受他們底籠哄，欺騙的呢？說吧，說出來吧！您這猪一樣的人啊！……」

『「沒有啊——親家公！我一點都——沒有啊！……」

『先生，我一看見他那又欲哭的樣子，我的心裏不知道怎樣的，便又突然地輭下來了。唉，先生，我就是一個這樣沒有用處的人哩！我當時僅僅祗追了他一句：

『「當眞沒有？」

『「當眞——一點都沒有啊！——親家公。……」

『先生，就是這樣的，他去了。一直到第六天的四更深夜，正當我們這山谷前後的風聲緊急的時候，我的漢生又偷來了。他這回却帶來了另外一個人，那個人就是木匠李金生。現在還在一個什麽地方帶着很多人衝來衝去的，但却沒有能够衝回到我們這老地方來。他是一個大個子，高鼻尖，黃黃的頭髮，有點像外國人的。他們跟着我點的蠟燭一進門，第一句就告訴我說：王老發死了！就在當天——第四天的早上。並且還說我那親家公完全變壞了，受了曹大傑和曹德三的籠哄，欺騙！想先替漢生去「首告」了，好再來找着漢生，叫漢生去做官。那木匠並且還是這樣地揮着他那砍斧頭一樣的手，對我保證說：

『「的確的呢，桂公公！昨天早晨我還看見他賊一樣地溜進曹大傑的家裏去了。他的手裏還拿着

一個包包，您想我還能哄騙您老人家嗎，桂公公？」

『我的漢生一句話都不說。他祇是失神地憂悶地望着我們兩個人，他的眼睛完全爲王老發哭腫了。關於他的爸爸的事情，他半句言詞都不插。我知道這孩子的心，一定痛得很利害了，所以我便不願再將那天和他爹爹相駡的話說出來，並且我還替他寬心地說開去。

『「我想他不會的吧，金生哥！」我說，「他雖然蠢拙，可是生死利害總應當知道呀！」

『「他完全是給怕死，發財和做官嚇住了，迷住了哩！桂公公！」木匠高聲地，生氣一般地說。

『我不再作聲了。我祇是問了一問漢生這幾天的住處和做的事情，他好像「心不在焉」那樣地回答着。他說他住的地方很好，很穩當，做的事情很多，因爲曹德三和王老發所留下來的事情，都給他和李金生木匠擔當了。我當然不好再多問。最後，關於我那親家公的事情，大家又決定了：叫我天明時或者下午再去漢生家中探聽一次，看到底怎樣的。並且我們約定了過一天還見一次面，使我好告訴他們探聽的結果。

『可是，我的漢生在臨走時候還囑咐我說：

『「乾爹，您要是再看了我的爹爹時，請您老人家不要對他責備得太利害了，因爲他……唉，乾爹！他是什麼都不懂得哩！……並且，乾爹，」他又說：「假如他要沒有什麼吃的了，我還想請您老人家……唉，唉，乾爹——」

『先生，您想：在世界上還能尋到一個這樣好的孩子嗎？

『就在這第二天的一個大早上，我冒着一陣小雪，尋到我那親家公的家裏去了。可是，他不在。

茅屋子小門給一把生着銹的鎖鎖住了。中午時我又去，他仍然不在。晚間再去，……我問他那做竹匠的一個癩痢頭鄰居，據說是昨天夜深時給曹大傑家裏的人叫去了。我想：完了……先生。當時我完全忘記了我那血性的乾兒子底囑咐，我暴躁起來了！我想——而且決定要尋到曹大傑家裏的附近去，等着，守着他出來，揍他一頓！……可是，我還不曾走到一半路，便和對面來的一個人相撞了！我從不大明亮的，薄薄的雪光之下，模糊地一看，就看出來了那個人是親家公。先生，您想我當時怎樣呢？我完全沉不住氣了！我一把就抓着他那破棉衣的胸襟，厲聲地說：

『「哼——你這老東西！你到哪裏去了呢？你告訴我——你幹的好事呀！」

『「唔，嗯——親家公！沒有呵——我，我，沒有——幹什麼啊！……」

『「哼，猪東西！你是不是想將你的漢生連皮，連肉，連骨頭都給人家賣掉呢？」

『「沒有啊——親家公。我完全——一點……都沒有啊——」

『「那麼，告訴我！猪東西！你祇講你昨天夜裏和今天一天到哪裏去了？」

『「沒有啊！親家公。我到城，城裏去，去尋一個熟人，熟人去了啊！」

『唉，先生，他完全顫動起來了！並且我還記得：要不是我緊緊地拉着他的胸襟，他就要在那雪泥的地上跪下去了！先生，我將他怎麼辦呢？我當時想。我的心裏完全急了，亂了——沒有主意了。我知道從他的口裏是無論如何吐不出眞消息來的。因爲他太愚拙了，而且受人家的哄騙的毒受得太深了。這時候，我忽然地記起了我的那天性的孩子的話：「不要將我的爹爹責備得太利害了！……因爲他什麼都不懂得！……」先生，我的心又軟下去了！——我就是這樣地沒有用處。雖然我並不

是在可憐那傢伙，而是心痛我的乾兒子，可是我到底不應該在那個時候輕易地放過他，不揍他一頓，以致往後沒有機會再去打那傢伙了！沒有機會再去消我心中的氣憤了！就是那樣的啊，先生。我將他輕輕地放去了，並且不去揍他，也不再去駡他，讓他溜進他的屋子裏去了！……

『到了約定的時候，我的乾兒子又帶了李金生跑來。當我告訴了他們那事情的時候，那木匠祇是氣得亂蹦亂跳，說我不該一拳頭都不揍，就輕易地放過他。我的乾兒子祇是搖頭，流眼淚，完全流得像兩條小河那樣的，並且他的臉已經瘦得很利害了！被煩重的工作弄得憔悴了！眼睛也越加現得大了，深陷了！好像他的臉上除了那雙黑黑的眼睛以外，就再看不見了別的東西那樣的。這時候我的心裏的着急和悲痛的情形，先生，我想您們總該可以想到的吧！我實在是覺得他們太危險了！我叫他們以後絕不要再到我這裏來，免得給人家看到。並且我决意地要我的乾兒子和李金生暫時離開這山村子，等平靜了一下，等那愚拙的傢伙想清了一下之後再回來。爲了要使這孩子大胆地離開故鄉去飄泊，我還引出自己的經歷來做了一個例子，對他說：

『「去吧，孩子啊！同金生哥四處去飄游一下，不要再拖延在這裏等禍事了！四處去見見世面吧！……你看乾爹年輕的時候飄游過多少地方，有的地方你連聽都沒有聽到過哩。一個人，赤手空拳地，入軍營，打仗，坐班房……什麼苦都吃過，可是，我還活到六十多歲了。並且你看你的定坤哥，（我的兒子的名字，先生。）他出去八年了，信都沒有一個。何況你還有金生哥做同伴呢！……」

『可是，先生，他們却不一定地答應。他們祇是說事業抛不開，沒有人能够接替他們那沉重的擔子。我當時和他們力爭說：擔子要緊——人也要緊！直到最後，他們終於被說得沒有了辦法，才

答應着看看情形再說；如果眞的站不住了，他們就到外面去走一趟也可以的。我始終不放心他們這樣的回答。我說：

『「要是在這幾天他們搜索得利害呢？……」

『「我們並不是死人啊，桂公公！」木匠說。

『他們走了，先生，我的乾兒子實在不捨地說：

『「我幾時再來呢，乾爹？」

『「好些保重自己吧！孩子，處處要當心啊！我這裏等事情平靜之後再來好了！莫要這樣的，孩子！見機而作，要緊得很時，就到遠方去避一時再說吧！……」

『先生，他哭了。我也哭了。要不是有李金生在他旁邊，我想，先生，他說不定還要抱着我的頸子哭半天呢！……唉！唉——先生，先生啊——又誰知道這一回竟成了我們的永別呢？唉，唉——先生，先生啊！……』

火堆漸漸在熄滅了，枯枝和枯葉也沒有了。我們的全身都給一種快要黎明時的嚴寒襲擊着，凍得同生鐵差不多。劉月桂公公祇管在黑暗中戰得悉索地作響，並且完全停止了他的說話。我們都知道：這老年的主人家不但是爲了寒冷，而且還被那舊有的，不可磨消的創痛和悲哀，沉重地鞭捶着！雄雞已經遙遙地啼過三遍了，可是，黎明還不即刻就到來。我們爲了不堪在這嚴寒的黑暗中沉默，便又立刻請求和催促這老人家，要他將故事的『收場』趕快接着說下去，免得耗費時間了。

他摸摸索索地站起身來，沿着我們走了一個圈子，深深地嘆着氣，然後又坐了下去。

『不能說哩，先生！唉，唉！……』他的聲音顫動得非常利害了。『說下去連我們的心都要痛死的。但是，先生，我又怎能不給您們說完呢？唉，唉！先生，先生啊！……

『大概過了半個多月的平靜日子，我們這山谷的村前村後，都現得變太平那樣的。先生！李金生沒有來，我的親家公也沒有來。我想事情大概是沒有關係了吧！親家公或者也想淸一些了吧！可是，正當我準備要去找我那親家公的時候，忽然地，外面又起了風傳了——鬼知道這風傳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我祇是聽到那個癩痢頭竹匠對我說了這麼一句：「漢生給他的爹爹帶人弄去了！」我的身子便像一根木頭柱子那樣地倒了下去！……先生，在那時候，我祇一下子就痛昏了。並且我還不知道是什麼人在什麼時候給我弄醒來的。總之，當我醒來的時候，我的眼睛已經給血和淚弄模糊了！我所看見的世界完全變樣了！……我雖然明知道這事情終究要來的，但我又怎能忍痛得住我自己呢？先生啊！……我不知道做聲也不知道做事地，呆呆地坐了一個整日。我的棉衣通統給眼淚濕透了。一點東西都沒有吃。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沒有比這更殘酷，更傷心的事情！爲什麼這樣的事情偏偏要落到我的頭上呢？我想：我還有什麼呢？世界上剩給我的還有什麼呢？唉，唉！先生……

『我完全不能安定，睡不是，坐不是，夜裏燒起一堆大火來，一個人哭到天亮。我雖然明知道「吉人天相」的話是狗屁，可是，我却卑怯地念了一通晚。第二天，我無論如何忍痛不住了，我想到曹大傑的大門口去守候那個愚拙的東西，和他拚命。但是，我守了一天都沒有守到。夜晚又來了，我不能睡。我不能睡下去，就好像看見我的漢生帶着渾身血汚在那裏向我哭訴的一樣。一切夜的山谷中的聲音，都好像變成了我的漢生的悲憤的申訴。我完全喪魂失魄了。第三天，先生，是一個大

風雨的日子，我不能够出去。我祇是咬牙切齒地罵那蠢惡的，愚拙的東西，我的牙齒都咬得出血了。「虎口不食兒肉！」先生，您想他還能算什麼人呢？

『連夜的大風大雨，刮得我的心中祇是炸開那樣地作痛。我掛記着我的乾兒子，我眞是不能够替他作想啊！先生，連天都在那裏爲他流眼淚呢。我滾來滾去地滾了一夜，不能睡。也找不到一個能够探聽出消息的人。天還沒有大亮，我就爬起來了。我去開開那扇小門，先生，你想怎樣呢？唉，唉！世界眞會有這樣傷心的古怪事情的——我第一眼看見的就是那個要命的愚拙的傢伙。他爲什麼會回到這裏來的呢？這又是怎樣一回事呢？唉，唉，先生！他完全落得渾身透濕，狗一樣地蹲在我的門外面，抖索着身子。他大概是來得很久了，蹲在那裏而不敢叫門吧！這時候，先生，我的心血完全湧上來了！我本是想要拿把菜刀去將他的頭頂劈開的，但是，我還沒有來得及翻身去，他就爬到泥地上跪下來了！他的頭搗蒜那樣地在泥水中搗着，並且開始小孩子一樣地放聲大哭了起來。先生，憑大家的良心說說吧！我當時對於這樣的事情應該怎樣辦呢？唉，唉！這蠢子——這瘋子啊！……殺他吧？看那樣子是無論如何也下不去手的！不殺嗎？又恨不過，心痛不過！先生，連我都差不多要變成瘋子了呢！我的眼睛中又流出血來了！我走進屋子裏去，他也跟着，哭着，用膝頭爬了進來。唉，先生！怎樣辦呢？……

『我坐着，他跪着。……我不做聲，他不做聲！……他的身子抖，我的身子也抖！……我的心裏祇想連皮連骨活活的吞掉他，可是，我下不去手，完全沒有用！……

『「嗚——嗚……親家公！」半天了，他才昂着那泥水沾污的頭，說。「恩，我的恩——人啊……

打，打我吧！……救救，我和孩，孩子吧！嗚，嗚——我的恩——親家公啊……」

『先生，你想：這是怎樣叫人傷心的話呢！我拿這樣的人和這樣的事情怎麼辦呢？唉，唉，先生！眞的呢，我要不是爲了我那赤誠的，而又無罪受難的孩子啊！……我當——時祇是——

『「怎樣呢？——你這老猪啦！孩子呢？孩子呢？——」我提着他的濕衣襟，嚴酷地問他說。

『「沒有——看見啊！親家公，他到——嗚，嗚，——城，城裏，粮子裏去了哩！——嗚，嗚……」

『「啊——粮子裏？……那麼，你爲什麼還不跟去做老太爺呢？你還到我們這窮親戚這裏來做什麼呢？……」

『「他，他們，曹大傑，趕，趕我出來了！恩——恩人啊！嗚，嗚！……」

『「哼！『恩人啊！』——誰是你的『恩人』呢？……好老太爺！你不要認錯了人啦！……祇有你自己才是你兒子的『恩人』，也祇有曹大傑才是你自己的恩人呢！……」

『先生，他的頭完全叩出血來了！他的喉嚨也叫嘶了！一種報復的，厭惡的，而且又萬分心痛的感覺，壓住了我的心頭。我放聲大哭起來了。他爬着上前來，下死勁地抱着我的腿子不放！而且，先生，一說起我那受罪的孩子，我的心又禁不住地輭下來了！……看他那樣子，我還能將他怎麼辦呢？唉，先生，我是一生一世都沒有看見過蠢拙得這樣可憐的，心痛的傢伙呀！……

『「他，他們叫我自己到城，城裏去！」他接着說，「我去了！進，進不去呢！嗚，親家——恩人啊！……」

『唉，先生！直到這時候，我才完全明白過來了。我說：「老猪啦！你是不是因爲老狗趕出了你，而要我陪你到城裏的粮子裏去問消息呢？」先生，他祇是狗一樣地朝我望着，很久，並不做聲。「那麼，還是怎樣呢？」我又說。

『「是，是，親家恩人啊！救救我的孩子吧——恩——恩人啊！……」

『就是這樣，先生！我一問明白之後，就立刻陪着他到城裏去了。我好像拖猪羊那樣地拖着他的濕衣袖，冒着大風和大雨，連一把傘都不曾帶得。在路上，仍舊是——他不作聲，我不作聲。我的心裏祇是像被什麼東西在那裏踩踏着。路上的風雨和過路的人羣，都好像和我們沒有關係。一走到那裏，我便叫他站住了；自己就親身跑到衙門去問訊和要求通報。其實，並不費多的週折，那衞兵進去一下，就又出來了。他說：官長還正在那裏等着要尋我們說話呢！唔！先生，聽了這話，我當時還着實地驚急了一下子！我以爲還要等我們，是……但過細一猜測，覺得也沒有什麼。而且必須要很快地得到我的乾兒子的消息，於是，就大着胆子，拖着那猪人進去了。

『那完全是一個怕人的場面啦！先生。我還記得：一進去，那裏面的內衞，就大聲地吆喝起來了。我那親家公幾乎嚇昏了，腿子祇是不住地抖戰着。

『「你們中間誰是文漢生的父親呢？」一個生着小鬍子的官兒，故意裝得溫和地說。

『「我——是。」我的親家公一根木頭那樣地回答着。

『「好哇！你來得正好！……前兩天到曹大爺家裏去的是你嗎？」

『「是！……老爺！」

『唉，先生！不能說哩。我這時候完全看出來了——他們是怎樣在擺佈我那愚拙親家公啊！我祇是牢牢地將我的眼睛閉着，聽着！……

『「那麼，你來又是做什麼的呢？」官兒再問。

『「我的——兒子啦！……老爺！」

『「兒子？文漢生嗎？原來……老頭子！那給你就是嘍！——你自己到後面的操場中去拿吧！……」

『先生，我的身子完全支持不住了，我已經快要昏痛得倒下去了！可是，我那愚拙的親家公却還不知道，他似乎還喜得，高興得跳了起來，我聽着：他大概是想奔到後操場中去「拿兒子」吧！……突然地，給一個聲音一帶，好像就將他帶住了！

『「你到什麼地方去？老東西！」

『「我的——兒子呀！」

『先生，我的眼越閉越牢了，我的牙關咬得綳緊了。我祇聽到另外一個人大喝道：

『「哼！你還想要你的兒子哩，老烏龜！告訴你吧！那樣的兒子有什麼用處呢？『爲非做歹』！『忤逆不孝』！『目無官長』！『咆哮公堂』！……我們已經在今天早晨給你……哼哼！槍斃了——你還不快些叩頭感謝我們嗎？……嗯！要不是看你自己先來『首告』得好時……」

『先生！世界好像已經完全翻過一個邊來了！我的耳朵裏雷鳴一般地響着！眼睛裏好像閃動着無數條金蛇那樣的。糢糊之中，祇又聽到另外一個粗暴的聲音大叫道：

『「去呀！你們兩個人快快跪下去叩頭呀！這還不應當感激嗎……」

『於是，一個沉重的槍托子，朝我們的腿上一擊——我們便一齊連身子倒了下去，不能够再爬起來了！……

『唉，唉！先生，完了啊！——這就是一個從蠢子變痴子，瘋子的傷心故事呢！……』

劉月桂公公將手向空中沉重地一擊，便沒有再作聲了。這時候，外面的，微弱的黎明之光已經開始破綻進來了。小屋子裏便立刻現出來了所有的什物的輪廓，而且漸漸地清晰起來了。這老年的主人家的灰白的頭，仰靠到床沿上，歪斜的，微閉着的眼皮上，留下着交錯的淚痕。他的有力的鬍子，完全陰鬱地低垂下來了，錯亂了，不再高翹了。他的鬆弛的，寬厚的嘴唇，爲說話的過度的疲勞，而頻頻地戰動着。他似乎從新感到了一個槍托的重擊那樣，躺着而不再爬起來了！………我們雖然也覺十分疲勞，困倦，全身疼痛得要命，可是，這故事的悲壯和人物的英雄的教訓，却償還了我們的一切。我們覺得十分沉重地站起了身來，因爲天明了，而且必須要趕我們的路。我的同伴提起了那小的衣包，用手去推了一推劉月桂公公的肩膊。這老年的主人家，似乎還才從夢境裏驚覺過來的一般，完全怔住了！

『就去嗎？先生！……你們都不覺得疲倦嗎？不睡一下嗎？不吃一點東西去嗎？……』

『不，桂公公！謝謝你！因爲我們要趕路。夜裏驚擾了您老人家一整夜，我們的心裏實在過意不去呢！』我說。

『唉！何必那樣說哩，先生。我祇希望您們常常到我們這裏來玩就好了。我還囉囉嗦嗦地，擾

了您們一整夜，使您們沒有睡得覺呢！』桂公公說着，他的手幾乎又要搭到眼睛那裏去了。

我們再三鄭重地，親敬地和他道過了別，踏着碎雪走出來。一路上，雖然疲倦得時時要打瞌睡，但是祇要一想起那傷心的故事中的一些悲壯的，英雄的人物，我們的精神便又立刻振作起來了！

前面是我們的路……

一九三六年七月四日，大病之後。

湖　上

晚飯後，那個姓王的混名叫做『老耗子』的同事，又用狡猾的方法，將我騙到了洞庭湖邊。

他是一個非常樂天的，放蕩的人物。雖然還不到四十歲，却已留着兩撇細細的鬍子了。他底眼睛老是眯眯地笑着的。他底眉毛上，長着一顆大的，亮晶晶的紅痣。他那喜歡說謊的小嘴巴，被壓在那寬大的誠實的鼻樑和細鬍子之下，是顯得非常的滑稽和不相稱的。他一天到晚，總是向人家打趣着，謊騙着。尤其是逗弄着每一個比較誠實和規矩的同事，出去受窘和上當，那是差不多成爲他每天唯一的取樂的工作了。

他對我，也完全採一種玩笑的態度。他從來沒有叫過我底名字，而祇叫『小蟲子』，或者是『沒有經過世故的娃娃』。

『喂！出去玩吧，小蟲子，』一下辦公廳，他常常這樣的向我叫道。『你爲什麼還在這裏用功呢？你眞是一個——沒有經過世故的娃娃呀！……來，走吧，「人生不滿百，常懷千年憂」，你大概又在這裏努力你底萬里前程了罷，你要知道——世界上是沒有一千歲底人的呀！何不及時行行樂呢？……小蟲子！「今朝有酒今朝醉」啦！……』於是他接着唱着他那永遠不成腔調的京戲：『嘆人生……世間……名利牽！抛父母……別妻子……遠離……故……園！……』

今天，他又用了同樣的論調，强迫着將我底書抛掉了。並且還拉着我到湖上，他說是同去參觀一個漁夫們底奇怪的結婚禮。

我明明地知道他又在說謊了。但我畢竟還是跟了他去，因爲我很想知道他到底要和我開一個怎樣的玩笑。

黄昏的洞庭湖上的美麗，是很難用筆墨形容得出來的。尤其是在這秋盡冬初的時候，湖水差不多完全擺脫了夏季的渾濁，澄淸得成爲一片碧綠了。輕軟的，光滑的波濤，連連地，合拍地抱吻着沙岸，而接着發出一種失望的嘆息似的低語聲。太陽已經完全沉沒到遙遙的，無際涯的水平線之下了。留存着在天空中的，祇是一些碎絮似的晚霞的裂片。紅的，藍的，紫玉色和金黑色的，這些彩色的光芒，反映到湖面上，就更使得那軟滑的波濤美麗了。離開湖岸約半里路的蓼花洲，不時有一陣陣雪片似的蘆花，隨風向岸邊飄忽着。遠帆逐漸地歸來了，牠們一個個地掠過蓼花洲，而開始剪斷着牠們底帆索。

人在這裏，是很可以忘却他自身底存在的。

我被老耗子拉着走着，我底心靈就彷彿生了翅膀似的，一下子活到那彩霞的天際裏去了。我祇顧貪婪地看着湖面，而完全忘記了那開玩笑的事情。

當我們走近了一個比較乾淨的碼頭底時候，突然地，老耗子停住了。他用一隻手遮着前額，靜靜地，安閒地，用他那瞇瞇的小眼睛，開始找尋着停泊在碼頭下底某一個船隻。而這時候，天色是漸漸地昏暗起來了，似乎很難以分辨出那些船上底人底面目。那通統是一些舊式的，靈活的小划

船。約莫有二十來隻吧。牠們並排地停泊着，因爲給我看出來了那上面底某一種特殊的標誌，我便突然地警覺過來了。

老耗子放下他底手來，對我歪着頭，裝了一個會心的，諷刺的微笑。因爲過份地厭惡底緣故，我便下死勁地對他啐了一口：

『鬼東西呀，你爲什麼將我帶到這地方來呢？』

他祇聳了一聳肩，便强着我走下第一級碼頭基石。並且附到我底耳邊低低地說：

『傻孩子，還早啦！……人家的新娘子還沒有進屋呢。』

『那末，到這裏來又是找誰呢？……』

『不做聲，……』他命令地說，並且又拖着走下三四級基石了。

我完全看出了他底詭計。我知道，在這時候，縱使要設法子逃脫，也是不可能的，丟醜的事情了。他將我底手膀挾得牢牢的，就像預先知道了我一定要溜開的那樣。天色完全昏暗下來了。黑色的大的魔口，張開着吞蝕了一切。霞光也通統幻滅了；在那混沌的，模糊的天際，却又破綻出來了三四顆透亮的，綠眼睛似的星星。

我暗自地穩定了一下自己底心思，壯着胆子，跟着他走着。碼頭已經祇剩六七級了，老耗子却仍然沒有找着他底目的，於是，他便不得不叫了起來：

『秀蘭！……喂！——哪裏啊？……』

每一個小船上都有頭伸出來了，並且立刻響來一陣雜亂的，銳利而且親熱的回叫：

『客人！……補衣吧？』

『格里啦，——客人哩！』

『我們底補得眞好呢，客人！……』

我底心跳起來了，一陣不能抑制的惡心和羞赧，便開始像火一般地燃燒着我那『沒有經過世故的』雙頰。老耗子似乎更加變得鎭靜了，因爲還沒有聽到秀蘭底回答，他便繼續地叫着：

『秀蘭！……喂！……秀蘭啦……』

『這裏！……王伯伯！……』一個淸脆的，細小的聲音，在遠遠的角角上回應着。

一會兒，我們便掠過那些熱烈的呼叫，摸着踏上一個搖擺得利害的小划船了。這船上有一股新鮮的，油漆底氣味。很小，很像一個蓮子船兒改造的。老耗子蹲在艙口上，向那裏面的一個孩子問道：

『媽媽呢，蓮伢兒？』

『媽媽上去了！……』

『上哪裏去了呀？』

那孩子打了一個噴嚏，沒有回答。老耗子便連忙鑽了進去，很熟識地刮着火柴，尋着一盞有罩子的小桐油燈燃着了。在一顆黃豆般大的，一跳一跳的火光之下，照出來了一個長髮的，美麗的女孩子底面目。這孩子很小，很瘦，皮膚被湖風吹得略略帶點黃褐色。但是她底臉相是端正的。她底嘴唇紅得特別鮮艷，祇要微微地笑一下，就有一對動人的酒靨，從她底兩頤上現了出來。她底鼻子，

高高的，尖尖的。她底眉毛就像用水筆描畫出來的那樣清秀。但是我却沒有注意到：她底那一對有着長睫毛的，大大的，帶着暗藍色的眼睛，是完全看不見一切的。她斜斜地躺在那鋪着線毯和白被子的，乾淨的艙板上，靜靜地傾聽着我們底舉動。

我馬上對這孩子懷着一種同情的，惋惜的心情了。

『還有誰同來呀，王伯伯？』她帶笑地，羞却地說。

『一個叔叔！……你的媽媽到底哪裏去了呢？』老耗子又問了。

『她說是找秋菊姑姑的，……我不曉得……她去得蠻久了！……』

老耗子摸着鬍子，想了一想，於是對我笑道：

『你不會跑掉嗎，小蟲子？』

『我爲什麼要跑呢？……』

『好的，跑的不是好脚色。你在這裏等一等，我去尋她來！……但是，留意！你不要偸偸地溜掉呀！……要是給別的船上拖去吃了「童子雞」，那麼，嘿嘿！……』他馬上又裝出了一個滑稽的，唱戲似的姿勢：『山人就不管了——啊！……』

我非常肯定地回答了他，因爲我看破了這條詭計也沒有什麼大的了不得。而且那盲目的女孩子，又是那樣可愛地引動了我的好奇心，我倒巴不得他快快地走上去，好讓我有機會詳細盤問一下這女孩子——關於他和她們往來底關係。

晚風漸漸地吹大了。船身波動起來，就像小孩子睡搖籃那樣地完全沒有了把握。當老耗子上去

之後，我便將那盞小桐油燈取下來放在艙板上，並且一面用背脊擋着風的來路，提防着將牠拂滅了。

那女孩子打了一個翻身，將面龐仰向着我，她似乎想對我說一句什麼話，但是她祇將嘴巴微微地顫了一下，現了一現那兩個動人的酒靨，便又羞却地停住了。她底那朦矓的大眼睛，睜開了好幾次，長睫毛閃動着就像蝴蝶底翅膀似的，可是她終於祇感到一種痛苦的失望，因爲她無論如何也不能够看見我。

『你底媽媽常常上岸去嗎？』我開始問她了。

『嘜——這鬼婆子！』蓮伢兒應着。『她就像野貓一樣哩，一點良心都沒得的！……嘜嘜，叔叔——你貴姓呀？』

『我姓李……你十一歲嗎？』

『不，十二歲啦！』她用小指頭對我約着。但是她約錯了，她伸出底指頭，不是十二歲，而仍舊是十一歲。

『你一個人在船上不怕嗎？』

『怕呀！……我們這裏常常有惡鬼！……我眞怕呢，叔叔！……下面那隻渡船上底賈鬍子，就是一隻惡鬼。他眞不要臉！他常常不做聲地摸到我們這裏來。有一回他將我底一床被窩摸去了，唉，眞不要臉！我打他，他也不做聲的！……還有，洋船棚子裏底爛橘子，也是一隻惡鬼。他常常做鬼叫來唬我！……不過他有一枝吹得蠻好聽的小笛子，叔叔，你有小笛子嗎？……』

『有的。』我謊騙她說。『你歡喜小笛子嗎？明天我給你帶一枝來好了。……你底媽媽平常也不帶你上去玩玩嗎？……』

『嗳嗳，……她總是帶別人上去的——沒得良心的傢伙！……』她抱怨地，悲哀地嘆了一口氣。『我有眼睛，我就眞不求她帶了，像爛橘子一樣的，跑呀，跑呀！……嗳嗳，叔叔，小笛子我不會吹呢？』

『我告訴你好啦！』

『告訴我？……』她快活地現出了她那一對動人的酒靨，叫道：『你是一個好人是嗎？叔叔！……我底媽媽眞不好，她什麼都不告訴我的。有一回，我叫她告訴我唱一個調子，她把我打了一頓。……還有，王伯伯也不好，他也不告訴我。他還叫媽媽打我，不把飯我吃！……』

『王伯伯常常來嗎？』我插入她底話中問道。

『唔！……』她底小嘴巴翹起了，生氣似地。『他常常來。他一來就拖媽媽上去吃酒。……有時候也在船上吃！……我底媽媽眞醜死了，吃了酒就要哭的——哭得傷心傷意！王伯伯總是唱，他唱得我一句都不懂！……他有時候就用拳脚打媽媽！……只有那個李伯伯頂好啦！他又不打媽媽，他又歡喜我！……』

『李伯伯是誰呀？』

『一個老倌子㊀，摸摸有蠻多鬍子的。他也姓李，他是一個好人。……還有，張伯伯也有鬍子，也是一個好人。……黃叔叔和陳叔叔都沒得鬍子。陳叔叔也喜歡我，他說話像小姑娘一樣細，……

黃叔叔也頂喜歡打媽媽——打耳刮子！……另外還有一些人，媽說他們是兵，會殺人的！我眞怕哩！……祗有一個挑水的老倌子，媽可以打他，駡他！……媽媽說他沒得錢——頂討厭！嗳嗳，他買糖我吃，他會笑。他喜歡我！……媽媽這樣頂不好——祗要錢，祗吃酒。她底朋友頂少有一百個，這一個去，那一個又來……』

這孩子似乎說得非常興奮了，很多的話，都從她底小嘴裏不斷地滾了出來，而且每一句都說得十分的淸楚，流利。尤其是對於她底母親過去的那些人底記憶，就比有眼睛的孩子還說得眞確些。這不能不使我感到驚異。並且她底小臉上底表情，也有一種使人不能抗拒的，引誘的魔力。祗要她飛一飛睫毛，現一現酒靨，就使人覺得格外地同情和可愛了。

我問她底眼睛是什麼時候瞎的，她久久沒有回答。一提到眼睛，這孩子底小臉上就苦痛起來了。並且立刻沉入到一種深思的境地，像在回想着她那完全記不淸了的，怎樣瞎眼睛底經過似的。半天了，她才憤憤地嘆了口氣說：

『都是媽媽不好！……生出來三個月，就把我弄瞎啦！淸光瞎呢。……我叫她拿把小刀割我一隻耳朵去，換隻看得見的眼睛給我，她就不肯。她頂怕痛，這鬼婆子！……我跟她說——嗳嗳，借一隻眼睛我看一天世界吧！……她就打我——世界沒有什麼好看的，統統是惡鬼！……』

一說到惡鬼，她底臉色，就又更加氣憤起來。

㊀ 湘語老倌子即老頭子。

『她騙我，叔叔。……像賈鬍子和爛橘子那樣的惡鬼，我眞不怕哩！』

湖上底風勢越吹越大了。浪濤氣勢洶洶地，大聲地號吼着，將小船拋擊得就像打觔斗似地，幾乎欲覆滅了。我底背脊原向着外面的，這時候便漸漸地感到了衣裳的單薄，而大大地打起寒戰來。我祇能把小燈移一移，把身子也縮進到中艙裏面去。我和這孩子相距祇有一尺多遠了。正當我要用一種別樣的言詞去對她安慰和比喻世界是怎樣一個東西底時候，突然地，從對面，從那碼頭底角角上，響來了老耗子底那被逆風吹得發抖了的怪叫聲：

『你跑了嗎，小蟲子？……』

『我底媽媽回來了。』蓮伢兒急忙地向我告訴道。

船身又經過一下劇烈的，不依浪濤底規則的顚簸之後，老耗子便拉着一個女的鑽進來了。這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長面孔的婦人。她底相貌大致和蓮伢兒差不多，却沒有秀氣。也是小嘴巴，但是黑黑的，水汪汪的，妖冶的眼睛。皮膚比蓮伢兒底還要黑一點，眉毛也現得粗一點，並且一隻左耳朶是缺了的。老耗子首先打了一個大大的哈哈，然後便頗爲得意地摸着鬍子，向我介紹道：這就是他的情婦——蓮伢兒的母親——秀蘭，……並且說：他們老早就預備了，欲將一個生得很好看的，名字叫做秋菊的小姑娘介紹給我。但是他們今天去找了一天，都沒有找到——那孩子大概是到哪一個荒洲上去割蘆葦去了。……老耗子儘量地把這事情說得非常正經，神祕，而且富有引誘力。甚至於說的時候，他自己笑都不笑一下。……到末了，還由他底情婦用手勢補充道：

『嘍嘍嘍，叔叔！這伢兒這樣高，這樣長的辮子，這樣大的眼睛……』

她將自己底眼睛妖媚地笑着，並且接着唱起一個最下流的，穢褻的小調來。

我的面孔，一直紅到耳根了。我雖然事先也曾料到並且防到了他們這一着，但是畢竟還是『沒有經過世故』底原故，使他們終於開成一個大大的玩笑了。（幸喜那個叫做秋菊的女孩子還沒有給他們找到。）這時候，老耗子突然地撕破了他那正經的面具，笑得打起滾來。那女人也笑了，並且一面笑，一面伏到老耗子底身上，儘量地做出了淫猥的舉動。

我完全受不住了，假如是在岸上，我相信我一定要和老耗子打起來的。但是目前我不得不忍耐。我祇用鼻子哼了一口氣，拚命地越過他們底身子，鑽到船頭上了。

他們仍舊在笑着，當我再順着風勢跳到黑暗的碼頭上底時候，那聲音還可以清晰地聽得出來。祇有那盲目的女孩子沒有忘記她應該和我告別，就從艙口上拋出了一句遙遙的，親熱的呼叫：

『叔叔！李……叔……叔，……明天……來啊！……小……笛……子呀！……』

我下意識地在大風中站了一下，本想回應那孩子一句的，但是一想到那一對傢伙的可惡和又必須得避免那左右排列着的，同樣的小船底麻煩的時候，我便拔步向黑暗中飛逃了。

一連四天，我沒有和老耗子說一句話。雖然他總是那樣狡猾地，抱歉似地向我微笑着，我却老板着面孔不理他。同事們也大都聽到了這麼一樁事，便一齊向我取笑着，打趣着。這，尤其是那些平日也上過老耗子底大當的人，他們好像又找到了一個新的，變相的報復的機會，而笑得特別起勁了。

『好啦！我以爲祇有我們上當呢！……』

可是，我却毫不在意他們這樣的嘲弄，我底心裏，祇是老放不下那個可憐的盲目的女孩子。

直到第五天——星期日——底上午，老耗子手裏拿着一封信，又老着面皮來找我了。他說他底母親病得很厲害，快要死了，要他趕快寄點錢去，準備後事，但是他自己底薪金早就支光了，不能够再多支，想向我借一點錢，湊湊數。

一年多的同事，我才第一次看到老耗子底憂鬱的面相。他的小鬍子低垂了，眉頭皺起了，那顆大的紅痣也不放亮了，寬闊的鼻子馬上漲得通紅了起來！……

我一個錢也沒有借給他。原因倒不是想對他報復，而是真的沒有錢，也不滿意他平時底那種太放蕩的舉動。他走了，氣憤憤地又去找另外一個有錢的同事。我料到他今天是一定沒有閒心再去玩耍了的，於是我便突然地記起了那個盲目的女孩子，想趁這機會溜到湖上去看看。

吃過午飯了，我買了一枝口上有木塞的，容易吹得叫的小笛子，一個小銅鼓，一包花生，糖果，和幾個淮橘。並且急急地，賊一般地——因為怕老耗子和其他的同事看見——溜到了湖上。

事實證明我底預料沒錯——老耗子今天一天沒有來。蓮伢兒底媽媽吃過早飯就上岸去尋他去了。

我將小笛子和糖果通統擺在艙板上，一樣一樣地拿着送到這孩子底小手中。她是怎樣地狂喜啊！當她抓住小笛子底時候，我可以分明地看見，她底小臉幾乎喜到了吃驚和發痴的狀態。她底嘴唇抿笑着，並且立刻現出了那一對大大的，動人的酒靨來。她不知所措地將面龐仰向着我，暗藍色的無光的眼睛痛苦地睁動着。……

『叔叔呀！這小笛子是你剛剛買來的嗎？……噯噯，我不曉得怎樣吹哪！……哎呀——』當她底另一隻手摸着了我遞給她的橘子和糖果底時候，她不覺失聲地叫道：

『這是麼子呢？叔叔——噯噯，橘子呀……啊呀，還有——這不是花生嗎？有殼殼的，這鬼傢伙！……還有——這是管子糖呀！……噯噯，又是菱角糖！……叔叔，你家裏開糖舖子嗎？你有錢嗎？……我媽媽說，糖舖子裏底糖頂多啦，噯噯，糖舖子裏也有小笛子買嗎？……』

她畏縮地，羞却地將小笛子送到了嘴邊，但是不成，她拿倒了。當我好好地，細心地給她糾正的時候，她突然地飛紅了臉，並且小心地，害怕似地祇用小氣吹了一口：

『逑——逑——逑！……』

我蹲着剝橘子給她吃，並且教給她用手指按動着每一個笛上底小孔，這孩子是很聰明的，很快就學會了兩三個字音，並且高興到連橘子都不願吃了。

我回頭望望湖面，太陽已經無力地，懶洋洋地偏向西方去了。因為沒有風，遠帆就像無數塊參差的墓碑似的，一動不動地在湖上豎立着。蓼花洲湖蘆葦，一小半已經被割得像老年的瘌痢頭一樣了。我望着，活潑的心靈，彷彿又欲生翅膀了似地幾乎把握不住了。

蓮伢兒將笛子吹得像雞雛似地叫着，嗚溜嗚溜地，發出一種單調的，細小的聲音。她儘量地將小嘴顫動着，用手指按着我教給她的那一些洞孔，但是終於因了不成調子底緣故，而不得不對我失望地太息了起來：

『叔叔，我吹得眞不好呢！……噯噯，祇有爛橘子吹得頂好啦！他吹起來就像畫眉一樣叫得好

聽，……叔叔，你聽見過畫眉叫麼？秋菊姑姑拿來過一個畫眉，眞好聽呀！她摸都不肯給我摸一摸，……叔叔，畫眉是像貓一樣的嗎？……』

我對她解釋道，畫眉是一種鳥，並不像貓，而是像小雞一樣的一種飛禽，不過牠比小雞好看一點，毛羽光光的黃黃的，有的還帶一點其他的彩色，……

一說到彩色，這孩子馬上就感到茫然起來。

『叔叔，彩色是麼子東西呢？』

『是一種混合的顏色——譬如紅的，黃的，藍的，綠的——是蠻好看的傢伙！……』

想想，她嘆了一口氣說：

『我一樣都看不見呀，叔叔！……我底媽祇曉得騙我！她說世界上什麼好傢伙都沒得，祇有惡鬼，祇有黑漆！……』

我又閉着眼睛對她解釋着：世界上並不祇是惡鬼，祇是黑漆，也有好人和光明的。這不過是她底媽媽底看法不同罷了，因爲人是可以把世界看成各種各樣的。……

『叔叔，你說麼子呀？……』她忽然地，茫然地叫道。『你是說你要睡了吧？聽呀，我底媽媽回來了！……她在哭哩！一定又是喝醉了酒，給王伯伯打了的，這鬼婆子！……你聽呀，叔叔。……』

『那末，我走吧！』我慌忙地說。

『爲麼子呢？』

『我不喜歡你底媽媽。……我怕她又和那天一樣地笑我。』

『不會的，叔叔！等一等。……』她用小手拖住我的衣服。『她喝醉了酒，什麼人都不認得的，她不會到中艙裏來。……』

我依着這孩子底話，在艄後蹲着。一會兒，那一個頭髮蓬鬆，面孔醉得通紅的，帶着傷痕和眼淚的蓮伢兒底媽媽，便走上船來了。船身祇略略地側了一下，她便橫身倒在船頭上，並且開始放聲地號哭了起來。

蓮伢兒向我搖了一搖手，彷彿是叫我不要做聲，祇要聽。

『……我底男人呀！你丟得我好苦啊！……你當兵一去十多年——你連信都沒得一個哪！……我衣——衣沒得穿哪！我飯——飯沒得吃哪！……我今朝接張家——明朝接李家哪！……我沒有遇到一個好人哪！……天殺的老耗子沒得良心哪！——不把錢給我還打我哪……』

蓮伢兒爬到後面來了，她輕聲地向我說：

『叔叔，瓜瓢！』

我尋出了一個破瓜瓢來，交給她遞過去了。我望着她媽媽停了哭聲，瘋狂似地舀了兩瓢湖水喝着，並且立刻像傾倒食物似地嘔吐起來。我聞着了那被微風拂過來的酒腥氣味，我覺得很難受得住，而且也不應該再留在這兒了。我一站起身來，便剛好和那女人打了一個正正的照面。她底眼睛突然地，吃驚地瞪大着，泛着燃燒得血紅的火燄，牢牢地對着我。就彷彿一下子記起來了我過去跟她有着很深的仇恨似的，而開始大聲地咒罵着：

『你這惡鬼！你不是黃和祥嗎？……你來呀——老娘不怕你！你打好了！……老娘是洞庭湖裏

底麻雀，——見過幾個風浪的……老娘不怕你這鬼崽子！……哈哈！你來呀！……』

她趁勢向中艙裏一鑽，就像要和我來拚命似的，我可完全給唬住了！但是，蓮伢兒却摸着抱住了她底腿子，並且向她怒罵着：

『你錯了呀！鬼婆子！這是李叔叔呀！——那天同王伯伯來的李叔叔呀！……人都不認得哩，鬼婆子！……』

『啊！李叔叔！』她遲疑了一回，就像夢一般地說道：『我曉得了！……我曉得了！……他不是黃和祥，他是一個好人！……是了，他喜歡我，他是來和我交朋友的！……小鬼崽，你不要拖住我呀！……來，讓我拿篙子，我們把船撐到蓼花洲去！……』

我底身子像打擺子似地顫着！我趁着蓮伢兒抱住了她底腿子，便用全力衝過中艙，跳到了碼頭上。

當我拚命地抛落了那個醉女人底錯亂的，瘋狂似的哈哈，一口氣跑到局子裏的時候，那老耗子也正在那裏醉得發瘋了。他一面唱着『四郎探母』，一面用手脚舞蹈着，帶着一種嘶啞的，像老牛叫似的聲音：

『眼睜睜！……高堂母，……難得……見……啊啊啊！……兒的老娘哪！……』

我儘力地迸住了呼吸，從老耗子底側邊溜過去了。爲了這一天底過份的無聊，悔懊和厭惡，我便連晚飯都不願吃地，橫身倒在床上，暗暗地對自己咒罵了起來。

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

校長先生

上課鐘已經敲過半個鐘頭了，三個敎室裏還有兩個先生沒有到。有一個是早就請了病假，別的一個大概還挨在家裏不曾出來。

校長先生左手提着一壺老白酒，右手挾着一包花生，從外面從從容容地走進來了。他底老鼠似的眼睛祗略略地朝三個敎室看了一看，也沒有做聲，便一直走到辦公室裏底那個固定的位置上坐着。

孩子們在敎室裏哇啦哇啦地吵着，叫着，用粉筆在黑板上畫着烏龜。有的還跳了起來，爬到講台上高聲地吹哨子，唱戲。

校長先生並沒有注意到這個，他似乎在想着一樁什麼心思。他的口裏喝着酒，眼睛朝着天，兩隻手慢慢地剝着花生殼。

孩子們終於打起架來了。

『先生，伊敲我底腦殼！』一個癩痢頭孩子哭哭啼啼地走進來，向校長先生報告。

『啥人呀？』

『王金哥——那個蹺脚！』

『去叫他來！』校長先生生氣地拋掉手中的花生殼，一邊命令着這孩子。

衆。

不一會兒，那個蹺脚的王金哥被叫來了。辦公室底外面，便立刻圍上了三四十個看熱鬧的小觀衆。

『王金哥，儂爲啥體要打張三弟呢？』

『先生，伊先駡我。伊駡我——蹺脚蹺，頂勿好；早晨頭死脫，夜裏廂變赤老！』

『張三弟，儂爲啥體要先駡伊呢？』

『先生，伊先打我。』

『伊先駡我，先生。』

『到底啥人先開始呢？』

『王金哥！』

『張三弟，先生！』

外面看熱鬧的孩子們，便像在選舉什麽似地，立刻分成了兩派：一派舉着手叫王金哥，一派舉着手叫張三弟。

校長先生深深地發怒了，站起來用酒壺蓋拍着桌子，大聲地揮趕着外面看熱鬧的孩子們——

『去！園在這裏——爲啥體不去上課呢？』

『阿拉的張先生還勿曾來，伊睏在家裏——嘸沒飯吃呢。』

『混賬！去叫張先生來！』校長先生更是怒不可遏地喝吆着。一邊吩咐着這兩個吵架的孩子——

『去，不許你們再吵架了，啥人再吵我要敲破啥人的頭！王金哥，儂到張先生屋裏去叫張先生來。

張三弟，儂去敲下課鐘去——下課了。眞的，非把你們這班小癟三的頭統統敲破不可的！眞的……』

校長先生餘怒不息地重新將酒壺蓋蓋好，用報紙慢慢地掃桌子上的花生売。

下課鐘一響，孩子們便野鴨似地一齊跑到了弄堂外面。接着這，就有一個面容蒼白，頭髮蓬鬆的中年的女教員，走進了辦公室來。

校長先生滿臉堆笑地接待着。

『翁先生辛苦啦！』

『孩子們眞吵得要命！』翁先生搖頭嘆氣地說，一邊用小手巾揩掉了鼻尖上的幾粒細細的汗珠子。『張先生和劉先生又都不來，叫我一個人如何弄得開呢？』

『張先生去叫去了，馬上就要來的。』校長先生更加陪笑地，說：『喝酒吧，翁先生！這酒的味道眞不差呀！嘿，嘿，這裏還有一大半包花生……嘍，嘿嘿……』

『加以，加以……』

『唔，那些麼，我都知道的，翁先生。祇要到明天，明天，就有辦法了。一定的，翁先生，嘿嘿……』

『爲啥體還要到明天呢？』

『是的！因爲，嘿嘿，因爲……』

校長先生還欲對翁先生作一個更詳細的，懇切的解答的時候，那個叫做張先生的，穿着一身從舊貨攤上買來的西裝的青年男子，跟着蹺脚王金哥匆匆地走進來了。

『校長先生,』他一開言就皺着眉頭，露出了痛苦不堪似的臉相。『叫我來是給我工錢的吧？』

『是的，剛才我已經同翁先生說過了。那個，明天，明天一定有辦法的。明天……嘿嘿……』

『你不是昨天答應我今天一定有的嗎？爲啥體還要到明天，明天，明天呢？……』

『因爲，嘿嘿……張先生，剛才我已經對翁先生說過了，昨天白天，校董先生們一個都不在家，所以要到今天夜裏廂去才能拿到。總之，明天一早晨就有了，就有了！總之，一定的……』

『我昨天夜間就沒有晚飯米了。校長先生，請你救救我們吧！我實在再等不到明天了！』張先生的樣子像欲哭。『我底老婆生着病，還有孩子們……校長先生……』

『是呀，我知道的。我何嘗不同儂一樣呢？這都是校董先生們不好呀！學校的經費又不充足。……唉，當年呀！唉唉……嘍，儂的肚皮餓了，先喝點兒酒來充充饑吧——這裏有酒。我再叫孩子們去叫兩碗麵來。嘍，總之，嘿嘿……這老白酒的味兒真不差呀！……嘿嘿……』校長先生將酒壺一直送到了張先生的面前。

『那麼，是不是明天一定有呢，校長先生？』張先生幾乎欲哭出聲來了，要不是有翁先生在他的旁邊牢牢地釘着他時。『酒，我實在地喝不下呀！』他接着說，『我怎能喝這酒呢？我的家裏……』

『是了，我知道的。你不要瞧不起這酒呀，張先生。當年孫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時候，就最歡喜喝這酒。那時候——是的，那時候我還非常年輕的呀——我記得，那時候的八仙橋還祇得一座橋呢。中山先生同陳英士住在大自鳴鐘的一家小客棧裏，天天夜間叫我去沽這老白酒，天天夜間哪……那時候，唉，那時候的革命多艱難呀！哪裏像現在呢，好好生生的一個東北和華北都給他們

送掉了，中山先生如果在地下有知，眞不知道要如何地痛哭流涕呢！……張先生，儂不要時時說儂貧窮，貧窮，沒飯吃；人啦——就祇要有「氣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譬如我：就因爲不願意「失節」，看不慣那班貪贓賣國的東西，我才不出去做官的。我寧願坐在這裏來喝老白酒。總之，張先生，嘿嘿……翁先生，嘿嘿……人無「志」不立……張先生，儂不要發愁，我包管儂三十六歲交好運。嘍，儂來喝喝這杯酒吧！翁先生，儂也來喝一杯……總之，明天無論如何，我給你一個辦法……』

第二次的上課鐘又響了——校長先生猛地看見壁上的掛鐘已經足足地離上課時間過了三十多分了，他這才省悟到自己底話說得太多，太長，忘記了吩咐孩子們敲鐘上課。要不是孩子們忍不住自動地去敲鐘耍子，恐怕他還以爲自家是坐在南陽橋的一家小酒店裏呢。

張先生爲了『氣節』，祇得哭喪臉地拿了兩枝粉筆和一本敎科書站了起來。翁先生却更像『沉寃莫訴』似地，也祇得搔搔頭髮，扯扯衣襟，懶洋洋地跟着站起來了。大家相對痛苦地看了一眼，回頭來再哀求似地，對着校長先生說：

『先生，明天哪！那你就不能再拆我們爛汚了啊！』

『那當然嘍！』校長先生裝成了一個送客一般的姿勢，也站起來輕輕地說，『不但儂兩位先生的，就連生着病的劉先生的薪金，我也得給伊送去呢。』

於是，辦公室裏又祇剩了校長先生一個人，立刻寂靜起來了。他一面從從容容地將壺中不曾吃完的老白酒，統統倒在一個高高玻璃杯中，一面又慢吞吞地用手撥開着那些花生衣和花生殼。他

想，或者還能從那些殘衣殘殼裏面找尋出一兩片可堪入口的花生肉的屑粒來。

第二天底清晨，因爲聽說有薪金發，三個先生——連那個生着肺病的老頭兒劉先生也在內——一齊都跑了來，圍在辦公室裏的那張『校長席』的桌子旁邊，靜靜地伸長着頸子等候着。

『今天無論如何，他要再不給我們薪金，我們决不上課了！』三個人同聲地决定着。

孩子們仍然同平常一樣：相駡，打架，唱歌，敲鐘上課耍子……。但是校長先生却連影子都沒有回來。

『無論如何不上課！無論如何……』張先生將拳頭沉重地敲在辦公桌子上，唾沫星子老遠老遠地飛濺到翁先生底蒼白的臉上。

『對啦，咳咳！……三四個月來，我就沒有看見過他一個銅錢吃藥！咳咳……』老頭兒劉先生附和着。他那連珠砲似的咳嗽聲，幾乎使他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孩子們三番五次地催促着先生上課，但翁先生祇將那雪白的瘦手一揮：

『去！不欲再到這裏來嚕嗦了。今天不上課了，你們大家去溫習吧！』

因爲感到過度的痛苦，焦灼和無聊，翁先生從抽屜裏拿出了一團絨線和兩枝竹削的長針來，開始動手給小孩結絨繩衣服。張先生祇是暴躁得在辦公室裏跳來跳去，看他那樣子不是要打死個把什麽人，就是要跟校長先生去拚性命似的。祇有老劉先生比較地柔和一點，因爲他不但不能跳起來耀武揚威，就連說幾句話都感覺到十分艱難，而且全身痙攣着。

整個上午的時間，就在這樣的無聊，痛苦和焦灼的等待之中，一分一分地磨過去了。

『假如他下午仍然不來怎麼辦呢？』翁先生沮喪地說。

『我們到他的家中或者他的姘頭那裏去，同他理論好了！要不然，就同他打官司打到法院裏去都可以的。』張先生在無可奈何中說出了這樣一個最後的辦法。

『張先生，咳咳……唉！同他到法院裏去又有什麼用處呢？唉，唉唉……唉！』劉先生勉强地站起來，叫了一個孩子扶着他，送他回家去；因爲太吃力，身子幾乎要跌倒下來了。『依我的，咳咳……還是派一個人四圍去尋尋他回來吧！老等在這裏，咳咳……我看他無論如何都不會回來的了……』

但是下午，張先生派了第一批孩子們到校長先生的家裏去，回來時的報告是：『不在。』第二批，由張先生親自統率着，彎彎曲曲地尋到了那一個痲面的蘇州婦人的家裏。那婦人一開頭就氣勢汹汹地對着張先生和孩子吆喝着：

『尋啥人呀？小癟三！阿㊀不早些打聽打聽老娘嗨頭㊁是啥格人家！猪玀！統統給老娘滾出去……』

因爲肚皮餓，而且又記掛着家裏的老婆和孩子們，張先生祇能忍氣吞聲地退了出去。好容易，一直尋到夜間十點多鐘，才同翁先生一道，在南陽橋的一家小酒店裏，總算是找着了那已經喝得酒醉薰薰了的校長先生。

㊀ 阿，上海話，「也」的意思。

㊁ 嗨頭，上海話，「這裏」的意思。

兩個人一聲不做，祇用了一種慨憤和憎惡的怒火，牢牢地釘住着校長先生的那紅得發黯色了的臉子。

『阿哈！張先生，張先生，你們怎麼能尋到此地來的呢？嘿嘿……嘍，來來來！你們大概都還沒有吃晚飯吧，嘍，這裏還有老白酒，還有花生。嘿嘿……嘍，再叫堂倌給你們去叫兩盤炒麵來！嘿嘿……張先生，翁先生，儂來坐呀！坐呀……客氣啥體呢！嘿嘿……客氣啥體呢！來呀！來呀！……』

『那麼，我們的工錢呢？』翁先生理直氣壯地問了。

『有的，有的！翁先生，坐呀……喂，堂倌，請儂到對過館子裏去同阿拉叫兩盤肉絲炒麵來好嗎……嘍，張先生，……嘍嘍，火速去，儂火速去呀，堂倌！』

『那麼，校長先生，謝謝儂了！如果有錢，就請火速給我一點吧！我實在不能再在這陪儂喝酒了，我的女人和孩子們今天一整天都嘸沒吃東西呢！校長先生……』

『得啦，急啥體呢，張先生，儂先吃盤炒麵再說吧！關於錢，今天我已經見過兩位校董先生了，他們都說：無論如何，明天的早晨一定有！明天，今天十二，明天十三……嘿嘿，張先生！祇要過了今天一夜，明天就好了。明天，我帶儂一道到校董先生家裏去催好嗎？……嘍嘍，張先生，我看……嘍，儂爲啥體還生氣呢？假如儂嫂子……嘿嘿……嘍，我這裏還有三四隻角子，……張先生，嘿嘿……儂看——翁先生伊還嘸沒生氣呢！』

想起了老婆和孩子們，張先生的眼淚幾乎欲滴到肉絲炒麵的盤子上了。要不是掛記着可憐的孩

子們的肚皮實在餓得緊時，他情願犧牲這三四隻角子，同校長先生大打一架。

翁先生慢慢地將一盤炒麵吃了淨淨光光，然後才站起來說：

『校長先生，儂老老實實地告訴我們吧，錢——到底啥時光有？不要再老騙我們明天明天的。我們都苦來西，都靠這些銅錢吃飯！嘍，今天張先生的家裏就有老婆孩子們在等着伊要飯吃……假如……加以，加以……』

『得啦！翁先生，明天，無論如何有了，决不騙儂的。嘍，校董先生們統統對我說過了，我為啥體還騙儂呢？眞的，祇要過了今天夜裏廂幾個鐘頭就有了。翁先生，張先生，嘿嘿……來呀！嘍，嘍，再來喝兩杯老白酒吧，這酒的味兒眞不差呀！嘿嘿……嘍，當年孫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時候，就最歡喜喝這酒了！那時候我還交關年輕啦。還有，還有……嘍，那時候……』

張先生估量校長先生又要說他那千遍一例的老故事了，便首先站了起來，偷偷地藏着兩隻雙銀角子，忽忽忙忙地說：

『我實在再不能陪儂喝酒了，校長先生，請儂幫幫忙救救我們吧！明天要再不給我們，我們統統要餓死了……』

『得啦！張先生，明天一定有的——一定的。』

翁先生也跟着站了起來：

『好吧，校長先生，我們就再等到儂明天吧！』

『得啦，翁先生，明天一定的了——一定的……你們都不再喝一杯酒去嗎？……』

兩個人急忙忙地走到小酒店的外面，時鐘已經輕輕地敲過十一下了。迎面吹來了一陣深秋的刺骨的寒風，使他們一同打了一個大大的冷噤。

『張先生，明天再見吧！』翁先生在一條小弄堂口前輕輕地說。

『對啦，明天再見吧！翁先生。』

時間，雖然很有點像老牛的步伐似地，但也終於在一分一分地磨過去。

明天——明天又來了……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九日作於病中。

電車上

我帶着一種非常不高興的，懊惱的情緒，踏上了十七路無軌電車。這是因爲我正和家裏的人，嘔了一點閒氣，而且必須在一個約定的時間以前，趕到遙遠的地方去會一個病重的朋友。

三等車上的人，早已經擠得滿滿的了，拚命地擠進去，就有一股刺鼻的汗臭，人肉臭和下等的香水氣味，使你窒息得透不過氣來。我祇能買了票靠在車門的鐵欄杆旁邊站着，太陽像一盆火似的，斜斜地透過車門來，烤到我底背心上。在我的右面，坐着一個中年的，胖大的，穿着香雲紗褲的婦人。她底手裏捻着一大串數珠，流着汗，皺着眉頭，不住地朝窗外面狗一般地喘着氣。我底前面是看不清的人壁，左邊是一個落班的，高大的巡捕。這使我擠在中間大有進不得，退不得的感覺。而且車身搖動起來，就格外地震得我底身子像時鐘底擺一般地，向這胖婦人和高大的巡捕的身上碰擊着，而引出兩種極難看的惡臉來！

車行到南京路的時候，總算是下去了好幾個人，空出了兩三個位置。這時我便用全身的力量衝去佔了一個坐位，而跟着我的後面，却又擠上來了兩三個汗濕淋漓的漢子，牢牢地挾着我底雙肩，並且給帶來一陣新的肉和熱汗的氣息。

賣票的又從頭等車中鑽過來了，他首先向這兩三個新到的客人裝出了要賣票的手勢。在左邊的

兩個工人和學生模樣的人，都拿出銅元來買票了，而右邊的一個，却僅僅口頭叫了一句：

『派司〇！』

因爲這聲音叫得特別高而且響亮的原故，便引動很多人注意起來了。第一個對面的胖婦人，她用那煤炭一般黑的凸出的大眼睛，輕蔑地，傲慢地朝這邊瞥了一下。接着，便是學生，巡捕和我。我也是因爲這聲音太怪異，而引動了一種好奇心的興趣；我很想借一件什麼物事，暫時將我那不耐煩的心情忘却。但當大家都在注意着這人的時候，他倒反而覺得自得起來了，並且立刻用了同樣的注意的視線，環顧了大家。這是一個基督徒，因爲我看見他底白拿破崙帽子上和胸前，各嵌着和掛着一個放光的十字架。看年紀還不過四十歲吧，樣子倒像一個非常老實的人，但我却不知道他是電車上的傳教者。

賣票的人沙聲地，吃力地高唱着每一個站頭的名字。當車身傾斜地越過四川路橋時，那位基督徒幾乎全身子靠到我底肩上了。並且突然用了一種沉重的，蒼老的聲音——那老得就像吃鴉片烟的人一樣——開始了他底宣教的義務。

『人——是由上帝造的！所以人要相信上帝！……』

這是他底第一句。對面的胖婦人，不快意地朝他釘了一眼，並且急忙地將頭轉了過去。其餘的搭客們便也像得了什麼傳染症似的，大半都跟着轉向一邊去了。有的還稍稍露出了一點不高興的，厭惡的表情。在電車上，這差不多成了一種普遍的現象，尤其是在這大熱的天氣，搭客們大抵是不歡迎任何種叫賣和宣傳的，好像是這些聲音能阻礙車行底速度，而使車子裏變得更加燠熱起來的一

般。但這位基督敎徒先生却並不顧及這一切，他仍然繼續他的演說道：

『……因爲，中國人都勿相信上帝，祇相信菩薩魔鬼，所以中國才弄得格樣子糟的！……格都是上帝底懲罰，……』他用手着力地向空中一劈，就像要將這些不信上帝的人，通統從他的手下劈開去似的，以致引起了對面胖婦人的第二次嫉妒的視線！『假如……尤其是……』他接着說，『我們要勿趕快相信上帝，我們中國人是馬上要變亡國奴的！……譬如東洋人打過來了，啥人抵擋呢？……要相信了上帝，我們就用勿着怕伊了，因爲東洋人自家會吃敗仗！——上帝自然會替我們去懲罰伊的！……』

他祇略略地停了一下。他底眼睛望着空處，並沒有注意到每一站上下的客人，是怎樣在對他作着各種各色的難看的臉相，也沒有注意對面的胖婦人和其他的搭客，是怎樣在厭惡和反對起他來了。他却像早經得到了很多人底擁護似的，依然，而且更加有勁地講述着：

『菩薩，是什麼東西呢？……照「聖經」上說——是迷信，是偶像，是魔鬼！是害人的東西！……伊害了我們中國幾千年了！……』

對面的胖婦人突然站起來了！她氣憤地將數珠套到頸上，瞪着煤炭一般的凸眼睛，惡毒地罵了一聲——

『猪玀！』

---

❶ 派司，即英語 Pass 之譯音。此處指電車月票。

她並不是急於要下車去，而用手吊着車頂上的籐圈子，裝出了一個挑戰的和準備相駡的姿勢。

『……上帝情願將伊底獨生子送到世上來替人贖罪，所以人應該相信上帝。不應該相信菩薩，偶像和魔鬼！……』

『猪玀！菩薩關儂啥事體？……』那婦人再也忍不住地憤駡起來了。『阿彌陀佛！……菩薩是魔鬼，是啥末事呢？猪玀！……』

『我是基督徒，儂是啥末事？……我傳我的敎，關儂啥事體呀？……』男人抗議地回駡道。

『勿許儂駡菩薩！曉得吧？……猪玀！……』

『菩薩是魔鬼！哪能勿好駡呢？』

『噯……勿好駡格！……』婦人更進一步地威脅着！

搭客們大都集中着視線，看起熱鬧來了。有的打趣着，有的冷笑着，有的起勁地哼着鼻子。賣票的人似乎也覺得很有趣，便裝出非常滑稽的可笑的臉相，怪聲怪氣地接送着上下的客人。那一個學生模樣的人，本來已經跳下車去了，但他却還站在馬路的邊沿，遙遙地抛過來一句：

『漢奸！』

這使車上的好一些人都感到一個新的驚異。但那也不過是『感到』一下子而已，因爲誰也沒有繼續去理會他的。

『眞是！……我又嘸沒儂格啥末事，關儂啥事體呢？』這基督徒仍然不屈服；他似乎也準備起身了，便遮羞似地這樣叫道。

『勿許罵菩薩！……猪玀！……』那婦人毫不放過他。

『偏偏要罵，哪能……？』

『儂再罵，我要敲儂耳光！……』

『儂敲敲看？……爛污×！魔鬼！……』基督徒眞正地火冒了。

『猪玀！儂罵啥人？』

『罵儂！』他站起來迎了上去！

『畜生！儂來呀！……娘格操×！……老娘敲殺儂！……外國人把了儂四只角子一天，儂連良心都賣脫哉！……猪玀！來呀！……』

那胖婦人正氣勢汹汹地準備將拳頭擊過去，可給那側面的巡捕和賣票的擱住了。電車上便立刻給鬧得混亂了起來。那巡捕用了捉强盜一般的方法，捉着基督徒底手臂，並且命令一般地叫道：

『好啦，老鄉！儂勿要在電車上打架了！下去吧！……等等上帝要懲罰儂的！……』

『先生！儂看啥人有道理？……我又嘸沒罵過伊來！……』基督徒發急道。

『好啦！好啦！……儂格頂好道理，儂下去吧！……』

車子已經停在新記浜路口上了。那胖婦人仍然一句比一句利害地接罵着：

『……畜生！……猪玀！……殺頭胚！……外國人格灰孫子！……亡國奴！……』

巡捕將基督徒强迫下車了。他祇能在馬路上起勁地回罵着，並且罵的也還是那兩句話：

『爛污×！魔鬼！……』

胖婦人是顯然地勝利了！當車上照舊地平靜了時，她便利用這戰勝的餘威，承繼了那基督徒底宣教的方法，而大大地頌讚起菩薩底靈驗來。她演說得那樣有聲有色，——簡直比基督徒高明得多——那就像是每一個現世的菩薩，她都親眼見過的一般。

可是，我不能够再聽她的說教了。我底站頭到了。我底心裏祇有一陣陣的麻木的感覺，對這件事似乎也再不覺得怎樣有趣了。當我跳下車來，再回頭望望那胖婦人底姿態的時候，車子已經開動了，已經望不清晰了。我祇聽到她那最後的和最有力量的一句：

『祇有菩薩……才是眞正能够救我們中國的！……』

我拚命地咬着牙門急急地轉過了一個彎，前面便是我的病着的朋友的住處。

第四輯

行軍散記

一　石榴園

沿桃花坪，快要到寶慶的一段路上，有好幾個規模宏大的石榴園。陰曆九月中旬，石榴已經長得爛熟了；有的張開着一條一條的嬌豔的小口，露出滿腹寶珠似的水紅色的子兒，逗引着過客們的涎沫。

我們疲倦得像一條死蛇。兩日兩夜工夫，走完三百五十里山路。買不起厚麻草鞋，脚心被小石子兒刮得稀爛了。一陣陣的酸痛，由脚心傳到我們的腦中，傳到全身。我們的口裏，時常乾渴得冒出青烟來。每個人都靠着那麼一個小小的壺兒盛水，經不起一口就喝完了，渴到萬不得已時，沿途我們就個別地跳出隊伍，去採拔那道旁的野山芋，野菓實；或者是用洋磁碗兒，去瓢取溪澗中的渾水止渴。

是誰首先發現這石榴園的，我們記不起來了。總之，當時我們每個人都感到興奮。乾渴的口角裏，立刻覺得甜酸酸的，涎沫不住地從兩邊流下來。我們的眼睛，都不約而同地，統統釘在那石榴子兒身上，步子不知不覺地停頓着。我們中間，有兩個，他們不由分說地跳出列子，將槍扔給了要好的同伴們，光身向園中飛跑着。

『誰？誰？不聽命令……』

官長們在馬上叫起來了。

我們仍舊停着沒有動。園裏的老農夫們帶着驚懼的眼光望着我們發戰。我們是實在饞不過了，像有無數隻螞蟻兒在我們的喉管裏爬進爬出，無論如何都按耐不住了。列子裏，不知道又是誰，突然地發着一聲唿哨：『去啊！』我們便像一窩蜂似的，爭先恐後地向園中撲了攏來。

『誰敢動！奶奶個雄！違抗命令！槍斃……』

官長們在後面怒吼着。可是，誰也沒有耳朵去理會他。我們像猿猴似的，大半已經爬到樹上去了。

『天哪！老總爺呀！石榴是我們的命哪！摘不得哪！做做好事哪！……』

老農夫們亂哭亂叫着，跪着，喊天，叩頭，拜菩薩……

不到五分鐘，每一個石榴樹上都摘得乾乾淨淨了。我們一邊吃着，一邊把乾糧袋子塞的滿滿。官長們跟在後面，拿着皮鞭子亂揮亂趕我們；口裏高聲地罵着：『違抗命令！奶奶個雄！奶奶雄！……』一面也偶然偷偷地彎下腰來，拾起我們遺落着的石榴，往馬褲袋裏面塞。

重新站隊的時候，老農夫們望着大㧻後的石榴園，可哭得更加慘痛了。官長們先向我們嚴厲地訓罵了一頓，接着，又回過頭來很和藹地安慰了那幾個老農夫。

『你們，祇管放心，不要怕，我們是正式軍隊。我們，一向對老百姓都是秋毫無犯的！不要怕……』

老農夫們，凝着仇恨的，可憐的淚眼，不知道怎樣回答。

三分鐘後，我們都又吃着那寶珠似的石榴子兒，踏上我們的征程了。老遠老遠地，還聽到後面在：

『天哪！不做好事哪！我們的命完了哪！……』

這聲音，一直釘着我們的耳邊，走過四五里路。

二　長伕們的話

出發時，官長們早就傳過話了：一到寶慶，就關一個月餉。可是，我們到這兒已經三天了，連關餉的消息都沒有聽見。

『準又是騙我們的，操他的奶奶！』很多兄弟們，都這樣罵了。

的確的，我們不知道官長們玩的什麼花樣。明明看見兩個長伕從團部裏挑了四木箱現洋回連來（湘南一帶是不用鈔洋的），但不一會兒，團部裏那個瘦子鬼軍需正，突然地跑進來了，和連長鬼鬼祟祟地說了一陣，又把那四箱現洋叫長伕們挑走了。

『不發餉，我操他的奶奶！』我們每一個人都不高興。雖然我們都知道不能靠這幾個撈什子錢養家，但三個月不曾『打牙祭』㊀，心裏總有點兒難過；尤其是每次在路上行動時，沒有錢買草鞋和買香烟吃。不關餉，那眞是要我們的命啊！

『不要問，到衡州一定發！』官長們又傳下話兒來了。

『到衡州？操他的奶奶，準又是騙我們的！』我們的心裏儘管不相信，但又有什麼辦法呢？『好吧！看你到了衡州之後，又用什麼話來對付我們！』

再出發到衡州去，是到了寶慶的第六天的早晨。果然，我們又看見兩個長伕從團部裏杭唷杭唷地把那四個木箱挑回了，而且木箱上還很鄭重地加了一張團部軍需處的封條。

『是洋錢嗎？』我們急急忙忙地向那兩個長伕問。

長伕們沒有作聲，搖了一搖頭，笑着。

『是什麼呢？狗東西！』

『是——……封了，我也不曉得啊！』

這兩個長伕，是剛剛由寶慶新補過來的，眞壞！老是那麼笑嘻嘻地，不肯把箱中的祕密向我們公開說。後來，惱怒了第三班的一個叫做『冒失鬼』的傢伙，提起槍把來硬要打他們，他們才一五一十地說出來了。

他們說：他們知道，這木箱裏面並不是洋錢；而是那個，那個……他們是本地人，一聞氣味就知道。這東西，在他們本地，是不值錢的。但是祇要過了油子嶺的那個叫做什麼局的關卡，到衡州，就很值錢了。本來，他們平日也是靠偷偷地販賣這個吃飯的，但是現在不能了，就因爲那個叫做什麼局的關卡太厲害，他們有好幾次都被查到了，挨打，遭罰，吃官司。後來，那個局裏的人也

㊀ 軍隊裏吃肉叫做『打牙祭』。

大半都認識他們了，他們才不敢再偸幹。明買明販，又吃不起那個局裏的捐稅錢。所以，他們沒法，無事做，祇好跑到我們這部隊裏來做個長伕……說着，感慨了一陣，又把那油子嶺的什麽局裏的稽查員們大罵了一通……

於是，我們這才不被蒙在鼓裏，知道了達到寶慶不發餉的原因，連長和軍需正們鬼鬼祟祟的內幕……

『我操他的奶奶啊，老子們吃苦他賺錢！』那個叫做冒失鬼的，便按耐不住地首先叫駡起來了。

三 驕傲

因爲聽了長伕們的話，使我們對於油子嶺這個地方，引起了特殊濃厚的興趣。

離開寶慶的第二天，我們便到達這油子嶺的山脚了。那是一座很高很高的山，橫亘在寶慶和衡州的交界處。山路崎嶇曲折，沿着山，像螺絲釘似的，盤旋上下。上山時，祇能一個挨一個地攀爬着，並且還要特別當心。假如偶一不愼，失脚掉到山澗裏，那就會連屍骨都收不了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小心翼翼地攀爬着。不敢射野眼，不敢作聲。官長們，不能騎馬，也不能坐轎子；跟着我們爬一步喘一口氣，不住地哼着『嗳喲！嗳喲！』如果說，官長與當兵的都應該平等的話，那麽，在這裏便算是最平等的時候。

長伕們，尤其是那兩個新招來的，他們好像並不感到怎樣的痛苦。挑着那幾個木箱子，一步一

步地，從來沒有看見他們喘過氣。也許是他們的身體本來就比我們强，也許是他們往往來來爬慣了。總之，他們是有着他們的特殊本事啊！

停住在山的半腰中，吃過隨身帶着的午飯，又繼續地攀爬着。一直爬到太陽偏了西了，我們才達到山頂。

『啊呀！這樣高啦！我操他的祖宗！……』俯望着那條艱險的來路，和四圍環抱着的低山，我們深深地吐了一口惡氣，自驚自負地，駡起來了。

在山頂，有一塊廣闊的平地，並且還有十來家小小的店鋪。那個叫做什麼局的關卡，就設立在這許多小店鋪的中間。關卡裏一共有二十多個稽查員，一個分局長，五六個士兵，三五門土砲。據說：設在衡州的一個很大的總局，就全靠這麼一個小關卡收入來給維持的。

想起了過去在這兒很多次的挨打，被罰，吃官司，那兩個長伕都憤慨起來了。他們現在已經身爲長伕，什麼都『有所恃而不恐』了，心裏便更加氣憤着。當大隊停在山頂休息的時候，他們兩個一聲不響地，挑着那四個木箱子，一直停放到關卡的大門邊。一面用手指着地上的箱子，一面帶着驕傲的，報復似的眼光，朝那裏面的稽查和士兵們冷笑着。意思就是說：『我操你們祖宗啊！你還敢欺侮老子嗎？你看！這是什麼東西？你敢來查？敢來查？……』

裏面的稽查和士兵們，都莫明其妙地瞪着眼睛，望着這兩個神氣十足的久別了的老朋友，半晌，才恍然大悟，低着頭，怪難爲情的：

『朋友，恭喜你啊！改邪歸正，辛苦啦！』

『唔！……』長伕們一聲冷冷的加倍驕傲的回答。

四　捉刺客

到了衡州之後，因師部的特務連被派去『另有公幹』去了，我們這一連人，就奉命調到師部，作了師長臨時的衞隊。

師部設立在衡州的一個大旅館裏。那地方原是衡州防軍第××團的團本部。因爲那一個團長知道我們衹是過路的，尋不到地方安頓，就好意地暫時遷讓給我們了。師部高級官長都在這裏搭住着。做衞隊的連部和其他的中下級官員，統統暫住在隔壁的幾間民房中。

我們，誰都不高興，主要的原因，還是沒有關着餉。說了的話不算，那原是官長的通常本領。但是這一回太把我們騙得厲害了，寶慶，衡州……簡直同哄小孩子似的。加以，我們大都不願意當衞隊，雖說是臨時性質，但『特務連』這名字在我們眼睛裏，畢竟有點近於卑劣啊！『媽的！怕死？什麼兵不好當，當衞隊？……』

因此，我們對於衞隊的職務，就有點兒不認眞了，况且旅館裏原來就有很多閒人出入的。沒有事，我們就找着小白臉兒的馬弁們來扯閒天。因爲這可以使我們更加詳細地知道師長是怎樣一個人物：歡喜賭錢，吃酒，打外國牌；每晚上沒有窰姐兒睡不着覺；發起脾氣來，一聲不響，摸着皮鞭子亂打人……

日班過去了。

大約是夜晚十二點鐘左右了吧，班長把我們一共四五個從夢中叫醒，三班那個叫做冒失鬼的也在內。

『換班了，趕快起來！』

我們揉了揉眼睛，怨恨地：

『那麼快就換班了！我操他的祖宗！……』

提着槍，垂頭喪氣地跑到旅館大門口，木偶似地站着。眼睛像用線縫好了似地，老是睜不開，昏昏沉沉，雲裏霧裏……

約莫又過了半個鐘頭模樣，彷彿看見兩個很漂亮的窰姐兒從我們的面前擦過去了。我們誰也沒有介意，以爲她們是本來就住在旅館裏的。後來，據冒失鬼說：他還看見她們一直到樓上，向師長的房間裏跑去了。但是，他也聽見馬弁們說過，師長是每晚都離不了女人的，而且她們進房時，房門口的馬弁也沒有阻攔。當然，他不敢再作聲了。

然而，不到兩分鐘，師長的房間裏突然怪叫了一聲——『捉刺客呀！——』這簡直是一聲霹靂，把我們的魂魄都駭到九霄雲外去了。我們驚慌失措地急忙提槍跑到樓上，馬弁們都早已湧進師長的房間了。

師長嚇得面無人色。那兩個窰姐兒，脫下了夾外衣，露出粉紅色小衫子，也不住地抖戰着。接着，旅館老闆，參謀長，副官長，連長……統統都跑了攏來。

『你們是做什麼的？』參謀長大聲地威脅着。

『我，我，張，張，張團長的！……』

『張團長？』參謀長進上一步。

『是的，官長！』旅館老闆笑嘻嘻地，『她們兩個原來本和張團長相好。想，想必是弄錯了，……因爲張團長昨天還住這房間的。嘻！嘻嘻嘻——』

師長這個時候才恢復他的本來顏色，望着那兩個女人笑嘻嘻地：

『我睡着了，你們爲什麼叫也不叫一聲就向我的床上鑽呢？哈哈！……』

『我以爲是張，張……』

『哈哈！哈哈……』又是一陣大笑。接着便跑出房門來對着我們：『混賬東西！一個個都槍斃！槍斃……假如眞的是刺客，奶奶個雄，師長還有命嗎？奶奶個雄！槍斃你們！跪下！——』

我們，一共八個，一聲不做地跪了下來，心裏燃燒着不可抑制的憤怒的火燄，眼睛瞪得酒杯那麼大。冒失鬼更是不服氣地低聲反罵起來：

『我操你祖宗……你㛣女人我下跪！我操你祖宗！……』

五　不准拉夫

『我們是有紀律的正式隊伍，不到萬不得已時不准拉夫的。』官長們常常拿這幾句話來對我們訓誡着。因此，我們每一次的拉夫，也就都是出於『萬不得已』的了。

大約是離開衡州的第三天，給連長挑行李的一個長伕，不知道爲什麼事情，突然半路中開小差逃走了。這當然是『萬不得已』的事情嘍，於是連長就吩咐我們揀那年輕力壯的過路人拉一個。千百隻眼睛，像搜山狗似地，向着無邊的曠野打望着。也許是這地方的人早已知道有部隊過境，預先就藏躲了吧，我們幾個人槓着那行李走了好幾里路了，仍舊還沒有拉着。雖然，偶然在遙遠的側路上發現了一個，不管是年青或年老的，但你如果呼叫他一聲，或者是隻身追了上去，他就會不顧性命地奔逃，距離隔得太遠了，無論怎樣用力都是追不到的。

又走了好遠好遠，才由一個眼尖的，在一座秋收後的稻田中的草堆子裏，用力地拖出了一個年輕角色。穿着夾長袍子，手裏還提着一個藥包，戰戰兢兢地，樣子像一個鄉下讀書人模樣。

『對不住！我們現在缺一個長伕，請你幫幫忙……』

『我，我！老總爺，我是一個讀書人，挑，挑不起！我的媽病着，等藥吃！做做好……』

『不要緊的，挑一挑，沒有多重。到前面，我們拿到了人就放你！』

『做做好！老總爺，我要拿藥回去救媽的病的，做做好！……』那個人流出了眼淚，挨在地下不肯爬起來。

『起來！操你的奶奶！』連長看見發脾氣了，跳下馬來，舉起皮鞭子向那個人的身上下死勁地抽着。『敬酒不吃，吃罰酒！我肏你個奶奶……』

那個人受不起了，勉强地流着眼淚爬起來，挑着那副七八十斤重的擔子，一步一歪地跟着我們走着，口裏不住地『做做好，老總爺！另找一個吧！』地念着。

這，也該是那個人的運氣不好，我們走了一個整日了，還沒有找到一個能够代替他的人。沒有辦法，祇好硬留着他和我們住宿一宵。半晚，他幾次想逃都沒有逃脫，一聲媽一聲天地哭到天亮。

『是眞的可憐啊！哭一夜，放了他吧！』我們好幾個人都說。

『到了大河邊上一定有人拉的，就讓他挑到大河邊再說吧。』這是班長的解釋。

然而，到底還是那個傢伙太倒霉，大河邊上除了三四個老渡船夫以外，連鬼都沒有尋到一個。

『怎麼辦呢？朋友，還是請你再替我們送一程吧！』

『老總爹呀！老總爺呀！老總爺呀！做做好，我的媽等藥吃呀！』

到了渡船上，官長們還沒有命令我們把他放掉。於是，那個人就急得熱鍋上的螞蟻似地，滿船亂撞。我們誰也不敢擅自放他上岸去。

渡船搖到河的中心了，那個也就知道釋放沒有了希望。也許是他還會一點兒游泳術吧，靈機一動，趁着大家都不提防的時候，卜——通——一聲，就跳到水中去了！

湍急的河流，把他衝到了一個巨大的旋渦中，他拚命地掙扎着。我們看到形勢危急，一邊趕快把船駛過去，一邊就大聲地叫了起來：

『朋友！喂！上來！上來！我們放你回去！……』

然而，他不相信了。爲了他自身的自由，爲了救他媽的性命，他得拚命地向水中逃！逃……

接着，又趕上一個大大的漩渦，他終於無力掙扎了！一昇一落，幾顆酒杯大的泡沫，從水底浮上來；人，不見了！

我們急忙用竹篙打撈着，十分鐘，沒有撈到。『不要再撈了，趕快歸隊！』官長們在岸上叫着。站隊走動之後，我們回過頭來，望望那淡綠色的湍急的渦流，像有一塊千百斤重的東西，在我們的心頭沉重地壓着。

有幾個思鄉過切的人，便流淚了。

六 發餉了

『發餉了！』這聲音多麼的令人感奮啊！跑了大半個月的路，現在總該可以安定幾天了吧。於是，我私下便計算起來：

『好久了，媽寫信來說沒有飯吃，老婆和孩子都沒有褲子穿！……自己的汗衫已經破得不能再補了；脚上沒有厚蔴草鞋，跑起路來要給尖石子兒刺爛的。幾個月沒有打過一回牙祭，還有香烟……啊啊！總之，我要好好地分配一下。譬如說：扣去伙食，媽兩元，老婆兩元，汗衫一元，蔴草鞋……不够啊！媽的！總之，我要好好地分配一下。』

計算了又計算，決定了又決定，可是，等到四五塊雪白的洋錢到手裏的時候，心裏就又有點搖搖不定起來。

『喂！去，去啊！喂！』歡喜吃酒的朋友，用大指和食指做了一個圈兒，放在嘴巴邊向我引誘着。

『沒有錢啊！……』我向他苦笑了一笑，口裏的涎沫便不知不覺地流了出來。

『喂！』又是一個動人的神祕的暗示。

『沒有錢啦！誰愛我呢？』我仍舊堅定我的意志。

『喂！……』最後是冒失鬼跑了過來，他用手拍了一拍我的肩。『老哥，想什麼呢？四五塊錢幹雞巴？晚上同我們去痛快地幹一下子，好嗎？』

『你這賭鬼！』我輕聲地駡了他一句，沒有等他再做聲，便獨自兒跑進兵舍中去躺下了。像有一種不可捉摸的魔力，在襲擊我的腦筋，使我一忽兒想到這，一忽兒又想到那。

『我到底應該怎樣分配呢？』我兩隻眼睛死死地釘住那五塊洋錢。做這樣，不能。做那樣，又不能。在這種極端的矛盾之下，我痛恨得幾乎想把幾塊洋錢扔到毛坑中去。

夜晚，是十一點多鐘的時候，冒失鬼輕輕地把我叫了起來。『老哥，去啊！』

我祇稍稍地猶疑了一下，接着，便答應了他們。『去就去吧！媽的，反正這一點雞巴錢也作不了什麼用場。』

我們，場面很大，位置在毛坑的後面，離兵舍不過三四十步路。戒備也非常周密，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祇要官長們動一動，把風的就用暗號告訴我們，逃起來，非常便利。

『喂！天門兩道！』

『地冠！和牌豹！』

『喂！天門什麼？』冒失鬼叫了起來。

『天字九，忘八戴頂子！』

『媽的！通賠！』

洋錢，銅板，飛着，飛着，……我們任情地笑，任情地講。熱鬧到十分的時候，連那三四個輪流把風的也都按耐不住了。

『你們爲什麼也跑了來呢？』莊家問。

『不要緊，睡死了！』

於是，撤消了哨線，又大幹特幹起來。

『天冠！……』

『祖宗對子！……』

正幹得出神時候，猛不提防後面伸下來一隻大手把地上的東西統統按住了。我們連忙一看——大家都嚇得一聲不響地站了起來：

『是誰幹起來的？』連長的面孔青得可怕。

『報告連長！是大家一同幹的！』

『好！』他又把大家環顧了一下，數着：『一，二，三……好，一共八個人，這地上有三十二塊牌，你們一個人給我吃四塊，趕快吃下去。』

『報告連長！我們吃不得！』是冒失鬼的聲音。

『吃不得？槍斃你們！非吃不可！——』

『報告連長！實在吃不得！』

『吃不得？強辯！給我統統綁起來，送到禁閉室去！……』

我們，有的笑着，有的對那幾個把風的埋怨着，一直讓另外的弟兄們把我們綁送到黑暗的禁閉室裏。

『也罷，落得在這兒休息兩天，養養神，免得下操！』冒失鬼說着，我們大夥兒都啞然失笑了。

行軍掉隊記

一

山行

掉隊以後，我們，一共是五個人，在這荒山中已經走了四個整天了。我們的心中，誰都懷着一種莫大的恐怖。本來，依我們的計劃，每天應該多走三十里路，預料至多在這四天之內，一定要追上我們的部隊的。但是，我們畢竟是打了折扣，四天過了還沒有追上一半路程。徬徨，焦灼．．．．各種各色的感慨的因子，一齊麕集在我們的心頭。

五個人中間，祇有我一個人有一枝手槍——一枝土式的六子連——其餘的四個人，差不多都祇靠着我這枝東西保護。傳令目，副官，勤務兵，外加上那一個最怕死的政治訓練辦公廳主任。

並不是因爲我有了一枝手槍，就故意地驕傲了。實在地，我對於我的這幾位同伴，除了那個小勤務兵以外，其餘的三個，就沒有一個不使我心煩的。尤其是那一個最怕死的自稱爲主任的傢伙。要不是爲了他，我們至少不致於還延誤在山中，四五天追不到部隊。天亮了以後，看不見太陽，他不肯走；下午，太陽還高掛在半天空中，他就要落店。要是偶然在中途遇見了一個什麼不祥的徵兆，或者是迷途到一個絕路的懸崖上去了，他就要首先嚇得抖戰起來，面色蒼白，牙齒磕得硼硼地響。然而，一過了險境，看見了平安，他卻比什麼人都顯得神氣。

山路是那樣地崎嶇，曲折，荒涼得令人心悸，要很細心才能够尋出正路來。幾天來，我們都沿着前面部隊經過時所作的記號，很迅速地攀行着。誰也是小心翼翼地，不敢大聲。我們知道，這麥山一帶的居民，一向就橫蠻得不講道理。他們也最討厭軍隊。往常，我們的大隊在這裏過境時，他們就曾經毫不客氣地截過尾子。他們並沒有槍，也沒有火砲。他們祇憑着自己的鋤頭，廣衆的人數，在你的隊伍過得差不多了時，一下子從樹林裏面跳出來，猛不提防地把你最後的一排人，一班人，或者是行李擔子，統統掇去。鋤頭可以準確地把拿槍的打到山澗裏，使你來不及翻身掃射。全部去完了，等你前面的大隊知道了，調回來圍捕他們時，他們就一聲唿哨，統統鑽進樹林裏面，連影子都抓不回來。

過去的印象，的確是太深入我們的腦筋了，所以我們才恐怖得那樣厲害。尤其是雖有一枝手槍，却比沒有還容易擺佈的五個光身的人，加果不小心地把那班人觸怒了，還有命嗎？

訓練主任這個時候總是和我特別講得來，我也很能够知道他的苦心和用意。但，我却不時故意地揑造出一些恐怖的幻影來恫嚇他，使他發急。這，我並不是有心欺侮弱者，實在是我們中途太感到寂寞了，找不到一點能够開開心的資料。

太陽漸漸把樹影兒拉長了，我們都加緊着脚步，想找一個能够打尖過夜的客店，然而，沒有。

『怎麼辦呢？』傳令目和副官爺都發急了。

『不要緊的！』訓練主任停了一停，獻功似地說：『你看，那邊山脚下，不是還有一個人嗎？』

於是，我們就輕了一輕身上的小包袱，遠遠地趕着那個行人的後塵，追求着我們的安宿處。

跟着那個不知名姓的人的背後，約莫走了兩三里路，天色已經漸漸地烏黑了。起先，因爲距離得相當遠，那個人好像還不曾察覺，後來追隨得近了，他才知道後面有人。回頭看看，我們的幾件灰布衣服，便首先映入了他的眼瞼，他不由的嚇了一跳，翻身就跑。

我們爲了住宿問題，緊緊地釘着，追着。半里路之後，我們淸晰地看見他轉了一個彎兒，躲進山谷中的一座小屋子裏去了。在偌大的一個山谷中，就祇看見那麼一座小屋子，孤零零地豎立着。

我們跟過去——門兒關着，屋子裏鴉鵲無聲。

『怎麼辦呢？媽的！他把門關起來了。』訓練主任舉起一隻脚來，望着我，想踢過去。

『不要踢！』我向訓練主任搖了一搖頭。『讓我來叫叫他看。』我把耳朵貼在門邊上，用手指輕輕地敲着：『喂，朋友！開開門，讓我們借宿借宿吧！』

裏面沒有回答。隨後，我們又各別地敲叫了好些聲。

副官和傳令目都不耐煩了，天也更加烏黑得利害。他們不由的發了老脾氣，窮兇極惡地叫罵起來：

『不開門嗎？操你的祖宗，打！——』『打』字的聲音拖得特別長，特別大。

果然，裏面的人回出話來了：

『老總爺！做做好事吧！我們這屋子太小。再過去五里路就有宿店的……』

『不行！我們非住你這裏……』副官越說越氣。

雙方又相持了一會。結果還是由我走到門邊去，輕輕地說了些好話，又安慰了他許多，我們祇有五個人，臨時睡一忽就走，决不多打擾他們！……

半晌，他才將那扇小門開開着。

在細微的一線星光底下，那裏面有兩個被嚇作一團的孩子，看見我們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我們趁着說明了我們是掉隊的軍人，對他們絕沒有妨礙，叫他儘管放心。一路來我們還沒有吃晚飯，我們自己原由勤務兵帶着有一點米的，現在祇借借他的鍋灶燒一下。那個人也還老實。他也向我們說明了他是一個安份守己的良民，他帶着老婆和孩子就在這小屋子裏過活着，一年到頭全靠山中的出息吃飯。今晚，起先他並不是故意不讓我們進門，實在是他不知道我們是什麼軍隊，他怕驚壞了他的老婆和孩子，眞正是對我們不起的！並且，他還有點怕那個——那些本地山上的好漢們知道了要怪他，說他容留官兵住宿。所以……

我們跟着又向他解釋了一遍，他這才比較地安了心。

勤務兵和傳令目燒飯，兩個孩子站在火光旁邊望着。燒好了，一碗一碗盛出來，孩子們的頸子伸得像鴨子一樣。我們儘管吃，涎沫便從那兩個的小口裏流出來，實在饞不住了，才扭着他們的媽媽哭嚷着：

『嗚！媽媽……好香的白米飯啊！』媽媽不響，眼淚偷偷地從那兩副小臉兒上流下來了。

我和訓練主任的心中都有點兒不忍了，想盛出一碗來給那兩個孩子吃吃，但一轉眼看到自家都

還不够時，就祇好硬着心腸兒咀嚼起來。

之後，訓練主任還要巴巴地去向他們追問：

『你們一年到頭吃些什麼呢？』

『唉！老總爺，苦啊！玉蜀黍，要留着還稅；山薯，山上的好漢們又要抽頭；平常日子，我們多半是吃薛米的……』

『薛米？』我夾着也問了一句。

『是呀——小薛樹的嫩根，拌在山薯裏吃！』

半晌，我們沒有回話。想起剛才不肯省下一小口兒飯來給那兩個孩子吃的情形，心中像給一種什麼東西東縛得緊緊了。

三　兩具死屍

因爲要提防那小屋子的主人，去報信給山上的好漢們聽，所以天剛剛發白，我們就爬了起來，向那主人告過辭，尋着原來有行軍記號的路道走去。一路上，我們都不約而同地談論着：爲什麼一個人自己種了玉蜀米，山薯，辛辛苦苦地，一年到頭反而祇能够吃薛米。這其間，就祇有那個小勤務兵最爲感動，因爲他的家裏也正是這樣啲——據他說——因此他一直都是愁眉皺眼的。

訓練主任的胆子似乎大了些，主要的還是在這兩天內並沒有遇到什麼驚心動魄的事蹟，所以他比任何人都要見得高與些了。他過去在什麼大學畢過業，他做過什麼偉大的文章，偉大的詩……一

切的牛皮，都吹起來了。並且還要時時刻刻拉着人家去陪襯他，恭維他！……

山路總算是比較平坦些了，雖然在茂密的樹林中還時刻發出來一些令人心悸的呼嘯。但據我們的估計，至遲再有一天，便可以追上我們的部隊了，十分的功程去了九分，還怕再出什麼了不得的亂子嗎？這麼一估計，訓練主任便高興得大叫大唱起來。

大約已經走了三十里路了吧，太陽已經爬上了古樹的尖頭，森林也漸見長得濃茂了，訓練主任的歌聲也更加高亢了。但不知道爲了什麼，忽然那個前面引路的小勤務兵，會站住着驚慌失措起來，把訓練主任的歌聲打得粉碎！

『什麼事情，你見神見鬼！』副官吆喝着說。

『不，不得了！』勤務兵吃吃地說，『那，那邊，那邊，殺，殺……殺死了兩個人……』

『怎麼？』訓練主任渾身一戰，牙齒便磕磕地響將起來，他拖着勤務兵：『殺，殺了什麼人呀？』

『兩，兩個穿軍服的！』

『糟糕！』訓練主任的臉色馬上嚇得成了死灰。他急忙扯住我的手：『手槍呢？手槍呢？』

我故意地鎮靜了一下，沒有理會他——雖然我的心中也有一點兒發跳。勤務兵引路，我，副官，傳令目走在最前面，那個便老遠老遠地站着望着我們，不敢跟上來。

的確是躺着兩個穿軍服的！渾身全給血肉弄糢糊了，看不出來是怎樣的面目。副官用力一脚——把一個踢了一個翻身，於是我們便從死者番號上看出了——眞正是我們部隊裏的兄弟。看形勢，被害至多總還不到一個對時，大約是在昨天上午，剛剛大隊過完之後，被好漢們『截尾子』殺死的。

一個的身上被砍了八九刀，一個連耳鼻嘴唇都給割掉了。看着會使我們幻想出他們那被殺害時的掙扎的慘狀，不由的不心驚肉跳起來。

像打了敗仗似的，我們跳過那兩具死屍，不顧性命地奔逃着。訓練主任的腿子已經嚇軟了。他一步一拖地哀告我們：

『喂！爲什麽跑那樣快呢？救救我吧，我已經趕不上了呀！』

四　仇恨

一口氣跑了十多里路，大家都猜疑着約莫走過了危險地帶了，脚步才慢慢兒鬆遲下來，心裏可仍舊是那麽緊張地，小心地提防着。肚皮已經餓得空空了，小勤務兵袋袋裏的米也沒有了。我們開始向四圍找尋着午餐處。

在一座通過山澗的木橋旁邊，我們找着了四五家小店鋪。內中有兩三家已經貼上了封條沒有人再作生意了，祇有當中的一家頂小的店門還開着。

那小店裏面僅僅祇有一位年高的老太婆，眼淚婆娑地坐着，像在想着什麽心思。她猛的看見我們向她的屋子裏衝來，便嚇得連忙站起來，想將大門關上。可是沒有等她合上一半，我們就衝進了她的家中。

老太婆一下子將臉都氣紅了，她望望我們的手中都沒有殺人的傢伙，便睜動那凹進去了的，冒着火花的小眼珠子，向我們怪叫着：

『好哇！你們又跑到我的家中來了。』

『我們沒有來過啊，老太婆！我們是來買中飯吃的呀！』我說。

『買中飯吃的！不是你們是鬼？你們趕快把我的寶兒放回來，你們將他抓到哪裏去了？你們，你們——』老太婆的眼淚直滾。

『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你的寶兒呀！老太婆。』訓練主任也柔和地說。

『沒有看見！昨天不是你們大夥抓去的嗎！好，好啊——』她突然轉身到房間裏面，摸出一把又長又大的剪刀來。『我的老命不要了！你們不還我的寶兒，你們還要來抓我！好——我們拚罷！……』她不顧性命地向我們撲來，小眼珠子裏的火光亂迸！

『怎麼辦呢？』我們一面吩咐勤務兵和傳令目按住了發瘋了的老太婆的手，一面互相商量着。

『不要緊的！』訓練主任說，『我們不如把她趕到門外，將門關起來搜搜看。如果有米煮飯我們就煮，沒有米就跑開，再找別人家去！』

『不好！』副官連忙接着，『放到門外她一定要去山中喚老百姓的！不如把她暫時綁起來搜搜看。』

於是大家七手八脚的，將那老太婆靠着屋柱綁起來了。

『你們這些絕子絕孫的東西呀！你們殺了我吧！我和你們拚……』綁時她不住地用口向我們的手上亂咬亂罵着。

關門搜查了一陣，總共還不到三四碗野山薯，祇好迅速地，胡亂地弄吃了。又放了十來個銅元

在桌子上，開開門，便趕着橋邊的大路跑去。

爲避免麻煩，我們是一直到臨走時，還沒有解開那老太婆的繩子。好遠好遠了，還聽到她在裏面叫罵着——

『遭刀砍啦！紅砲子穿啦！……』

五　最後的一宵

因爲是最後的一宵了——明天就可以趕上部隊——所以我們對於宿店都特別謹愼。總算是快要逃出龍潭虎穴了，誰還能把性命兒戲呢？

這一家客店，似乎比較靠得住一點，在這山坳的幾家中。聽說昨晚大隊在這兒時還是駐的團部哩。祇有一個老闆，老闆娘和兩個年輕的小伙計。

老闆是非常客氣的，這山坳里十多家店家，就祇有他家的生意興盛。招呼好，飯菜好，並且還能够保險客人平安。

話雖然是這樣說，但是我們提防的心事却一點也沒有放鬆。尤其是那位訓練主任老爺，他時常在對我的耳邊囑咐一道又一道，好像他就完全知道了這客店老闆是一個小說書裏開黑店的强盜似的：怎樣靠不住！怎樣可疑！就僅僅沒有看見人肉作坊裏的人皮人骨。

夜晚，我們幾個人擠在一個小房間裏，訓練主任把我和副官睡的一張床抬到門邊，緊緊地靠着。並且叫我拿手槍放在枕頭下，或者揑在手上，以備不時之需。

祗有他——訓練主任——一個人翻來覆去地睡不着。

大約是三更左右吧，他突然把我叫醒了：

『喂！聽見嗎？』

『什麼啊！』我釐不耐煩地。

『響槍呀！』

『狗屁！』

我打了一個翻身，又睡着了。

約莫又過了一點鐘，訓練主任再次地把我從夢中推醒：

『聽見嗎？聽見嗎？』

『什麼啊！』

『又響槍！』他鄭重地說。

我正想再睡着不理他，却不防眞的給一下槍聲震驚了我的耳鼓，我便祗得爬起來，過細地聽着。

以後是砰砰拍拍地又響了好些聲。

『不是我騙你的吧？』

聲音漸漸地由遠而近，很稀疏地，並不像要鬧大亂子。而且，就彷彿在這山坳的近處。

勤務兵，副官和傳令目，也都爬起來了。

槍聲漸漸稀，漸漸近，漸漸地沉寂了……

老闆的客堂裏慢慢熱鬧起來。有的還在把機筒撥得嘩喇嘩喇地響，退子彈似地。『糟糕！』訓練主任戰聲地傷心地念着：『我，我，我還祇活得二十八年啦！』三十六顆牙門像磕瓜子似地叫將起來。

我們都嚇得沒有了主張，伏在門邊，細細地想聽那些人說些什麼話。聲音太嘈雜得聽不出來。很久很久才模糊地會意到兩句：

『……昨天早晨全走光了！你們來得太慢了啦！』這有點像老闆的聲音。

『連掉隊的一個都沒有嗎？』似乎又有一個人在說。

訓練主任抖戰得連床舖都動搖起來了。

半晌，好像又是老闆的回答：

『沒有啊！……』

我們都暗暗地念了一聲『阿彌陀佛』。

天亮的時候，我們也明知道那班人走完了，却還都不敢爬出房門，一直等到老闆親自跑來叫我們吃早飯。

訓練主任望見老闆，嚇得仍舊還同昨晚在房中一樣，抖戰得說不出話來。老闆看見他這一副可憐的樣子，不由的笑着說：

『這樣子也要跑出來當軍官，蠢傢伙！我要是肯害你們的，昨晚上你們還有命嗎？……』停停他又：『趕快吃完飯走吧！要是今天你們還追不到你們的大隊，哼！……』老闆的臉色立刻又變得莊

重起來。

我們沒有再多說話了。恭恭敬敬地算還了房飯錢，又恭恭地跟老闆道過謝，拚命地追趕着我們的路程。

一直到下午四點多鐘，我們才望見我們的大隊。

夜的行進曲

為了避免和敵人的正面衝突，我們繞了一個大圈子，退到一座險峻的高山。天已經很晚了，但我們必須趁在黎明之前繼續地爬過山去，和我們的大隊滙合起來。我們的一連人被派作尖兵，但我們却疲倦得像一條死蛇一樣，三日三夜的饑餓和奔波的勞動，像一個怕人的惡魔的巨手，緊緊地揑住着我們的咽喉。我們的眼睛失掉神光了，鼻孔裏冒着青烟，四肢像被抽出了筋骨而且打得稀爛了似的。祇有一個共同的，明確的意念，那就是：睡，喝，和吃東西。喝水比吃東西重要，睡眠比喝水更加重要。

一個伙夫挑着鍋爐擔子，一邊走一邊做夢，糢糢糊糊地，連人連擔子統統跌入了一個發臭的溝渠。

但我們仍舊不能休息。而且更大的，夜的苦難又臨頭了。

橫阻在我們面前的黑魆魆的高山，究竟高達到如何的程度，我們全不知道。我們抬頭望着天，烏黑的，沒有星光也沒有月亮。不知道從什麼地方才能夠劃分出天和山峯的界限。也許山峯比天還要高，也許我們望着的不是天，而僅僅祇是山的懸崖的石壁。總之——我們什麼都看不見。

我們盲目地，夢一般地摸索着；一個挨一個地，緊緊地把握着前一個弟兄的脚步。山路漸漸由

傾斜而倒懸，而窄狹而迂曲，……尖石子像鋼刺一般地豎立了起來。眼睛一朦朧，頭腦就覺得更加沉重而昏聵了。要不是不時有尖角石子劃破我們的皮肉，刺痛我們的脚心，我們簡直就會不知不覺地站着或者伏着睡去了的。沒有歸宿的，夜的獸類底哀號，和山風的呼嘯，雖然時常震盪着我們的耳鼓，但我們全不在意；因爲除了饑渴和睡眠，整個的世界早就在我們的周圍消失了。

不知道是爬在前面的弟兄們中的哪一個，失脚踏翻了一塊大大的岩石什麼東西，轆轆地滾下無底洞一般的山澗中了。官長們便大發脾氣地傳佈着命令：

『要是誰不能忍耐，要是誰不小心！……要是誰不服從命令！……』

然而接着，又是一聲，兩聲！……夾着銳利的號叫，沉重而且柔韌地滾了下去！

這很顯然地不是岩石的墜落！

部隊立時停頓了下來。並且由於這驟然的奇突的刺激，而引起了龐大的喧鬧！

『怎樣的？誰？什麼事情？……』官長們戰聲地叫着！因爲不能爬越到前面去視察，就祇得老遠地打着驚悸的訊問。

『報告：前面的路越加狹窄了！……總共不到一尺寬，而且又看不見！……連偵探兵做的記號我們都摸不着了！……跌下去了兩個人！……』

『不行！……不能停在這裏！』官長們更加粗暴地叫着，命令着。『要是誰不小心！……要是誰不服從命令！……』

『報告——實在爬不動了！肚皮又餓，口又渴，眼睛又看不見！』

『槍斃！誰不服從命令的？』

三四分鐘之後，我們又惶懼，機械而且昏迷地攀爬着。每一個人的身子都完全不能自主了。祇有一個唯一的希望是——馬上現出黎明，馬上爬過山頂，匯合着我們的大隊，而不分晝夜地，痛痛快快地睡他一整星期！

當這痛苦的爬行又繼續了相當久的時間，而摸着了偵探尖兵們所留下的——快要到山頂了的——特殊底記號的時候，我們的行進突然地又停頓起來了。這回却不是跌下去了人，而是給什麼東西截斷了我們那艱難底前路！

『報告——前面完全崩下去了！看不清楚有多少寬窄！一步都爬不過去了！……』

『那麼，偵探兵呢？』長官們疑懼地反問。

『不知道！……』

一種非常不吉利的徵兆，突然地刺激着官長們的昏沉的腦子！『是的，』他們互相地商量，『應當馬上派兩個傳令兵去報告後面的大隊！……我們祇能暫時停在這裏了。讓工兵連到來時，再設法開一條臨時的路徑！……也許，天就要亮了的！……』

我們認爲這是一個意外的，給我們休息的最好機會，雖然我們明知危險性非常大！……我們的背脊一靠着岩壁，我們的脚一軟，眼瞼就像着了磁石一般地上下吸了攏來，整個的身子飄浮起來了。睡神用了牠那黑色的，大的翅翼，捲出了我們那困倦的靈魂！

是什麽時候現出黎明的，我們全不知道。當官長命令着班長們各別地拉着我們的耳朵，捶着我們的腦壳而將我們搖醒的時候，我們已經望見我們的後隊蜿蜒地爬上來了，而且立時間從對面山巔上，響來了一排斑密的，敵人底兇猛的射擊！

『砰砰砰……』

我們本能地擎着槍，撥開了保險機，聽取着班長們傳誦的命令。因爲找不到掩護，便倉皇而且笨重地就地躺將下來，也開始兇殘地還擊着！……

流　亡

一　在第二道戰壕裏

苦戰兩日夜，好容易保全了性命，由第一防線退換到第二道戰壕裏時，身體已經不是我們自己的了。耳朵聽不見，眼睛看不見，天地好像在打旋轉。渾身上下，活像橡皮做的，痲木，酸軟，毫無力氣。口裏枯渴得冒出青烟。什麼都不想了：無論是鮮魚，大肉，甘醇的美酒，燕山花似的女人……

『天哪！睡他媽的一禮拜！……』

然而，躺下來，又睡不着。腦子裏時刻浮上來一些血肉糢糊的幻影，刺骨的疼痛，趕都趕不開。有的弟兄們，偶一睜開眼睛，尋不見他那日常最親切的同伴了，便又孩子似地哭將起來。

『李子和呀！你死的苦啦！……』

『劉國傑呀！……你媽媽前幾天還寫了信來叫你回去啦！……』

聲音都是那麼悲慘的，然而又不能制止。像有一根無形的帶子，牢牢地，悽切地繫住着大家的心！

第二道戰壕和前線相差不過一里多路，敵人的流彈時刻還可以飛到我們的面前。在炊事兵送上午飯的時候，官長們再三囑咐我們：無事不要自由走動，好好地養養神，等候着第二次上前的命

令。

『鬼話啊，媽的！』低聲的，這是照例的反駁。有的甚至於還故意裝做不屑聽的神氣，哼着鼻子，意思是：『在火線上啦！媽的，我比你大！……』

之後，仍舊各自躺將下來，在那骯髒的稻草和泥土上，睡的睡，哭的哭；或是舉着那帶血的眼睛，失神地釘住着慘白的雲天，想念着家鄉，故舊……

『喂！來呀，李金標！』張班長睡不着，無聊地爬起來了，叫着。『猜拳嗎？』

『沒有心事啊！班長。』李金標苦笑了一下，搖搖頭；隨即伸手到褲襠裏捉出一個蠻大的白虱來，送到嘴邊咬碎了。

班長感到非常掃興，掉過頭來，又：

『黃文彬，你呢？』

『不，班長！』我說（我的嗓子是沙的），『猜拳不够味兒，讓我去把第三班的那幾個睡死鬼叫來……』我無力地舉起手中的洋瓷碗，驕傲地笑笑。

『鬼東西！』班長會意了。

這引誘力，的確大得怕人啊。在往常，誰還敢呢？當我一個一個去推醒那些睡死鬼的時候，祇要他們會意了我的手勢，沒有一個不笑嘻嘻的。他們會拚死拚活地爬起來，想什麼的，不想了；欲哭的，也不哭了；十多個人都抱着槍，跟着我圍上一個小小的圈兒，外加上那一羣不慣這玩意兒的看客。是啊，大家是要借此可以將目前的痛苦忘却呢！

『誰做實官呢？』

『不要鬧，』我說，『讓張班長來！』

場面最初是很小的。因爲在上火線的前一日，每個人發了兩塊錢的借支，陣地上沒有東西買，還留着，後來便漸漸地幹得大起來了。

銅板，光洋，飛着，滾着！……我們任情地說，任情地笑……

特務長走過來，我們笑着向他點點頭，邀他也參加一注；排長走過來，我們不理；最後，連長和值星官也都不放心地跑來了。

連長怪生氣的，他作出那趕雞鴨似的手勢，恨恨地釘着我們；值星官拿着皮鞭子在空中揮舞着，但不敢打下來。我們，似乎也越幹越有勁。誰理他呢？這個時候，我們是應該驕傲啊！互相對抗了一會，默然地；終於，連長輭下來了。他戰聲地向我們解說着：在火線上，這樣幹是太不應該的！營長和團長知道了，一定要責罰他，這無異是和他連長一個人作對！……加以，敵人時刻都在注意我們的陣地，幾十個人擠成一道，恰巧是給了敵人一個大大的目標！……

我們暫時停住了，都想趁這機會向他放肆反攻幾句，氣氣他；可是，誰都不願意先開口。等着正有人準備答話；突然——一顆巨大的砲彈飛過來，在離戰壕三四丈遠的荒場炸裂了！我們的心頭立時緊急着，連長接着便發瘋似地怒吼起來：

『還不散開！槍斃！不聽話！……』

大家一窩蜂似地散開了！我連忙偷偷地摸着那隻洋瓷碗，望張班長做了個鬼臉兒，提着槍，便

輕輕地爬到了戰壕的最深處。

二　襲擊

也許是在夜深的原故吧，不知道爲什麽，我們每個人的心裏，都覺得格外地悽惶。這時候，雙方的槍聲却沒有響了。月亮衝出那濃密的雲圍，黯然地，高高地籠罩着這荒涼的世界。那冲淡的遠山，那長空悲唳的孤雁，……露水，點滴地濕透了我們的心。子彈硌着我們的脊背，槍抱在懷中，想懵然入夢吧，可是，夢全是恐怖的，心靈已經嚇碎了！

很多人還睜開着眼睛，釘住着長天，而且，還能從那些變幻的雲朵裏，層層地，抄出來一些致人尋思的線索。祇有這個時候，才萬籟無聲，可以將思潮回溯得長遠。從孩提時代，從故鄉，從朋友，從日常生活中的苦痛，一直追憶到現在，又由現在推測到明天，到艱難險惡的來日……漸漸地，有些弟兄們的身子發抖了。

這，尤其是整天的惡戰所影響於我們的，使我們不得不惶悚。事實，這樣艱辛，非人的生活，一年半載……兩元錢！家中的娘，老婆，孩子，……我們的心頭的憂憤！何況，那些不幸的兄弟，那些血肉糢糊的幻影，還時刻會驚心動魄地，在我們的面前閃動起來；激昂地，悲痛地，勾引着我們的眼淚呢！

啊，夜啊！這荒涼，冷酷的夜啊！

是三更時候了吧，看月光的地位。官長們，輕輕地，神祕地傳誦着命令，將我們從幻念中驚醒。

揉揉眼睛，耗子似地提着槍，捲着那破碎的軍毯，偷偷爬出戰壕，輕悄地蠕動着。

最初，彎腰，快步，沿着一條草叢的小道跑過。露水洒遍着我們的下身，涼到腦頂，心中緊促到不能呼吸。到這一刹那間，我們誰都是小心地，惶恐地，凝注着我們的前路。命運，已經變成了一個膨脹過度的氣球，祇要偶一不愼，便有即時破滅的危險！

漸漸，漸漸，漸漸……由側方越過第一道防線，跟着偵探，尖兵和前衞，向目標移近一步，兩步地。有時候，大家都得把身子伏下來，將耳朵貼在地上，聽着；連呼吸都得小聲。一直要到詳細地知道了：前面並無敵人發現，才又繼續地蠕動，攀爬……

大約，離開我們第一道戰壕已經很遠了呢，可是我們却還沒有發現敵人。官長們注意了愼密的聯絡，又加厚了偵探兵……

我們重新地又被命令着匍匐在地上。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媽的！』我們的心靈抖戰着！

月亮西斜，看看欲被一陣濃雲吞沒；我們也就跟着不安地加上一層黯淡了。眼前的景物，會更加覺得朦朧，可怕！

『難道就露營在這裏了嗎？』是誰在哼，那聲音，比蚊子還細。

『是呀！』我更小聲地說，『又沒有看見敵人……』

還有人也正想接着談下去，可是，班長們已經個別地在傳誦官長的命令了。這回却是——

『準備！起來！迅速前進！……』

奔撲到一個小山底下，我們終於遇着了敵人。槍聲，砲聲……流彈像彗星拖着尾巴。

三　負傷後所見到的

當我清醒過來了，從樹林裏面鑽出來時，我已經瞧不見我們的大隊。秋陽和暖地爬上了樹頂，眼前的世界照耀得明明白白。我把裹腿撕下一塊來，忍痛地將血糊的左手包紮好，匆匆地便去追尋我們的部隊。

夜裏的印象，像一幅祇褪了一半色的慘痛的圖畫，開展在我的面前；一段是清晰的，一段却模糊了。我不知道我爲什麼會躲到林子裏去的。當戰鬥猛烈的時候，我還記得：我們的確是像打勝了。弟兄們死傷得很多。後來，似乎又追了一陣，我的手便是在那個時候帶花的。但，我爲什麼要躲到林子裏去呢？這似乎是一個謎！我不相信我的手痛得會把我的神經錯亂得那麼利害，我更不相信有鬼。然而，我把那進林子的動機忘記得乾乾淨淨，却又是眞的。

我輕了一輕彈帶，把槍倒掛在肩頭上，下意識地來回想着夜裏的事情。手指仍然痛得發戰，左手完全拖下來了；像有一把利刃從左臂上一直剖刺到我的心，我的眼淚都要流了出來。我咬緊着牙門，一步高一步低地走着。

遠遠地瞧不見一個人影子，曠野完全現出一種戰後的荒涼氣（比夜間還要利害些）。我隱約地尋覓着夜間的來路，我想能够找到一點什麼可堪紀念的戰後的痕跡，或者竟能在那些痕跡裏，推尋到

我們大隊的去向亦未可知。然而我的心思却是白費了；沿途除了偶然發現幾顆彈殼，三五堆稻草和一些殘餘的血漬，却什麼都沒有尋到。我知道，這個時候大隊一定去的很遠了，不是連死傷的都被擔架隊運救得乾乾淨淨了嗎？我不由的又後悔不該躲到林子裏躲那麼久的，弄得連問個訊都問不到。

漫無目的地，走一會又休息一會。偶然發現了一個小屋子，跑去一看，却又是空的。肚餓，口渴，差不多弄得頭昏眼花了。又好久好久，才在一個極爲人不注目的偏僻處，找到了一個蓄水的池塘。我連忙解下洋瓷碗，去瓢取了一碗水上來，慢吞吞地喝着。

『啊啊……喲！……』

微風從池塘的對面，吹過來一陣細微的悲切聲，把我嚇了一跳。我急忙繫好碗，兜了一個圈子，跑到那發出聲音的地方——

一個渾身沾滿泥土和血漬的人，仆臥在地下。

『喂，喂！你，誰呀？』我說。

『啊啊……喲！……』

『不能作聲了嗎？』我彎腰下去，伸開右手扳着他的肩膀，脚勾着他的腰下，用力地替他轉了一個翻身。

『啊啊……喲！……』

我再低頭去端詳他胸前的番號，却原來是敵人部隊裏的馬夫，胸前和腿子都穿了個洞。

『你怎麼弄的呢？……』

『我，我……救，救！……水，水……』

『你要吃水嗎？……』

『救，救……』聲音又漸漸地低下去了。

後來，我用了各種各樣的方法，知道了他也是昨晚帶花的，因爲傷不到要害，所以還不曾死。他忍不住痛，他口渴得要命，他拚命地爬到了這池塘邊，想撈一點水喝，却不提防痛昏了，仆轉去爬不轉來。現在，他要求我救救他，他說：他家中還有五六十歲的老母……

一個人無論傷病到什麼程度，明明知道已經沒有救藥了，却還是貪生的。我對馬夫起了不可抑止的同情的悲感。但是，我有什麼辦法呢？在這荒凉的曠野，擔架隊已經不見了蹤跡。我沉思了一會兒，突然，一種殘忍的，毒惡的心理，激盪了我的靈魂。我想把他推到水裏去！或者再補上一槍，把他結果了，免得延長苦痛！……然而，我終於沒有那樣做，因爲我的手脚會不知不覺地發着酸。

『好吧，你再等一等啊！我去多叫幾個人來……』

『修，修……好！……』他感激地點點頭，流出了最後的一滴眼淚！

我倉皇失措地，像離開了一場大禍，頭也不回，就翻身逃跑了，似乎後面還有人在追着。沿路上，我望着我那隻還在不住疼痛的左手，心中不覺得又是一陣驚悸！

然而，『我今天到什麼地方去落脚呢？』一想到這裏，便又立刻慌亂起來，把那垂危的馬夫的印象淡忘了。

當我被那四五個民團解除了武裝，用繩子縛住的時候，我的心，反而覺得泰然起來了。我知道，同他們去，無論如何一頓飯是少不了要給我吃的，說不定還有香烟抽，還可以好好地睡他媽的一覺。四五個人中間，祇有一個年紀比較很大了的瘦長子和我最說得來。他肩挨肩地伴着我走着。他說：並不是他們弟兄幾個故意地要和我爲難，他們實在是奉了民團局的命令。他們從五更時候起，一百多人分途在這戰區裏，搜查了不少的潰兵，和運救傷亡者。這老傢伙有一口道地的湖南話，所以和我越說越帶勁。

我告訴了他們負傷後落伍的一切情況，並且還說到了在池塘邊見到的那個馬夫，要求他們去營救。我又說我的肚皮餓得十分利害了，跟他們去是不是可以飽吃一餐？他們都笑着。

『把我們都捉到你們局裏去怎麼辦呢？』

『不知道啊！大約還是送你們回隊吧。』

『回隊？』我似乎有些不安了，雖然我也還想回隊去，但我却吃不住那沉重的苦頭。實在的，我對這千辛萬苦的部隊生活，漸漸地有些動搖起來了，不過我此時還沒有找到一條能比部隊生活良好的出路。

我和他們又談了一些其他的物事，特別是關於他們民團的生活的。他們似乎也對於他們的生活感到厭倦，但那不過是十分模糊的一點兒意思而已。主要的是他們也和我一樣，不能找到其他的生

活，做一日和尙撞一日鐘，何況做民團還比較在部隊裏生活安穩。民團局設在一個小鄉鎭的關帝廟裏，那裏面已經收容了二十來個傷兵潰兵，有敵人，也有我們自家的兄弟。

我一進去，便看見了兩個熟人——張班長和一個姓林的號目。

『你也帶花了嗎，班長？』

『不，我是在夜間落伍的。老林，他傷了腿子。』

我便從他和老林的口中，得到了一點關於部隊的消息：是敵人退了，我們跟着追上去，已經很遠很遠了。

無聊地躺着，喝着，那民團局長却不敢苛待我們。第三天，便傳命令招集我們訓話了。毫無血色的臉，說一句話打一個呵欠：

『……你們弟兄，是很辛苦的，我知道。……大家都是替國家出力……譬如說：我當局長，我，我也是蠻辛苦的……嗯！嗯！……』停了一會，打過一個長長的呵欠，用耗子似的眼光望望我們，又：『受傷的弟兄，我可以送你們到後方醫院裏去……不會受傷的，明天，一齊都遣回你們的部隊！嗯！嗯！……』

『報告局長！我們不願意回部隊！』

『誰呀？』

『我！我叫黃文彬，我是前天被你們捉來的。』

『我也不願意回去！』張班長附和了，他是因爲沒有負傷，怕回去的時候，官長們會無理地捉住他做逃兵辦。

『好的，不願意回去的都站出來！』

我們，一共有五個人：張班長，我，還有三個不認識的兄弟。老林不能走動，祇好隨便他們。

『你們爲什麼不願意呢？』

『沒有爲什麼！』那另外的三個弟兄說，『我們要回家！』

『好的，你們去吧！』局長把手一揮，不高與地走進後院去了。

『那麼，我們的槍呢？』

『什麼槍？滾！……把槍交給你們去當土匪嗎？』

五個人，氣憤憤地被幾個兇惡的民團，趕出了那關帝廟的大門，踏上那艱難的，渺茫的前路。

『沒有了槍，哪裏去呢？』張班長有點慌張了。

『不要緊！』我說，『祇要有活命，還怕沒有飯吃！』

張班長點點頭，表示了無限的勇氣。鄭重地和那三個同一命運的弟兄道別之後，便開始了我們那漫無止境的流亡。

古渡頭

太陽漸漸地隱沒到樹林中去了，晚霞散射着一片凌亂的光輝，映到茫無際涯的淡綠的湖上，現出各種各樣的彩色來。微風波動着縐紋似的浪頭，輕輕地吻着沙岸。

破爛不堪的老渡船，橫在枯楊的下面。渡夫戴着一頂尖頭的斗笠，彎着腰，在那裏洗刷一葉斷片的船篷。

我輕輕地踏到他的船上，他抬起頭來，帶血色的昏花的眼睛，望着我大聲地生氣地說道：

『過湖嗎，小伙子？』

『唔，』我放下包袱，『是的。』

『那麼，要等到天明囉。』他又彎腰做事去了。

『爲什麼呢？』我茫然地。

『爲什麼，小伙子，出門簡直不懂規矩的。』

『我多給你些錢不能嗎？』

『錢？你有多少錢呢？』他的聲音來得更加響亮了，教訓似地。他重新站起來，抛掉破篷子，把斗笠脫在手中，立時現出了白雪般的頭髮。『年紀輕輕，開口就是「錢」，有錢就命都不要了嗎？』

我不由的暗自吃了一驚。

他從艙裏拿出一根烟管，用粗糙的滿是青筋的手指燃着火柴。眼睛越加顯得細小，而且昏黑。

『告訴你，』他說，『出門要學一點乖！這年頭，你這樣小的年紀……』他飽飽地吸足着一口烟，又接着：『看你的樣子也不是一個老出門的。哪裏來呀？』

『從軍隊裏回來。』

『軍隊裏？……』他又停了一停：『是當兵的吧，爲什麼又跑開來呢？』

『我是請長假的。我的媽病了。』

『唔！……』

兩個人都沉默了一會兒，他把烟管在船頭上磕了兩磕，接着又燃第二口。

夜色蒼茫地侵襲着我們的周圍，浪頭盪出了微微的合拍的呼嘯。我們差不多已經對面瞧不清臉膛了。我的心裏偷偷地發急，不知道這老頭子到底要玩個什麼花頭。於是，我說：

『既然不開船，老頭子，就讓我回到岸上去找店家吧！』

『店家，』老頭子用鼻子哼着。『年輕人到底是不知事的。回到岸上去還不同過湖一樣的危險嗎？到連頭鎮去還要退回七里路。唉！年輕人……就在我這船中過一宵吧。』

他擦着一根火柴把我引到船艘後頭，給了我一個兩尺多寬的地位。好在天氣和暖，還不致於十分受凍。

當他再擦火柴吸上了第三口烟的時候，他的聲音已經比較地和緩得多了。我睡着，一面細細地

聽着孤雁唳過寂靜的長空，一面又留心他和我所談的一些江湖上的情形，和出門人的祕訣。

『……就算你有錢吧，小伙子，你也不應當說出來的。這湖上有多少歹人啊！我在這裏已經架了四十年船了……我要不是看見你還有點孝心，唔，一點孝心……你家中還有幾多兄弟呢？』

『祇有我一個人。』

『一個人，唉！』他不知不覺地嘆了一聲氣。

『你有兒子嗎，老爹？』我問。

『兒子！唔，……』他的喉嚨哽住着。『有，一個孫兒……』

『一個孫兒，那麼，好福氣啦。』

『好福氣？』他突然地又生起氣來了。『你這小東西是不是駡人呢？』

『駡人？』我的心裏又茫然了一回。

『告訴你，』他氣憤地說，『年輕人是不應該譏笑老人家的。你曉得我的兒子不回來了嗎？哼！……』欷歔，他又不知道怎麼的，接連嘆了幾聲氣，低聲地說：『唔，也許是你不知道的。你，外鄉人……』

他慢慢地爬到我的面前，把第四根火柴擦着的時候，已經沒有烟了，他的額角上，有一根一根的紫色的橫筋在凸動。他把烟管和火柴向艙中一摔，周圍即刻又黑暗起來……

『唉！小伙子啊！』聽聲音，他大概已經是很感傷了。『我告訴你吧，要不是你還有點孝心，唔！……我是歡喜你這樣的孝順的孩子的。是的，你的媽媽一定比我還歡喜你，要是在病中看見你

這樣遠跑回去。祇是，我呢？唔，……我，我有一個桂兒……

『你知道嗎？小伙子，我的桂兒，他比你還大得多呀！……是的，比你大得多。你怕不認識他吧？啊你，外鄉人……我把他養到你這樣大，這樣大，我靠他給我賺飯吃呀！……』

『他現在呢？』我不能按耐地問。

『現在，唔，你聽呀！……那個時候，我們爺兒兩同架着這條船。我，我給他收了個媳婦……小伙子，你大概還沒有過媳婦兒吧。唔，他們，他們是快樂的！我，我是快樂的！……』

『他們呢？』

『他們？唔，你聽呀！……那一年，那一年，北佬來，你知道了嗎？北佬是打了敗仗的，從我們這裏過身，我的桂兒，……小伙子，擄伕子你大概也是擄過的吧，我的桂兒給北佬兵拉着，要他做伕子。桂兒，他不肯，臉上一拳！我，我不肯，臉上一拳！……小伙子，你做過這些個喪天良的事情嗎？……

『是的，我還有媳婦。可是，小伙子，你應當知道，媳婦是不能同公公住在一起的。等了一天，桂兒不回來；等了十天，桂兒不回來；等了一個月，桂兒不回來……

『我的媳婦給她娘家接去了。

『我沒有了桂兒，我沒有了媳婦……小伙子，你知道嗎？你也是有爹媽的……我等了八個月，我的媳婦生了一個孫兒，我要去抱回來，媳婦不肯。她說：「等你兒子回來時，我也回來。」

『小伙子！你看，我等了一年，我又等了兩年，三年……我的媳婦改嫁給賣肉的朱鬍子了，我

的孫子長大了。可是，我看不見我的桂兒，我的孫子他們不肯給我……他們說：「等你有了錢，我們一定將孫子給你送回來。」可是，小伙子，我得有錢呀！……

『是的，六年了，算到今年，小伙子，我沒有作過喪天良的事，譬如說，今天晚上我不肯送你過湖去……但是，天老爺的眼睛是看不見我的，我，我得找錢……

『結冰，落雪，我得過湖；刮風，落雨，我得過湖……

『年成荒，捐重，湖裏的匪多，過湖的人少，但是，我得找錢……

『小伙子，你是有爹媽的人，你將來也得做爹媽的，你老了，你也得要兒子養你的，……可是人家連我的孩子都不給我……

『我歡喜你，唔，小伙子！要是你眞的有孝心，你是有好處的，像我，我一定得死在這湖中。我沒有錢，我尋不到我的桂兒，我的孫子不認識我，沒有人替我做墳，沒有人給我燒錢紙……我說，我沒有喪過天良，可是天老爺他不向我睜開眼睛……』

他逐漸地說得悲哀起來，他終於哭了。他不住地把船篷弄得呱啦呱啦地響；他的脚在船艙邊下力地蹬着。可是，我尋不出來一句能够勸慰他的話，我的心頭像給什麼東西塞得緊緊的。

『就是這樣的，小伙子，你看，我還有什麼好的想頭呢？——』

外面風浪漸漸地大了起來，我的心頭也塞得更緊更緊了。我拿什麼話來安慰他呢？這老年的不幸者——

我翻來覆去地睡不着，他翻來覆去地睡不着。我想說話，沒有說話；他想說話，他已經說不出

來了。

外面越是黑暗，風浪就越加大得怕人。

停了很久，他突然又大大地嘆了一聲氣：

『唉！索性再大些吧！把船翻了，免得久延在這世界上受活磨！——』以後便沒有再聽到他的聲音了。

可是，第二天，又是一般的微風，細雨。太陽還沒有出來，他就把我叫起了。

他仍舊同我昨天上船時一樣，他的臉上絲毫看不出一點異樣的表情來，好像昨夜間的事情，全都忘記了。

我目不轉睛地瞧着他。

『有什麼東西好瞧呢？小伙子！過了湖，你還要趕你的路程呀！』

『要不要再等人呢？』

『等誰呀？怕祇有鬼來了。』

離開渡口，因爲是走順風，他就搭上櫓，扯起破碎風篷來。他獨自坐在船艄上，毫無表情地捋着雪白的鬍子，任情地高聲地朗唱着：

我住在這古渡的前頭六十年。

我不管地，也不管天，

我憑良心吃飯，我靠氣力賺錢！

有錢的人我不愛，無錢的人我不憐！

……………

……………

岳陽樓

諸事完畢了，我和另一個同伴由車站雇了兩部洋車，拉到我們一向所景慕的岳陽樓下。然而不巧得很，岳陽樓上恰恰駐了大兵，『遊人免進』。我們祗得由一個車夫的指引，跨上那岳陽樓隔壁的一座茶樓，算是作爲臨時的替代。

心裏總有幾分不甘。茶博士送上兩碗頂上的君山茶，我們接着沒有回話。之後才由我那同伴發出來一個這樣的議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們不如和那裏面的駐兵去交涉交涉！』

由茶樓的側門穿過去就是岳陽樓。我們很謙恭地向駐兵們說了很多好話，結果是：不行！

心裏更加不樂，不樂中間還帶了一些兒憤慨的成分，悶悶地然而又發不出脾氣來。這時候我們祗好站在城樓邊，順着茶博士的手所指着的方向，像看電影畫面裏的遠景似地，概略地去領略了一點兒『古蹟』的皮毛。我們知道了那兵舍的背面有一塊很大的木板，木板上刻着的字兒就是傳誦千古的『岳陽樓記』。我們知道了那懸着一塊『官長室』的小牌兒的樓上就是岳陽樓。那裏面還有很多很多古今名人的扁額，那裏面還有純陽祖師的聖像和白鶴童子的仙顏，那裏面還有——據說是很多很多，可是我們一樣都不能看到。

『何必呢？』我的同伴有點不耐煩了，『既然逛不痛快，到不如回到茶樓上去看看山水爲佳！』

我點了點頭。茶博士這才笑嘻嘻地替我們換上兩壺熱茶，又加上點心和瓜子，把坐位移近到茶樓邊上。

湖，的確是太美麗了：淡綠微漪的秋水，遼闊的天際，再加上那遠遠豎立在水面的君山，一望簡直可以連人們的俗氣都洗個乾淨。小艇兒鴨子似地浮盪着，像沒有主宰；樓下穿織着的漁船，遠帆的隱沒，處處都欲把人們吸入到圖畫裏去似的。我不禁與高采烈起來了：『啊啊，難怪詩人們都要做山林隱士，要是我也能在這裏做一個優游水上的漁民，那才安逸啊。』回頭，我望着茶博士羡慕似地笑道：

『喂！你們才快活啦！』

『快活？先生？』茶博士莫明其妙地吃了一驚，苦笑着。

『是呀！這樣明媚的湖山，你們還不快活嗎？』

『快活！先生，唉！……』茶博士又愁着臉兒搖了搖頭，半晌沒有下文回答。

我的心中却有點兒生氣了。也許是這傢伙故意來掃我的興的吧，不由的追問了他一句：『爲什麼不快活呢？』

『唉！先生，依你看也許是快活的啊！……』

『爲什麼呢？』

『這年頭，唉！先生，你不知道呢！』茶博士走近前來：『光是這岳陽樓下，唉！不像從前了啊！先生，你看那個地方就差不多每天都有人來上吊的！』他指那懸掛在城樓邊的那一根横木。『三更

半夜，架着小船兒，輕輕靠到那下面，用一根繩子……唉！一年到頭不知道有多少啊！還有跳水的，……』

『爲什麼呢？』

『爲什麼！先生，吃的，穿的，天災，水旱，兵，魚和稻又賣不出錢，捐稅又重！……』看他的樣子像欲哭。

『那麼，你爲什麼也不快活呢？』

『我，唉！先生，沒有飯吃，跑來做堂倌，偏偏又遇着老闆的生意不好！……』

『啊——』我長長地答了一聲。

接着，他又告訴了我許多許多。他說：這岳陽樓的風水很多年前就壞了，現在已經不能够保佑岳州的人了，無論是種田，做生意，打魚，開茶館，……沒有一個能够享福賺錢的。純陽祖師也不來了，到處都是死路了。湖裏的强盜一天一天加多，來往的客商都不敢從這兒經過，尤其是遊君山和遊岳陽樓的，年來差不多快要絕蹤。况且，兩個地方都還駐紮着有軍隊……

我半晌沒有回話。一盆冷水似地，把我的興致都潑滅完了。我從隱士和漁民的幻夢裏清醒過來，頭不住地一陣陣往下面沉落！我低頭再望望那根城樓上的橫木，望望那些漁船，望望水，望望君山，我的眼睛會不知不覺地起着變化，變化得糢裏糢糊起來，黑暗起來，美麗的湖山全部幻滅了。

我不由的引起一種內心的驚悸！

之後，我催促着我的同伴快些會過賬，像戰場上的逃兵似地，我便首先爬下了茶樓，頭也不回

地，就我尋着原來的路道跑去。

一路上，我不敢再回想那茶博士所說的那些話。我覺得我非常慶幸，我還沒有眞正地做一個岳陽樓下的漁民。至少，在今天，我還能够比那班漁民們多苟安幾日。

長江輪上

深夜，我睡得正濃的時候，母親突然將我叫醒：

『漢生，你看！什麼東西在叫？……我剛剛從船後的女茅房裏回來……』

我拖着鞋子。茶房們死猪似地橫七橫八地倒在地上，打着沉濁的鼾聲。連守夜的一個都靠着艙門睡着了。別的乘客們也都睡了，祇有兩個還在抽鴉片，交談着一些令人聽不分明的，瑣細的話語。

江風呼嘯着。天上的繁星穿鑽着一片片的濃厚的烏雲。浪濤瘋狂地打到甲板上，拚命似地，隨同泡沫的飛濺，發出一種沉銳的，創痛的呼號！母親畏縮着身子，走到船後時，她指着女廁所的黑暗的角落說：

『那裏！就在那裏……那裏角落裏！有點什麼聲音的……』

『去叫一個茶房來？』我說。

『不！你去看看，不會有鬼的……是一個人也不一定……』

我靠着甲板的鐵欄杆，將頭伸過去，就有一陣斷續的悽苦的嗚咽聲，從下方，從浪花的飛濺裏，飄傳過來：

『啊喲……啊啊喲……』

『過去呀！你再過去一點聽聽看！』母親推着我的身子，關心地說。

『是一個人，一個女人！』我斷然回答着。『她大概是用繩子吊在那裏的，那根橫着的鐵棍子下面……』

一十五分鐘之後，我遵着母親的命令，單獨地，祕密而且冒險地救起了那一個受難的女人。她是一個大肚子，一個四十歲上下的鄉下婦人。她的兩腋和胸部都差不多給帶子吊腫了。當母親將她拉到女廁所門前的昏暗的燈光下，去盤問她的時候，她便睒着一雙長着蘿蔔花瘤子的小眼，惶懼地，幽幽地哭了起來。

『不要哭呢！蠢人！給茶房聽見了該死的……』母親安慰地，告誡地說。

她開始了訴述她的身世，悲切而且簡單：因爲鄉下鬧災荒，她拖着大肚子，想同丈夫和孩子們從漢口再逃到蕪湖去，那裏有她的什麼親戚。沒有船票，丈夫孩子們在開船時都給茶房趕上岸了，她偷偷地吊在那裏，因爲是夜晚，才不曾被人發覺……

朝我，母親悠長地嘆了一口氣說：

『兩條性命啊！幾乎……祇要帶子一斷……』回頭再對着她：『你暫時在這茅房裏藏一藏吧，天就要亮了。我們可以替你給賬房去說說好話，也許能把你帶到蕪湖的……』

我們仍舊回到艙中去睡了。母親好久還在嘆氣呢！……但是，天剛剛一發白，茶房們就哇啦哇啦地鬧了起來！

『漢生！你來！他們要將她打死哩！……』母親急急地跺着脚，扯着我的耳朶。她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爬起來了。

『誰呀？』我睡意朦朧地，含糊地說。

『那個大肚子女人！昨晚救起來的那個！……茶房在打哩！……』

我們急急地趕到船後，那裏已經給一大羣早起的客人圍住着。一個架着眼鏡披睡衣的瘦削的賬房先生站在中央，安閑地咬着烟捲，指揮着茶房們的拷問。大肚子女人彎着腰，戰慄地縮成一團，從散披着的頭髮間晶晶地溢出血液。旁觀者的搭客，大抵都像看着把戲似的，覺得頗爲開心；祇有很少數表示了『愛莫能助』似的同情，在搖頭，吁氣！

我們擠到人叢中了，母親牢牢地跟在我的後面。一個拿着棍子的歪眼的茶房，向我們裝出了不耐煩的臉相。別的一個，痲臉的，兇惡的傢伙，睜着狗一般的黃眼睛，請示似地，向賬房先生看了一眼，便衝到大肚子的戰慄的身子旁邊，狠狠地一脚——

那女人尖銳地叫了一聲，打了一個滾，四肢立刻伸開來，挺直在地上！

『不買票敢坐我們外國人的船，你這爛汚貨！……』他趕上前來加駡着，儼然自己原就是外國人似的。

母親急了！她擠出去拉住着痲子，怕他踢第二脚；一面却抗議似地責問道：

『你爲什麼打她呢？這樣兇！……你不曾看見她的懷着小孩的肚子嗎？』

『不出錢好坐我們外國人的船嗎？』痲子滿面紅星地反問母親；一面瞅着他的賬房先生的臉相。

『那麼，不過是——錢嘍……』

『嗯！錢！……』另外一個茶房加重地說。

母親沉思了一下，沒有來得及想出來對付的辦法，那個女人便在地上大聲地呻吟了起來！一部份的看客，也立時開始了驚疑的，緊急的議論。但那個拿棍子的茶房却高高地舉起了棍子，企圖繼續地撲打下來。

母親橫衝去將茶房攔着，並且走近那個女人的身邊，用了絕大的憐憫底眼光，看定她的大肚子。突然地，她停住了呻吟，渾身痙攣地縮成一團，眼睛突出，牙齒緊咬着下唇，喊起肚子痛來了！母親慌張地彎着腰，蹲了下去，用手替她在肚子上慢慢地，一陣陣地，撫摸起來。並且，因了過度的憤怒的緣故，大聲地罵詈着殘暴的茶房，替她喊出了危險的，臨盆的徵候！

看客們都紛紛地退後了。賬房先生嫌惡地，狠狠地唾了一口，也趕緊走開了。茶房們因爲不得要領，狗一般地跟着，回罵着一些汚穢的惡語，一直退進到自己的艙房。

我也轉身要走了，但母親將我叫住着，吩咐立即到自己的舖位子上去，扯下那床黃色的毯子來；並且借一把剪刀和一根細麻繩子。

我去了，忽忙地穿過那些探奇的，紛紛議論的人羣，拿着東西回來的時候，母親已經解下那個女人的下身了。地上橫流着一大灘穢水。她的嘴唇被牙齒咬得出血，額角上冒出着豆大的汗珠，全身痛苦地，艱難地掙扎着！她一看見我，就羞慚地將臉轉過去，兩手亂搖！但是，立時間，一個細小的紅色的嬰兒，穢血淋漓地鑽出來了！在地上跌了一個翻身，哇哇地哭訴着她那不可知的命

運！

我連忙轉過身去。母親費力地喘着氣，約有五六分鐘久，才將一個血淋淋的胎衣接了出來，從我的左側方拋到江心底深處。

『完全打下來的！』母親氣憤地舉着一雙血污的手對我說，『他們都是一些兇惡的强盜！……那個胎兒簡直小得帶不活，而他們還在等着向她要船錢！』

『那麼怎麼辦呢？』

『救人要救澈！……』母親用了毅然地，慈善家似地口吻說。『你去替我要一盆水來，讓我先將小孩洗好了再想辦法……』

太陽已經從江左的山岸中爬上來一丈多高了。江風緩和地吹着，完全失掉了牠那夜間的狂暴的力量。從遙遠的，江流的右岸底尖端，緩緩地爬過來了一條大城市底尾巴的輪廓。

母親慈悲相地將孩子包好，送到產婦的身邊，一邊用毯子蓋着，一邊對她說：

『快到九江了，你好好地看着這孩子……恭喜你啊！是一個好看的小姑娘哩！……我們就去替你想辦法的。……』

產婦似乎淸醒了一些，睜開着悽涼的蘿蔔花的眼睛，感激地流出了兩行眼淚。

在統艙和房艙裏(但不能跑到官艙間去)，母親用了眞正的慈善家似的臉相，叫我端着一個盤子，同着她向搭客們普遍地募起捐來。然而，結果是大失所望。除了一兩個人肯丟下一張當一角或兩角的鈔票以外，剩下來的僅僅是一些銅元；一數，不少不多，剛剛合得上大洋一元三角。

母親深沉地嘆着氣說：『做好事的人怎麼這樣少啊！』從幾層的紙包裏，找出自己僅僅多餘的一元錢來，湊了上去。

『快到九江了！』母親再次走到船後，將銅板，角票和洋錢揑在手中，對產婦說：『這裏是二元多錢，你可以收藏一點，等等賬房先生來時你自己再對他說，給他少一點，求他將你帶到蕪湖！……當然，』母親又補上去一句：『我也可以替你幫忙說一說的……』

產婦勉强地掙起半邊身子，流着眼淚，伸手戰慄地接着錢鈔，放在毯子下。但是，母親却突然地望着那掀起的毯子角落，大聲地呼叫了起來：

『怎麽！你的孩子？……』

那女人慌張而且惶懼地一言不發，讓眼淚一滴趕一滴地順着腮邊跑將下來，沉重地打落在毯子上。

『你不是將她抛了嗎？你這狠心的女人！』

『我，我，我……』她嚅嚅地，悲傷地低着頭，終於什麼都說不出。

母親好久好久地站立着，眼睛釘着江岸，釘着那緩緩地爬過來的，九江的繁華底街市而不作聲。浪花在船底哭泣着，翻騰着！——不知道從哪一個泡沫裏，捲去了那一個無辜的，纖弱的靈魂！……

『觀世音娘娘啊！我的天啊！一條性命啊！……』

茶房們又跑來了，這一回是奉了賬房先生的命令，要將她趕上岸去的。他們兩個人不說情由地將她拖着，一個人替她捲着我們給她的那條弄滿血污的毯子。

船停了。

母親的全部慈善事業完全落了空。當她望着茶房們一面拖着那產婦抛上岸去，一面拾着地上流落的銅板和洋錢的時候，她幾乎哭了起來。

夜雨飄流的回憶

一　天心閣的小客棧裏

十六年——一九二七——底冬初十月，因爲父親和姊姊的遭難，我單身從故鄉流亡出來，到長沙天心閣側面的一家小客棧中搭住了。那時我的心境底悲傷和憤慨，是很難形容得出來的。因爲貪圖便宜，客棧底主人便給了我一間非常陰黯的，潮霉的屋子。那屋子後面的窗門，靠着天心閣的城垣，終年不能望見一絲天空和日月。我一進去，就像埋在活的墓場中似的，一連埋八個整天。

天老下着雨。因爲不能出去，除吃飯外，我就祇能終天地伴着一盞小洋油燈過日子。窗外的雨點，從古舊的城牆磚上滴下來，均勻地敲打着。狂風呼嘯着，盤旋着，不時從城牆的狹巷裏偷偷地爬進來，使室內更加增加了陰森，寒冷的氣息。

一到夜間，我就幾乎驚懼得不能成夢。我記得最厲害的是第七夜——那剛剛是我父親死難的百日（也許還是什麼其他的鄉俗節氣吧），通宵我都不曾合一合眼睛。我望着燈光的一跳一跳底火燄，聽着隔壁的鐘聲，呼吸着那刺心的，陰寒的空氣，心中戰慄着！並且想着父親和姊姊臨難時的悲慘底情形，我不知道如何是好！……而尤其是——自己的路途呢？交岔着在我的面前的，應該走哪一條呢？……母親呢？……其他的家中人又都飄流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窗外的狹巷中的風雨，趁着夜的沉靜而更加瘋狂起來。燈光從垂死的掙扎中搖擺着，放射着最後的一線光芒，而終於幻滅了！屋子裏突然地伸手看不見自己的拳頭。

我偸偸地爬起來了，摸着穿着鞋子，傷心地在黑暗中來回地走動着。一陣沙聲的，戰慄的夜底叫賣，夾雜於風雨聲中，波傳過來了。聽着——那就像一種耐不住饑寒的凄苦的創痛底哀號一般。

『結——麻花——哪！……』

『油炸——豆——腐啊！……』

隨後，我站着靠着床邊，懷着一種哀憐的，焦灼的心情，聽了一會。突然地，我的隔壁一家藥店，又開始喧騰起來了！

時鐘高聲地敲了一下。

我不能忍耐地再躺將下來，橫身將被窩蒙住着。我想，我或者已經得了病了。因爲我的頭痛得厲害，而且還看屋子裏有許多燦爛的金光！

隔壁的人聲漸漸地由喧騰而鼎沸！鐘聲，風雨的呼聲和夜的叫賣，都被他的喧聲遮攔着。我打了一個翻身，閉上眼睛，耳朵便更加聽得淸楚了。

『拍！嗚哀哀——嗚哀哀——拍——拍……』

一種突然地鞭聲和畜類底悲鳴將我驚悸着！我想，人們一定是在鞭趕一頭畜生工作或進牢籠吧！然而我錯了，那鞭聲並不祇一聲兩聲，而悲鳴也漸漸地變成銳聲的號叫！

黑暗的，陰森的空氣，驟然緊張了起來。人們的粗暴而兇殘的叫駡和鞭撻，騾子（那時候我不

知道是怎樣地確定那被打的是一頭騾子）的垂死的掙扎和哀號，一陣陣地，都由風聲中傳開去。

全客棧的人們大都驚醒了，發出一種喃喃的夢囈似的罵詈。有的已經爬起來，不安地在室中來回地走動！……

我死死地用被窩包蒙着頭顱，很久很久，一直到這些聲音都逐漸地消沉之後。於是，舊有的焦愁和悲憤，又都從新湧了上來。房子裏——黑暗；外邊——黑暗！騾子大概已經被他們鞭死了。而風雨却仍然在悲號，流眼淚！……我深深地感到：展開在我的面前的艱難底前路，就恰如這黑暗的怕人的長夜一般：馬上，我就要變成——甚至還不如——一個飢寒無歸宿的，深宵的叫賣者，或者一頭無代價的犧牲的騾子。要是自己不馬上振作起來，不迅速地提起向人生搏戰的巨大的勇氣——從這黑暗的長夜中衝鋒出去，我將會得到一個怎樣的結果呢？

父親和姊姊臨難時的悲慘的情形，又從新顯現出來了。從窗外的狹巷的雨聲之中，透過來了一絲絲黎明的光亮。我沉痛地咬着牙關地想，並且決定：

『天明，我就要離開這裏——這黑暗的陰森的長夜！並且要提起更大的勇氣來，搏戰地，去踏上父親和姊姊們曾經走過的艱難底棘途，去追尋和開拓那新的光明的路道！……』

二 在南京

一九二八年十月八日，船泊下關，已經是晚上九點多鐘了。

抱了什麼苦都願意吃，什麼禍都不怕的精神，提着一個小籃子，夾在人叢中間，擠到岸沿去。

馬路上刮着一陣陣的旋風，細微的雨點撲打着街燈底黃黃的光線。兩旁的店面有好些都已經關門安歇了。馬車夫和東洋車夫不時從黑角落裏發出一種冷得發啞了的招呼聲。

我縮着頭，跟着一大夥進城的東洋車和馬車的背後，緊緊地奔跑着，因爲我不識路，而且還聽說過了十點鐘就要關城門。我的鞋子很滑，跑起來常常使我失掉重心，而幾乎跌倒。雨滴落到頸窩裏，和汗珠溶成一道，一直流到脊樑。我喘着氣，並且全身都忍耐着一陣濕熱的煎熬。

『站住！……到哪裏去的？』

前面的馬車和東洋車都在城門前停住了。斜地裏閃出來一排肩着長槍的巡兵，對他們吆喝着。並且有一個走近來，用手電筒照一照我的籃子，問。

我慌着說：由湖南來，到城裏去找同鄉的。身邊祇有這隻籃子……

馬車和東洋車都通行了。我却足足地被他們盤問了十多分鐘才放進去。

穿過黑暗的城門孔道，便是一條傾斜的馬路。風刮得更加狂大起來，雨點已經濕透到我的胸襟上來了。因爲初次到這裏而且又無目的的原故，我不能不在馬路中間停一停，希圖找尋一個可能暫時安歇的地方。籃子裏祇有十四個銅元了。我朝四圍打望着：已經沒有行人和開着的店面。路燈彎彎地沒入在一團黑魆魆的樹叢中。

我不禁低低地感嘆着。

後面偶爾飛來一兩乘汽車，濺得我滿身泥穢。我祇能隨着燈光和大路，彎曲地，蹣跚地走着。漸漸地冷靜得連路旁都看不見人家了。每一個轉彎的陰黯的角落，都站着有揹槍的哨兵，他們將身

子完全包藏在雨衣裏，有幾處哨兵是將我叫住了，盤問一通才放我走的。我從他們的口裏得知了到熱鬧的街道，還有很多很多路。並且馬上將宣佈戒嚴，不能再讓行人過了。

就在一個寫着『三牌樓』的橫牌的路口上，我被他們停止了前進和後退。馬路的兩旁都是濃密的竹林，被狂風和大雨撲打得嗡嗡地響。我的脚步一停頓，身子便冷到戰慄起來！

『我怎麼樣呢？停在這裏嗎？朋友？……』我朝那個停止我前進的，包藏在雨衣裏面的哨兵問着。那哨兵朝背後的竹林中用一枝手電筒指了一下。

『那中間……』他沙聲地，好像並不是對着我似地說。『有一個茅棚子，你可以去歇一歇的。一到天明——當然，你便好走動了……』

我順着他的電光，不安地，惶懼地鑽進林子中間去，不十餘步，便眞有一個停放着幾副棺材的茅棚子。路燈從竹林的空隙中，斜透過雨絲來，微微地閃映着，使我還能胆壯地分辨得出棺材的位置和棚子的大小。

我走進去，從中就昇起了一陣腐敗的泥濘的氣味。棚子已經有好幾處破漏了。我靠着一口漆黑的棺木的旁邊，戰慄地解開我的濕淋淋的衣服。不知道怎樣的，每當我害怕和饑寒到了極度的時候，心中倒反而泰然起來了。我從容地從籃子裏取出一件還不曾浸濕的小棉衣來，將上身的短的濕衣更換着。

路燈從竹林和雨絲中間映出來層層的影幻。我將頭微微靠到棺材上。思想——一陣陣的傷心的思想，就好像一團生角的，多毛的東西似的，不住地祇在我的心潮中翻來覆去：

『故鄉！……黑暗的天空……風和雨！……父親和姊姊的深沉底仇恨！……自家的苦難的，光明的前路！……哨兵，手電，……棺材和那怕人的，不知名姓的尸身！……』

這一夜——苦難的傷心的一夜，我就從不曾微微地合一合眼睛，一直到竹林的背後，透過了一線漠淡的黎明底光亮來時。

我怎樣與文學發生關係

我是一個不懂文學的人，然而，我又怎樣與文學發生了關係的呢？當我收到『我與文學』這樣一個徵文的題目的時候，我眞的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說起啊！

童年時代，我是一個小官吏家中的獨生嬌子。在爸媽的溺愛之下，我差不多完全與現實社會脫離了關係。我不知米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我不知道這世界有多大；我更不知道除了我的爸媽之外，世界上還有着許多許多我所不認識的人，還有着許多許多我所不會看到的鬼怪。

六歲就進了小學。在落雨不去上學，發風不去上學，出大太陽又怕晒了皮膚的條件之下，一年又一年地我終於混得了一張小學畢業的文憑。

進中學已經十二歲了。這是我最値得紀念的，開始和我的爸媽離開的一日。中學校離我的故鄉約二百里路程，使我不得不在校中住宿。爲了孤獨，爲了捨不下慈愛的爸媽，我在學校宿舍裏躺着哭了四五個整天。後來，是訓育先生撫慰了我一陣，同學們像帶小弟弟似地帶着我到處去玩耍，告訴我許多看書和遊戲的方法，我才漸漸地活潑起來。我才開始領略到了學校生活中的樂趣。

中學校，是有着作文課的。我還記得，第一次先生在黑板上寫下的作文題目是叫做『我的志願』。

接着，先生便在講台上，對着我們手舞脚蹈地解釋了一番：

『……你還是歡喜做文學家呢？科學家呢？哲學家呢？教育家呢？……你祇管毫無顧忌地寫出來。……』

當時我所寫的是什麼呢？現在已經完全記不起來了。不過，從那一次作文課以後，却使我對於將來的『志願問題』一點上，引起了非常濃厚的興趣。

『我到底應該做一個什麼人物呢？將來……』

每當夜晚下了自修課，獨自兒偎在被窩裏面的時候，小小的心靈中，總忍不住常常要這樣地想。

『爸爸是做官兒的人，我也應該做官兒吧！不過，我的官兒應當比爸的做得更大，我起碼得像袁世凱一樣，把像在洋錢上鑄起來……

『王漢泉跑得那樣快，全學校的人都稱讚他，做體育家眞出風頭……

『牛頓發明了那許多東西，牛頓眞了不得，我還是做牛頓吧！……

『哥倫布多偉大啊！他發現了一個美洲……

『李太白的詩眞好，我非學李太白……』

於是乎，我便在夢裏常常和這許多人做起往來來。有時候，我夢見坐在一個戲台上，洋錢上的袁世凱跪在我的下面向我叩着頭。有時候，我夢見和一個怪頭怪腦的傢伙，坐在一個小洋船上，向大海裏找尋新世界。有時候，我夢見做了詩人，喝了七八十斤老酒，醉倒在省長公署的大門前。有

時候，……

這樣整天整夜像做夢般的，我過了兩年最幸福的中學生生活。

不料一九二六年的春天，時代的洪流，把我的封建的，古舊的故鄉，激盪得洗滌得成了一個畸形的簇新的世界。我的一位頂小的叔叔，便在這一個簇新世界的洪流激盪裏，做了一個主要的人。爸爸也便沒有再做小官兒了，就在叔叔的不住的恫嚇和『引導』之下，跟着捲入了這一個新的時代的潮流；痛苦地，茫然地跟着一些年輕人幹着和他自己本來志願完全相違反的事。

『孩子是不應該讀死書的，你要看清這是什麼時代！』

這樣叔叔便積極地向我進攻起來。爸爸沒有辦法，非常不情願地，把我從『讀死書』的中學校裏叫了出來，送進到一個離故鄉千餘里的，另外的，數着『一，二，三，開步走！』的學校裏面去。

『唉！眞變了啊！犧牲了我自己的老邁的前程還不上算，還要我犧牲我的年幼的孩子！……』

爸爸在送我上船，去進那個數『一，二，三，』的學校的時候，老淚縱橫地望着我哭了起來。

我的那顆小小的心房，第一次感受着了沉重的壓迫！

第二年（一九二七）的五月，我正在數『一，二，三，』數得蠻高興的時候，突然，從那故鄉的遼遠的天空中，飛來了一個驚人的噩耗：——

整個的簇新的世界塌台了！叔叔們逃走了！爸爸和一個年輕的姊姊，爲了叔叔們的關係失掉了自由！……

我急急忙忙地奔了回去。沿途祇有三四天功夫，慢了，我終於撲了一個空……

爸爸！姊姊！……

天啊！我像一個剛剛學飛的雛雁，被人家從半天空中擊落了下來！我的那小小的心兒，已經被擊成粉碎了！我說不出來一句話。我望着媽，哭！媽望着我，哭！媽，五十五歲；我呢，一個才交十五歲的孩子。

『怎麼辦呢，媽？』

『去！孩子！你是一個有志氣的人，不要忘記了你的爸，不要忘記了你的苦命的媽！去！到那些不吃人的地方去！』

『是的，媽！我去！你老人家放心，我有志氣，你看，媽！我是定可以替爸，姊出氣的！報，我得報，報仇的！……媽！你放心！……』

沒有錢，什麼都沒有了，我還記得，當我悄悄地離開我的血肉未寒的爸爸的時候，媽祇給我六十四個銅子。我毫無畏懼地，祇提了一個小籃子，幾本舊小說，詩，文和兩套黑布褲褂，獨自兒跑出了家門。

『到底到什麼地方去呢？』我躲在一個小輪船的煤屑堆裏是這樣地想。

天，天是空的；水，水遼遠得使人望不到牠的涯際；故鄉，故鄉滿地的血肉；自己，自己粉碎似的心靈！……

於是，天涯，海角，祇要有一線光明存在的地方，我到處都闖！……

我想學劍仙，俠客；白光一道，我就殺掉了我的仇人，我便毀平了這吃人的世界！但是，我始

終沒有找到師父。雖然我的小籃子裏也有過許多劍俠的小說書；我也曾下過決心，當過乞丐，獨自兒跑過深山古廟，拜訪過許多尼姑，和尙，賣膏藥和走江湖的人……但是，一年，兩年，苦頭吃下來千千萬萬。劍仙，俠客，天外的浮雲，……一個賣烏龜卦的老頭子告訴我：『孩子，去吧！你哪裏有仙骨啊！……』

我憤恨地將幾部武俠小說撕得粉碎！

『還是到軍隊裏去吧，』我想。祇要做了官，帶上了幾千幾萬的兵，要殺幾個小小的仇人，那是如何容易的事情啊！還是，還是死心塌地地到軍隊中去吧！

挨着皮鞭子，吃着耳光；太陽火樣地晒在我的身上，風雪像利刃似地刺痛着我的皮膚；沙子摻着發臭的穀殼塞在我的肚皮裏；痛心地忍住着血一般的眼淚，躲在步哨線的月光下面拚死命地讀着『三國演義』，『水滸』一類的書，學習着爲官爲將的方法。……但是，結果，我衝鋒陷陣地拚死拚活幹了兩年，好容易地晉升了一級，由一等兵一變而爲上等兵了。我憤恨得幾乎發起瘋來。在一個遍地冰霜的夜晚，我拖着我那帶了三四次花的腿子，悄悄地又逃出了這一個陷人的火坑。

『我又到什麼地方去呢？』

徬徨，渾身的創痛，無路可走！……

爲了報仇，我又繼續地做過許多許多的夢。然而，那祇是夢，那祇暫時地欺騙着自家靈魂的夢。

饑餓，寒冷！白天，白天的六月的太陽；夜晚，夜晚簷下的，樹林中的風雪！……

一切人類的白眼，一切人類的憎惡！……痛苦像毒蛇似的，永遠地噬嚙着我的心，……

於是，我完全明白了：世界上沒有不吃人的地方，沒有可以容許痛苦的人們生存的一個角落！除非是，除非是……

我完全明白了：劍仙，俠客，發財，升官，俠義的報仇，……永遠走不通的死路！……

我從大都市流到小都市，由小都市流到農村。我又由破碎的農村中，流到了這繁華的上海。

年齡漸漸地大了，痛苦一天甚似一天地深刻在我的心中。我不能再亂衝亂闖了……我要埋着頭，鄭重地幹着我所應當幹的事業。……

就在這埋頭的時候，我仍舊是找不到絲毫的安慰的。於是，我便由傳統的舊詩，舊文，舊小說，鴛鴦蝴蝶派的東西，一直讀到文學研究會，創造社，太陽社，以及新近由世界各國翻譯過來的文學作品……

那僅僅祇是短短的三四年功夫，便使我對於文學發生了非常濃厚的興趣。

一方面呢，我是欲找尋着安慰；我不惜用心用意地去讀，用心用意地去想，去理會；我像要從這裏面找出一些什麼東西出來，這東西，是要能夠彌補我的過去的破碎的靈魂的。一方面呢，那是鬱積在我的心中的千萬層，千萬層隱痛的因子，像暴烈了的火山似的，緊緊地把我的破碎的心靈壓迫着，包圍着，燃燒着，使我半些兒都透不過氣來……

於是，我沒有辦法，一邊讀，一邊勉强地提起筆來也學着想寫一點東西。這東西，我深深地知道，是不能算爲藝術品的，因爲，我既毫無文學的修養，又不知道運用藝術的手法。我祇是老老實實地想把我的渾身的創痛，和所見到的人類的不平，逐一地描畫出來；想把我內心中的鬱積統統發

洩得乾乾淨淨……

我所發表的幾個短篇小說和一些散文，便都是這樣，沒有技巧，沒有修詞，沒有合拍的藝術的手法，祇不過是一些客觀的，現實社會中不平的事實的堆積而已。然而，我畢竟是忍不住的了！因爲我的對於客觀現實的憤怒的火焰，已經快要把我的整個的靈魂燃燒殆斃了！

現在呢，我一方面還是要盡量地學習，盡量地讀，盡量地聽信我的朋友和前輩作家們的指導與批評。一方面呢，我還要更細心地，更進一步地，去刻劃着這不平的人世，刻劃着我自家的遍體的創痕！……一直到，一直到人類永遠沒有了不平！我自家內心的鬱積，也統統憤發得乾乾淨淨了之後……

這樣，我便與文學發生了異常密切的關係。

一九三四年七月，載於『文學』一週年紀念特刊——『我與文學』。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日夜深改正。

葉紫創作集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印刷者　北京新華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五年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353）　字數311000　印刷00001—27000
33.5''×45.5''1/32　印張13 $\frac{9}{16}$　定價14,200元

一九五五年贰月十七日

¥ 14,200